武侠世界



第33年

30

$15.00

編者話 狄心先生精心著作「危險的遊戲」在今期刊出，富商唐天希與杜森之間一向都有大批賊贓交易，這回唐天希派侄兒唐家偉送一批鑽石往杜府交易，交易完成後，唐家偉離開杜家，不久發現有人追擊，以爲賊贓交易之事洩秘而不敢回家，後由廣播中更得悉杜家父子及保鏢三人命喪，失去鑽石，而杜家二公子杜天龍一口咬定唐家偉是兇手，報警通緝……不羈青年衞亦琛涉及其中，要代人追查眞兇，玩起危險遊戲，却引起未婚妻的誤會……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打鬥場面驚險刺激，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不可不讀！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石中蓮先生所著「一龍三彩鳳」。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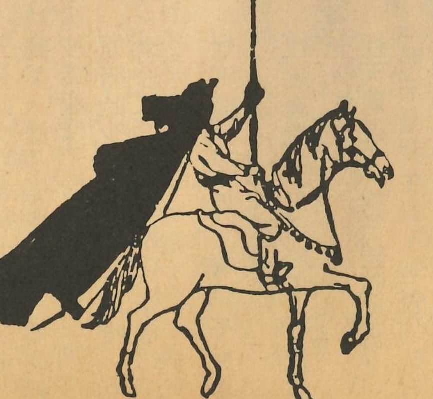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0期
（總號168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都市奇情偵探故事

狄心·文
可飛·圖

危險的遊戲

在香港郊區的屯門高速公路上，一輛馬力強大的電單車正在風馳電掣朝屯門方向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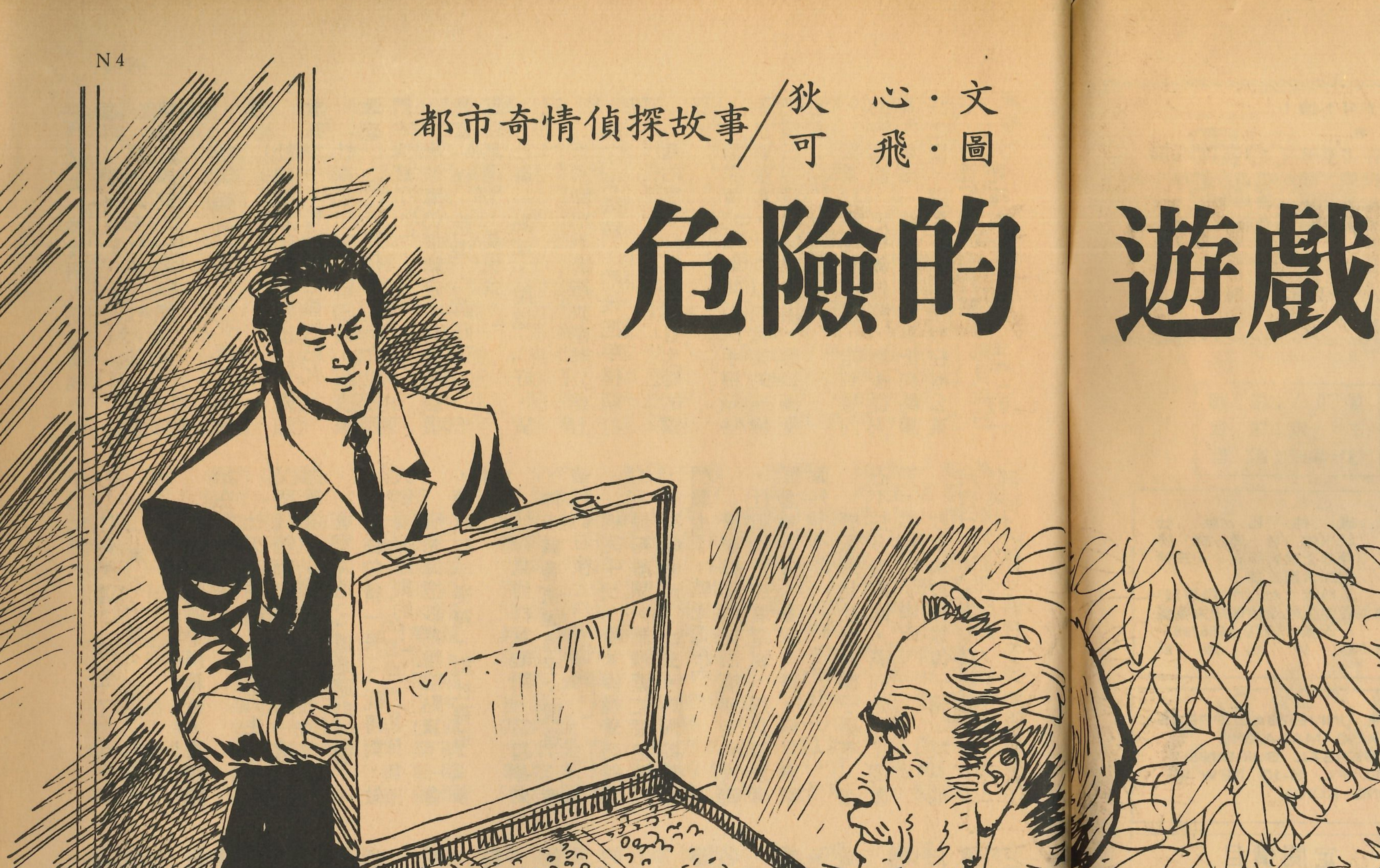
電單車發出震耳的怒吼聲，一路向前飛馳，不久來到屯門區內的一所郊區別墅。

電單車停在別墅的大閘外，唐家偉下了車，把頭盔除下，只見他年約廿八、九歲，身形高大，外形也甚英偉，看樣子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他除下頭盔後，拿着一個占士邦式的手提箱，便在大閘按響門鈴，不久，一名老工人從別墅內走了出來，工人走到閘前，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說道：「先生你找誰？」

唐家偉道：「我姓唐的，約了你主人。」

工人微笑道：「原來是唐先生，請進來吧。」說着把大閘打開。



好奇貪玩 身陷困境

* * *

別墅爲兩層高的建築物，在底下一層的大廳上坐着八名彪型大漢，看樣子每個都不似善男信女。

衆人從落地玻璃大窗望出花園，只見唐家偉在那工人引領下正走進來。

衆人見了，其中一人對另二人說道：「強少爺，龍少爺，唐家偉來了。」

原來此兩人就是香港富商杜森之子，那個強少爺名叫杜天強，是杜森的長子，年約卅歲，另外那個被稱爲龍少爺的，則是杜森的次子杜天龍，約莫廿五、六歲，兄弟二人外形都極之冷酷。

杜森是個富商，以珠寶生意爲主，表面上是正當商人，其實是專收買賊贓的黑道頭子。

杜氏兄弟見了唐家偉，杜天強道：「想不到唐天希會派他的侄兒來進行這趟交易。」

杜天龍道：「這唐家偉也是出來混的，而且是個猛人，但聽說他已退出江湖了，爲什麼唐天希會派他來跟我們交易？」

杜天強道：「這次交易太大了，相信唐天希不信任身邊的人，所以叫他侄兒親自出馬吧。」

唐家偉已走到大門口，杜天強對一名大漢道：「馬飛，上樓去通知我爸爸，說唐天希的人來了。」

大漢馬飛應聲「好」，便登樓梯上樓去了。

唐家偉在工人引領下已進入屋內。

杜氏兄弟上前迎接，其餘大漢也跟在兄弟二人身邊。

唐家偉很鎮定。

杜天強道：「是唐先生嗎？」

唐家偉道：「不錯，相信我叔叔已對你們說了。」

杜天强道：「貨帶來了沒有？」

唐家偉一拍手提箱，說道：「貨全在這裡。」

杜天強一點頭，說道：「那麼唐先生請跟我上樓，我爸爸就在二樓書房等你。」說完示意唐家偉先行，然後便一起走向樓梯口，另兩名大漢也跟了上去，杜天龍與另三個大漢則仍留在大廳。

杜天強帶唐家偉上樓不久，此時一名少女也從外進入別墅內。

只見此少女年約廿一、二歲，身材健美，樣子漂亮，但一看便知是個被嬌寵慣了的富家千金小姐。

原來此少女乃是杜森的唯一女兒，名叫杜凱倫，甚得杜森的疼愛。

杜天龍見了她，有點不悅：「凱倫，你來屯門幹甚麼？」

杜凱倫愛理不理地道：「我來找爸爸。」

杜天龍道：「找爸爸甚麼事？」

「明天是我生日，爸爸答應我，今天和我去買生日禮物的。」

「爸爸正在樓上書房跟客人談生意，你等一下吧。」

「那要等多久？」

「我怎麼知道要等多久？」

杜凱倫甚不高興，好不甘願的坐在沙發椅上。

* * *

杜天強帶着唐家偉上到樓上，便在近樓梯口的一間房敲了敲門。

不久，預先進房的馬飛把門打開了。

唐家偉向內望去，只見這書房面積甚大，房內有一大塊落地玻璃窗，窗子對着大門口，可以清楚看見花園的幽美環境。

唐家偉忍不住望了望房內陳設，只見房內有兩個體積甚大的組合櫃，一個放滿了各類書籍，另一個則擺設了不少古玩，看來杜森倒也附庸風雅。

杜森正以背對着房門，面向玻璃大窗，好似在欣賞花園的美景。

杜天強望着父親略胖的身軀，說道：「爸爸，唐天希的人來了。」

杜森好整以暇的回轉身來，只見杜森年近六十，身體十分壯健，他戴着金絲眼鏡，樣子有點狡猾。

杜森「嗯」了一聲，然後坐在那張特大的辦公桌前，望了望唐家偉，說道：「你就是老唐的侄兒家偉？」

唐家偉點頭道：「是的，世伯。」

杜森伸手一請：「坐吧！」

唐家偉便在杜森面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在旁的杜天強見交易即將進行，就向身旁的兩名手下道：「你們出去吧！」

兩個手下道：「知道，強少爺。」接着開門走了出去，並順手

把門關上，然後兩人便沿樓梯走到樓下大廳。

房內只有杜森、杜天强、唐家偉及杜森其中一名保鏢馬飛，一共四人。

杜天强與馬飛站在辦公桌旁邊。

杜森在雪茄盒內拿出一枝雪茄放在口中，馬飛連忙替他點火。

杜森吸了幾口雪茄後，對唐家偉道：「相信你叔父已跟你說好我們的價錢了。」

唐家偉仍很鎮定，彷彿經驗很豐富一樣，說道：「說好了，一千五百萬港幣，要現金。」

杜森一點頭，說道：「好，貨呢？」

唐家偉把手提箱放在辦公桌上，開了密碼鎖，然後把手提箱打開。

箱內原來全都是耀目生輝的鑽石。

唐家偉把盛着鑽石的手提箱移到杜森面前，杜森以他專業的經驗把鑽石逐顆鑑賞了一遍，最後滿意地道：「好，很好！」

接着杜森站起身來，走到房內的夾萬前，把夾萬打開，然後從夾萬內拿出一個手提箱，再把夾萬鎖好之後，轉身把手提箱放在辦公桌上，在唐家偉面前打開。

只見箱內全是俗稱「金牛」的一千元紙幣。

杜森笑道：「現金一千五百萬，共一萬五千張，要不要數清楚？」

唐家偉接過手提箱後，果然開始在點算鈔票。

杜天强不滿：「唐先生，你叔父跟我爸爸交易也不是第一次了，你難道不信任我們？」

唐家偉道：「這是原則問題。」

杜森狡猾一笑：「說得對，做人總要有原則的！」

唐家偉把鈔票粗略點算了一會，便收起手提箱，對杜森道：「多謝。」

杜森見他打算離開，站起身來，伸手與唐家偉握手，說道：「希望我們日後合作更愉快。」

握完手後，唐家偉挽着盛鈔票的手提箱離開，馬飛連忙替他開門，唐家偉便走了出去，馬飛接着把門關上了，並走進房內。

唐家偉獨個兒沿樓梯走到大廳，杜凱倫正在看電視，忽見唐家偉從樓梯下來，看個清楚，只見唐家偉外形英偉，登時被吸引住了。

唐家偉見杜凱倫樣子漂亮，也忍不住多看兩眼，還向她作了個微笑，然後走了出去。

杜凱倫被唐家偉一望，又見他向自己微笑，更深深被吸引住，人也呆住了。

杜天龍冷眼旁觀，不滿地道：「凱倫，你做什麼？見了男人就眼也不眨一下，你思春啦？」

杜凱倫被搶白，反駁道：「你說話小心一點好不好，什麼叫做思春？」

杜天龍仍甚不滿：「女流之輩，也不知什麼叫做莊重。」

杜凱倫微發嬌嗔：「我才不理你，我要上樓去找爸爸。」說完快步奔上樓去。

杜天龍拿她沒法，苦笑一下，便繼續與五名大漢在談天。

門外唐家偉已把電單車摩托開動，傳來一陣震耳的聲音。

杜天龍仍在與五名大漢談天，就在杜凱倫甫一上到樓上之際，杜天龍等人忽聞杜凱倫發出一陣尖銳的驚叫聲，接着大叫「爸爸，大哥」，然後是痛哭聲。

杜天龍頓覺事不尋常，毫不猶豫地像一支箭般衝上樓上，其餘五名大漢也緊跟其後。

杜天龍來到書房門口，定睛一看，只見父親杜森，兄長杜天强及保鏢馬飛三人倒在血泊之中，杜凱倫則攬着父親在痛哭。

杜天龍此一驚非同小可，連忙蹲下身來，伸手探三人鼻息，發覺三人都已死了，連忙叫道：「唐家偉殺了人，你們快追！一虎，你留下。」

五名大漢中，除了其中一個名叫賀一虎的聽令於杜天龍留下之外，其餘四人慌忙折返樓下。

賀一虎環視房內一週，說道：「龍少爺，那箱鑽石不見了！」

杜天龍雙眼都紅了：「唐家偉殺了他們，當然連鑽石也拿走了！」

賀一虎手腳有點忙亂了：「要不要報警？」

杜天龍氣道：「如此大事，當然要報警啦！」

「但我們是在進行賊贓買賣，方便嗎？」

「難道我們對警察說是在進行賊贓買賣嗎？笨蛋。」

賀一虎正想在房中打電話，杜天龍連忙阻止：「別動房內任何東西，到樓下去打電話。」

賀一虎連忙走到樓下打電話報警。

杜凱倫仍在撫着父親屍體痛哭，杜天龍拉也拉她不開。

* * *

唐家偉完成交易之後，挾着巨款，小心翼翼的駕着電單車返回市區。

電單車一路保持八十至一百公里時速行駛着，此時候，身後忽然有兩輛私家車以高速從後駛至。

唐家偉不以爲意，只當作是一般喜愛飛車之徒在作不要命的高速駕駛。

他再馳一會，從倒後鏡見車已越逼越近，而且即將接近自己，他仍不放在心上，當他再從倒後鏡一望時，只見兩輛車上各坐着二人，此時候，他清楚看見，私家車的司機位旁邊的乘客忽然探頭外出、且用槍從後指住自己，還隱約聽到其中一人大叫：「唐家偉，快停車！」

唐家偉忍不住回頭一看，登時認得車上的人是杜森的手下。

他心知不妙，心想：「杜森果然老奸巨猾，得了鑽石，又想把錢搶回去。」想到這裡，連忙加快速度向前飛馳。

私家車上的人見他非但不停車，還加速前進，不約而同向他開槍發射。

唐家偉見對方開槍，便把車作之字形行駛，同時亦伸手入懷，拿出手槍作戒備。

私家車上的兩枝槍不斷向唐家偉發射，也幸而他的電單車較靈活，所以沒有一彈命中。

雙方在公路上拚命追逐，以至公路上險象環生。

唐家偉見對方正以不要命的高速從後而至，而且身後不斷傳來槍聲。他想着不能受制於人，於是握着手槍，在急速的去勢中驀然回頭後望，單手駕車，右手握槍指住身後兩車，手指在機掣連扳兩下，「砰砰」兩聲，兩粒子彈隨即擊中兩車的車頭擋風玻璃，兩車中槍後，車頭擋風玻璃頓時變成蜘蛛網一般，車上的人雖然沒有中槍，但駕駛者頓時亂了手腳，兩車左搖右擺，同時速度也慢了下來。

唐家偉連發兩彈即命中對方車頭，趁機加速前進，不消一刻，已把兩車遠遠拋離。

他滿以爲把對方擺脫可相安無事了，可是他慶幸得太早，向前望去，只見前路架起了一個警方的路障，他面色立變，同時不其然地把車速減至八十公里。

他望望身邊的手提箱，想起箱內盛着一千五百萬現金，全是賊贓交易得來的，每一張鈔票都不乾淨，若然警方查問起來，豈非大事不妙！

他已進退兩難，前有警察路障，若果折回頭，勢必碰上杜森如狠似虎的手下，況且他們還懷槍在身。

心念間，已接近警方路障，警員已舉手示意他停車接受檢查，在這一剎那間，他當機立斷，忽然把方向盤向右一扭，電單車如脫韁野馬般衝下路旁山坡。

在場警員大爲緊張，紛紛湧到路邊，但只有目送他一路下衝的份兒，甚至連車牌編號也看不清楚，一名警長見狀，連忙通知總部，再由總部傳令區內各巡邏單位追截行動不尋常的電單車。

未幾，杜森的手下亦已接近路障，車上各人見狀，連忙把槍械收藏起來，接着駛到路障前停下來。

各警員見兩車的車頭擋風玻璃明顯吃過子彈，登時大爲緊張。

私家車上的四人相繼下車，並向在場警方解釋中彈原因。他們表示是屯門命案死者的下屬，因懷疑兇手殺人後駕電單車逃去，所以從後追截，豈料兇手竟向兩車開槍……

* * *

唐家偉擺脫杜森手下，亦逃過警方路障，電單車在山坡上一路下衝，待接近青山公路時，他連忙把車丟棄在叢林處，然後拿起盛有巨款的手提箱，便若無其事的徒步走到路旁，就在路邊公共汽車站，登上了輛公共汽車(巴士)。

他在巴士的上層靠窗而坐，巴士一路向市區進發，再行不久，向前望去，只見路旁也有一個警方路障。

他不問而知，這個警方路障必然是設立不久，而且是爲捉拿自己而設的了。

他從巴士上層望去，果見警方截查車輛比平日更爲嚴密，而且在場警員大部份握着長槍，並身穿避彈衣，如臨大敵一般。

巴士終於在路障前停了下來。一般警方截查車輛，對巴士大多較爲鬆懈，但今次警方的行動異常嚴密，竟連巴士也不放過。

唐家偉知道有警員登上巴士，他異常鎮定，趁警員還未登上上層之前，連忙把手提箱放在座椅之下，然後若無其事的安坐在座位上。

三名警員登上上層，首先用眼色給車上乘客來一個下馬威，這個極嚴厲的眼色，清白者當然不爲所懼。

唐家偉也不爲所懼。

三名警員前前後後的向車上乘客掃了幾遍，其中一警員對衆乘客道：「各位，對不起，打擾了。」

三名警員見車上並無可疑人物，正想下樓，唐家偉道：「長官，到底發生什麼大事，竟然如此大場面？」

其中一警員嚴肅地道：「今晚回家看電視報告新聞吧。」說完便下樓去了。

警員下車後，巴士繼續開行，唐家偉暫時暗暗吁了口氣，接着從座椅下把手提箱拿了出來。

* * *

警方「九九九」電台接獲屯門一間別墅發生命案的消息，第一時間通知區內巡邏單位，不多久，一輛警方衝鋒車抵達現場。

警車上的軍裝警員慌忙下車，

並在第一時間封鎖命案現場，不許任何人接近。

命案發生的書房連警員也不能進入，只由一名警員把守着房門。

警長指揮封鎖現場工作完畢，然後等候所屬區內的探隊前來調查。

未幾，隸屬屯門警署的刑事偵緝組（英文縮寫CID）探隊由幫辦雷比得帶領下率先到場。

只見雷比得三十多歲年紀，身形健碩，據說他是區內的罪惡尅星，因此他顯得有點驕傲與囂張。

雷比得到場後，不久，一名警司也到場了，接着警方的法醫官、科學鑑証科、軍火專家、攝影組亦陸續奉召到場，然後就是一大批記者也紛紛趕到。

* * *

雷比得率衆登上發生命案的書房，只見一名軍裝警員站在門外，就向那警員問道：「情形怎樣？」

那警員向他敬了一禮，說道：「報告，房內死了三個人。」

雷比得眉頭一皺，接着鄭重地道：「有沒有人接觸過房內任何物件？」

警員道：「沒有，我們第一時間把現場封鎖了。」

雷比得一點頭，說道：「這裡沒有你的事，你下樓去吧。」

警員一敬禮，說聲「是」便下樓去了。

雷比得進入房中，蹲下視察一下三名死者，他發覺三名死者每人均是中一槍而死。

* * *

唐家偉乘巴士安全抵達市區，他第一件事就是先返回住所，當他抵達住所的大厦樓下的時候，頓覺不妙，只見住所樓下停有一輛警車，衆多警方人員似乎正在辦理案件。

他更感不妙，警方顯然是爲着較早前的公路事件而來，他不敢回家，唯有掉頭便走。

在街上溜躂了一會，行經一家售賣電器的鋪子，鋪內陳列的電視機開着，那時適值黃昏電視新聞報告。

唐家偉站在鋪外看了一會，當日的頭條新聞就是較早前在屯門一間別墅發生的三屍命案。

唐家偉一路看一路面色大變，自己竟成爲三屍命案的疑兇，不但被警方通緝，由於身懷槍械，更被警方列爲危險人物。

他當場呆住了，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杜森父子及馬飛爲誰所殺？如何被殺？

他此時方才明白，警方何以會在公路上如臨大敵般設立路障截查來往車輛，又爲何會在自己住所樓下駐有警方人員。

* * *

香港是一個不夜城市，在香港島灣仔區，周末晚上街上人來人往，好不熱鬧。

周末晚上的電影午夜場吸引了很多人捧場，其中大多是年輕人。

周日凌晨一時十五分，灣仔區一間電影院的午夜場電影剛放映完畢，觀衆魚貫般從戲院走出來，衛亦琛與女友陳思玲也在人堆中慢慢自戲院步出，走到街上。

衛亦琛年約廿六、七歲，樣子也甚好看，身型適中，這人天生一副衝動性格，樣子有點不羈，也有點憤怒青年的味道，但爲人卻甚重情義。

在他身邊的陳思玲樣子甜美，外表有點柔弱，這對情侶無論外形及性格，其實是兩個極端，但卻偏偏是一對。

陳思玲依偎着衛亦琛，向他深情一望，說道：「剛才那齣電影好看嗎？」

衛亦琛嗤之以鼻，有點不滿地道：「這種電影簡直粗製濫造，有什麼好看，若不是妳嚷着要看，休想我掏腰包。」

陳思玲道：「算啦，幾十塊錢而已。」

衛亦琛道：「以後別再叫我陪你看這種浪費金錢、浪費時間的電影了。」

陳思玲一笑：「以後由你選擇吧。」

在他們身後，有三個也是剛看完戲出來的青年，三個髮型和服式都是「走在時代尖端」的人，這三人聽了二人對話之後，其中一人走到陳思玲面前，一副嬉皮笑臉，說道：「小姐，這傢伙不喜歡看這種電影，你應該叫我們陪你嘛。」

另一人接口道：「是啊，這種人根本不懂藝術的。」

第三個更目中無人，極盡調戲的對陳思玲道：「小姐，看完戲，陪我們去找點節目如何？」

陳思玲膽子小，吃驚道：「你們想怎樣？」

衛亦琛若無其事的，其實他不動聲色。

第一個開口的青年，一副輕佻的樣子望着衛亦琛，說道：「朋友，借你女友給我們用一晚如何？」

第二人笑得很開心，說道：「就只借一晚而已，可以嗎？」

第三人道：「你放心，我們會很溫柔對她的。」

這三人在衆目睽睽之下，竟公然在街上調戲婦女，頓時令途人矚目。

途人見衛亦琛身邊的女友被人調戲，卻無動於衷，只當他怕了這三個不良青年。

三人每人說了一句話後，見衛

亦琛毫無反應，第一個青年又道：「老兄，你聾啦？」

衛亦琛微笑道：「不是！」

那人道：「不是聾的，爲什麼不回答我？」

衛亦琛忽然面色一寒，咬牙切齒的握拳便向三人快速揮了過去。

那三人連看也沒有看清楚，登時嘴巴結結實實的各吃了一拳，而且被打得向後退了幾步，待站定脚的時候，忽覺嘴巴一痛，嘴角都流出血來，把血吐出來後，卻是每人都脫了兩顆門牙。

衛亦琛怒瞪着他們，冷哼一聲，怒道：「這就是我給你們的回答！」

路人見狀，暗中叫好，這些人都看得出三名青年不會就此罷休，勢必圍打衛亦琛，所以都紛紛後退，就好似要讓出空位給他們打架一樣，然後大夥兒看熱鬧。

三名青年果然憤憤不已，怒叫一聲，不約而同的便向衛亦琛撲了上去。

衛亦琛見狀，身形一欺，揮着雙拳，便迎向三名青年，懷着一股怒火，拳脚齊施，只把三人打得無還手之力，圍觀者無不拍手叫好。

三名青年已被打得面腫鼻青，倒地不起，衛亦琛餘怒未消，正想再上前教訓他們，陳思玲連忙一手把他拉住，情急的道：「快走吧，否則警察來了就麻煩，別忘記，我們還要移民的。」

衛亦琛還是甩開了陳思玲的手，然後踏步上前，在三人身上各踢了兩脚，陳思玲更急，又上前把他拉住，他方才停下手來。

衛亦琛怒瞪住倒地的三名青年，怒道：「看你們以後還敢不敢在大庭廣衆調戲良家婦女？」

三名青年頓時噤若寒蟬，連望也不敢望他一眼。

衛亦琛又道：「還要不要借我女友用一晚？」

三人那還敢出聲！

陳思玲拉着他的手，急道：「快走吧，警察就來啦。」

衛亦琛也感到怒氣消了，這才被陳思玲拉拉扯扯的離開。

圍觀者又報以一陣掌聲。

衛亦琛有點飄飄然，微笑着向圍觀者作了個四方揖。

* * *

一間格調和諧的餐廳，燈光陰暗而柔和，每一張枱上都置有一枝蠟燭，四週正播放着悠揚的音樂。

衛亦琛與陳思玲携手推門進入餐廳，一名侍應上前招呼，然後把二人帶到一張枱坐下，衛亦琛向侍應要了一瓶波打酒，陳思玲則要了一杯鮮橙汁，侍應便走開了。

陳思玲望着衛亦琛，語氣帶點責怪：「你這人不要這麼衝動好不好？」

衛亦琛道：「這是性格嘛，改不掉的。」

陳思玲好似拿他沒辦法，說道：「我求求你，以後斯文一點好不好？」

衛亦琛辯駁道：「斯文一點，剛才在戲院門外妳被人調戲，如果我不教訓一下那三個傢伙，你想你會怎樣？要不要以後碰上同一情形時，我詐作什麼也看不見，是不是這樣才叫做斯文？」

陳思玲溫柔一笑，樣子感到有點驕傲地道：「剛才你打架那一件事我倒沒有怪你。」

衛亦琛也笑道：「做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丈夫，所以我很佩服妳，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陳思玲奇道：「佩服我什麼？」

「佩服你眼光獨到，能找到一個可以保護妳的丈夫。」

陳思玲甜蜜一笑，說道：「你吹什麼牛，誰是你老婆？」

「妳。」

「你以爲我嫁定給你的嗎？」

「妳難道不打算嫁我？」

陳思玲又甜蜜一笑，道：「我爸爸從美國寫信回來，他叫我們結了婚之後馬上辦手續移民去美國。」

衛亦琛吃了一驚：「移民！」

「是啊，有什麼不妥？」

「爲什麼要移民？我最不喜歡聽移民這兩個字，香港不是很好嗎？」

「你難道不怕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是數目字，有什麼好怕？」

「這是切身問題，我們總要爲日後打算一下，而且我們又不是沒有資格移民。」

「不錯，是切身問題，但妳知不知道移民的代價有多大？妳聽說過一個香港工程師和一個醫生移民後要做餐館侍應，拿取那微薄的薪金沒有？」

陳思玲眨眨眼，說道：「這些例子聽得多了，但也不是每個人到外地去都做侍應吧！何況工程師和醫生還有一技之長！」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做侍應，也有些人在殯儀館替死屍化粧，每小時賺取那幾元美金。」

陳思玲語氣有點堅決地道：「你不用說這麼多了，現在每個人都想移民。」

衛亦琛語氣更堅定：「不是每個人，起碼我不是這種人。」

陳思玲道：「九七年後也不知是什麼世界，我不想日後我們的子女在沒有自由之下成長。」

衛亦琛不滿地道：「人離鄉賤，妳爲什麼好好一個中國人不做，

而要甘心爲下一代，一輩子做受人歧視的低等民族，妳這不是自己作賤自己嗎？」

陳思玲感觸地道：「我不是想做外國的下等公民，但是我們的國家是什麼樣子，你難道不清楚？」

衛亦琛道：「我們的國家，錦繡河山，有什麼不妥？」

陳思玲道：「國家的確是錦繡河山，沒有什麼不妥，但政治……」

還未說完，衛亦琛搶着道：「別談政治，我最討厭，總之若果妳喜歡到他國去受人歧視的話，最好別跟着我。」

陳思玲知他是個硬脾氣的人，也拿他沒辦法，只好改變話題，說道：「明天星期天，你不用上班，我媽想見你，和你談一談。」

衛亦琛面色一變，有點手足無措，苦笑一下，說道：「明天沒空，改天吧。」

「爲什麼沒空？」

衛亦琛想了想，說道：「我明天要去釣魚。」

陳思玲道：「我認識你八年啦，你這人毫無耐性，你根本不喜歡釣魚的，你分明找藉口不想見我媽！」

「那有這回事，她是我未來的岳母嘛，我爲什麼不想見她，只是上個星期答應過那個八十萬禁軍教頭去釣魚，做人總要守信用嘛。」

「林冲？他明天不用上班嗎？」

「你也知阿冲和少文是在酒吧工作的，晚上六點鐘才上班，日間時間多得很。」

陳思玲眼光有點疑問，說道：「你眞的約了阿冲和少文去釣魚？」

「難道還會假？」

「你知不知道，我們認識八年了，這八年來，你一共見過我媽咪多少次？」

「我那裡記得？」

「我記得。」

「多少次？」

陳思玲豎起三隻手指。

衛亦琛定睛一望，說道：「三十次，虧你還記得這麼清楚。」

陳思玲被氣得笑起來，說道：「是三次，不是三十次！」

「是嗎？」

「八年來只見過我媽三次，你說你這人該不該打？」

「我忙嘛，忙也該打？」

「每天朝九晚五，你忙什麼？」

「換換話題吧，別再說了。」

「也好，換換話題，你跟阿冲和少文說過那件事沒有？」

「到底是那一件事？」

「你們現在三個人住在一起，我們結婚之後，你就叫他們搬出去，別阻礙我們的二人世界。」

「四人世界不好嗎？」

「當然不好。」

「別談這些了，晚啦，我先送你回家去吧。」

陳思玲總是拿他沒辦法。

* * *

星期日的酒樓生意特別好，也份外熱鬧。

酒樓內已座無虛設，但站着等位的人也不在少數。

衛亦琛、林冲、凌少文三人佔了其中一張枱子，身後站着幾個人，正虎視眈眈的望着他們的枱子，希望他們三人吃完了，叫一聲「算賬」，這張枱就是他們的了。

這種站在人家身後呆等座位的現象，也是香港生活特色之一。

林冲和凌少文都是衛亦琛的好朋友，三人同租住一個單位。

林冲年紀與衛亦琛相若，只見他身形瘦削，皮膚黝黑，永遠一副睡眠不足的樣子，看上去倒有幾分似白粉道人。

林冲爲人正直、怕事，是一個安於現狀的人，典型的大都市小人物。

那個凌少文年約二十歲，身材略胖，鼻樑架着金絲眼鏡，倒有點書卷氣，而且樣子稚氣未脫。

凌少文是一個更怕事的人，爲人又毫無主張，他與林冲一起工作，樣樣皆要林冲照顧。

凌少文簡直當衛亦琛是偶像，在他心目中，衛亦琛爲人聰明，且學過幾年功夫，身手甚不錯，爲人又敢言敢行。

凌少文與林冲不敢講、不敢做的，衛亦琛敢講、敢做；凌少文與林冲做不到的事，衛亦琛做得到，所以衛亦琛就成爲了凌少文的偶像，但林冲對衛亦琛那不顧後果的衝動脾氣卻不敢恭維，有時甚至敬而遠之。

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好朋友。

他們三個人坐着，枱面上已吃了個杯盤狼藉，儘管身後有人在等位子，但他們好似還沒有離開的打算。

凌少文呆呆的坐着。

衛亦琛與林冲在埋頭看報紙。

身後等位的人見他們一直無動於衷，已開始不耐煩起來，但仍堅持等下去。

林冲在埋首閱報，忽然說道：「若果捉到這兇手，我們就發啦。」

衛亦琛抬頭望着他，說道：「發什麼神經？」

林冲把報紙放到他面前，說道：「你看，殺死富商杜森的兇手唐家偉，警方還沒有抓到，現在杜森的兒子杜天龍懸紅五十萬元捉拿兇手唐家偉。」

凌少文也伸頭過去看了看，然後說道：「警察眞沒用，被那個兇手逃了。」

衛亦琛道：「那傢伙存心殺人，那有如此容易給抓到的？」

林冲笑道：「若果我們抓到他就好了，有五十萬元花紅。」

凌少文吃驚地道：「這人是個危險人物，他身上有槍的。」

衛亦琛看看腕錶，已是十時，對二人道：「別說廢話啦，去釣魚就早點出發吧。」

林冲笑道：「你眞偉大，居然陪我們去釣魚。」

衛亦琛道：「去海邊看海總好過被阿玲捉住去見未來岳母。」

凌少文眨眨眼，說道：「去見岳母不好嗎？」

「那個婆娘我一見她就討厭，有什麼好見的！」

林冲道：「別多說啦，好久沒有釣魚了，一提起就心癢難耐，快點出發吧。」

身後等位的人聽了，登時精神一振，馬上預備一俟他們站起身就坐上去，惟恐被別人搶去。

* * *

衛亦琛、林冲及凌少文三人離開茶樓後，便乘車到新界，再由新界市鎮轉乘巴士到海邊去。

三人坐在巴士上層的一張三人椅上，凌少文靠窗而坐，林冲坐在中間，衛亦琛則坐在靠通道的位置。

巴士一路前進，衛亦琛的一雙眼忽然目不轉睛的望着前方，並且發出一聲笑聲，林冲覺得奇怪，朝他視線望去，只見他原來在注視着張貼在車上的告示。

林冲奇道：「有什麼好笑？」

衛亦琛道：「你看那張告示第一條寫的是什麼？」

林冲再向告示上望去，只見告示上第一條寫着「巴士行駛中勿上落車。」

林冲道：「有什麼不妥？」

衛亦琛道：「巴士行駛中會不會有人上落車？」

「這也是道理。」

凌少文扭轉頭來，問道：「你們說什麼？」

林冲道：「沒有什麼。」說完，他發覺衛亦琛又目不轉睛的不知在望着什麼。

林冲又朝他視線望去，但並無發現，忍不住問道：「你又發現了什麼？」

衛亦琛夢囈般道：「好漂亮。」

林冲奇道：「什麼好漂亮？」

衛亦琛滿眼讚嘆之色，說道：「前面坐着一個美女，剛才她不經意地一回頭，樣子漂亮極了。」

林冲好奇地向前望去，只見前面數位之隔的椅上坐着一個少女，此少女長髮披肩，但卻看不見其樣貌。

林冲見他仍向那少女的背部看得發了呆，便說道：「你不要這麼多心好嗎？莫忘記你已有了一個阿玲，你也就快成爲她丈夫了。」

衛亦琛笑道：「女朋友怕甚麼多！」

林冲嘲笑道：「你以爲你是大情人嗎？」

「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你倒有自知之明。」

「但每個女孩子都當我是大情人。」

林冲爲之氣結。

巴士一路開行，衛亦琛的目光不時向那少女的背部望去，而且充滿讚嘆之色。

再行不久，那少女站起身來，準備在下一個站下車。

當那少女回轉身之際，衛亦琛頓時看得呆了，林冲向那少女望去，果見此少女的樣子的確漂亮動人，而且有一種可望不可即的氣質，但是卻雙眼無神，眉宇間仿似透着滿懷心事一樣。

那少女走到衛亦琛身旁，接着沿樓梯而下，顯然是在此站下車了。

此時，衛亦琛好似被深深吸引住一樣，竟身不由己的站起身來，好似想跟着那少女下車般，林冲見狀，忙把他按着坐下，說道：「你幹什麼？」

衛亦琛道：「下車嘛。」

林冲道：「我們在下個站才下車，不是這個站。」

凌少文在旁見了，笑道：「琛哥見了那美女，想跟她下車嗎？」

衛亦琛好似有點失望，說道：「算啦，有緣無份。」

林冲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凌少文也道：「是啊，玲姐對你痴心一片的，還想着別個女孩子？」

衛亦琛在自辯：「男人嘛，看見美女望多兩眼是正常事。」

* * *

那少女下車後，巴士繼續開行，再行不久，已到了下一個站，衛亦琛、林冲及凌少文也下車了。

三人離開公路，約莫步行了十多分鐘，便來到海邊的岩石堆，林冲選了一個適宜垂釣的地點停留下來，然後拿出釣魚工具，便與凌少文坐在岸邊開始釣魚。

衛亦琛却找了塊又大又平滑的岩石，老實不客氣的躺下，實行在海邊睡覺，林、凌知他此行目的並非釣魚，也不理會。

衛亦琛躺下不久，便呼呼睡着了。

就在衛亦琛睡得正酣之際，眞是天有不測風雲，此時，忽然陰霾密佈，看情形一場大雨將難免了。

林冲見天氣轉變，暗叫不好，對凌少文道：「少文，天就快下雨

啦，弄醒阿琛，然後收拾好準備走吧。」

凌少文連忙走到衛亦琛身旁把他弄醒，然後手忙腳亂的收拾釣魚工具。

衛亦琛好夢正濃，一覺醒來，只見天色大變，心中暗叫掃興，再也不敢逗留，找地方避雨是爲上策。

三人匆忙離開海邊，但只走了一會，說時遲那時快，天上隨即洒下傾盆大雨，並且刮起陣陣狂風，令三人狼狽不堪。

不消一會，三人已衣衫盡濕，大雨打在身上，只覺一陣陣刺痛，狂風吹在身上，更覺寒意逼人，好不難受。

三人快步走了一會，返回公路上，但到處並無避雨之所，只見路邊遠處疏疏落落有幾座兩層高的石屋。

衛亦琛見了遠處的石屋，建議道：「爲今之計，只好到那些石屋去避一避。」

林冲道：「但是屋內的人會不會讓我們進去避雨？」

凌少文也道：「是啊，大家素不相識，人家會讓你進屋嗎？」

衛亦琛一副不在乎的樣子，說道：「這是唯一選擇，試不試隨你們，我身體強壯倒沒關係，只怕你們捱不住要病倒。」

凌少文道：「琛哥說得對，我們試一試吧。」

衛亦琛正想說話，忽然眼前一亮，在暴雨中，只見路邊小徑上，一個少女左手挽着一袋物件，右手打着一把傘正背着三人在小徑上前行。

衛亦琛臉上一陣興奮，不由自主地驚叫道：「那個美女！」

林冲向前一望，只看見那打着雨傘的少女背影，奇道：「那美女是誰？你認識她？」

衛亦琛道：「她就是剛才在巴士上看見的那個美女。」

林冲失笑道：「你只看見她的背部，怎知她就是剛才在巴士上看見的那個？」

「我認得她的身材和穿着的衣服嘛。」

林冲再向前看個清楚，雖從背後看去，但看身材和衣服，果然依稀是巴士上的那位少女。

衛亦琛又道：「很明顯，她是住在這附近的，若果我沒有猜錯，她一定住在前面那些石屋其中的一座。」

林冲怔怔的望着他，說道：「你怎麼如此肯定？」

衛亦琛道：「難道你沒有留意？在巴士上的時候，她是兩手空空的，現在手上卻多了一把雨傘，一袋物件，很明顯，她剛才乘巴士剛回家不久，然後到附近商店購物，由於天色轉變，恐怕下雨，所以就從家裡帶了雨傘外出。」

林冲好似有點佩服他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凌少文忍不住道：「琛哥果然聰明！」

林冲沒好氣地道：「知道是她又怎樣？」

衛亦琛道：「我們跟着她。」說着已從後面跟了上去。

林、凌二人也身不由己的跟着，林冲有點不耐，說道：「跟着人家幹什麼的？」

衛亦琛道：「跟上去，求她給我們進屋避雨，然後乘機向她展開追求攻勢。」

林冲道：「避雨無妨，但你別想着要追求她，我不允許你做出對不起阿玲的事。」

衛亦琛道：「別婆媽，難道你不想避雨？走快點吧！」

三人離遠跟着那少女，走了不久，果見那少女向着一間石屋走去，這石屋地處較偏僻，附近二、三百公尺之內並無房屋，環境十分幽靜。

衛亦琛向前望去，只見那少女走到該石屋門前，接着把門打開，便進入屋內。衛亦琛轉頭對二人道：「我說得不錯，她果然就住在這裡。」

凌少文冷得發抖，說道：「快過去借她的屋避雨吧。」

* * *

天上仍下着傾盆大雨。

三人快步走到那間石屋，衛亦琛率先走到大門前，然後伸手敲門，高聲叫道：「屋內的人請開門行個方便，讓我們進來避一避雨吧！」

在屋內的人原來並非別人，竟是殺死杜森父子及馬飛三條人命，被警方通緝的疑兇唐家偉。

唐家偉身懷槍械，被警方列爲危險人物，屋外的衛亦琛三人還不知道屋內的就是唐家偉，還不斷在拍門。

和唐家偉在一起的，就是衛亦琛三人在巴士上看見的那個少女。

唐家偉見少女甫入屋不久，忽然響起拍門聲，心中一個吃驚，厲眼瞪着那少女，說道：「芷君，是不是妳出賣我，叫警察來抓我？」

那少女原來名叫楊芷君，見了唐家偉那副惡相，吃了一驚，慌忙呼冤道：「偉哥，我怎會出賣你，叫警察來抓你！」

唐家偉被通緝後，已不相信任何人，更何況他値五十萬元！又惡瞪住她道：「若不是妳叫警察來，妳一定被人跟踪，我叫妳出去買點東西，妳竟被人跟踪也不知道？」

楊芷君滿面委屈之色，說道：「也許他們眞的想進來避雨吧。」

唐家偉道：「這裡一帶最偏僻就是這間屋，他們爲什麼間間不找，卻偏偏找來這一間屋？妳分明被人跟踪了。」

楊芷君登時無話解釋，心中只有吃驚的份兒。

唐家偉顯得有如驚弓之鳥，慌忙走到沙發椅旁，接着揭開椅上的軟墊，原來軟墊下有一柄手槍，他連忙把槍拿在手中。

楊芷君吃了一驚，忙道：「偉哥，我求求你不要殺人。」

唐家偉不理她，閃身走到窗邊，小心翼翼的探頭外望，想看清楚屋外到底是什麼人。

衛亦琛在屋外拍門良久見沒有回應，奇道：「親眼看見她進入屋的，爲什麼沒有人應門？」

他心下奇怪，在好奇心驅使下，便挪到大門旁邊的窗門，想一窺屋內情形。

衛亦琛在窗外伸頭向屋內一望，這一望，與屋內探頭外望的唐家偉打了個照面。

衛亦琛見了唐家偉，即道：「朋友，可否開門讓我們進去避一避雨？」說完，見對方面色大變，頓感奇怪，隨即又覺得對方很面善，但一時間想不出在何處見過。

與此同時，林冲也跟着衛亦琛探頭望入屋內，見了唐家偉，驚叫道：「殺人兇手唐家偉？」

經林冲一叫，衛亦琛登時認得面前的就是在報紙上見過的通緝犯唐家偉。

衛亦琛立感不妙，忙叫道：「危險人物，我們快走！」說完，一手拉着凌少文，拔足便逃，林冲也知情形不對，亦緊跟其後。

凌少文身不由己的被衛亦琛拉着便走，滿臉迷惘之色，說道：「琛哥，什麼事？」

林冲邊走邊道：「我們碰上殺人兇手啦！」

凌少文大吃一驚，叫道：「眞的？」

屋內的唐家偉見三人逃走，那還得了，連忙開門追了上去，楊芷君也情急的冒雨跟在他身後。

唐家偉甫踏出屋外，向三人追了幾步，從後叫道：「別走，再走開槍殺了你們。」

衛亦琛與林冲不理警告，繼續快步向前跑，但凌少文聽唐家偉說要開槍，登時嚇得雙腿也軟了，連走也走不動，還大叫道：「別開槍！別開槍！」

衛亦琛當然不會棄凌少文不理，而且唐家偉有槍在手，再也不敢莽動，只好停下步，回轉身，高舉雙手的望着唐家偉。

林冲與凌少文也把雙手高高的舉起。

唐家偉滿臉的殺氣，向三人喝叫道：「過來，快點！」

三人只好被逼向唐家偉走了過去，凌少文也不知是寒冷還是害怕，全身抖個不停，衛亦琛望着站在唐家偉身旁的楊芷君，心想：「這妞兒天生麗質，卻原來是個賊婆，眞是做夢也想不到。」

凌少文吃驚地望着衛亦琛，說道：「琛哥，怎麼辦？」

衛亦琛道：「保持鎭定。」

林冲道：「他會不會把我們殺掉？」

衛亦琛道：「很難說，這傢伙已殺了三個人，今天碰在他手上，他隨時會殺人滅口的。」

凌少文大吃一驚：「那如何是好？」

林冲也吃驚。

唐家偉見他們邊走邊耳語，不耐煩起來，又惡叫道：「走快一點！」

三人在槍嘴的威脅下，只好加快腳步走到唐家偉面前。

衛亦琛望着唐家偉說道：「你想怎樣？」

唐家偉沉着臉道：「進屋去。」

三人只好聽話，在荒廢的稻田上向石屋而行，唐家偉跟在身後用槍指住三人，楊芷君也一副既驚慌又無奈的跟在唐家偉身旁。

三人一路高舉雙手而行，衛亦琛保持鎭定，林冲已怕得有點六神無主，凌少文更怕得臉色也變青了，加上寒意逼人，全身不停地顫抖。

走了一會，衛亦琛忽然放慢腳步，唐家偉怒道：「走快一點！」

衛亦琛微一側頭，斜望着唐家偉，說道：「老兄，你想把我們怎樣？」

唐家偉正想開口，此時衛亦琛出奇不意地後腳向後一踢，這一踢，不偏不倚踢中唐家偉握槍的右手，那柄槍登時被踢得飛出老遠。

原來衛亦琛故意放慢腳步，好讓唐家偉緊跟自己，再側頭引其說話，衛亦琛此一側頭，認定了唐家偉握槍的手的位置，開口引唐家偉說話是引開其注意力，果然一擊奏效。

唐家偉手槍脫手，暗吃一驚，連忙快步向手槍落處奔去，但衛亦琛動作奇快，連忙向他拳脚齊施，唐家偉被逼以雙手招架。

二人隨即在大雨中的荒田上大打出手。

林冲與凌少文被這一個變故嚇得目瞪口呆，楊芷君見二人拳來脚往，唯恐唐家偉不敵，到時勢必被抓上警察局，也嚇得花容失色。

衛亦琛與唐家偉仍在打得異常激烈，衛亦琛想不到唐家偉的功夫也不簡單，所以打得難分難解。

衛亦琛情知激怒了唐家偉，若

果不敵，三人可能性命不保；唐家偉更加明白自己的處境，若果不敵，後果更是難料，所以也絕不能輸，因此雙方都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務求把對方擊敗下來。

站在一旁觀戰的林冲、凌少文及楊芷君三個都是膽小之人，早已嚇得方寸大亂，竟然沒有人想到去拾起地上的手槍指嚇激鬥中的二人。

衛亦琛在打鬥間，忽然大叫道：「阿冲，快拾起他的槍，叫他停手。」

林冲聽說，如夢初醒一般，稍一定神，便快步向剛才手槍落地處奔去，楊芷君見狀，只嚇得瞪大雙眼望住奔走間的林冲，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

唐家偉瞥眼見林冲果然快步拾槍，暗吃一驚，連忙撇開衛亦琛，接着急步追向林冲，衛亦琛已追唐家偉不及，情急叫道：「阿冲，快一點。」

林冲急忙中走到手槍落地處，向前一看，果見唐家偉的手槍就在眼前，便向前一撲，隨即把手槍拿在手中。

唐家偉幾個箭步衝到林冲身後，趁林冲尚未以槍嘴對着自己之前，連忙在他背後狠狠踢了一脚。

林冲中此一脚，跌了個餓狗搶屎，已到手的手槍再度飛脫離手。

唐家偉趁機想拾回手槍，但衛亦琛如影隨形追到，同時向前一撲，攔腰把唐家偉抱住，二人扭作一團，再度大打出手。

衛亦琛邊打邊叫道：「阿冲，快拾槍。」

唐家偉被苦纏着脫不了身，眞怕林冲把槍拾起，但他斜眼一看，只見林冲吃了重重一脚後，連站起身來也無力，這才放心，隨即叫道：「芷君，替我拾起那把槍。」

楊芷君驚魂稍定，經唐家偉一叫，也好似如夢初醒般，連忙快步向手槍處走去，衛亦琛暗叫不妙，大叫道：「少文，快阻止她。」

凌少文最是膽小，但知道性命攸關，只好向楊芷君追去，但芷君早已去得遠了，那還追得上。

林冲痛楚過後站起身來，見楊芷君已把槍拾起拿在手中，登時嚇得臉色也變了。

楊芷君把槍拿在手中，顯得有點慌亂，離遠用槍指住惡鬥中的衛亦琛，吃力地叫道：「不要打，否則我……我開槍！」

衛亦琛不爲所懼，因他知道楊芷君怕誤中唐家偉而不敢開槍的，所以仍苦纏着唐家偉。

唐家偉知道衛亦琛明白楊芷君投鼠忌器下不敢開槍，又叫道：「別指住我們，指住他的朋友。」

楊芷君轉而以槍指住林冲，又指住凌少文，並且叫道：「快停手，否則開槍打你的朋友。」她當然是向衛亦琛說的。

凌少文與林冲見被槍指住，嚇得慌忙高舉雙手。

衛亦琛見兩條性命操縱在楊芷君手上，也被逼停手了。

唐家偉暗吁一口氣，快步走到楊芷君面前，然後搶去她手中的槍，用槍指住衛亦琛，喝叫道：「三個站在一起。」

三人只好站在一起。

唐家偉怒叫道：「別再耍花樣，進屋去，否則殺了你們三個。」

衛亦琛已不敢魯莽，只好出言安慰林、凌二人，然後乖乖的走在前頭進入石屋。

* * *

在唐家偉的槍嘴指嚇下，衛亦琛三人進入屋內，楊芷君連忙把大門關上，她慶幸附近並無房屋，而且滂沱大雨之下四週人影全無，否則已驚動他人報警去了。

各人進入屋內之後，唐家偉令三人在大廳蹲下，又喝令三人把雙手放在頭上。

三人只好照辦。

此時楊芷君在浴室拿出一條乾的大毛巾交在唐家偉手上，顯得是那麼的無微不至的關心。

唐家偉把毛巾接在手中，抹乾臉上雨水，又擦了擦頭髮，然後對楊芷君道：「拿繩來！」

楊芷君唯命是從，便走向貯物室去了。

唐家偉神情有點緊張，在几子上拿出香煙，點着之後，在拚命吸煙。

楊芷君已把一綑繩索拿到廳上，唐家偉向衛亦琛一指，叫道：「先把這傢伙雙手綁起來，綁得牢固一點。」

楊芷君顯得有點身不由己，便上前把衛亦琛雙手牢牢綑綁着。

衛亦琛被綁好之後，唐家偉已不把林、凌二人放在心上，所以放心的把手槍放下，然後再把林、凌二人也一拼綑綁了雙手。

凌少文驚道：「琛哥，我好怕。」

唐家偉喝道：「住口！」

衛亦琛道：「老兄，友善一點好嗎？我朋友的膽子很小的。」

唐家偉深深吸了口煙，說道：「只要你們乖乖的合作，我不會難爲你們的。」

衛亦琛道：「如何合作？」

「只要你們不要大呼小叫就可以了。」

林冲道：「你會不會殺我們？」

唐家偉道：「很難說。」

衛亦琛道：「你打算如何處置我們？」

唐家偉道：「上樓再說吧。」

* * *

天色已入黑，大雨也停了。

衛亦琛三人被唐家偉以繩綑綁了四肢，軟禁在石屋上層的一間房內。

三人動彈不得坐在地上。

衛亦琛嘆了口氣，說道：「今天竟然碰上一個殺人兇手，眞倒霉！」

凌少文驚得聲音在抖，說道：「琛哥，我好怕，怎麼辦？」

衛亦琛歉道：「眞對不起，若果我不是提議來釣魚，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現在連累了你們。」

林冲道：「別說這些話，我們還是早點想辦法脫身吧。」

衛亦琛苦笑道：「脫身？恐怕不易。」

凌少文吃了一驚：「這如何是好？」

林冲也道：「這個唐家偉會不會把我們也殺了？」

衛亦琛道：「只有他才知道。」

說話間，房門忽然被打開了，接着「啪」的一聲，房內的燈也亮起了。

三人向房門一望，只見唐家偉口中叼着香煙，手中握着手槍走了進來，楊芷君跟在他身後。

楊芷君手中托着一個木托盤，盤上放了三份食物和三罐汽水。

三人見了唐家偉，衛亦琛仍保持鎮定，林、凌二人見他握槍在手，又不其然的吃了一驚。

衛亦琛向唐家偉望去，只見他樣子已不似日間時的兇惡，而且友善得多。

楊芷君把食物放在房中的一張枱上。

唐家偉語氣平和地道：「你們肚子也餓啦，吃東西吧。」說完向楊芷君打了個眼色，楊芷君看過眼色後，一點頭，便行出房外。

衛亦琛望着唐家偉，說道：「是不是最後的晚餐？」

唐家偉道：「爲什麼這樣問？」

「若果是最後的晚餐，我想要求吃得豐富一點。」

「你不怕死？」

「錯，我怕死。」

「既然怕死，若果我答應你的要求的話，你還吃得下嗎？」

「我也不知道。」

「放心，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殺你們，所以你們放心吃東西吧。」

衛亦琛看看四肢被綁着，意即是說「這個樣子如何吃東西？」

此時，楊芷君返回房內，手中拿着一大綑鎖鍊。

唐家偉道：「我用鐵鍊鎖着你們，這樣比較舒服，行動也較方便，更不妨礙吃東西。」

衛亦琛道：「你把我們鎖着，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不起，我逼不得已才這樣做，若果我放你們走，你們一定會叫警察來抓我的。」

「你說得對，我一定會這樣做，因爲你是被警方通緝的殺人兇手。」

唐家偉忽然激動地道：「我根本沒有殺人，我不是殺人兇手，我是無辜的！」

衛亦琛一愕，奇道：「你不是兇手？」

「不錯，杜森父子和馬飛根本不是我殺的。」

「那麼這三個人是誰殺的？」

「我怎麼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清白的。」

衛亦琛半信半疑地道：「既然這樣，你爲什麼不去自首？」

「自首？」唐家偉語氣又開始激動，續道：「你也應該有看報紙的，當時我跟杜森在作買賣，房中只有我、杜森父子和馬飛四個人，當我離開書房之後，杜森的女兒杜凱倫就進房找父親，一進入書房，杜凱倫就看見三個人死在房中，這情形，你說誰的嫌疑最大？」

衛亦琛想了想，說道：「當時情形眞的是這樣？」

「當時馬飛開門送我出書房，之後馬飛把門關上了，接着我下了樓梯，我踏出大門之前，我的確親眼看見杜凱倫上了二樓，之後的事我就什麼也不知道，過了三分鐘左右，杜森的手下就向我追殺。」

衛亦琛道：「這個情形，你的確是嫌疑最大，要人相信你與事件無關，眞的很難。」

唐家偉一副無奈之色，說道：「就是了，除了我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之外，還有誰會相信我？」

「但報紙上說，你與杜森完成珠寶交易之後，你得了一千五百萬元現款，爲了把那批珠寶也得手，所以就把那三個人殺了。」

唐家偉一臉呼冤之色，說道：「那批珠寶我根本沒有奪回，我又怎會爲了奪回珠寶而殺人？」

「但警方查過之後，那批珠寶的確不見了。」

衛亦琛以不相信的眼光望着他，說道：「你眞的沒有拿走那批珠寶？」

「我說過沒有就沒有，我根本是無辜的。」

衛亦琛奇道：「這可奇怪了，那批珠寶你沒有拿走，但又不知所踪，到底去了何處？」

「那批珠寶本來就是見不得光的賊贓，有可能是杜天龍收起來了也說不定。」

「杜天龍是誰？」

「杜森的第二兒子。」

「你說那批是賊贓，警方應該

不會有証據証明那些是賊贓的，既然杜森是做珠寶生意的，擁有一批珠寶根本一點也不奇怪，既然這樣，杜天龍有沒有必要把那批珠寶收起來，再向警方提供假証供？」

「我懷疑這件事根本另有內情。」

衛亦琛眼光充滿疑問的望着他。

唐家偉洩氣地道：「我知道你根本不會相信我的。」

衛亦琛的確不相信他。

楊芷君一副欲哭無淚的樣子，說道：「三位，偉哥的確是無辜的，你們相信他吧！」

衛亦琛目光投向楊芷君，問唐家偉道：「這位小姐怎稱呼？」

唐家偉道：「她叫楊芷君，是我的未婚妻。」

衛亦琛一面欣羨神色，微笑道：「郎才女貌，你們的確很相襯。」

唐家偉已沒有心情提兒女私情。

楊芷君淒然一笑，道：「三位怎樣稱呼？」

衛亦琛便向他們逐一介紹了三人。

唐家偉無奈的道：「我現在解開你們，吃完東西後再用鎖鍊把你們鎖上吧。」

衛亦琛三人已沒有選擇餘地，在唐家偉的槍嘴下，只得任由擺佈。

自逞英豪　代查凶手

高尚住宅區，區內全是面積寬敞的兩層高豪華住宅，住在其中的人，全都是非富則貴，或是官紳名流。

區內住着一個在黑道中响噹噹的人物，就是唐天希，這唐天希在黑道中以心狠手辣及奸狡見稱，是黑道中有名的老狐狸。

唐宅四週被圍牆圍着，門外是一個大花園。

這時候，唐宅的大閘外忽然有三輛豪華房車駛至，然後停在大閘前。

三輛車停下來後，在前頭的一輛車按响了刺耳的號角聲，而且持續了十多秒鐘。

號角聲停止後，三輛汽車一致地把兩邊四個門打開，然後每輛汽車上各有四個人走了出來，一共十二人排列在大閘前，好似在等待開閘。

這班人，原來就是杜森的次子杜天龍，跟着他的十一人全是孔武有力的彪型大漢，其中一人是賀一虎。

不久，大宅內走出一名工人，這工人走到閘前，向一干人等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說道：「你們找誰？」

杜天龍對那工人不屑一顧。

賀一虎走到閘外的閉路電視鏡頭前，望着鏡頭，嘴巴對着對講機，說道：「唐天希，快開門吧。」

鏡頭下的揚聲器傳來一把好整以暇的聲音：「龍少爺，你在嗎？出來亮個相吧。」

面容冷酷的杜天龍走到鏡頭前，怒道：「唐天希，你老遠就看見我了，你不用做戲，有種的就開門讓我進去。」

揚聲器仍是一把鎮定的聲音：「龍少爺，恕我老眼昏花，不用特寫鏡頭也不知你果然來了。」

杜天龍道：「爲甚麼還不開門？」

揚聲器道：「老陳，開門讓客人進來吧。」

工人老陳認得是主人的聲音，便把大閘打開了。

杜天龍首先走進花園，其餘十一名樣子不似善類的人也簇擁着跟在其後。

杜天龍等人甫進入大宅之內，只見唐天希由八名兇神惡煞的手下陪伴着，由二樓步下樓下大廳，這八名樣子兇惡的手下個個穿着畢挺的西裝，每個人的右手都放進西裝內的左脅之下，個個目光銳利的瞪着杜天龍等人。

杜天龍的手下見了對方的手勢，知他們隨時想把身上的槍拔出來，所以也動作一致的作出拔槍的手勢。

只見這唐天希五十多歲年紀，身材健碩得很，雖然是中年，但看身形，找不出一點中年男人的樣子。

唐天希見手下作拔槍狀，沉聲喝道：「放肆，龍少爺進門就是客人，你們爲甚麼如此無禮對待客人？」

衆手下聽了，便把右手從衣內抽了出來，杜天龍的手下同樣地把雙手垂下，氣氛才緩和下來。

唐天希皮笑肉不笑地對杜天龍道：「龍少爺，請坐。」說完自己首先在那套名貴的沙發椅上坐了下來。

杜天龍沉着臉道：「不必了。」

唐天希仍是那副笑容，說道：「你今天來找我，首先我不問你何事找我，但你似乎欠缺了一點禮貌吧！」

杜天龍似是沉不住氣，說道：「我今天找你甚麼事，你應該心知肚明。」

唐天希慢條斯理的抽出一根雪茄，站在身旁的手下慌忙地替他點了火。

唐天希吸了幾口雪茄，從口中噴出幾個煙圈，才淡淡的道：「你帶了這許多人怒氣衝衝找上門來，

我眞的不知是甚麼事，你說明白一點好嗎？」

杜天龍極不客氣，說道：「你不要做戲了，你叫你的侄兒來和我們進行交易，得了錢之後，你的侄兒卻把我爸爸和大哥，還有我爸爸的保鏢殺了，事後連同那批鑽石也帶走，你說這事該如何了斷？」

唐天希忽然面色一寒，用力把手中雪茄在面前的几子上捺熄，怒道：「阿偉這傢伙把你爸爸、大哥和馬飛殺了，這件事我做夢也想不到他會這樣做，我根本沒有叫他去殺人，你怎能把這筆賬算到我頭上來？」

杜天龍鄙夷一笑，說道：「唐世伯，你行走江湖時我尚未出世，你爲甚麼敢做不敢認？」

唐天希怒道：「你簡直混帳，我爲甚麼要殺他們？」

「很簡單，你殺了他們，不但可以得到一千五百萬，還可以得回那批鑽石，事後再賣給另一買家，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子，連你的詭計也看不穿？」

唐天希氣得身子一震，霍地站起身，怒得頸上青筋也現了，說道：「阿偉這傢伙等着一筆錢買新居作結婚之用，剛巧我有一批貨要跟你老子合作，我見阿偉等錢用，人也靠得住，我才叫他跟你老子交易，但他竟然殺了人，分明吃了我一千多萬元，現在我的貨沒有了，又分毫未到手，我也派人到處找他，你竟然把他殺人的事扯在我頭上來？」

杜天龍發出耻笑，道：「說來說去，你還是不承認殺了人？」

唐天希怒得臉上也脹紅了，說道：「我一向不打無把握之仗，若果我叫阿偉去殺人，我怎會留下這許多手尾，讓你來懷疑我？而且警方查起來，我也有嫌疑，我爲甚麼要這樣做？」

杜天龍毫不客氣地道：「唐天希，我杜天龍既然出來行走江湖，就不怕你老奸巨猾，今天你不承認殺死我爸爸，日後我若果查出眞相確是你幹的，我們就會有好戲上演，你等着看吧！」

唐天希更怒，道：「你這叫恐嚇嗎？臭小子，我念在和你爸爸多年合作，雙方也有點交情，今天我就當你是死了爸爸和大哥傷心過度才語無倫次，若有下次，我絕不會原諒你，到時我們就做齣好戲吧。」

杜天龍冷哼一聲，甚是囂張地道：「我絕對奉陪！」說完，向一衆手下道：「我們走！」

杜天龍一班人說走就走，而且態度目中無人，唐天希雖是餘怒未消，卻很沉得住氣，但他的一班手下見了，卻是心頭有氣，其中兩人正想有所行動，唐天希忙阻住道：「別衝動，讓他們逞一下威風吧。」

其中一人深深不憤地道：「老闆，這小子如此目中無人，簡直不把你放在眼內，爲甚麼不教訓他一下？」

唐天希道：「這個時候若果和他發生衝突，事情傳了出去，別人會以爲杜森眞是我們殺的，那時就節外生枝了。」

衆手下都覺得有道理，另一人又道：「若果我們找到阿偉，如何處置他？」

唐天希目光透出殺氣，冷聲道：「家法處置！」頓了頓，又道：「陳剛，加派多些兄弟，務求把阿偉那傢伙找回來爲止，我不想被警方先找到他，我要親手殺了他。」

那叫陳剛的手下應道：「是老闆，我馬上加派兄弟找他。」

杜天龍一班人去後不久，大閘外傳來按門鈴聲，工人老陳上前應門，然後走進屋內，來到唐天希面前，說道：「老闆，門外有兩個警察，他們說要找你的。」

唐天希聞說，怒道：「警察一定爲了阿偉那反骨的傢伙找上門來了。」

老陳道：「要不要讓他們進來？」

唐天希道：「讓他們進來吧。」

老陳應聲「是」便走了出去。

唐天希對衆手下道：「你們迴避一下。」

衆手下便各自登上了二樓。

不久，工人老陳把兩個人帶進屋內，這兩人其中一人就是雷比得，另一人則是他的手下。

雷比得來到唐天希面前，視若無睹地道：「是唐天希先生嗎？」

唐天希道：「正是，兩位是……」

雷比得拿出証件，出示在唐天希面前，道：「我是屯門區的偵緝幫辦雷比得。」指住身旁的青年道：「他是我手下李祥。」

唐天希道：「兩位請坐。」

雷比得與李祥也不客氣，便在唐天希對面坐下。

唐天希淡淡地道：「雷幫辦找我甚麼事？」

雷比得道：「唐家偉殺了三條人命，相信你也知道了。」

「這是大新聞，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了，我怎會不知？」

「相信你也知道我的來意了。」

「有話實說，雷幫辦何必轉彎抹角？」

「唐家偉這件案本來是我辦的，但現在被重案組接了手去辦理，雖然已經不關我的事，但我仍然很想抓到唐家偉。」

「你難道來我家是要抓殺人兇手？」

「我知你和唐家偉是叔侄關係。」

「他的確是我侄兒，難道侄兒犯罪，就連叔父也有罪？」

雷比得語氣不客氣：「唐先生，我除了知道唐家偉是你的侄兒之外，也知道唐家偉以前是跟你混的。」

「雷幫辦，我是正當商人，每年交了不少稅給香港政府的，唐家偉以前是替我工作，不是跟我混，你最好弄清楚一點。」

雷比得冷笑道：「正當商人？只怕未必，而且我還很清楚你跟杜森的關係。」

唐天希不滿地道：「雷幫辦說話小心一點好嗎？不錯，我跟杜森相識多年，大家不時有生意來往，互相也有點交情，這有甚麼不妥？」

雷比得鄙視地一笑，道：「你跟杜森來往的是甚麼生意？」

唐天希面色一沉，道：「你這樣問是甚麼意思？」

雷比得正色道：「別以爲我不知道，你跟杜森的所謂生意來往，只是賊贓買賣，唐家偉殺人這件事，其實是你叫唐家偉跟杜森交易，事後唐家偉殺了三個人，我懷疑你是幕後主使人。」

唐天希忿怒的道：「你無証無據，別胡亂說話！」

雷比得更不客氣地道：「你聰明的話，就告訴我唐家偉現在身在何處，只要我抓到他，我就替你保守秘密，否則若果等我找到証據，那時你就後悔莫及了。」

唐天希怒道：「你這樣說，豈非認定我把唐家偉收藏起來了？」

「別裝傻了，既然你可以指使他去殺人，當然知道他的下落的。」

「我鄭重對你說，杜森被殺根本與我無關，你別含血噴人，我隨時可以控告你！」

雷比得一臉不在乎的樣子，說道：「說不說隨你。」說完站起身，對李祥道：「我們走。」便向大門走去。

唐天希恨得牙癢癢的目送他們而去。

＊　＊　＊

衛亦琛、林冲及凌少文仍被唐家偉囚禁在房中，而且四肢皆被鐵鍊鎖着。

夜，房中只透出微弱的光線。

此時，房門被打開了，唐家偉與楊芷君走進房中。

楊芷君手上捧着三份食物，唐家偉的手槍已不是握在手上，而是插在腰間。

衛亦琛三人被軟禁了數天，已悶得發慌，表情也呆滯了。

唐、楊二人進入房中之後，楊芷君把食物放在枱上，對三人道：「吃飯啦。」

衛亦琛望住唐家偉，說道：「是不是最後的晚餐？」

唐家偉沒好氣地道：「你爲甚麼每餐都這樣問？我說過多少遍，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殺你們。」

衛亦琛一面恨怨之色道：「那你要困着我們到何年何月何日？我們這樣下去，簡直生不如死，你倒不如一槍把我殺了，用不着呆在這裡白受苦。」

唐家偉臉有歉意，說道：「我也知道很委屈你們，但我不能不這樣做。」

衛亦琛恨怨更深，道：「你有沒有想過我們這樣過日子多難受？」

「我爲了保障自己，我不能不這樣做，希望你明白。」

「你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無辜的，既然這樣，爲甚麼不去自首，讓警方查個水落石出？」

「我根本沒有殺人，自首甚麼？」

凌少文怯怯的望着唐家偉，說道：「你不如放了我們，我們出去之後，保証不報警抓你。」

林冲接口道：「這辦法確是兩全其美。」

唐家偉斬釘截鐵的道：「不可以，我信不過你們！」

衛亦琛道：「你說有人陷害你，到底誰陷害你？」

唐家偉道：「我懷疑杜天龍陷害我。」

「他如何陷害你？」

「我懷疑兇手其實是杜天龍，他殺了人後再嫁禍於我。」

「你懷疑杜森父子和馬飛是杜天龍殺的？」

「是。」

衛亦琛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說道：「杜天龍爲甚麼連父親和大哥也殺？你這不是神經病嗎？」

唐家偉道：「有甚麼稀奇，古時隋煬帝不是連父親也殺了嗎？唐太宗李世民不是殺他的哥哥和弟弟嗎？若不是李淵把帝位讓給李世民，李世民一樣會殺死他父親的。」

衛亦琛啼笑皆非，說道：「你對歷史人物倒也熟悉，這些陳年舊事你竟搬出來胡吹一番，我眞佩服你。」

「我只是拿這些事出來作例子吧了。」

「好，就當你是在舉例，但你知不知道，隋煬帝殺父，李世民殺兄弟，目的是爲了做皇帝，難道杜天龍弒父殺兄可以有個皇帝做？」

「但你知不知道，杜森名下有多少財產？有多少手下？只要杜森和杜天强死了，這一切就是杜天龍的了，這點你難道不明白？」

衛亦琛想了想，道：「這也是道理。」

楊芷君滿面憂傷，插嘴道：「衛先生，你相信偉哥吧，他的確是無辜的。」

衛亦琛心頭有氣，道：「我們好沒理由的被困在這裡，豈非更無辜？」

楊芷君有感愛郎的處境，眼眶開始紅了，歉聲道：「偉哥把你們困在這裡，他的心其實也很過意不去的。」

衛亦琛見楊芷君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又見她好似想哭，也於心不忍，扭頭對唐家偉道：「我相信你是淸白的，無辜的，這又如何？你要有証據令法官相信你才可以。」

唐家偉道：「你想不想幫我？」

「我如何幫你？」

「你替我去查這件案，搜集足夠証據指証杜天龍是殺人兇手，只有這樣我才有機會還我淸白。」

衛亦琛睜大眼睛的怔怔望住他，說道：「這種事你也想得出來？所以我很佩服你。」

「這是唯一的辦法，如何？」

「但我根本不懂查案。」

「事在人爲嘛，何況我知你是個聰明人，所以對你有信心，若果眞的查到了兇手，我不會虧待你們三個的，到時我給你們每人十萬元現金。」

衛亦琛道：「別以爲我們是市儈之輩，凡事向錢看。」

唐家偉道：「我希望你幫我這個忙，若果你答應的話，吃完飯馬上放你，若果你不答應，我只好繼續困你們在這裡。」

衛亦琛道：「你放我們出去之後，你有信心我們不報警？莫忘記，你值五十萬的。」

「我說放你，不是放你們。」

「你只放我一個人出去？」

「對，我只放你一個人出去查這件案，你的兩個朋友留下。」

「爲甚麼留下他們兩個？」

「別怪我多心，我眞的怕你出去之後會叫警察來抓我，因爲我值五十萬元，所以留下你的兩個朋友作人質，只要你報警，我就殺了你兩個朋友。」

林冲和凌少文大吃一驚。

衛亦琛怒道：「現在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你竟然拿我兩個朋友威脅我，你不覺得有點過份嗎？」

「對不起，我爲了保障自己才這樣做，只要你不報警，他們絕對安全。」

衛亦琛想了想，好似作了很大的決定，說道：「好，我答應你查這件案，但聲明一點，我並不是向你屈服，只是我想知道到底誰是眞兇，也相信你是無辜被陷害的，更不想殺人者可以逍遙法外，但我卻毫無把握能查出眞兇是誰。」

唐家偉與楊芷君臉上頓時露出希望的笑容，楊芷君忍不住笑道：「多謝衛先生，事成之後，我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的。」

衛亦琛苦笑一下道：「別說得這麼長遠，你們以爲我是神探嗎？」

唐家偉道：「只要你肯幫我這個忙，我總算有了個希望。」

「既然你要我替你查這件案，說些有用的資料來聽聽吧，先說整件事的過程。」

唐家偉便把如何與杜森交易，事後如何被追殺，如何逃過警方耳目等一一說了。至於他現居的石屋，原來屬楊芷君舅父所有，其舅父用來渡假之用，但楊芷君舅父一家已移居他國，這屋就丟下了，變成楊芷君與唐家偉作爲渡假之用，唐家偉出事後，一直匿藏於此，倒也算是安全。

衛亦琛把整件事聽了一遍之後，說道：「你現在豈非三面受敵？」

唐家偉道：「是的，第一，警方正全力通緝我；第二，杜天龍既然有心嫁禍於我，他當然要把我殺掉，只要我一死，這件案就已完結，杜天龍就可以逍遙法外；第三，我叔叔以爲我存心吞了他一千五百萬元，也必定派手下到處找我，再執行家法，我叔叔爲人心狠手辣，這點我很清楚。」

衛亦琛道：「若果這件事眞是杜天龍做的話，他根本就在借刀殺人。」

「你爲何這樣說？」

「很明顯，杜天龍嫁禍於你，你叔叔一定以爲你存心吞掉他的錢，所以你們叔侄之間就會籠裡鷄作反，只要你叔叔找到你，你叔叔就會執行家法把你殺掉，杜天龍就無需殺你，這不是借刀殺人嗎？」

「衛亦琛你果然聰明，我自愧不如。」

「先別恭維我，這件事內情不會簡單，一定很複雜，你剛才說的，只不過是表面，如果要我去查，第一件事，我要去案發現場看一看。」

「案發現場就是杜森的書房，看來你根本沒有機會進去看一看。」

「你不是說過杜森有個叫渡海小輪的女兒嗎？」

「是姓杜名凱倫，並不是甚麼渡海小輪。」

衛亦琛微笑道：「我就設法結識這艘渡海小輪，然後展開追求攻勢，只要她愛上了我，就有機會進入案發現場了。」

「杜凱倫是千金小姐，裙下之

臣不少，如何追求她？恐怕她會對你不屑一顧。」

「我是否可以追到她，只能走着瞧，現在你把有關人物的資料和地址一起寫給我吧。」

「好，待會我全部寫給你。」

「我一個人辦事很不方便，不如把阿冲也放了，把少文留下作人質吧。」

凌少文吃了一驚：「只留下我一個？」

唐家偉道：「好，我答應你，也相信你不會出賣我。」

凌少文吃驚地望住衛亦琛，道：「琛哥，你和阿冲走了，我怎辦？」

唐家偉和顏悅色地道：「放心吧！少文，我絕對不會傷害你的。」

衛亦琛也道：「我們更加不會出賣你。」

凌少文雖然千萬個不願意獨自留下，但已無選擇餘地了。

* * *

當晚，衛亦琛與林冲被唐家偉釋放後，二人便返回家中。

二人甫一返入家門，只覺有無限的自由，心情也特別開朗。

林冲一跤坐在沙發椅上，打趣地道：「眞是仿如隔世，我當初以爲這一輩子就此完蛋了。」

衛亦琛從冰箱內拿了兩罐汽水，一罐拋給林冲，然後坐在林冲身旁，喝了口汽水，說道：「若果他眞是兇手的話，那我們三個這一輩子就眞的完了。」

林冲道：「你眞的相信唐家偉是無辜的？」

「難道還有假？」

「他在你面前讚美你幾句，你難道就此相信他？」

「相信他沒有必要欺騙我們的。」

「你爲甚麼這樣想？」

「如果他眞是兇手，事前已殺了三個人，正常來說，他應該把我們殺了滅口才對，但現在他把我們放了。」

「這也是道理。」

「還有，如果他眞的是殺人兇手，他必定會想殺了人後會三面受敵的，事前應該計劃好一切，安排事後遠走高飛，別忘記，他有千多萬現金在手上，安排後路並不成問題，但他沒有這樣做，還和未婚妻偷偷摸摸匿藏在石屋中，從這點就可以相信他的確是被人陷害的了。」

「你說的也有道理。」

「所以我對這件事的眞相如何，也很有興趣去調查。」

「你眞的幫他查這件案？」

「做人要講信用嘛，既然一口答應了他，難道置諸不理？反正一個星期失踪沒有上班，不被炒魷魚才怪，既然失業，何不找點事消遣一下？」

林冲道：「你把這些事當作消遣？」

「不當作消遣，難道眞的當自己是神探去查案？」

「那你如何着手？」

「明天和你去找唐天希。」

「找唐家偉的叔叔，找他幹甚麼？」

「查資料，順道查一查杜森的地址，以方便認識那艘渡海輪。」

「唐天希爲人如何，你也聽唐家偉說過了，你不怕他對你不利？」

「有甚麼好怕？到時見機行事好了，而且唐天希必定被警方懷疑與案件有關，所以他不會對我們不利的。」

「你如此肯定？」

衛亦琛尚未答話，此時門鈴被按響了。

衛亦琛道：「是誰來了？」

林冲上前開門，先在防盜眼望了望，回頭道：「是阿玲來了。」

衛亦琛喜道：「還不快點開門？」

林冲把門開了，陳思玲進來了，她見了衛亦琛，眼神充滿怨怒。

衛亦琛一臉喜悅，忙上前，說道：「阿玲，你來了，坐吧。」

陳思玲仍滿眼怨恨的望着他。

林冲笑道：「你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你們談談吧，我去洗澡。」說完便進入浴室。

衛亦琛暗讚林冲知情識趣，對陳思玲道：「這麼晚了，找我甚麼事？」

陳思玲一面怨懣之色，說道：「整整一個星期了，你去了那裡？打電話來，電話無人接聽，打電話去你媽媽的家裡，你媽媽總說你一直沒有回家，打電話去你公司找你，你的同事每次都說你沒有上班，又不是放假，到底這個星期你去了何處？」

衛亦琛知道不能解釋，只好道：「問這些幹甚麼？說別的吧。」

陳思玲樣子就好似受了委屈一樣，說道：「我關心你嘛，白天見不到你，晚上又見不到你，就好似失了踪一樣，總是擔心你有甚麼意外，怕得連晚上也睡不着覺。」

衛亦琛道：「別傻，我現在不是安全的回來了嗎？有甚麼好擔心的？」

陳思玲開始扁嘴，道：「那你告訴我吧，這個星期你去了甚麼地方？」

衛亦琛只好解釋道：「都是阿冲不好，不知在那裡得了兩張飛機票，硬拉着我陪他去東南亞旅行，想通知你也來不及，一去就是一個

星期，今天剛剛回來。」

陳思玲道：「你說謊！」

衛亦琛皺眉道：「我說慣謊的嗎？」

「你這人就是說慣了謊。」陳思玲說完，忽然快步走進衛亦琛的睡房。

衛亦琛奇道：「你做甚麼？」也跟着她進入睡房。

陳思玲進入房中之後，把房中的寫字枱的抽屜拉了出來，找了一會，在抽屜拿出衛亦琛的護照，衛亦琛見狀，暗叫失策。

陳思玲把他的護照翻看了一會，瞪住衛亦琛，道：「你說去了旅行，爲甚麼護照上沒有這幾天的出入境印？」

衛亦琛登時洩氣。

陳思玲哭喪着臉，追問道：「你還有甚麼好解釋？」

衛亦琛無奈地道：「這個星期我身在何處，我不可以向你解釋，日後一切你就會明白的。」

陳思玲開始抽泣道：「你這人如此不坦白，叫我如何跟你過一輩子？」說完走到門前，把門打開，正想走出去，衛亦琛連忙把她拉住。

陳思玲用力把他的手甩開，叫道：「別拉着我，讓我走吧。」

衛亦琛道：「你不要這麼小氣好不好？」

「我小氣？你如此不誠實，我忍受夠啦，你去找別個不小氣的女人跟你一起吧。」說完又想出去，衛亦琛又把她拉住。

陳思玲想再甩開他的手，但不成功，只好叫道：「放開我。」

衛亦琛一面哀求之色，正想開口說話，但又不知該說甚麼好，心想：「留下她又如何？無言以對豈非更沒趣？倒不如讓她走，日後讓她冷靜下來再向她解釋吧。」想到這裡，便把陳思玲的手放開，柔聲道：「那你回家去吧，我有空會去找你。」

女人說走的時候，其實未必想走，女人是需要男人哄的，陳思玲也不例外，但衛亦琛不但不哄她，還叫她走，陳思玲心頭更加難受，終於「哇」的一聲哭起來，接着快步奪門而去，迅即在走廊的轉角處消失了。

衛亦琛搖頭嘆息一聲：「女人眞麻煩。」說着無奈地把門關上了。

二人在屋內擾攘了一會，驚動了浴室的林冲，此時，他下身圍着浴巾，頭上滿是洗髮水的泡沫走出來，一看不見陳思玲，驚訝地道：「甚麼事，跟阿玲吵架啦？」

衛亦琛悶聲不响地坐在沙發椅上。

林冲指責道：「阿玲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對你又痴心一片，你竟忍心罵她？我還聽見她哭着走了。」

衛亦琛氣道：「我現在有口難言，有苦自己知，我那裡有罵她？」

林冲皺眉道：「說得這麼複雜，又好似很委屈你，到底甚麼事？」

衛亦琛臉帶苦惱，說道：「她不斷在追問我這一個星期去了那裡，我說不出來，她就生我的氣，還哭着走了。」

林冲一副大條道理的樣子，說道：「她問你去了那裡，你向她解釋就是了，這麼簡單你竟弄到如此複雜？你眞是。」

衛亦琛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說道：「你這人有沒有腦袋？這些事怎能向她解釋？就算跟她實說我們被唐家偉這個殺人兇手挾持着困了一個星期，她會相信我嗎？如果她相信了就更不妙，到時她一聲不响地去報警抓唐家偉，唐家偉豈非大大的冤枉？而且少文的一條命操縱在唐家偉手上，害死了少文怎辦？」

林冲眨眨眼，想了想，說道：「事情的確有點複雜，你說的也是道理。」

衛亦琛沒精打采的坐着。

林冲返回浴室。

* * *

唐天希的豪宅一帶環境仍是那麼的幽靜。

衛亦琛與林冲來到唐宅外。

衛亦琛望着那道大閘，好似在思量如何進入唐宅。

林冲道：「看甚麼，按門鈴吧，難道你怕了唐天希？」

衛亦琛嗤之以鼻，道：「我會怕他？」

「既然不怕，還在想甚麼？」

「所以我說你這人沒有腦袋的，你想一想，我們是甚麼身份，貿貿然找唐天希，他會見你嗎？」

「那你想怎樣？」

「鎮定一點，現在就去找他，跟着來吧。」

二人便走向大閘前，林冲眞的有點怕。

一刻之後，到大閘前，衛亦琛保持鎮定，而林冲更加緊張了。

衛亦琛伸手按响了門鈴，不久，工人老陳走出花園，在閘內向二人打量一番，說道：「你們找誰？」

衛亦琛一臉目中無人之色，說道：「我們是來找唐天希的，快把大閘打開讓我們進來吧。」

老陳有點不滿，說道：「你胡亂叫我們老闆的名字，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衛亦琛道：「告訴唐天希，我們不是普通人。」

老陳皺眉道：「不是普通人？那你們是甚麼人？」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們不是普通人，再不開閘，連你也有麻煩。」

老陳道：「那麼你們找我老闆甚麼事？」

「我見了唐天希自然會對他說，你別問這許多。」

老陳又皺了皺眉，心想：「態度這麼囂張，口氣又這麼大，難道又是警察？」

老陳想了想，啐道：「那你們等一下吧，待我告訴老闆。」

老陳正想回轉身返回屋內，但閘外的揚聲器此時叫道：「老陳，就讓他們進來吧。」

衞亦琛聽了，對老陳道：「那是不是唐天希的聲音？」

老陳點頭。

衞亦琛道：「既然是，爲甚麼還不開閘，難道你聽不到老闆的命令？」

老陳只好把大閘打開了。

* * *

唐天希穿着睡袍，坐在豪華客廳上看報紙，他的兩個得力手下陳剛及王威站在他兩旁。

唐天希已從閉路電視上知道有人來訪，只坐着好整以暇地等着。

陳剛道：「老闆，看門外兩個人的態度，會不會是警察又上門找麻煩？」

唐天希道：「我知道如何應付，你們上樓去迴避一下吧。」

陳剛與王威應聲「是！」正要轉身而去，此時，一個中年女佣人捧着一個燉盅來到唐天希面前，把燉盅放在唐天希面前的几子上，說道：「老闆，燉三鞭弄好了。」

唐天希「嗯」一聲應了一下，然後女佣人便退下了。

陳剛與王威聽了「燉三鞭」，對望一眼，發出會心微笑，接着才上樓去了。

不久，老陳帶着衞亦琛與林冲走進屋內。

唐天希一派鎮定的在吃他的燉三鞭。

老陳帶着衞亦琛與林冲來到唐天希面前，對二人道：「這位就是我們的老闆了。」

衞亦琛連正眼也不望唐天希一眼，隨隨便便的說道：「是唐先生嗎？」說着毫不客氣地坐在唐天希對面的沙發椅上。

林冲不敢坐，衞亦琛道：「坐吧。」

唐天希邊吃邊道：「是啊，客氣甚麼的，坐吧。」

林冲便坐在衞亦琛身旁。

唐天希吃了燙熱的燉品，吃得滿頭大汗，一會兒才放下，然後對二人道：「兩位找我甚麼事？」

衞亦琛道：「我們不妨開門見山說個清楚，我們今次來的目的是爲了唐家偉殺人這件事而來的。」

唐天希仍很鎮定，抹了抹嘴，才道：「這件案我已說過，根本與我無關。」

「我也相信這件案與你無關。」

唐天希底子不乾淨，最怕被警方找麻煩，他以爲衞、林二人是警察，聽衞亦琛一說，頓時露出一點笑容，說道：「我是淸白的，你相信我最好不過，你們是不是要我提供一些破案資料？想知道甚麼，儘管問好了。」

衞亦琛心想：「原來他以爲我們是警察，怪不得如此客氣。」不禁心中暗笑，當下不動聲色，說道：「我知你和死者之一杜森很有交情，而且不時有生意來往。」

唐天希道：「不錯，但我們做的都是正當生意，而且每年也交不少稅給政府。」

「杜森的女兒杜凱倫的事你知道多少？」

「凱倫？我看着她長大的。」

「她住在那裡？方便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便把地址寫了下來。

衞亦琛又道：「她平時在甚麼地方出入？」

唐天希道：「這些年輕男女的私生活，就算自己兒女我也不淸楚，何況外人？」

「有沒有杜凱倫的照片？」

「有，杜森每年聖誕節和新年都會在屯門的別墅開派對的，每次都有請我出席，次次都拍下一大堆照片，我相片簿內有不少凱倫的照片。」

「可不可以讓我看一看杜凱倫的照片？」

「當然可以。」說完，向外叫道：「老陳，你過來。」

老陳連忙走了進來，說道：「甚麼事？」

唐天希道：「進我書房，拿我的照片簿出來。」

老陳道：「知道，老闆。」便上樓去了。

衞亦琛對唐天希道：「杜凱倫有沒有男朋友？」

「她長得這麼漂亮，又是千金小姐，追求她的人多的是，不過據我所知，她要求很高，不是每個男孩子都看得上眼的。」

「她有沒有親密的男朋友？」

「這點恕我不淸楚。」

衞亦琛道：「唐家偉是你的侄兒，現在全香港都知他殺了三個人，警方通緝他，杜天龍的手下又四處找他，對他極之不利，你有甚麼感想？」

唐天希道：「這件事我不便置



杜凱倫羞怒之下，猛打三個紋身青年。

評。」

「說得對，作爲一個聰明人，應該保持緘默。」

唐天希果然保持緘默，而且繼續吃他未吃完的燉三鞭。

衞亦琛見他吃得津津有味，說道：「吃燉品？」

唐天希道：「是啊，久不久吃一次，對身體機能很有益。」

衞亦琛語帶譏諷：「尤其是你們上了年紀的男人，就更需要進補了，是嗎？」

唐天希一愣，頓時感到有點沒趣。

這時候，老陳拿着相片簿來到唐天希面前，說道：「老闆，相片簿找到了。」

唐天希道：「給兩位看吧。」

老陳把相片簿交在衞亦琛手上。

衞亦琛接過沉重的相簿之後，便開始翻看，看了一會，見有幾張照片，照片上是個漂亮少女，他把其中一張照片抽了出來，出示在唐天希面前，道：「這個就是杜凱倫？」

唐天希一看，點頭道：「不錯。」

衞亦琛發出讚嘆之色，說道：「果然漂亮。」

唐天希放下燉盅，說道：「照片你們已看過了，還有甚麼我可以幫忙的？」

衞亦琛道：「可不可以給我一張杜凱倫的照片？」

唐天希道：「本來不方便，既然爲了正經事，隨便吧。」

衞亦琛說聲「多謝」，便挑了一張杜凱倫的特寫照片，放在口袋內，然後說道：「唐先生，多謝你的合作，打擾了。」站起身打算離開。

唐天希道：「別客氣，我是一等良民，有義務跟你們警方合作的。」

在旁的林冲衝口說道：「你別誤會，我們並不是警察。」

衞亦琛想阻止他，但已來不及了。

唐天希睜大雙眼，怒道：「甚麼？你們不是警察？」登時感到被愚弄了。

衞亦琛拉着林冲，叫道：「走吧。」

唐天希簡直老貓燒鬚，怒叫道：「阿威，陳剛，快來替我拿人。」

在樓上的陳剛與王威聽了，連忙快步奔下樓。

唐天希叫道：「替我捉住那兩個人。」

衞亦琛與林冲正想奪門而出，但此時陳剛與王威已迅速追到，並攔在大門口。

二人只好停步，衞亦琛以指責

的眼光瞪住林冲，林冲慚愧得把頭垂下。

唐天希滿臉怒容的走了過來，惡瞪住二人，怒道：「你們是甚麼人？膽敢進入我家，到底有何目的？」

衛亦琛一副無懼之色，說道：「我們時間太多，進來消遣一下吧了，沒有目的。」

唐天希一氣，面色一沉，對陳剛與王威道：「把他們教訓一下。」

此言一出，陳、王二人便握拳衝了上去，衛亦琛見狀，一手推開林冲，便迎向陳、王二人，當下，衛亦琛以一敵二的與對方大打出手。

陳剛與王威身形健碩，但身手卻不及衛亦琛敏捷，衛亦琛雖以一敵二，卻是游刃有餘。

唐天希本來想令衛、林二人吃些皮肉之苦，但見衛亦琛卻身手不凡，陳、王雖二人聯手，可是佔不了半點便宜，不禁爲之錯愕。

陳、王二人在老闆面前失威，只感到大大的丟臉，此時候，陳剛也不理甚麼面子了，在懷中拿出手槍，向衛亦琛一指，叫道：「別動，否則開槍。」

衛亦琛當然知道這些人並不好惹，在槍嘴之下，也只好停手。

陳、王二人見他受制於手槍下，一臉兇相的便在他身上打了幾拳，洩憤一番。

衛亦琛被打得彎下腰，忍住痛楚，霍地站直身子，想向王威還以幾拳，但王威又迅速從身上拿出手槍，並且飛快的用槍指住他前額，衛亦琛被逼收回拳頭。

唐天希以不滿的眼神瞪了瞪陳、王二人，好似在責怪他們飯桶，連區區一個小子也對付不了，還出到手槍才能把對方制服，然後雙眼怒瞪住衛亦琛，怒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來我家向我問長問短的，有何目的？」

林冲連忙上前，搶着道：「唐老闆，我們是沒有惡意的，今次來找你，只不過是想幫你的侄兒唐家偉吧了。」

唐天希皺眉道：「你們認識阿偉？」

林冲道：「算是認識吧，不過只認識了還不到十天。」

提起唐家偉，唐天希更怒：「那個反骨的傢伙在甚麼地方？」

林冲正想說話，衛亦琛搶着道：「唐老闆，我們坐下慢慢再說吧。」

唐天希餘怒未消，說道：「好，別再耍花樣，否則莫怪我不客氣，過那邊坐下再說吧。」

唐天希便向先前坐的沙發椅走去，衛亦琛與林冲跟着，陳剛與王威則握槍跟在二人身後。

眾人坐了下來，陳剛與王威則站在唐天希身後。

唐天希目光灼灼的望着衛亦琛，說道：「你們跟阿偉是甚麼關係？」

衛亦琛很鎮定，道：「你是不是很想找到他？」

「當然，這畜牲膽敢黑吃黑，做賊阿爸，害我不時被警方找痲煩，警方更懷疑是我指使他去殺人，現在我不但見財化水，那批鑽石又被他據爲己有，你說我該不該找他？」

「若果你找到他之後，將如何處置他？」

「這是我的事，若果你知他下落的話，聰明一點，告訴我，他在那裡？」

「我知他在甚麼地方，但我不會告訴你的。」

唐天希怒極，陳剛以槍指住衛亦琛頭部，怒道：「臭小子，你當我們是甚麼？快點講。」

衛亦琛回頭望住陳剛，正色道：「我警告你，莫用槍指我的頭，我最不喜歡人用槍指着我的。」

陳剛怒道：「指你又如何？」

衛亦琛一副不在乎的樣子，說道：「你喜歡指就指吧！」回頭對住唐天希。

唐天希見了他的態度，更怒，道：「阿偉在甚麼地方？」

衛亦琛道：「當然躲起來了，難道會招搖過市？」

「躲在甚麼地方？」

「唐老闆，你誤會了阿偉，知道嗎？」

唐天希一愣：「誤會？」

衛亦琛道：「根本就是誤會，其實阿偉根本沒有殺人。不錯，當日他跟杜森交易的確收了杜森一千五百萬現金，他本來要把錢交給你的，但來不及，警方以爲他殺了人，已開始通緝他，所以才不敢露面。」

「你說阿偉沒有殺人？」

「不是我說的，是阿偉自己說的。」

「他有沒有殺人暫且別提，但他既然收了杜森的錢，爲甚麼連那批鑽石也帶走？」

「他說他根本沒有帶走那批鑽石，當日交易，他收足了錢之後，就把鑽石留下，後來才知道杜森被殺了，至於那批鑽石去了何處，就連他本人也莫明其妙。」

「你難道眞的就信他沒有殺人和沒有把鑽石帶走？」

「我看他不似說謊。」

「當時杜森書房內只有阿偉和三個死者在一起，他離開書房之後，凱倫就進房找她爸爸，一開門就看見三個人都死了，若果那三個人不是阿偉殺的，那三個人怎會死去

，難道他們自殺？就算吞槍自殺，現場也會有槍留下的。」

「阿偉身上有把槍，是你給他的？」

「不錯，這槍是我給他作爲防身之用的。」

「我見過他的槍，槍內還有四顆子彈，其中兩顆子彈是杜森的手下在公路上向他追殺時，他還擊的時候開的。」

「難道他不可以用另一把槍去殺人？」

「可以，還安裝上滅聲器。」

「這就是了，你還信他？」

「你知不知我跟阿偉如何認識的？」

「不知。」

當下，衛亦琛便把遇上唐家偉的經過說了一遍。

唐天希聽了之後，半信半疑地道：「他說自己被人陷害，還叫你去查眞兇？」

衛亦琛道：「不錯，他懷疑陷害他的人就是杜天龍。」

「你馬上帶我去找阿偉，待我向他問個清楚，若果証實他是被人陷害，我會替他查個水落石出。」

「不可以。」

「爲甚麼？」

「我不信你，還怕你會對他不利，這件事我自己會弄妥。」

唐天希道：「他跟你很深交嗎？他全都信任你？」

衛亦琛道：「別說這些，你信不信他是被人陷害的？」

「打死我也不相信。」

「這就是了，既然你不信他，我怎可以帶你去見他呢？」

唐天希一臉無奈，說道：「小子，我知你很口硬，你不說無所謂，我絕對有辦法對付你。」

衛亦琛對他的恐嚇毫不放在心上，聳聳肩，說道：「我想問你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甚麼問題？」

「我們可以走了嗎？」

「我會不會如此容易讓你走？」

「會。」

「你如此肯定？」

「你留下我們也沒有用，若果你殺了我們的話，你就更加痲煩，因爲我來之前對朋友說過，若果一小時之後我們還不離開唐家的話，我的朋友就會報警，就算你不殺我，我可以告你禁錮，別忘記你的底子並不乾淨，給藉口警方找上門不是明智之舉。你倒不如讓我去查這件案，這件案一日找不到眞兇，警方都會一直懷疑你的，何不做個聰明人？」

唐天希動容，只好無奈地道：「好，我放你們走。」

衛亦琛得意一笑，站起身來，對林冲道：「走吧，跟唐老闆說聲再見吧。」

唐天希氣道：「走之前，我給你們一個忠告。」

「聽聽也無妨，說吧。」

唐天希奸詐一笑，說道：「日後有甚麼三長兩短的事發生，別爲我是問，好自爲之。」

衛亦琛也不放在心上，笑道：「你說完了嗎？我們可以走了。」

唐天希仍是那副奸詐的笑答，說道：「不送了。」

衛亦琛說道：「不必！」便向大門走去，走了幾步，回轉頭對陳剛正色道：「別用槍指我的頭，我最不喜歡人用槍指我，知道嗎？」說完，頭也不回的向大門走去。

陳剛怒極。

衛亦琛大搖大擺的出了唐宅。

陳剛心頭有氣，說道：「老闆，就這樣讓他們一走了之？」

唐天希面上殺氣暴現，咬牙道：「這小子以爲可以消遣老子，日後我要他好受！」

* * *

衛亦琛與林冲離開唐宅，二人離開大閘之後，衛亦琛長長吁了口氣，林冲也捏了把汗，埋怨地道：「剛才給你嚇死了，跟你一起，只有驚的份兒。」

衛亦琛道：「你以爲我不怕嗎？只是一直保持鎮定而已。」

林冲道：「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有多危險？你也不是不知道唐天希爲人的。」

「總之保持鎮定就平安大吉，剛才若果不夠鎮定，早就給唐天希玩弄於股掌之間了。」

林冲猶有餘悸，說道：「這種危險遊戲，你一個人玩下去好了。」

衛亦琛不滿地道：「你這樣說豈非不負責任？也不理少文的死活？」

「相信唐家偉也不會殺少文吧？」

「不會最好，但你想一想，唐家偉現在處境極之惡劣，一個人走頭無路，情急之下甚麼事也會做出來的，少文膽子又這麼小，嚇也給嚇死了。」

「那現在怎麼辦？」

「既然已走了第一步，現在開始走第二步。」

「如何走第二步？」

「先找那個渡海小輪，設法認識她。」

「她是千金小姐，眼光又高，你有把握認識她，日後保持來往？」

「對我有信心一點好嗎？」

林冲對他的能力感到懷疑。

* * *

在一個高尚住宅區內，矗立着一幢幢新型樓宇，住在其中的，全

都是富有人家，普通人望着這些樓宇，就只有羨慕的份兒。

區內有一個面積甚大的廣場，廣場四週被花圃圍繞着，中央也植了不少奇花異草，令四週環境更爲幽美，而且也十分清靜。

此時，一輛計程車駛進廣場邊的行車路上停下，接着車上有四個人下了車，計程車隨即開走了。

這四個人其中一人是衛亦琛，另三個都是年約二十歲的青年，只見他們的樣子都似時下一般的不良青年，而且三個人六條手臂都滿佈圖案，紋的都是老虎與龍的圖案。

衛亦琛一手拿着一罐汽水，一手拿着一本書，便向廣場中央行去，另三人則跟在他的身後。

四人來到廣場中央，停了下來，衛亦琛面向三人，說道：「目的地就是這裡了，待會你們坐在那邊的石凳上，我就坐在另一邊看書，只要我看見那個美女出現，我就會把汽水罐丟落地上，那表示目標出現了，到時你們就上前調戲她，甚至非禮她，然後我就出現，你們見我做架樑就打我，誰知被我打得抱頭而走，明白嗎？」

三人點頭道：「明白了。」另一人隨即說道：「英雄救美？用這方法認識女孩子，你不覺有點肉麻嗎？」

衛亦琛怒道：「關你甚麼事，這麼多事信不信我揍你一頓？」

那人見他發惡，頓時住口。

另一青年對那青年道：「他是我們老闆，既然老闆出錢叫我們做事，他喜歡怎樣就怎樣，你理個屁。」

第三人對衛亦琛道：「說明是做戲而已，打架時可別下重手。」

衛亦琛道：「放心吧，我不會打傷你們的，事後到剛才那家電子遊戲中心等我，我認爲你們做得好的話，另有打賞。」

第二人道：「多謝老闆。」

衛亦琛道：「剛才教你們的打架招式是否記得？」

三人同時點頭道：「記得。」

衛亦琛很滿意地道：「好，各就各位吧。」

說完，四人一哄而散，那三個不良青年便坐在廣場邊的石凳上，衛亦琛則坐在另一邊的石凳上。

那三名青年坐下後，便拿出撲克牌開始玩耍，衛亦琛則拿着書本作閱讀狀，其實一雙眼不停注視着來往的計程車。

如是者過了兩個多小時，那三名青年玩牌玩得興高采烈，但衛亦琛已開始不耐煩起來了。

這時候，又有一輛計程車駛至廣場邊的馬路上停下，衛亦琛又向該車注視，只見車上一個少女走了出來，衛亦琛一看，眼前爲之一亮，連忙拿出杜凱倫的照片，他看看照片，又看看剛下車的少女，這少女果然就是照片中的杜凱倫。

只見杜凱倫向着一座大厦走去，邊走邊從手袋內拿出一串鑰匙，看來正想回家了。

衛亦琛見目標出現，把手中的汽水罐往地上一擲，那三名在玩牌的青年聞聲望向衛亦琛，衛亦琛向他們點了點頭，然後雙眼望向杜凱倫。

三名青年循他視線望去，只見一個少女正走向一幢大厦，知道目標出現，便不約而同的快步向杜凱倫趨前。

杜凱倫正低頭步行着，前路忽被阻住，抬頭一望，見眼前站着三名紋身的青年，不禁微吃一驚，見對方似是來意不善，隨即保持鎮定，說道：「你們想怎樣？」

第一名青年嬉皮笑臉地道：「小姐，一個人嗎？」

第二人道：「一個人太寂寞了，我們陪你好不好？」

第三人接口道：「有我們三個陪你，保証你快活過神仙。」

杜凱倫對他們不屑一顧，便拐彎而行，但三人又攔在她面前，她只好被逼停下。

第一人仍嬉皮笑臉道：「小姐，你這麼漂亮，今晚陪我上床好嗎？」

杜凱倫仍保持鎮定。

第二人道：「給我摸一摸你的奶奶好不好？」

在另一邊的衛亦琛見了，心裡暗笑，正準備出場上演一幕英雄救美，但忽然間，他整個人呆住了，原來他看見第二人想向杜凱倫施以胸襲之際，杜凱倫飛快的使出擒拿手把那人擒住，並且三拳兩脚把那人打跌在地上。

原來杜凱倫杏眼圓睜，怒瞪着三人，怒道：「你這三個色狼，我要抓你們上警察局。」

三名青年大驚，慌忙爬起身正想逃走，但又被打得跌回地上。

衛亦琛始料不及，此時候，他不得不出場了，唯有向前衝。

他幾個箭步衝到杜凱倫身旁，作了個莫明其妙狀，對杜凱倫道：「小姐，發生甚麼事？」

杜凱倫望了望他，說道：「先生，你來得正好，這三個色狼非禮我，請你幫忙抓他們上警察局吧。」

衛亦琛怒叫道：「甚麼？光天化日之下非禮良家婦女？我一生人最痛恨色狼的了，小姐你站在一邊，待我教訓他們一下。」

杜凱倫果然退後，並站在一邊。

衛亦琛把手中書本丟在地上，然後上前揪起三人，把三人推到一

邊，一邊推，一邊作狀出手打三人，只把三人「打」得叫苦連天，待把三人推得遠離杜凱倫了，才輕聲道：「你們還不快走，更待何時？」

三人吃了杜凱倫一輪拳脚之後，極之不滿，第一人道：「這妞兒這麼厲害，你爲甚麼不早對我們說，你這不是存心害我們嗎？」

衛亦琛無奈地道：「我也不知她這麼厲害的。」

第二人道：「再給我們兩千元，否則在那妞兒面前揭穿你的詭計。」

衛亦琛道：「好吧，去遊戲機中心等我吧。」

條件談妥，三人詐作不敵抱頭而走，衛亦琛做好做歹，也詐作從後追上去，並叫道：「別走，全給我站住。」

杜凱倫見三人逃走，大爲不憤，也從後追了上去。

衛亦琛作狀追了幾步，正想停下來，回頭一看，但見杜凱倫也追來，暗叫不妙，大叫道：「小姐，你不用追，休息一下吧，我對付他們好了。」

杜凱倫並不答話，而且快步追前，三名青年見狀，走得急急如喪家之犬，好不狼狽。

衛亦琛知道那三人絕不能落在杜凱倫手上，到時被她抓上警察局就大大不妙，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此時忽然靈機一觸，故意在地上跌了一跤，看準杜凱倫來勢，便向橫伸出右脚，杜凱倫在急速的走勢中，不防有詐，一個收勢不住，急步中踢中衛亦琛的右脚，整個身子登時向前仆下，衛亦琛眼明手快，雙手一張，便把她一抱入懷，她才沒有跌在地上。

杜凱倫被他雙手抱着，又羞又怒，嬌喝道：「放開我！」

衛亦琛眼見三名青年分頭而走，迅即在大厦轉角消失，這才把她放開。

杜凱倫甫一脫身，認定其中一人逃走的方向，又想追前，衛亦琛見狀，連忙抱着被踢的右脚，臉上作出痛苦表情，叫道：「哎呀，痛死我啦，我的脚給你踢了一下就快斷啦。」

杜凱倫見三人早已去得遠了，只好放棄追趕，唯有停下步來，回頭望着衛亦琛，說道：「你這人怎麼如此不小心？」

衛亦琛仍作其痛苦狀，指責道：「人有失足嘛，你以爲我故意的嗎？妳還罵我？你被人非禮，幸好遇上我，否則你……你……」想起杜凱倫可以應付三頭「色狼」，以下的話登時說不下去。

杜凱倫不滿地道：「否則怎樣了？就因爲遇上你，否則我已可以抓到他們，把他們送到警察局去了。」

他無言反駁，唯有又抱着右脚，痛苦的叫道：「哎呀，好痛呀，痛死我啦。」

杜凱倫見他面容痛苦，露出歉意，說道：「你沒有事吧？」

「你被我踢一脚看看有沒有事？」

杜凱倫見他似在埋怨，說道：「那你就踢回我一脚吧，就當互不相欠。」

衛亦琛認眞的說道：「好，那我不客氣了，踢就踢。」說完站起身來。

杜凱倫一愕，說道：「原來你眞的想踢我一脚呀？」

衛亦琛仍一本正經地道：「原來你不想給我踢回一脚的。」

杜凱倫面容變得倔强起來，道：「原來你如此沒有風度，你喜歡踢就踢吧，別客氣。」

衛亦琛嚴肅地道：「說說罷了，你以爲我眞忍心踢你嗎？」

杜凱倫見他滿面嚴肅的說着這話，登時忍不住笑起來了。

衛亦琛收起嚴肅的面孔，也笑起來。

二人相視笑了一會，杜凱倫道：「你的脚現在有沒有事？」

衛亦琛笑道：「沒有，那有甚麼事？」隨即想起要把戲做下去，忙改口道：「不不不，有事，而且痛得很。」

杜凱倫面露歉意，說道：「我扶你去那邊的石凳坐下吧。」

「不用你扶，男女授受不親嘛，我自己走好了。」說完一拐一拐的向前走，而且作其痛苦狀，甚至詐作走不動。

杜凱倫歉意更深，說道：「你看你自己，不扶你怎麼行？還說甚麼男女授受不親？」

「我說過不用扶就不用扶。」

杜凱倫正想扶他，但聽他這樣說，只好道：「好，我不扶你，慢慢走吧。」

衛亦琛望住她，做了個鬼臉，說道：「你眞的不扶我？」

杜凱倫忍不住笑起來，接着上前把他扶着，然後二人向不遠處的石凳走去。

二人在石凳坐下來之後，杜凱倫甚是關心的道：「用不用看醫生？」

「不用了，休息一下就沒事了，受這種傷我早已習慣。」

杜凱倫在爲自己辯護，鄭重地道：「你要知道，你受傷不關我事的，只是你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才不小心踢着你。」

「我那有怪你，何需如此緊張？」

杜凱倫笑道：「看你也不似一個如此沒有風度的人。」

「你住在這裡的？」

「是啊，剛剛想回家，你呢？你也住在這裡的？」

衛亦琛抬頭望了一排列的華廈，笑道：「我那有資格住在這種地方，只是貪這裡環境清靜，來看看書罷了。」

「這麼巧？」

「世事本來就這麼巧的，有很多事你做夢也想不到，想到了反而會給氣死了。」衛亦琛話中有骨。

杜凱倫道：「你說得對。」

衛亦琛道：「既然你要回家，那我也不阻你，別理我，你走吧。」

杜凱倫似並不放心，說道：「你的脚眞的沒有事？」

「休息一會就沒事的了，你放心回家去吧。」

杜凱倫想了想，終於起身，說道：「那你休息一會吧，我走了。」

衛亦琛道：「好，拜拜。」

杜凱倫向他作了個微笑，便向一座大廈走去。

她剛走了幾步，衛亦琛忽然從後叫道：「喂！」

她回轉頭來，說道：「甚麼事？」

衛亦琛正經地道：「你這人怎麼如此沒趣，說走就走。」

杜凱倫沒好氣地一笑，說道：「是你叫我走的。」

衛亦琛一副不捨的神情，道：「我隨口說說而已，誰知你眞的要走。」

杜凱倫又忍不住一笑，接着向他走過來，然後坐在他身旁，笑道：「你這人倒也有趣，陪你聊聊天吧。」

衛亦琛道：「你覺得我有趣，錯了，其實女孩子見了我就怕。」

「是嗎？」

「是啊。」

「爲甚麼？」

「或者我這人太粗魯了。」

「我並不覺得。」

「現在當然不覺，遲些日子你就知。」

杜凱倫嫣然一笑：「我認識這麼多男孩子之中，你算坦白，其他男孩子在我面前就只有扮斯文，扮正經，扮清高，唯恐我生氣，你就自認粗魯。」

「你認識的都是虛僞的人，我最不喜歡這種人。」

「跟你談了這麼久，還不知你叫甚麼名字，方便告訴我嗎？」

「告訴你嗎？」

杜凱倫笑道：「是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衛亦琛又一本正經地道：「在下姓衛，叫亦琛，朋友們都叫我阿琛，今年行年廿六，尚未娶妻，下無兒女，敢問小姐貴姓芳名？」

杜凱倫又被逗得笑起來了，笑道：「做戲嗎？這麼文縐縐的，我姓杜，名叫凱倫，這名字好聽嗎？」

衛亦琛皺眉道：「滿街都有人叫這個名字，有甚麼好聽的？改個名吧，難爲你還問我好不好聽。」

杜凱倫嬌嗔地道：「你這人爲甚麼胡亂搶白人的？」

衛亦琛道：「我這人就是這樣的，改不了，很可憎是嗎？」

杜凱倫又笑了，說道：「可憎是有點可憎，不過我喜歡跟你這種可憎的人聊天。」

「爲甚麼？」

「因爲你這人好眞誠，別的男孩子在我面前只有奉承我，一副假面孔，我最不喜歡這種人。」

「我簡直憎恨這種僞君子。」

「想不到我們這麼投緣。」

衛亦琛看看腕錶，說道：「時間不早啦，我也要走。」

杜凱倫樣子很開心：「和你聊天我感到很開心，下次有機會我們再聊天聊個飽吧，好嗎？」

「好，不過要看我們有沒有緣，有緣就大團圓，無緣就此算了。」

「你以爲是做戲嗎？要有緣才可以再相見？」

「不是這樣，可以怎樣？」

「我們都算相識了，你隨時打

電話找我不就可以了？」

衛亦琛笑道：「好啊，那你告訴我，你的電話吧。」

當下杜凱倫拿出紙筆，把家裡的電話號碼寫下交與衛亦琛。

危險遊戲　玩到出火

當晚，衛亦琛返回住所，林冲連忙追問他日間設法結識杜凱倫一事。

他極之神氣，說道：「別人我則不敢肯定，我一出馬就馬上可以結識她，不費吹灰之力，而且她還對我印象深刻，主動寫下電話號碼給我，叫我以後約她。」

林冲半信半疑地道：「你這人吹牛從來都不用眨眼的，我不信。」

衛亦琛氣道：「你不信，好，過幾天我帶她在你面前亮相，好讓你佩服我。」

林冲道：「好，暫時相信你，你要知道，香港的小姐們個個都眼光極高的，就算醜八怪也不例外，杜凱倫這麼漂亮，又是千金小姐，你到底用什麼辦法令她對你留下印象？」

衛亦琛更神氣起來，說道：「辦法當然有，你要知道，這渡海小輪是千金小姐，人又漂亮，平日必定會被衆多的男人奉承慣了，這就無形中養成她性格高傲，也是必然的，若果我在她面前再奉承她，把她讚得美若天仙，這些話她已聽慣，還對你有什麼印象？若果你繼續奉承她，她會看不起你，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首先令她留意我，再說些話逗她開心，最重要的是，顯示自己並不想追求她，這樣她對你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林冲道：「說起來倒容易，你以爲每個女孩子都可以這樣對待的嗎？」

「說得對，最重要還是先摸清楚對方的性格，不同性格就用不同招數應付。」

「難道你知道杜凱倫是什麼性格？」

「當然，我一見她，就知她個性有點反叛，所以知道如何應付，這叫做隨機應變。最重要的，就是她剛死了父親和大哥不久，心情當然很差，所以我逗她開心，讓她知道你可以令她開心的，她自然會對你印象深刻了。」

林冲仍疑信參半，說道：「接觸她這麼短時間就摸清楚她的性格，其實並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了，若果這麼容易，豈非滿街滿巷的臭男人都是大情人？」

「算我說不過你，但我要警告你，你追求杜凱倫的目的只是方便查案，千萬別跟她發生感情，莫忘了阿玲，她對你痴心一片的。」

衛亦琛有點不耐煩，說道：「放心吧，我和阿玲註定一世在一起的了，準備喝我們的喜酒吧。」

林冲道：「這樣最好不過。」

* * *

這些日子以來，陳思玲天天都悶悶不樂，心中不斷思念衛亦琛，自從上次在衛亦琛家裡哭着而走之後，衛亦琛一直都沒有再找她，甚至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陳思玲終於忍受不住那份痛苦的思念，拿起電話便打到衛亦琛的工作地點去，豈料對方卻說衛亦琛早已辭了職。

她感到奇怪，衛亦琛何以無故辭職，同時也不對自己說一聲？她失望之餘，便撥電話到衛亦琛住處，電話接通了，但卻一味在响個不停，並無人接聽，於是掛線，再致電衛亦琛母親家中，但衛母卻表示衛亦琛根本一直未有回過家一趟。

她好失望，樣子好似想哭，自言自語地道：「到處都找不到他，還辭了職，難道他已另結新歡，有心避開我？」

想到這裡，心中已認定衛亦琛只聞新人笑，不聞舊人愁，當下眼淚也不其然的流下來了。

女人還有什麼事能比愛侶拋棄來得還要委屈和痛苦的？

陳思玲覺得自己受盡了委屈，也感到心如刀割。

* * *

黃昏的景象總是受人歌頌，因它的確美得令人陶醉。

黃昏的海灘又如何？一雙男女在黃昏的海灘赤足把臂同遊，豈非更美更浪漫！

衛亦琛與杜凱倫正赤足的在海灘漫步，杜凱倫一臉陶醉的樣子，手穿在衛亦琛的臂彎，好似小鳥依人般的依偎着衛亦琛，但衛亦琛卻是一副無奈之態，神情極之不自然，因他心中只有一個陳思玲，感到與杜凱倫在一起實在對不起她，但矛盾的是，他與杜凱倫一起，卻是過得異常開心。

他在告訴自己，與杜凱倫一起的目的只是方便追查唐家偉這件寃案，一俟眞相大白，就會返回陳思玲身邊，從此再也不見杜凱倫一面，想到這裡，內心也較爲舒服了。

二人在海邊來回漫步了一段時間，便返回岸上，然後坐在沙灘上。

杜凱倫的心情很愉快，甜蜜一笑道：「跟你在一起過得眞開心。」

衛亦琛由衷地道：「我也有這個感覺。」

杜凱倫臉上忽然露出一抹憂傷：「自從我爸爸和大哥死了之後，我一直很傷心，幸好認識你，這段

日子才令我開心起來。」

衛亦琛裝作感到奇怪似的，道：「你爸爸和大哥死了？」

杜凱倫神傷的一點頭，說道：「他們都很疼我的。」

衛亦琛明知故問：「他們怎樣死的？」

「他們被人謀殺，這件事我還沒有告訴你，所以你不知道。」

「被人謀殺？」

「你看不看報紙的？」

「我每天都看報紙的，報紙報導許多謀殺的消息，但你家到底是那一件謀殺案？」

「這麼大新聞，報紙當然有報導，就是三個星期前在屯門一間別墅發生那宗三屍命案。」

衛亦琛像恍然大悟似的，說道：「原來就是那一宗命案！」

「就是了，兇手殺了我爸爸、大哥，還有我爸爸的保鏢，那個叫唐家偉的兇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到，警察眞沒有用。」

「想不到那宗命案的死者竟然是妳爸爸和大哥，你不對我說我也不知道，眞不幸！」

「別再提這些不愉快的事了，免得提起又傷心，我們說別的吧。」

「你們這些富有人家眞幸福，可以擁有私人別墅，有空時就進去渡假，什麼時候有機會帶我去你的私人別墅參觀一下如何？」

「有什麼好看？我也不想再去，以免觸景傷情。」

「我是貧窮人家，這麼大個人了，從未見過有錢人家的私人別墅，你就帶我去參觀一下，讓我開開眼界吧！」

「只是普通建築物一座，並沒有什麼特別，也沒有什麼值得參觀。」

「在你們有錢人家眼中當然是普通建築物，沒有什麼值得參觀，但對我來說就樣樣新鮮，有參觀價值。」

衛亦琛游說成功，杜凱倫終於道：「好，既然你這麼有興趣，成全你，明天就和你一起去參觀一下吧！」

衛亦琛喜道：「一言爲定！」

杜凱倫笑道：「但我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你也帶我去你家參觀一下。」

「我只是和朋友租住人家的地方，沒有什麼好參觀的，而且單身男人住的地方都非常髒亂，更不值一看。」

杜凱倫笑道：「好，不去就不去，你不帶我回家參觀一下，我就不帶你到我的別墅參觀，如何？」

衛亦琛只好道：「去就去吧，現在就去好嗎？」

杜凱倫滿心歡喜：「好呀。」

衛亦琛便站起身來，然後拉着杜凱倫的手，把她也拉起身。

杜凱倫又繞着他的臂彎而行，令他感到有點不自然。

* * *

當下衛亦琛把杜凱倫帶回住處。

衛亦琛把門一打開，杜凱倫向屋內一望，只見屋內一片凌亂，衣褲鞋襪雜物等隨處亂丢，不禁皺眉道：「屋內怎麼會這麼亂的？」

衛亦琛笑道：「我都說過了，單身男人的家就是這樣的，坐吧。」

杜凱倫坐了下來，道：「爲什麼不收拾一下？」

「好似沒有這個必要。」

「爲什麼？」

「不知道，或者這就是單身男人的性格。」

「是不是個個男人都是這樣的？」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其中一個。」

杜凱倫笑道：「這世上若果沒有女人給你們這些男人打理家務，眞不知會成爲甚麼世界。」

衛亦琛道：「這世上若果沒有女人，根本就連男人也沒有。」

「你說和朋友一起住的，你的朋友呢？」

「出去了。」

卻說陳思玲掛念衛亦琛，專程來到衛亦琛住處樓下，她想登樓找他，又恐他不在家，便在街上先打電話找他。

陳思玲在電話亭撥了衛亦琛的電話，其時，衛亦琛剛好與杜凱倫在一起。

衛亦琛忽聞電話響，拿起聽筒，應道：「喂！」

在電話亭的陳思玲終於聽到他的聲音，心中一喜，說道：「是阿琛嗎？」

衛亦琛應道：「不錯，我就是。」

陳思玲道：「我每天都在找你，總是找你不着，這些日子你又去了那裡？」

衛亦琛聽到陳思玲的聲音，何嘗不感到開心？但他見杜凱倫就坐在身旁，知道不能說得太多，只好道：「我最近很忙，有空我找妳吧，別多說了，掛線吧。」說完，便把電話掛起了。

陳思玲見他說掛線就掛線，登時呆住了，樣子也好似想哭一樣。

衛亦琛把線掛上後，身旁的杜凱倫問道：「誰找你？」

衛亦琛道：「朋友找我去看電影，我不去，要去也要和妳去，是嗎？」

杜凱倫很開心，道：「好啊，

很久沒有看電影了，我們一會去看電影吧。」

在電話亭的陳思玲呆了一會之後，便又撥電到衛亦琛家去，想問個明白，爲何避而不見她？

衛亦琛住處的電話再度響起，杜凱倫忽然有點頑皮，搶着把電話拿起，隨即應道：「喂，找那一位？」

陳思玲忽聞電話傳來一把女聲，身子登時一震，她只希望是自己撥錯了號碼，吃吃地道：「這裡是不是衛亦琛的家？」

電話筒內說道：「是呀，你是找阿琛嗎？」

陳思玲的嘴開始扁了，道：「妳是誰？」

電話筒內的杜凱倫道：「我姓杜，是阿琛的女朋友，妳呢？」

陳思玲全身激烈地一震，電話筒也從手上掉了下來，眼眶開始濕了，喃喃地道：「怪不得他總是避開我，原來眞的變了心，認識了新女朋友！」

她証實了衛亦琛另結新歡，只覺心中絞痛異常，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了。

卻說杜凱倫拿起電話只聞對方說了兩句，接着便寂然無聲，感到莫明其妙，把電話放下，說道：「這人眞怪。」

衛亦琛奇道：「誰打電話來？」

杜凱倫道：「女孩子的聲音，不知是什麼人。」

衛亦琛暗叫大事不妙，心想：「不妙，一定是阿玲打來的，她還說是我的女朋友，這次被她害死了，如何是好？」

杜凱倫道：「妳知不知道那女孩子是誰？」

「一定是那些頑皮的朋友在跟我開玩笑，別理她，我認識的都是一班愛惡作劇的人。」

杜凱倫笑道：「你的朋友也眞有趣。」

衛亦琛恐防陳思玲再致電來，只想儘快外出，說道：「妳剛才不是說過要看電影的嗎？現在去吧。」

杜凱倫站起身來，喜道：「好，現在就去吧。」

衛亦琛急急的開門而出，然後二人便乘電梯而下。

且說陳思玲知道衛亦琛與新女友在家，爲了進一步証實，便決定登門造訪衛亦琛。

她已抹乾眼淚，樣子楚楚可憐的來到衛亦琛住宅的大廈，站在電梯前，在呆等電梯。

此時電梯自上而下，終於在她面前停了下來。

當電梯門一打開，陳思玲正想進內，只見電梯內有一雙男女，態度極之親熱的摟在一起，她定睛一看，登時整個人都呆了，接着好似有萬箭穿心一樣難受，原來，電梯內那雙態度親熱的男女正是衛亦琛與杜凱倫。

衛亦琛見了陳思玲，吃了一驚，也呆住了，甚至不敢步出電梯。

杜凱倫見了他的樣子，又呆着不動，說道：「到啦，出去吧。」穿着他的臂彎，便步出電梯，他唯有身不由己的跟着而行。

陳思玲目睹這個情形，恨得無以復加，她强忍着淚水，狠狠的瞪了衛亦琛一眼，掉頭便飛奔的離開大廈。

衛亦琛以滿臉痛苦的神色目送她而去。

杜凱倫見了陳思玲的舉動，她眉頭一皺，說道：「那女孩子是誰？你認識她？」

衛亦琛好似聽不到。

杜凱倫見他發呆的樣子，說道：「你呆呆的幹什麼？」

衛亦琛仍渾然不覺得她在跟自已說話，心中只想從後追上陳思玲，然後向她解釋一番，但又回心一想：「若果被渡海小輪知道阿玲是我未婚妻，她一定再也不肯見我，到時就很難找線索查唐家偉這件案，少文也很危險，這如何是好？」

杜凱倫見他想得入了神，又道：「阿琛，你做什麼？」

衛亦琛如夢初醒，忙道：「沒有什麼。」

「爲什麼眼也不眨的望着那個女孩子？」

衛亦琛勉强擠出一點笑容，說道：「那女孩子長得太漂亮了，我忍不住多望兩眼吧了。」

杜凱倫登時有點醋意，嗔道：「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不準你看別的女孩子，也不準你讚美別的女孩子。」

衛亦琛笑得內心很痛苦，但仍說道：「好，聽妳的，這世上最漂亮的人就是妳。」

杜凱倫笑得很甜蜜，與衛亦琛依偎得更緊，然後一起步出大廈。

衛亦琛爲了不想惹起她的疑心，盡量掩飾自己，但內心卻極之難受。

陳思玲的心不但難受，簡直碎了，她離開大廈之後，並未立時離去，她站在對面馬路，還目睹衛亦琛與杜凱倫有說有笑的自大廈步了出來。

* * *

夜已深。

林冲獨個兒坐在廳上看電視，一手拿着一罐啤酒，面前的几子上則放滿了零食。

儘管電視播映的都是一些陳年舊電影，但他卻看得異常投入，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

他正在看得入神之際，衛亦琛

開門進內，臉上掛着一副失落的神情。

他見了林冲仍在看電視，說道：「這麼晚了，還不睡？」

林冲放下零食，說道：「習慣了夜睡嘛，而且反正失業了，晚點睡又何妨？」

衛亦琛心情有點沉重，隨手把鑰匙拋在几子上，接着坐了下來。

林冲仍未發覺他的神情，道：「你今回可算大事不妙了。」

衛亦琛有點心不在焉，道：「什麼事？」

「你做過什麼事該心知肚明。」

衛亦琛只覺心情煩燥，拿起電視遙控器，便把電視機關掉，然後一聲不响的呆坐着。

林冲終於留意到他的表情，奇怪地問道：「心情不好？」

衛亦琛點點頭。

「到底什麼事令你心情欠佳？」

衛亦琛語氣似訴苦的說：「今天和渡海小輪一起，誰知碰上阿玲，她誤會了我，這件事也不知如何向她解釋，你說煩不煩？」

林冲笑道：「一整天在一起，節目一定很豐富了？」

衛亦琛氣道：「你以爲我很快活嗎？」

「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剛才說我大事不妙，到底什麼事？」

「阿玲的媽媽和大哥今晚整晚打電話來找你，你和阿玲發生什麼事，我全知道了。」

衛亦琛一望電話，連忙把電話筒拿起放在一邊，唯恐再有電話响的樣子。

林冲語氣帶着責怪：「現在終於玩出火來了，還玩下去嗎？」

衛亦琛木無表情的坐着。

林冲又道：「阿玲的大哥說，你和阿玲拍拖八年了，而且也打算結婚，現在你卻拋棄阿玲，另結新歡，他還說不會放過你，要找你算帳呢。」

衛亦琛嘆口氣道：「這些事也難怪他們生氣的，你叫我如何解釋？難道跟他們說我是爲了查案才和杜凱倫一起嗎？」

林冲道：「鬼也不相信你，你又不是警察，是警察就有人相信，因爲杜凱倫是死者的女兒，爲了搜集破案線索才接近她，這才合情合理，才有人相信。」

衛亦琛更感煩惱，道：「若果他們知道了杜凱倫的身份就更不妙，她是千金小姐，他們一定誤會我貪圖杜凱倫的家財所以才變心。」

林冲道：「你說這局面如何收拾？」

「現在唯有被逼把這件案查下去，只有親手抓到眞兇，阿玲和她家人才會相信我跟杜凱倫一起其實是有苦衷的。」

「你還想繼續玩下去？」

「到了這個地步，若果抓不到眞兇，我和阿玲就會就此完結，少文也很危險，不繼續也不可以了。」

「你想想看，剛開始不久就弄出這麼多事，不知日後還會有什麼事發生？」

「明天渡海小輪就帶我去屯門的別墅，我要看看案發現場的環境，進一步了解案情，然後就去找阿玲，嘗試向她解釋一下，你和我一起去吧。」

「好，反正失業，無所事事。」

衛亦琛的心情更沉重起來。

林冲又道：「這段日子你天天跟杜凱倫一起，你會不會愛上她？」

「你難道不清楚我的性格？我對阿玲感情專一你是知道的，我又怎會愛上杜凱倫？」

「你現在倒說得動聽，所謂日久生情，何況天天在一起，發展下去，你能保証你們之間不會發生感情嗎？」

「你爲什麼總是對我沒有信心？」

「就算你可以抑制自己，但若果杜凱倫愛上了你，事後你又撇掉她，你這不是害了人家？」

衛亦琛一想不錯，一顆心登時直往下沉，說道：「越說越煩，別再提啦。」

「現在知道煩惱了？」

衛亦琛已不想聽下去，一聲不响的站起身，然後進睡房，「砰」的一聲，便把門關上了。

林冲不禁搖頭輕嘆。

* * *

第二天中午時份，在杜凱倫的帶領下，衛亦琛與林冲抵達杜森生前的別墅。

杜凱倫不禁想起父親遇害時的情形，心頭難免感到難受，但有衛亦琛陪伴，心情才較平復下來，可是她發覺，衛亦琛今天竟然一直沉默寡言，與他平日的性格可說大相逕庭。

三人在老工人的引領下進入別墅，林冲見了此別墅氣派不凡，不禁欣羡之極，說道：「有錢多好，可以擁有自己的渡假別墅。」

杜凱倫笑道：「你喜歡的話，歡迎隨時帶朋友進來玩玩。」

衛亦琛則木無表情，原來他的心一直記掛着陳思玲。

三人進入屋之後，工人招呼了三人的飲品，然後杜凱倫便把工人支開了。

三人坐在樓下的大廳，林冲向四週張望了一番，說道：「這裡平日是沒有人住的？」

杜凱倫道：「我爸爸生前久不久會來住一、兩天，我就一個月大概來三、四次，都是和朋友來野火會的。」

林冲瞪目道：「這屋子如此漂亮，平日竟沒有人住，豈非太浪費了？」

杜凱倫見衛亦琛一直默不作聲，終於忍不住道：「什麼事，整天都不開口，是不是生病了？」語氣甚是關懷。

衛亦琛忙道：「沒有什麼事，我精神很好呢。」

杜凱倫目光溫柔的道：「你平日那麼多話說，爲什麼今天總不喜歡開口，你一定有事的。」

「我說沒事就沒事，放心吧！」

「沒有事最好。」杜凱倫道：「你說想參觀這別墅的，到處看看吧！」

衛亦琛集中精神在正事上，說道：「這屋只有兩層高？」

杜凱倫道：「是啊，面積很小。」

杜凱倫扭頭對他一笑：「我們在大嶼山還有一間別墅，那間比這間還要大得多呢！」

林冲又把雙眼瞪大了，一副羡慕有錢人家的樣子，張開口正想說話，但衛亦琛連忙開口，問杜凱倫道：「睡房全都在樓上？」

杜凱倫點頭道：「不錯。」

「一共有多少間房？」

「連同我爸爸的書房，共有四間。」

「帶我去你爸爸的書房參觀一下好嗎？」

「我不想進去了，以免想起爸爸被殺時的情形。」

「看一看就出來的。」

杜凱倫在猶豫。

衛亦琛語帶哀求的道：「既然專程來到，看一看吧。」

林冲插嘴道：「杜小姐，妳就成全他吧。」

杜凱倫想了想，站起身來，說道：「好吧，就成全你吧。」

衛亦琛暗喜，也與林冲站了起身，然後在杜凱倫帶領下，便沿樓梯上到樓上。

樓梯口第一間房就是杜森生前的書房。

杜凱倫站在書房門口，面容有點憂傷的道：「這間就是我爸爸的書房了。」

衛亦琛打量了一會房門，忽然伸手嘗試扭動門把，一扭一推，房門應聲而開，原來書房門並無上鎖，他開了門之後，便步入房內。

杜凱倫並不阻止，而且跟着他走了進去，林冲同時也跟着進去。

衛亦琛環視房內的四週。

只見房內有很大的落地玻璃窗，一張大寫字枱，兩個擺了不少古玩的木架，一個體積甚大的組合櫃，一個書柜，以及一個高身衣櫃。

組合櫃每一格都放了不少別緻的裝飾品，書櫃上也擺了不少書本。

組合櫃與書櫃並排而放，組合櫃內部很深，書櫃內部則只有數吋深。

由於兩櫃的橫面尺寸距離大，兩櫃正面並排，所以形成體積較小的書櫃後面與牆壁之間有一道約莫一呎闊的空隙。

林冲只對富有人家的擺設感到興趣，只覺每樣都很值得一看。

衛亦琛對房內各樣陳設毫無興趣，他只望着兩個櫃出了神，看了一會之後，忽然好奇的探頭望了望書櫃與牆壁之間的這道空隙。

杜凱倫雖然一臉神傷，仍打趣的道：「你想看看裡面有沒有老鼠？」

衛亦琛把頭縮回，答非所問的道：「你爸爸和大哥，還有保鏢馬飛就是在這房間內被殺的？」

杜凱倫心下感然，點頭道：「是。」

衛亦琛道：「報紙說是妳先揭發命案的，是不是？」

杜凱倫好似猶有餘悸，道：「不錯，當時給嚇死了。」

衛亦琛道：「不知爲何，進來這裡之後，我總覺得對這件三屍命案有點好奇，妳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吧，好嗎？」

林冲也連忙插口，說道：「這小子就是天生好奇，既然如此，杜小姐妳就把當時情形對他說一遍吧。」

杜凱倫道：「事情已過去了，你聽來幹什麼？」

衛亦琛道：「我這人就是太好奇了。」

杜凱倫猶疑了一會，見他一臉哀求之色，也不想令他失望，終於把案發當時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衛亦琛聽了，仔細咀嚼一下，然後問道：「唐家偉走到樓下之後，妳相隔了多久才上樓發現書房命案的？」

杜凱倫想了想，道：「當時我眼也不眨的望着唐家偉，我二哥就罵我，我一氣之下不理他，所以馬上走上樓上。」

「到底相隔了多久？」

「大概三十秒鐘左右。」

「唐家偉由樓上走到樓下，相隔三十秒妳就上樓去？」

「是。」

「這三十秒時間，唐家偉應該走到大門口，並騎上電單車了？」

「大概是吧，你問來幹什麼？」

衛亦琛不給機會她岔開話題，追問道：「妳上到樓上之後，房門是關着的？」

「是。」

「妳上到樓上就開門找你爸爸?」

「是。」

「有沒有敲門?」

「沒有。」

「沒有敲門就開門進入書房，亦即案發現場?」

「是。」

「進入書房內，妳看見什麼?」

「我一進入房內，就看見爸爸、大哥和馬飛三個人躺在地上，而且滿身鮮血，當時情形好怕人。我見了，嚇得大叫一聲，我二哥在樓下聽到我的叫聲，就和幾個朋友衝了上來，我就抱着爸爸的屍體在猛哭，然後聽到二哥在叫，說是唐家偉殺了人，還叫他的朋友去追唐家偉，二哥的朋友匆忙下樓之後，二哥和一個叫賀一虎的朋友就來到房內，接着我聽到賀一虎說那批鑽石不見了，我二哥說，唐家偉殺了他們，當然也把鑽石帶走了。他們說完之後，就返回樓下打電話報警。」

衛亦琛道:「妳一直抱着妳爸爸的屍體在哭，一直沒有離開書房，是嗎?」

杜凱倫道:「是。」

「妳抱着你爸爸屍體在哭，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警察來了，才把我拉開。」

「妳二哥有沒有拉妳?」

「有，他報了警之後再進入書房，他想把我拉開，但我太傷心了，怎樣我也不走，後來警察來了，由兩個警察合力才拉開我。」

「首先到場的是軍裝警察是嗎?」

「是。」

「過了不久，便衣警探才到場?」

「是，接着是警司、法醫官、鑑証科、軍火專家，然後是一大批記者。」

衛亦琛忽然鄭重的問道:「當時妳真的聽到那個賀一虎說那批鑽石不見了?」

杜凱倫道:「我肯定聽得很清楚。」

「當時妳二哥還說，唐家偉把他們殺了，當然連鑽石也一起帶走?」

「二哥當時確是這樣說。」

衛亦琛陷入沉思。

杜凱倫怔怔的望着他，說道:「你為什麼問得這樣詳細和認真?」

衛亦琛從沉思中醒來，道:「我覺得這件案有點古怪。」

杜凱倫道:「莫非你對這件案有興趣?」

林冲道:「他替妳抓兇手好不好?」

杜凱倫道:「當然好，但警方到現在也抓不到唐家偉，難道你有辦法?」

衛亦琛正想說話，書房門忽然被人打開，接着三個人走了進來。

這三人正是杜天龍、賀一虎及杜天龍的另一手下馬成。

杜天龍進房見了陌生的衛亦琛與林冲，惡瞪了杜凱倫一眼。

杜凱倫似乎有點怕他，吃吃地道:「二哥。」

杜天龍沉着臉望着衛亦琛與林冲，再望着杜凱倫，道:「這兩個是什麼人?」

杜凱倫道:「我的朋友。」

杜天龍面容更冷，道:「妳胡亂帶陌生人進入爸爸的書房，不覺得有點放肆嗎?」

杜凱倫被指責，心有不甘，開始露出小姐脾氣，不滿地道:「有什麼大不了的?」

杜天龍不悅地道:「妳不認錯還駁嘴?」

杜凱倫反唇相駁:「我做錯了什麼?」

杜天龍一氣，正想說話，衛亦琛忙道:「杜二少，對不起，是我叫凱倫帶我進來看看的。」

杜天龍目光不屑地道:「你兩個到底是什麼人?」

衛亦琛道:「我名叫衛亦琛。」指住林冲道:「他是我朋友林冲。」

杜天龍對二人嗤之以鼻，道:「你們到底有什麼企圖?」

衛亦琛心頭有氣，但到底是客人身份，只好强忍，還客氣地道:「我們並無任何企圖，只是空閒，叫凱倫帶我們進來參觀一下而已。」

「有什麼好參觀的?」杜天龍的語氣仍極不客氣。

杜凱倫插嘴道:「阿琛剛才說爸爸這件命案有點古怪，想幫我們抓兇手。」

杜天龍仍不屑地道:「你有把握抓到這兇手?」

林冲衝口道:「其實我們正在暗中查這件案。」

衛亦琛本來不想任何人知道自己在查這件案，見林冲說了出來，想阻止也來不及。

林冲知道自己一時口快說了出來，但話已說出，已收不回了。

杜天龍聽了林冲之言，冰冷着面孔問衛亦琛:「是不是真的?」

衛亦琛道:「他只是胡說八道罷了。」

杜天龍正色道:「小子，你們別多管閒事，查案是警方的責任，你憑什麼去查這件案?」

衛亦琛已忍受不住他的臉色，也正色道:「杜二少，說話最好客氣一點，我這人的脾氣也不太好的，你最好明白。」

杜天龍不屑理他，回頭向杜凱倫:「他是不是妳男朋友?」

杜凱倫低頭不答，似是默認了。

杜天龍心中雪亮，道:「最近天天都外出，就是跟這小子一起?」

杜凱倫也忍不住了，叫道:「你尊重一下我的朋友好不好?」

杜天龍冷笑一聲:「有這個必要嗎?」

衛亦琛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杜天龍不理他。

衛亦琛說了那話後，已表明對杜天龍也不客氣起來，賀一虎與馬成連忙怒目相向，有磨拳擦掌之勢。

杜凱倫見衛亦琛遭到不客氣對待，一臉歉意的望着衛亦琛，道:「阿琛，對不起。」

衛亦琛苦笑道:「沒關係，人貴自重，小意思而已。」

杜天龍見他指桑罵槐，心中更怒，賀一虎與馬成更虎視眈眈的望着他。

林冲見氣氛不對，心中微吃一驚，拉着衛亦琛的手，說道:「走吧。」

衛亦琛一笑置之，聳聳肩，便走出書房，林冲跟在其後。

杜凱倫也跟着出去，但杜天龍從後喝道:「凱倫，站住。」說着也與馬成及賀一虎出了房。

杜凱倫停下來，回頭望着他，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道:「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的朋友?你不覺得過份了一點嗎?」

杜天龍冷着臉，忽然一手把她推進房內，然後迅速把門關上，便用力拉着門把，房內的杜凱倫想出來也不行了，然後他對賀一虎和馬成道:「替我教訓一下那個叫衛亦琛的小子。」

馬、賀二人忙應道:「是!」

* * *

衛亦琛與林冲已走出別墅大門，然後走到門前的花園，正想打開大閘離開，此時賀一虎與馬成從後面喝道:「衛亦琛，給我站住。」

二人回轉頭來。

衛亦琛道:「什麼事?」

賀、馬二人都孔武有力，就因為這樣，他們毫不把衛亦琛放在眼內，賀一虎皮笑肉不笑地道:「龍少爺看你不順眼。」

衛亦琛也不把二人放在心上，輕視一笑道:「是嗎?」

馬成道:「難道你看不出來?」

衛亦琛道:「那又如何?」

賀一虎道:「小子，你是什麼身份，居然想追求杜小姐?」

衛亦琛道:「就因為這樣，所以那個龍少爺就看不順眼?」

「不錯。」

「那又如何?」

賀一虎冷哼一聲，道:「所以龍少爺叫我們來教訓你一下，讓你知難而退。」

衛亦琛又一笑:「就憑你們兩個?」

賀一虎與馬成聽他語氣似是不把兩人放在眼內，心中一氣，便向他衝了過去。

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已動。

衛亦琛在他們欲動手的一刹那，先發制人，喝的一聲，便向二人欺身而前，當下以一敵二的在花園內與賀一虎二人展開拳脚打鬥。

衛亦琛身手靈活，動作比對手更敏捷，倒令二人一時間感到招架吃力。

馬、賀二人料不到他竟有如此身手，加上輕敵，在衛亦琛一番連消帶打之下，不消一刻，已被打得連連後退。

衛亦琛一輪快拳快脚擊退二人後，輕視的道:「還打不打?若果再打，我不客氣了，我必定把你們打得鼻腫臉青，好讓你們在杜天龍面前丟臉。」

衛亦琛之話其實有點恫嚇，但馬、賀二人聽了，信以為真，這面子丟得極不光彩，無論如何要出一口氣，於是二人不約而同地伸手入懷。

衛亦琛知他們想拿出手槍，不但不怕，還在耻笑道:「想拔槍?」話未說完，二人果然已拔槍在手，並以槍嘴對住衛亦琛，在一旁的林冲見了，不禁大吃一驚。

在槍嘴下的衛亦琛毫無懼色，冷笑道:「你們以為你們敢向我開槍嗎?」

賀一虎怒道:「我一槍打死你們，和打死兩隻狗沒有分別。」

衛亦琛甚輕鬆，笑道:「錯了，你開槍打死我們，和打死兩隻狗分別很大。」

馬成道:「這麼肯定?」

「當然，因為我們不是狗，你們才是狗，杜天龍的走狗，還有，若果你開槍殺了我們，槍聲會驚動附近的人，你以為真的跟殺了狗這麼簡單嗎?就算你們沒有事，殺了我們，就等於告訴你們的龍少爺，你們簡直是飯桶，打人不過，要開槍才能解決，實在太丟臉了，不但你們丟臉，杜天龍也會被江湖同道耻笑，因為他有兩個飯桶的手下。」

二人越聽越臉紅，登時面面相覷。

衛亦琛見了他們的樣子，正色道:「若果不是看在凱倫臉上，讓她在杜天龍面前好過一點，我早就對你們不客氣了，你以為你們還有機會把槍拿出來指住我嗎?」

二人更是羞慚得臉紅耳赤。

衛亦琛又道：「倒不如現在就進屋內向杜天龍報告，說你們已經把我們教訓了一頓，扯個謊令杜天龍對你們繼續信任豈非更好？」

二人表情有點苦澀。

衛亦琛向二人不屑一望，對林冲道：「我們走！」

林冲求之不得，快步走到閘前，打開大閘，便拉着衛亦琛的手走了出去。

離開別墅之後，林冲又向衛亦琛埋怨，指他不該侮辱馬、賀二人，若果激怒他們，一怒之下開槍，二人豈非一命嗚呼？

其實衛亦琛又豈是膽大過人！他其實是極力保持鎮定，賭他一局罷了，事後也暗自倒抽了一口涼氣，更暗自捏了把汗。

無論如何，他賭這一局卻是贏了。

* * *

衛亦琛與林冲離開杜森的別墅後，當下二人乘車返回市區住處。

二人進入屋內之後，衛亦琛便坐在沙發椅上，沉思得發了呆。

林冲坐在他身邊，沒好氣地道：「你已經進入過案發現場了，心息了沒有？這個危險遊戲還繼續玩下去嗎？」

衛亦琛有點氣憤，說道：「這次我們眞的給唐家偉戲弄個夠了。」

林冲奇道：「你爲什麼這麼說？」

衛亦琛道：「兇手根本就是唐家偉，他竟然叫我替他查眞兇，不是被戲弄了嗎？」

「你不是一直都相信他是無辜的嗎？爲什麼現在又如此肯定他就是眞兇？」

「未進入案發現場之前，我的確相信他是淸白的。」

「進入過案發現場之後就改觀了？」

「是。」

「憑什麼？」

「你想想，當時書房內只有四個人，唐家偉離開案發現場後相隔三十秒，渡海小輪就揭發了命案，而且在警察到現場之前，渡海小輪一直沒有離開過現場，若果書房內還有第五個人，而這第五個人又是眞兇的話，這人如何能夠逃走？」

林冲想了想，說道：「若果說唐家偉不是兇手，我也絕對不相信。」

衛亦琛道：「我進入書房之後，本來還有所懷疑。」

「懷疑什麼？」

「在案發現場的書房有一個組合櫃和一個書櫃並排而放，而那個書櫃後面有條一呎闊的空隙，足夠容納一個人有餘，因此惹起了我的懷疑。」

「到底什麼事惹起你懷疑？」

「我懷疑兇手事前躱在書櫃後的空隙內，等唐家偉走了之後，就出來殺人，事後嫁禍給唐家偉。」

林冲讚嘆道：「有頭腦，這個可能性合情合理。」

衛亦琛道：「但事後回心一想，這根本沒有可能。」

「爲什麼沒有可能？」

「唐家偉離開書房到樓下之後，相隔三十秒杜凱倫就上樓揭發了命案，若果兇手眞的事前躱在書櫃後面，再出來殺人，他根本沒有可能逃走。」

「但兇手可以殺了人之後，再藏身書櫃後面的。」

「事後那兇手又如何出來？別忘記，杜凱倫一直在房內痛哭，直至警察來了之後才把他拉開，警察來了之後，第一時間會封鎖現場，然後等候所屬區份的探員來處理，探員來到之後，就會搜查每一角落，若果兇手眞的如你所說躱在書櫃後面，這兇手還可以逍遙法外嗎？」

林冲一想不錯，說道：「這也是。」

衛亦琛氣道：「所以結論就是唐家偉才是眞兇。」

「會不會還有其他可能性？」

「你還想到什麼可能性？」

「會不會兇手殺了人之後，在房內跳窗逃走？」

「若果是這樣，時間上就更加不脗合。」

「爲什麼？」

「書房內那個落地大窗就在別墅的正門之上，若果兇手眞的跳窗逃走，在大廳坐着的杜天龍和一班手下根本就可以發現他。」

「兇手可以避開他們的視線的。」

「別忘記，唐家偉離開書房之後，就一直走出大門口，過了三十秒杜凱倫就揭發了命案，這三十秒時間，唐家偉剛巧走到大門口或者大門口的花園，若果兇手眞的跳窗逃走，豈非和剛剛走到門口的唐家偉撞個正着？」

「這也是道理，這麼短時間那個兇手可以走得多遠？」

「當時杜天龍同賀一虎進入書房之後，說那批鑽石不見了，我相信是眞的。」

林冲道：「那麼那批鑽石去了何處？」

衛亦琛道：「那還用說，那批鑽石一定是唐家偉殺了人之後帶走了。」

「但唐家偉卻否認把鑽石帶走了。」

「他分明在戲弄我們，也不知他居心何在。」

「既然你的結論說唐家偉就是眞兇，這遊戲如何玩下去？」

「首先我們設法把少文從唐家偉手上救出來，再報警拘捕他，領他五十萬花紅，總算沒有白費工夫。」

林冲好似忽然想起一件事一樣，說道：「我想到了一個疑點。」

衛亦琛忙道：「什麼疑點？」

「命案是杜凱倫揭發的，唐家偉又連聲自稱無辜，唐家偉走後，現場除了三名死者之外，就只有一個杜凱倫，她會不會……」

衛亦琛道：「你懷疑渡海小輪才是眞正的兇手？」

林冲點頭道：「是。」

衛亦琛在沉思，而且入了神。

過了一會，林冲問道：「你認爲有此可能嗎？」

衛亦琛眉頭緊皺，喃喃的道：「渡海小輪進房找父親，三名死者對她毫無戒心，然後她出奇不意開槍殺了三名死者，事後故意大叫，驚動了杜天龍和一班手下，警方事後對她毫無懷疑，無形中就嫁禍給唐家偉？」

林冲道：「我就是這樣想，你說這可能性大不大？」

衛亦琛又喃喃的道：「杜凱倫殺了人之後，就把那批鑽石和兇器收藏起來，所以杜天龍找不到鑽石，警方也找不到兇器了。」

林冲道：「這推測合情合理。」

衛亦琛道：「但杜凱倫的殺人動機是什麼？更何況死者之一是自己的父親？事後她又怎可以裝得如此傷心？」

「很簡單，杜凱倫的殺人動機大有可能是爲了父親的豐厚家產。」

「就是杜森死了，他的家產也未必會落在杜凱倫手上，莫忘了杜森還有一個兒子杜天龍，除非杜天龍也死了，杜凱倫才可以承受杜森的遺產，何況她一個女流之輩要這麼多錢何用？」

林冲一想不錯，說道：「說得對，若說杜天龍是幕後眞兇還可以說得過去。」

衛亦琛道：「但我會保留這個可能性，而且會循這條線索查下去。」

林冲道：「別再提這件事了，反正我對這件事毫無興趣，我最關心的，就是你和阿玲之間的事。」

衛亦琛道：「阿玲也就快下班回家了，和我一起去找她解釋淸楚吧。」

「和你去沒有問題，反正有空，但你以查案作爲解釋，她會相信你嗎？」

衛亦琛有點洩氣，說道：「我也知道很難令她相信，尤其她媽媽和大哥就更加不會相信我。」

「既然這樣，還有什麼好解釋的，你不怕越描越黑嗎？」

「不嘗試怎知會不會成功！難道就讓我和她之間的八年感情就此完結？你知不知道，阿玲在我生命中多麼重要，我實在不能失去她的。」

林冲不禁搖頭嘆息。

* * *

傍晚時份，衛亦琛與林冲二人硬着頭皮去找陳思玲。

不久，二人來到陳家門口，衛亦琛呆望着門鈴，過了一會，才心情緊張的伸手按响門鈴。

稍後，陳家的大門打開了，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人，原來她就是陳思玲的母親。

衛亦琛見了陳母，不敢造次，連忙說道：「伯母。」

陳母隔着鐵閘向外一望，見了衛亦琛，登時怒火中燒，惡聲道：「原來是你這個沒良心的人，你來幹什麼？」

衛亦琛聽了「沒良心」三字，感到有點難受，但不形於色，只說道：「伯母，我是來找阿玲的，跟她解釋一下我們之間的誤會。」

陳母樣子有點潑辣，道：「解釋誤會？」

衛亦琛道：「不錯，請你把鐵閘打開，讓我進去吧！」

陳母惡瞪了他一眼，說道：「你等一等吧。」

衛亦琛以爲她說完後會打開鐵閘讓自己進去的了，豈料她卻轉身返回屋內。

陳母重回閘前，衛亦琛看見她手上多了一柄掃帚，林冲見了，只覺不妙，拉着衛亦琛的手，輕聲道：「看來她要用掃帚趕你走了，我們快走吧，被掃帚打着是不吉利的。」

衛亦琛語氣堅決：「我不走。」

林冲無奈，只好站在他身邊。

陳母拿着掃帚把鐵閘打開，一面惡相的道：「你如此沒良心，非用掃帚打你不可。」說完，舉起掃帚便迎頭向衛亦琛打下，他不閃不避，呆立着被打了三下。

林冲一愣，他知道衛亦琛的性格是個不易屈服的人，今番卻逆來順受，可想而知他是如何深愛陳思玲了。

衛亦琛被打之後，臉上留下幾條血痕，但仍臉不改容，說道：「伯母，妳打完了，我可以進去見阿玲一面嗎？」

陳母顯然餘怒未消，叫道：「不可以，你們兩個快給我滾。」

衛亦琛堅決的道：「沒有向阿玲解釋之前，我是不會走的。」

陳母又想破口大罵，但此時一名青年走出來。

這青年約莫廿七、八歲，身材

健碩，外表有點粗魯，原來他就是陳思玲的兄長，名叫陳正雄。

陳正雄甫見了衛亦琛，連忙瞪大雙眼，怒道：「你這王八蛋，可把我妹妹害慘了，你還有面目找上門來？」

衛亦琛一面委屈之色道：「雄哥，這是一場誤會罷了，你們讓我進來，好讓我和阿玲當面向大家解釋清楚吧。」

這時候，陳思玲從睡房滿面帶淚的走出來，見了衛亦琛，邊哭邊怒道：「衛亦琛，我憎恨你，你忘恩負義，喜新厭舊，枉我對你一片痴心，我們從此已一刀兩斷，你還來找我做什麼？」

衛亦琛心如刀割，神情痛苦的道：「阿玲，我很掛念妳，妳別對我說這些話，我不能失去妳，沒有妳，我生不如死！」

陳思玲與陳母齊口叫道：「那你去死吧。」

衛亦琛痛苦之中一面哀求：「你們給我一個機會好嗎？」

林冲搖頭嘆息，忍不住插嘴道：「你們看他多慘，你們就聽他解釋吧，這一切千眞萬確是一場誤會。」

陳母語氣決絕：「我們都不想聽，你們快滾吧。」

衛亦琛斬釘截鐵道：「我不走！」

陳正雄怒道：「這些日子以來，你就好似失了踪一樣，阿玲到處找你不着，打電話去你公司找你，你的同事就說你已辭了職，她也不相信，還親自到你公司去找你，豈料你果然眞的辭了職，你根本就是有心避開阿玲另結新歡。」

衛亦琛苦着臉道：「我不是辭職呀，其實是被開除了。」

陳正雄道：「幹得好好的，爲什麼會把你開除？」

「這就是我要向你們解釋的原因之一了。」

陳正雄道：「別說這些，前幾天阿玲在你家附近打電話給你，先是你接聽，但你卻推說沒有空，說了兩句就掛了線，然後阿玲再打電話找你，居然有個女孩子在你家，還接聽電話，她還自認是你的女朋友，你還有什麼好解釋？」

衛亦琛表情更苦，道：「她根本不是我女朋友，她胡說八道罷了。」

陳正雄道：「不是你女朋友？那爲什麼又態度如此親熱乘電梯而下，讓阿玲碰上你們？」

陳思玲仍淚流滿面，對衛亦琛道：「那日我離開你住的大廈之後，就在對面馬路望着你們，你和那個女的手拖手同行，態度又那麼親熱，一邊走一邊有說有笑，你以爲我看不見嗎？你還想欺騙我？」

在一旁的林冲搖頭嘆息道：「唉，越來越複雜了。」

衛亦琛不得不說眞相，道：「其實我是爲了查一件命案，爲了要搜集証據才和那個女孩子在一起的，你們相信我吧。」

陳正雄瞪大雙眼，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道：「什麼？爲了查一件命案？這個就是解釋？」

林冲也道：「雄哥，這是千眞萬確的，前一段日子我們的確失了踪，其實是被那個殺人兇手捉住困了一個星期。」

陳正雄道：「你們以爲我們一家都是白痴嗎？竟然用這些事來作藉口？」

衛亦琛苦苦哀求：「你們相信我吧，詳細情形讓我從頭說給你們聽。」

陳思玲叫道：「衛亦琛，你這人就是喜歡說謊，你以爲我會相信你嗎？」

衛亦琛神情痛苦的道：「阿玲，我知道好難令妳相信我，總之我問天地，問良心，都對得起妳有餘，妳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陳母道：「阿玲對你這麼痴心，你已不知幾生修到，你還去搞別個女人，你以爲你是什麼公子哥兒，白馬王子？阿玲長得這麼漂亮，眞正的公子哥兒、白馬王子也不知有多少想追求她。不怕對你說，我有個朋友，她有個侄兒從美國回來，他是個富家子弟，在美國有很多生意，他來過我家見過阿玲一次之後，不知多喜歡阿玲，現在我打算將阿玲嫁給他，讓他帶阿玲返美國做少奶奶，反正阿玲的爸爸也在美國，就讓他們父女團聚，你心息吧。」

衛亦琛聽了，心如針刺，望着陳思玲道：「阿玲，是不是眞的？你是不是打算嫁去美國？」

陳思玲道：「關你什麼事？你是我什麼人？有權理我的事嗎？」

衛亦琛語氣開始哽咽，道：「阿玲，求求你別這樣，我不能沒有你的。」

陳思玲語氣決絕：「你有了新歡還求我什麼？從此我也不阻撓你和你的新歡在一起了。」說完返回屋內，並進入睡房，「砰」的一聲把房門關上了。

衛亦琛目送她的背影進入睡房，又聽她說得有點絕情，眞有撕心裂肺的感覺。

陳母對他怒目相向道：「還不走，站着幹嗎？」

衛亦琛遷怒於陳母，怒道：「臭婆娘，妳這不是嫁女，是賣女，妳如此賣女，不怕斷送她一生幸福嗎？」

陳母極怒：「你居然罵我，非打死你不可。」說着又用掃帚迎頭

打下，這次衛亦琛沒有如此順利挨打了，他見掃帚打來，忙用手一擋，另一隻手搭着掃帚柄，雙手一拗，便把掃帚拗斷了。

陳正雄見他動手，怒道：「你是不是想打架？」

衛亦琛不理他，丟下斷了的掃帚，悻悻然轉身而去，甫一轉身，不料竟與一個青年撞個滿懷，只見那青年約莫廿四、五歲，身形高大，有點花花公子的味道，他身穿筆挺的西裝，更顯得斯文和有風度，手上還拿着一束玫瑰花。

衛亦琛撞着那青年後，忙道：「對不起。」

那青年拍了拍被撞的衣衫，好似要拍去被撞時染上的塵埃一樣，然後樣子不屑的望了望衛亦琛，以英語說道：「你走路應該小心一點。」

衛亦琛心頭有氣，道：「呸！這外國人的走狗，對着中國人卻說番話。」

青年不滿，又以英語道：「你在說什麼？」

陳母向屋外一望，見了那青年，喜道：「原來是艾力來了，艾力，別理會那些粗人，快點進來吧。」

青年艾力見了陳母，用中國話，說道：「伯母，我是來找阿玲的，歡迎我嗎？」說完向衛亦琛投以鄙視的眼光。

陳母笑得合不上口，道：「歡迎之至，不要再理這種粗人，以免失身份。」

衛亦琛怒道：「臭婆娘，妳說什麼？」

艾力一副討好陳母的樣子，又以英語對衛亦琛道：「你是誰？你在說什麼？」

衛亦琛氣極，向艾力作了個不文手勢，怒道：「我是你祖宗。」

艾力道：「果然是粗人一名。」

衛亦琛怒極，道：「你這個走狗，你再說一句，我不打你就不是人。」

陳母見他發惡，連忙一手把艾力拉進屋內，並迅速把門關上了。

衛亦琛氣憤難平的望着陳家大門。

林冲道：「看來這個就是你的情敵了。」

衛亦琛既傷心又心酸。

＊　＊　＊

夜，萬家燈火。

衛亦琛的心情隨着夜色漸濃而變得更加難過。

他知道陳思玲誤會自己，本來想着讓她冷靜下來後才向她解釋一番的，可是橫裡卻殺出一個情敵來。

他見了艾力之後，顯然各方面條件都比自己優越，不由自慚形穢，加上陳思玲對自己誤會極深，看來這場情場之戰自己必輸無疑了。

他離開陳家之後，與林冲拖着沉重的腳步在街上走，一顆心痛得不斷嘶嘶作响。

林冲也替他不忿，說道：「看來阿玲眞的會嫁給那個美國華僑的，如何是好？」

衛亦琛聲音好似想哭，道：「說我變心？變心的不是我，其實是她，找藉口要另嫁他人。」

林冲安慰他道：「照我看，阿玲對你仍有感情的，否則也不會爲你而哭。」

「這又如何？那個艾力年輕有爲，家財豐厚，又風度翩翩，我一生吊兒郎當，不會哄她，人家懂得送花打動她芳心，我就連膠花也未送過一枝給她，人家是富家子弟，現在我是無業游民，拿什麼跟人鬥？」

「這是事實，但阿玲也未必會嫁給那個油頭粉面的傢伙的。」

「你說他油頭粉面，你知不知道，女人就是喜歡這種油頭粉面的傢伙，而且阿玲一心都想移民到美國去，現在不正是機會了嗎？」

林冲一想，也認爲衛亦琛的勝算更微了，不由灰心起來，語氣似有埋怨的道：「阿玲催促你結婚，你總是拖泥帶水，若果一早結了婚，就不會弄成這個地步了。」

衛亦琛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林冲搖頭嘆息一聲，道：「我也明白你現在是很傷心的。」

衛亦琛苦撐着道：「你以爲我會爲這種女人傷心嗎？」

林冲道：「你的樣子想哭了，你以爲我看不出來嗎？倒不如回家去痛痛快快的哭一場，讓心裡舒服一點吧。」

衛亦琛强忍着道：「大丈夫何患無妻，我會爲這種見異思遷的女人哭嗎？」

林冲又嘆息一聲，道：「不哭就不哭，現在和你去酒吧喝酒解解悶吧。」

衛亦琛倔强地道：「去酒吧喝酒是尋開心，不是解悶，我一點也不悶，明白嗎？」

林冲見了他的樣子，也於心不忍，只好點頭道：「對對對，是尋開心，現在就去吧。」

衛亦琛大踏步向前走着，林冲只好跟着。

不一會，來到一條燈火較昏暗街上，身後忽然有人叫道：「前面兩人站住。」

二人回轉身來，只見面前站着五個人，其中四人都手持粗大的木棒，另一人則口含香煙，好整以暇的站在中央。

林冲見了暗吃一驚。

衛亦琛向五人打量一下，道：

「是你們在叫我們站住？」

居中而站的人乾笑兩聲，臉上肌肉一顫，冷聲道：「就是他們了，給我打！」

衞亦琛聞說，心感不妙，忙道：「老兄，你們找錯人啦。」但話音未落，那四個手持木棒的人便如狼似虎的向二人衝前，那發號司令的人則現出冷酷的笑容站在一旁。

衞亦琛見四人衝了上來，一手推開林冲，便迎戰四名大漢。

衞亦琛的心情苦極，本來無處宣洩，也不理對方人多，且手持武器，便借此機會發洩一下。

四名大漢如狼似虎，下手毫不留情，但衞亦琛勇猛無匹，打起來毫不要命，拳脚齊施，竟把其中兩人打得倒在地上。

大漢們見他勇猛，出手更加毒辣，衞亦琛起初還可以抵擋，但赤手空拳之下，終於敵不過四根粗大的木棒，最後被打得滿身傷痕的倒在地上，甚至連林冲也不能倖免，同樣被打得鼻腫臉青。

大漢打倒二人後，其中一人對那發號司令的人道：「榮哥，怎樣處置他們？」

那叫王榮的大漢狠狠的丟下煙蒂，惡瞪二人一眼，說道：「把他們拉入橫巷。」

四名大漢便合力把兩人連拖帶扯的拖入一條昏暗的橫巷內，王榮則施施然的跟在後。

大漢們粗暴的把衞亦琛推到牆邊，衞亦琛極之頑固，起而反抗，還想出手打其中一人。

那個外形兇惡的王榮見他想出手打人，忽然在身上拔出手槍，指住衞亦琛，狠聲道：「要命的就給我停手。」

林冲見他拔槍在手，更怕得身子瑟縮起來。

衞亦琛也不敢動了，望着王榮道：「老兄，看來你們認錯人了。」

王榮並不答話，對其中一大漢道：「阿强，你出去守住巷口。」

那叫阿强的大漢應道：「是，榮哥。」便走到橫巷外把風。

然後王榮狠狠的對衞亦琛道：「好小子，你們倒也膽子大，竟然插手查杜森這件命案？」

衞亦琛作了個恍然大悟狀，道：「原來爲了這件事。」

王榮道：「小子，我警告你，這件案自有警方去查，你最好別再插手，否則你們兩個隨時隨地會橫屍街頭，知道嗎？」

林冲又吃了一驚。

衞亦琛保持鎭定，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王榮道：「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唐家偉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快說！」

衞亦琛頑固地道：「我不知道。」

王榮一怒，揮拳便向他臉上打了過去。

衞亦琛嘴角流出血來，吃痛之餘，心中一怒，正想向王榮還手，但王榮連忙用槍指住他太陽穴，令他登時不敢動彈。

王榮見他屈服在自己槍下，一脚向他腹部狠狠踢了一下。

衞亦琛吃此重重一脚，痛得彎下腰來。

王榮把他揪了起身，又狠狠的道：「唐家偉躲在什麼地方？說！」

衞亦琛雙眼如要噴出火來，全身恨得震顫顫的，咬牙道：「有種的，就放下槍，跟我決一高下，別用槍威脅我。」

王榮冷笑一聲，道：「肉在砧板上，你有資格跟我說這些話嗎？」

衞亦琛怒得說不出話來。

王榮又道：「唐家偉在那裡，你說不說？」

衞亦琛不作聲。

王榮忽然惡瞪住林冲，陰險一笑，隨即用槍指住他，道：「你講！」

林冲大吃一驚，登時嚇得張大了口。

衞亦琛怕林冲講出唐家偉下落，忙道：「他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好講？」

王榮不理他，而且知道林冲膽子小，又對林冲道：「說不說隨你，若果不說出唐家偉下落，我就請你們每人吃一顆子彈。」

林冲吃驚道：「不要殺我們。」

王榮見他似是屈服了，奸詐一笑道：「只要你合作，我就不會殺你們，我也可以省回兩顆子彈。」

林冲在猶豫。

王榮在等他說。

衞亦琛已無能力阻止。

此時，在巷口把風的阿强忽然慌張的走進巷內，對王榮道：「榮哥，有一隊警察正走了過來。」

衞亦琛忙道：「你們快走，否則我就大叫救命。」

王榮連忙收起手槍，對衞亦琛道：「小子，算你們走運，今次放過你們。」對其餘四人道：「我們走。」

五人便從橫巷的另一邊出口快步離開。

衞亦琛見五人走了，對林冲道：「快躲起來，別被警察發現。」說着便把林冲拉到一堆雜物處躲起來了。

林冲道：「爲甚麼不叫警察抓他們？」

衞亦琛道：「若果警察把他們抓去，我們這個遊戲就不能玩下去了。」

林冲有點怒意，道：「這危險

遊戲你還想玩下去？」

衞亦琛連忙以手掩住他的嘴巴，因爲他發現那隊警察已走到橫巷的入口。

那隊軍裝警察巡邏經過橫巷入口處，以電筒掃了橫巷內，隨即繼續前行巡邏。

案破怨解　皆大歡喜

衞亦琛與林冲在街上受到襲擊，二人帶傷返回住處。

進入屋內之後，把燈亮着，只見兩人臉上被打得又紅又腫。

林冲埋怨道：「早就叫你別多管閒事的了，現在無故被打了一頓，你後悔嗎？」

衞亦琛道：「不後悔！」

林冲氣道：「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想把這閒事管下去？」

「你以爲我想插手的嗎？你也知道我其實是被逼的，若不答應唐家偉偵查眞兇，相信你和我現在還困在那間石屋呢！而且少文至今還在唐家偉手上，不查下去怎麼行？」

「但剛才在街上發生的事你是有眼看的。」

「他們手上有武器，又有槍，否則五個人也未必夠我打。」

林冲更氣，道：「你以爲自己可以對付得多少人？今次就五個人，四棒一槍，下次也不知會發生甚麼事！」

衞亦琛忽然沉吟道：「眞是柳暗花明，奇峯突出。」

林冲道：「甚麼？是不是被打得神經錯亂了？語無倫次。」

衞亦琛氣道：「用用你的腦袋好不好？只懂得怨天尤人。」

林冲反唇相駁：「你的腦袋夠靈活了，但想到甚麼出來？想出來都是不管用的，還害己害人，越弄越糟，弄到現在連老婆也失去了，這就是你腦袋靈的傑作了！」

衞亦琛心平氣和下來，道：「算了，我不再跟你執拗，和你說一下剛才那件事。」

林冲猶有怒意，道：「剛才就是無故被人打了一頓，還有甚麼好說。」

衞亦琛道：「我說柳暗花明，奇峯突出，你知不知是甚麼意思？」

林冲晦氣的道：「不知道。」

衞亦琛道：「我累你被人打了一頓，我知你現在很生氣，但你聽我說下去好不好？」

林冲敷衍道：「有話你就講吧。」

「剛才那個拿槍叫阿榮的人，叫我們別再查杜森這件命案，他爲甚麼要這樣說？」

「就是叫我們別查下去這麼簡單，那有爲甚麼的。」

「但他爲甚麼叫我不要查下去？」

「不知道。」

「我知道。很簡單，他怕我查出眞兇，所以警告我們別再插手，那就是說這件案中另有內情，那麼，可能涉及其他人，唐家偉可能眞是清白的。所以我說柳暗花明，奇峯突出就是這個意思了。」

林冲聽罷，仔細想了一下，說道：「對，正常的情形之下，那個叫榮哥的傢伙應該只是逼我們說出唐家偉的下落算了，但爲甚麼叫我們不要再插手？」

衞亦琛道：「這其中分明大有文章。」

林冲道：「知道大有文章又如何？現在無故多了一班人，你知這些是甚麼人嗎？」

「知道我們在查這件案的人，只有唐天希和杜天龍，但杜天龍並不曉得我們知道唐家偉的下落，只有唐天希瞭解我們知道唐家偉身在何處，所以剛才那班人大有可能就是唐天希派來對付我們的。」

林冲恍然道：「不錯，那日唐天希說過會有辦法對付我們的，事後又如此順利放我們走，多半是他無疑了。」

衞亦琛沉思片刻，道：「如此看來，莫非唐天希就是幕後眞兇？」

「你爲甚麼這樣想？」

「這件事可能是唐天希指使唐家偉殺杜森，唐家偉事後見財失義，實行黑吃黑，所以唐天希四處找他，一方面想得回那筆錢和那批鑽石，另一方面又想殺唐家偉滅口，所以那個榮哥才逼我們說出唐家偉的下落，而且又怕我們查出眞相，因此就恐嚇我們不要插手這件案子。」

「你的推測可能性很大。」

衞亦琛猛然想起，道：「知道我們在查這件案的，除了杜天龍和唐天希之外，還有一個人。」

「是誰？」

「杜凱倫。」

林冲忙道：「不錯，她不但知道我們在查這件案，還曉得我們知道唐家偉的下落。」

「難道我們受伏擊與她有關？」

「即是說，她果然與這宗三屍命案也有關聯？」

衞亦琛沉思得入了神。

林冲道：「你認爲如何？」

衞亦琛道：「現在有可疑的有三個人，就是杜天龍、杜凱倫和唐天希，其中以唐天希嫌疑最大。」

林冲道：「若果唐天希是這件案的幕後主腦人，唐家偉也算是殺人兇手，他就不算是清白了。」

「這也是道理。」

「現在應該如何查下去？」

衛亦琛喃喃地道：「若果唐家偉眞是兇手，但爲甚麼又對我們毫無惡意，還叫我替他查眞兇？」

林沖道：「是不是覺得事情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撲朔迷離？」

衛亦琛點頭。

「既然如此，查下去豈非很麻煩？你要知道，我們不能明查，只能暗訪。」

「這些事養好傷再說吧。」

* * *

衛亦琛休養了幾天，傷勢較爲好轉，爲了能儘早搜集證據，他決定從杜凱倫方面着手。

杜森這件三屍命案，發展下來，他已不能置身事外，只要找到了眞兇，陳思玲一家才會相信自己並非信口開河，雖然橫裡殺出了一個艾力，若找到了眞兇，陳思玲才有返回自己身邊的希望，凌少文也才能安全回來。

不僅如此，他覺得把這件案追查下去也有自己的責任。

* * *

黃昏。

水塘區一帶極之寧靜，環境也甚幽美。

衛亦琛與杜凱倫在水塘的堤壩漫步而行，兩人無言以對了一會。

衛亦琛停了下來，呆望着深藍色的水塘。

杜凱倫道：「你說有事跟我講，現在可以說了嗎？」

衛亦琛感到難以啟齒，因爲懷疑她與命案有關，若說了出來，一則恐怕打草驚蛇；二則，若她與命案無關，就會傷害了她。

他想了想，忽然覺得不宜談論命案，改而談兒女私情來的好。說道：「凱倫，不錯，我們在一起的確很開心，可說不知人間何世。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根本是不相襯的，我想我們以後還是不要在一起了。」

杜凱倫一愕，萬料不到他會有此一說，心中一痛，說道：「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衛亦琛道：「你要明白，我們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思想也不同，所以根本無可能在一起的。」

杜凱倫强忍心中的痛楚，道：「就因爲我是千金小姐，你是窮小子，所以你覺得我們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也因此令你自慚形穢？」

衛亦琛也有點不忍，說道：「我絕對不是因爲我們雙方身份懸殊而自慚形穢，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的。」

「眞對不起，希望你不要怪我。」

「別向我說對不起，應該我向你說對不起才對。」

「哦？」

「其實我已猜到了是甚麼一回事。」

「你猜到甚麼？」

「那日在你家打電話找你的女孩子，也就是在電梯門口碰上的同一人，我猜她是你的女朋友，否則也不會哭着而走，現在你向我提出分手，其實是想返回你女朋友身邊，是不是？」

衛亦琛道：「你好聰明。」

杜凱倫心底更痛，但仍强忍着，道：「她現在怎樣了？」

「爲了和你在一起，她一家人都憎恨了我。」

「若果是我也會這樣，你就編個故事出來向她解釋一下吧。」

「我會的。」

杜凱倫目光呆滯起來，臉有憂色，低沉的道：「我生長在富有人家，自小接觸的，都是有錢人和上流社會的人，可以說沒有一個眞正的朋友，我一直都希望能結識一些普通階層的朋友，我終於碰上了你，認識你之後，我眞的很開心，人生觀改變了。」

衛亦琛道：「你這麼年輕，說甚麼人生觀？」

杜凱倫的語氣仍是那麼低沉，道：「起碼我比前更開朗了，我希望能一直繼續下去，直到永遠！」

衛亦琛歉疚的道：「但我會令你失望的！」

杜凱倫眼神一片空洞，又仿似望着遙遠的地方，道：「可惜，原來你已心有所屬，坦白說，我眞的喜歡你，因爲你爲人夠眞誠，重情義，最重要的，和你在一起，你可以令我開心。幸好我還未達到很愛你的地步，否則聽你說要跟我分手，我會受不起這個打擊，其實我感情是很脆弱的。」

衛亦琛臉上充滿歉意，道：「希望我沒有傷害你。」

杜凱倫道：「你眞的很愛你的女朋友？」

衛亦琛的眼光不敢望她，道：「不錯，我們在一起已有八年了，還打算過一段時期就結婚。」

杜凱倫心裡更痛，她不想讓他看見自己的表情，別轉臉才道：「現在我把你交回給你的女朋友，我衷心祝福你們。」

衛亦琛的心也很難過，低沉的道：「多謝你的祝福！」

杜凱倫的眼眶開始紅了，但强忍着淚水，說道：「本來我想問，既然你已有了一個對你如此好的女朋友，爲甚麼又常常跟我在一起？但現在我已不想知道原因。」

「或者有一天你終於會明白過來的。」

「有很多事，根本無需要明白，知道了可能更不好。」

「或者是吧。」

「你覺得我如何？」

「很好，只是我們相逢恨晚。」

她聽了此話，只覺在痛苦中得到了一點難得的安慰，然後沉默下來。

衛亦琛不知該說甚麼話才好，只好道：「凱倫，對不起。」

杜凱倫仍以背對着他，道：「我們根本各不相欠，爲甚麼說這些話？」

衛亦琛眞的不知如何開口了。

空氣出現一片沉寂。

衛亦琛雖見不到她的樣子，但感覺到她眞的很傷心。

衛亦琛何嘗不是一個傷心人！

沉寂了一會之後，杜凱倫語氣開始哽咽地道：「和你在一起的這些日子裡，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我會永遠記住。」

回憶豈非徒添傷感？

杜凱倫說完，垂下頭，頭也不回地，慢慢往堤壩的另一邊走去，她要離開這個環境幽美，但令自己心碎之地。

衛亦琛面容歉疚而痛苦，他目送杜凱倫的身形漸漸變小，直至消失。

他沒有跟上去，因爲他覺得沒有這個必要，再相對多一刻，只有令雙方更難受。

杜凱倫終於弄清楚，衛亦琛與自己在一起，並非貪圖自己的優越家庭背景，不禁感到他有高尚的情操，她一直以爲，在這個功利社會中，已很難找到這種人，除非門當戶對，她終於找到了一個並不貪財的異性朋友，但到頭來，原來衛亦琛並不屬於自己的。

所以她開始羨慕一般普羅大衆的生活，起碼不用受生活上的局限。

在人類的社會中，有可能沒有階級之分，而做到人人平等嗎？

杜凱倫覺得沒有可能，她也不相信衛亦琛在自己面前而不會自慚形穢。

愛情也竟然受到階級限制，這世上貴族與平民結合的例子本來就不多。

* * *

衛亦琛與杜凱倫分手之後，第二天，他刻意替自己打扮了一番，穿起一套畢挺的西裝，又到花店買了十一枝康乃馨，便到陳思玲工作的大廈樓下等她下班。

他開始懂得甚麼叫浪漫了，他知道女孩子都喜歡浪漫的，送花給心愛的人也是浪漫之一。

他從花店職員口中知道，康乃馨原來是代表愛心，也從花店職員口中知道，送十一枝花給心愛的人，再加上自己的一顆愛心，就是一打愛心了，所以他買了十一枝康乃馨。

香港島的中環區是商業中心，衛亦琛來到一座商業大廈的正門口，一看腕錶，已是下午五時十分，他知道陳思玲就快乘電梯而下了，所以心情顯得有點緊張，他要給陳思玲來個出其不意的眼前一亮，要重新給她留個良好印象，就好似初次約會初戀情人一樣，但陳思玲並不是初相識的，而是相戀了八年，幾乎達到不能有一刻分離的心上人。

衛亦琛可說用心良苦了。

五時十五分。

衛亦琛向大廈內望去，電梯內有十多人走了出來，他仍是心情那麼緊張在注視着從電梯內出來的每個人。

在人堆中，她終於看見了日夜思念的心上人陳思玲，一顆心不期然地砰砰跳，甚至跳得比情竇初開的小子還要厲害。

他看見陳思玲與身旁的同事有說有笑，顯然已忘了日前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心情也好似比以前開朗了。

衛亦琛見了她神采飛揚的神情，內心也開心多了，當下不理許多，把手上的鮮花拿在當眼的高度，便向大厦奔了進去。

陳思玲見他忽然奔進來，又見他打扮得比平日判若兩人，微一愕然，但隨即對他不屑一望，臉色一沉，滿面不悅的低下頭不看他，而且繼續向前走去。

衛亦琛見她態度冷淡，心往下沉，硬着頭皮，强自擠出一點笑容，追上去道：「阿玲，我專程等你下班，我還買了十一枝康乃……」

還未說完，陳思玲已「呼」的一聲從他身邊擦過，神情仍是對他不屑一顧。

他跟出大厦之後，忽見一輛簇新的名貴房車停在馬路邊。

衛亦琛清楚看見房車內的司機正是艾力。

艾力把車停下之後，便下了車，他看見了陳思玲，便把司機位鄰座的車門打開，然後陳思玲便上了車。

衛亦琛看在眼裡，登時呆住了，心裡極之難受。

陳思玲上了車之後，艾力替她把門關上，突然，艾力發現了表情痛苦的衛亦琛在呆立着。

艾力現出一臉勝利的神色，有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望着衛亦琛，輕佻的道：「衛先生，等女朋友下班？那你慢慢等吧，我們先走了，拜拜。」說完便鑽入車內。

衛亦琛怒極，眞想上前抓着艾力打一頓以發洩心中之苦，可是在大庭廣衆之下，他强忍着。

艾力的車絕塵而去，衞亦琛的一顆心直往下沉，手中的十一枝康乃馨也不期然的自手中掉了下來。

鮮花本來沒有人忍心把它摧殘，但衞亦琛卻向那束鮮花狠狠踩了一下，鮮花被踏得支離破碎……

衞亦琛的心彷彿也好似這十一枝康乃馨一樣，被陳思玲和艾力狠狠踩碎了……

* * *

衞亦琛已變成一個失意的人，整個人變得頽喪不堪，毫無生氣，就好似一棵枯萎了的植物一樣，再也找不出半點朝氣。

幾天下來，他都呆坐家中，足不出戶，想陳思玲到深處，心中一陣陣絞痛。

他初次嘗到思念之苦。

林沖除了從旁安慰之外，已別無辦法，對着他，也禁不住整天唉聲嘆氣，只暗嘆情之爲何物，實在太作弄人。

對於追查杜森的命案，衞亦琛好像完全提不起勁了，甚至幾天來都隻字不提，就好似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些事一樣。

林沖一直都不贊成繼續插手這件事，因爲他實在有點怕，另方面卻又很矛盾，因爲凌少文還在唐家偉手上。

衞亦琛爲情所困，已喪失了鬥志，再也不提這件命案，林沖感到又喜又憂。

喜的就是只要置身事外就會平安大吉，憂的就是，若果抓不到兇手，衞亦琛與陳思玲這段八年戀情就會化爲烏有，至於凌少文的安全，他深信最大的解決辦法就是報警，可是當發現了新綫索之後，衞亦琛一直都不主張報警，因衞亦琛覺得這件三屍命案必定另有內情，說不定牽連甚廣。

衞亦琛不主張報警營救凌少文，但又完全停止行動，林沖也徒呼奈何。

已是黃昏時分。

衞亦琛呆坐家中的廳上，林沖見了他的樣子，已知他在苦苦思念心上人，也不禁覺得他有點可憐。

對着他，林沖已說盡了安慰之言，再也找不出有甚麼安慰的話跟他講。

兩人同坐在沙發上；雙方不發一言，氣氛異常沉寂，令林沖的心也沉重下來。

林沖忍受不住死寂，便拿起電視遙控器，把電視機開起來，藉此製造出一點熱鬧氣氛，以免靜得怕人。

電視機開了不久，剛巧播映黃昏新聞，林沖便全神貫注的看着。

衞亦琛無神的雙眼也望着電視畫面。

電視報導的第一段新聞，是講述屯門區警方在區內破獲一個製造毒品的工場，警方當場拘捕了四名男子。

電視一面報導該段新聞，畫面則播出現場環境。

電視畫面映出一座大廈的入口，接着畫面出現警方人員押着四名蒙頭疑犯從大廈內出來。

衞亦琛見了該段畫面，忽然精神一振，整個人跳了起來，叫道：「是他？」

林沖微吃一驚，道：「甚麼事？」

衞亦琛似有大發現，道：「剛才電視上出現的探員，好像是那晚打我們的阿榮。」

林沖連忙望住電視機。

衞亦琛道：「播完了，沒得看。」

林沖只當他是胡思亂想得太厲害，半信半疑的道：「你眞的看見了那個拿槍的阿榮？」

「是眞的。」

「這傢伙那晚上用槍指着我，又把我們打了一頓，化了灰我也認得他！」

「下次報告新聞再看個清楚吧。」

「把兩個電視台的新聞都錄起來，就知道是不是他了。」

* * *

衞亦琛在這一瞬間似乎又恢復了生氣，而且很有耐性的等了兩個多小時，直至兩個電視台再度報導新聞。

兩間電視台都有報導該段新聞，新聞一樣，畫面也大同小異，但攝影角度就有所不同。

衞亦琛把兩台的新聞片都以錄映機錄了下來，仔細看清楚之後，現場拘押製毒疑犯的其中一名探員果然就是當晚糾衆毆打自己的阿榮。

衞亦琛與林沖看得清楚，因爲電視畫面的王榮所穿的一套衣服，與當晚所穿的竟是同一套衣服。

衞亦琛肯定他是警察，因爲畫面所見，王榮襟前還掛着警察辦案時的警察証件。

林沖見了，說道：「這個阿榮果然是警察，即是說，當晚打我們的是警察？」

衞亦琛道：「不錯。」

林沖道：「那個阿榮既是警察，又爲甚麼打我們？他又怎知道我們在查杜森這件命案？又爲甚麼恐嚇我們不要查下去？」

「古怪就在這裡。」

「有甚麼古怪？」

衞亦琛喃喃的道：「警察恐嚇我們別插手這件案，又逼我說出唐家偉的下落，又把我們打得這麼傷，他是警察，但那晚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有警察來了，却又雞飛狗走而去。」

林沖恍然道：「不錯，他既然也是警察，爲甚麼還怕警察？」

衞亦琛道：「很簡單，當晚他根本不是在辦案，而是在做見不得光的事，他威脅我的那支槍，其實是他的警槍，他聽說眞警察來了就怕，是因爲怕事情被揭發了。」

林沖道：「難道他與杜森的命案有關？」

衞亦琛道：「我也是這樣懷疑。」

說完，陷入了沉思。

林沖呆望着他。

衞亦琛沉思了一會，忽然好似有所發現一樣，叫道：「我全都明白了！」

林沖奇道：「你明白甚麼？」

「杜森這件案是在屯門區發生，阿榮是屯門區的警探，你還不明白？」

林沖滿臉迷惘：「我眞的不明白。」

衞亦琛忽然道：「你有多久沒有清理屋內的舊報紙和舊雜誌？」

林沖道：「一個多月了。」

衞亦琛道：「好極，你馬上把杜森案發當日的舊報紙找來給我。」

「有甚麼用？」

「我要看看誰接辦這件命案？」

二人坐言起行，便動手在一大堆舊報紙中找尋當日報導杜森命案的報紙。

記清楚了日子，找起來就容易多了，不多久，果然把當日的報紙找到了。

翻查當日的新聞，知道當日到命案現場調查杜森命案的帮辦名叫雷比得，其後案件再交由重案組接手，而重案組的警司則名爲楊海光。

* * *

屯門區警署內。

雷比得正與王榮在辦公室內，這個王榮是雷比得的手下，他果然就是當晚糾衆毆打衞亦琛與林沖的人。

這時候，雷比得辦公枱上的電話响起來。

雷比得拿起電話接聽：「喂。」

電話筒內的人道：「雷比得幫辦在嗎？」

雷比得道：「我就是。」

電話筒道：「你就是雷幫辦？」

「不錯，你是誰？」

「別理會我是誰，我是來告密的。」

「告甚麼密？」

「我知道唐家偉躲在甚麼地方。」

雷比得登時緊張起來，忙道：「他在甚麼地方？快說。」

王榮見他忽然緊張起來，知道事不尋常，連忙貼近到他身邊，並側耳欲聽電話內的說話。

雷比得把電話聽完之後，便把電話掛起，然後臉上露出惡毒神色。

王榮見了，追問道：「阿頭，那人告甚麼密？」

雷比得道：「那人打電話來，說唐家偉躲在木屋區內，還叫我們去抓他。」

王榮道：「會不會是眞的？」

雷比得神情更惡毒的道：「寧殺錯，莫放過。」

* * *

中午時分。

在一個山邊的木屋區內。

由於生活環境的改善，木屋區內的居民並不多，且部份木屋已倒塌了。

此時，有兩名不似善類的大漢進入木屋區，此兩人進入區內之後，衞亦琛與林沖也從後尾隨他們進入木屋區，而且離遠一路從後跟踪。

林沖見了此兩名大漢，對衞亦琛道：「會不會就是這兩個人？」

「若果是的話，就給你猜中了。」

「別多說，先躲起來吧。」

說完，便快步由另一邊而行，然後繞到一間木屋的屋後躲起來，並探頭外望。

不久，那兩名大漢果然來到二人藏身的木屋門前。

衞亦琛全神貫注該兩名大漢的行動。

只見那兩名大漢來到木屋門前，便小心翼翼的藏身在門邊，看情形想破門進入屋內。

衞亦琛與林沖還清楚看見兩名大漢在手上拿出手槍。

林沖瞪大了雙眼望了望，轉而對衞亦琛道：「你打電話向雷比得告密，說唐家偉就躲在這間木屋內，果然就引來這兩個人，難道他們就是雷比得派來殺唐家偉滅口的？」

衞亦琛道：「必是無疑了。」說完作了個不要聲張的手勢，然後兩人便靜觀其變。

二人可以清楚看見，兩名大漢行動顯得很謹愼，過了一會，閃身在門前，其中一人忽然强而有力地朝木屋大門踢了一脚。

衞、林二人連忙走到木屋的窗門窺看屋內的情形，只見屋內有一對年老男女在吃飯。

兩名大漢踢開大門後，握槍衝入屋內，並以槍指住在用膳的一對老人。大叫道：「不要動。」

這對老者登時吃了一驚，碗筷也不期然的掉在地上。

其中一大漢樣子兇惡地道：

「唐家偉在那裡？」

那老伯怯生生地道：「我姓劉的，這裡沒人姓唐。」

兩名大漢向屋內四週望了一望，只見這屋面積甚小，甚至連房間也沒有一間，一眼全都看清了。

兩大漢在屋內環視一週之後，知道屋內除了這對老夫婦之外，並無第三者，不禁惱怒了，另一人道：「難道我們被愚弄了？」

另一大漢惡瞪住老伯，道：「老傢伙，唐家偉在那裡？」

那老伯見他們手上有槍，又見他們樣子兇惡，怕得身子在發抖，說道：「我不認識甚麼唐家偉。」

在窗外的衛亦琛看見了，忽然繞到正門，然後衝進屋內，林沖見他連兩枝槍也不怕，不禁吃了一驚，嚇得呆站在窗外。

衛亦琛衝入屋內之後，大叫道：「你們是甚麼人？胡亂入屋，是不是打劫？」

兩大漢忽見他闖入，微吃一驚，連忙回轉身來，兩枝槍同時指住他。

衛亦琛見了他們的槍，毫不懼怕，道：「持槍入屋行劫？罪名可不小啊！」

林沖在窗外看見了，嚇得瞪大了雙眼。

其中一大漢道：「別多管閒事，快給我滾出去，否則我開槍。」

衛亦琛不為所懼，挺起胸膛道：「那你們只管開槍吧。」

林沖更驚。

兩名大漢不敢開槍，且面面相覷的互望着，好似拿衛亦琛沒有辦法一樣。

衛亦琛見他們呆了半晌，一咬牙，便向二人欺身而前，並拳腳齊施擊向二人，兩名大漢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待站定腳步時，便加以還擊，他們手上雖然有槍，但好似毫無作用，根本沒有開槍的打算，甚至連用槍指嚇衛亦琛的企圖也沒有，因為他們知道衛亦琛根本不怕他們的手槍。

雙方在屋內拳來脚往的打起來，只把那對老夫婦嚇得縮在一角，林沖更暗罵衛亦琛行事魯莽，竟連自身安全也不理。

雙方拳來脚往打了一會，勝負尚未分之際，兩大漢忽然不約而同地奪門而走，而且走得甚匆忙。

衛亦琛沒有追上去，任由他們逃之夭夭，然後望着那對受驚的老夫婦，說道：「老伯，老太太，你們受驚了。」

老夫婦見兩大漢走了，驚魂稍定，老伯對衛亦琛道：「年輕人，幸好你見義勇為，否則我們的棺材本也給兩個壞人搶去了。」

衛亦琛令他們受驚，心中也甚不安，當下在身上拿出一千元，放在吃飯枱上，道：「這些錢賠償你們，打擾了。」說完便走出屋外。

林沖連忙走到他面前，一臉指責之色，道：「你到底有多少條命？他們有兩把槍在手上，你不但衝撞他們，竟然還有膽動手打他們！」

衛亦琛邊走邊微笑道：「我量他們不敢向我開槍。」

「你如此肯定？」

「事實就在眼前，他們有沒有開槍？」

「你事前如何肯定他們不會開槍殺你？」

「很簡單，因為我事前已肯定他們是受雷比得指使來殺唐家偉的。」

「這又如何？」

「他們目的只要殺唐家偉，若果殺了我，就會節外生枝，若被警方查出眞相，雷比得就罪大惡極。」

林沖由衷地說：「這也是道理。」

衛亦琛又道：「我打了個電話給雷比得告密，說唐家偉就躲在這間木屋，正常情形之下，雷比得接了我的告密電話，他應該怎樣做？」

林沖道：「唐家偉身上有槍，被警方列為危險人物，雷比得接了告密電話之後，應該派大隊警方人員圍捕才對。」

衛亦琛道：「唐家偉這件案根本已不是雷比得調查，他接了告密電話之後，應該轉而通知重案組，讓調查這件案的重案組接手才對，就算他想立功，也應該親自帶領大隊人馬圍捕唐家偉。」

林沖道：「你說得對。」

衛亦琛道：「現在情形很明顯，雷比得接了我的電話之後，就派這兩個人來殺唐家偉滅口，而這兩個人根本不是警方人員。」

「你怎知這兩人不是警察？」

「如果是警察，捉拿唐家偉就是正經事，當時就會向我表明身份，但他們卻走得十分匆忙，生怕我追上去揭發他們似的。」

林沖道：「你果然有點頭腦。」

衛亦琛道：「杜森這件三屍命案跟雷比得肯定有關聯，那個打我們的榮哥也可能是雷比得的手下，雷比得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他怕萬一被我們查出眞相就大事不妙，所以叫阿榮恐嚇我們別再插手杜森的命案，阿榮因為作賊心虛，所以打我們那晚，聽到有警察來了就嚇得雞飛狗走。」

林沖道：「但雷比得怎知道我們在查杜森這件命案？同時又怎會知道我們知道唐家偉的下落？」

衛亦琛道：「是唐天希告訴雷比得，唐天希必然常被雷比得盤問找麻煩，而唐天希根本同杜森這件

命案無關，又知道我們知道唐家偉的下落，他不敢對付我們，免得再惹麻煩，所以就提供資料給雷比得，利用雷比得逼我們說出唐家偉下落，然後雷比得殺了唐家偉，這件案就告一段落，唐天希才可以証明自己是清白的。」

「若果杜森眞是雷比得殺的，雷比得為甚麼不連唐家偉也殺了，順帶把唐家偉手上的一千五百萬元拿走？」

「若果雷比得連唐家偉也殺了，那裡還有替死鬼？就算唐家偉被他所殺，他根本不能拿走那一千五百萬元，因為那些錢是証物，若連錢也拿走，會留下很多破綻被警方查下去，雷比得還可以逍遙法外嗎？」

「這也是道理，況且雷比得奪去的那批鑽石已是數目不少！」

「你終於明白了。」

「但我還是不明白雷比得如何殺人？」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暫時你無需要明白，明白了反而阻礙我追查下去。」

「為甚麼會阻礙你追查下去？」

「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比知道還要好，而且現階段這件事越少人知越好。」

「好，我不問，那下一步你如何行事？」

「先找調查這件案的重案組警司楊海光，再找雷比得。」

「再找雷比得幹甚麼？」

「一切依我計劃行事，別多問。」

林沖忽然對衛亦琛充滿了信心，已開始言聽計從。

* * *

屯門警署內。

雷比得與王榮很憤怒，因為他們顯然被一個匿名電話戲弄了，以致派去木屋內殺唐家偉的人白走一趟，更幾乎敗露機密。

雷比得辦公枱上的電話又響了，王榮隨手拿起接聽，應道：「喂。」

電話筒道：「雷比得幫辦在嗎？」

王榮一聽這聲音，登時微一愕然起來，隨即道：「你等一下，」說完按了等候掣，對雷比得道：「電話內的聲音好似是衛亦琛那小子的聲音。」

雷比得微一動容，隨即拿起電話，應道：「我是雷比得，你是誰？」

電話筒裡道：「是雷幫辦嗎？眞對不起，害你的手下在木屋區內白走一趟。」

雷比得登時認得這聲音就是上次來電話告密的同一人，怒道：「是你這臭小子！」

電話內的衛亦琛道：「雷幫辦請先別動怒，唐家偉本來眞是躲在木屋區內的，他可能事先收到風聲，所以一早走了，但他這一次沒有那麼走運了，我保証你可以抓了他。」

雷比得仍有怒意，道：「我警告你，別再在老子面前玩把戲。」

「你到底想不想抓到唐家偉？」

「當然想，他在那裡？快講。」

「我既然跟你聯絡，當然想告訴你。」

「講吧。」

「講也要有代價的，是嗎？」

「有甚麼條件，你說出來吧。」

「雷幫辦，我已查得很清楚，杜森那件三屍命案，根本是你佈局殺他們的，是嗎？」

雷比得微吃一驚，道：「你想怎樣？」

電話內的衛亦琛道：「你無非是想殺唐家偉滅口罷了！你想知道唐家偉下落，又想我不把眞相說出來，很簡單，給我三百萬元，我就對你說。」

雷比得怒得頸上青筋暴現，道：「你吃了山渣還是麥芽，這麼好胃口？」

「我兩樣也沒吃過，如果吃了，胃口可能更大，這三百萬給不給任隨尊便，如果你不給，等着後悔吧。」

「你這是勒索我？」

「別說得這麼難聽，莫忘記你是警務人員，向警務人員勒索豈非笑話？我們只不過是在進行一項交易罷了。」

雷比得怒道：「你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你知不知道勒索是有罪的？」

衛亦琛在冷笑：「比起閣下的三項謀殺罪名，我又算得上是甚麼？」

雷比得又吃了一驚，然後在猶豫着。

衛亦琛又道：「三百萬換來逍遙法外，從此安枕無憂，你難道認為不值得？你吃了杜森那批鑽石起碼值三千萬，我才要你一成而已。」

雷比得最後道：「好，我給你，怎麼交錢，說吧！」

「這樣才爽快嘛！」

「廢話少說。」

「好，明天早上八點鐘，在葵涌的劏車場等我，記住帶備三百萬元來，還有，我全都要現金，舊鈔票，別耍花樣。」

衛亦琛說完隨即掛線。

王榮忙問道：「怎樣了？」

雷比得怒得臉上肌肉不停在跳，說道：「他要我三百萬元才把唐家偉下落告訴我。」

王榮瞪大雙眼，道：「三百萬

元？他可算獅子開大口。」

雷比得神情惡毒地道：「我怕他根本沒有命享用那筆錢。」

王榮也面露殺氣，道：「我們來個一不做，二不休。」

雷比得臉上殺氣更盛，道：「當然。」

＊　＊　＊

次日早上。

在一個棄置了不少舊汽車的劏車場內，雷比得、王榮及另外兩名探員早在等候。

時間剛巧是八時正。

衞亦琛與林沖施施然進入劏車場。

雷比得等人見了二人，毫不放在心上，臉上發出冷笑。

衞、林二人很鎮定的走到四人面前。

衞亦琛滿面笑容的向各人道：「幾位長官眞守時。」

王榮瞪住衞亦琛，道：「果然眞是你們。」

衞亦琛微笑道：「想不到吧？我也想不到那晚以人多欺人少，向我們襲擊的人竟是皇家香港警察。」

王榮臉上一熱。

雷比得冷聲道：「別多說廢話，錢我已經帶來了，唐家偉到底在那裡？」

衞亦琛道：「錢你是帶來了，但沒有到我手，我怎可以說，沒有錢我連記性也不好，別怪我。」

雷比得對一探員道：「陳超，把錢交給他們吧。」

探員陳超拿起一個皮包走到衞亦琛面前，並把皮包交給他。

衞亦琛道：「阿沖，你把錢接了吧，點算一下，若果數目不對的話就交還給雷幫辦吧。」

林沖道：「是。」便接過陳超手上的皮包在手中。

雷比得等人怒極。

林沖接過皮包之後，打開一看，登時目瞪口呆，只見皮包內全是一千元紙幣，他有生之年根本沒有見過這許多鈔票。

林沖看着一大堆鈔票猛吞口水，接着把所有鈔票全都倒了出來，並開始點算數目。

雷比得等人見林沖在數鈔票，簡直恨得牙癢癢的，衞亦琛則好整以暇的站在一旁。

林沖約略數了一輪之後，回頭對衞亦琛道：「一共三千張，對不對？」

衞亦琛道：「三千張一千元鈔票，剛好三百萬了，雷幫辦果然有信用。」

雷比得怒道：「既然數目正確，快說唐家偉在甚麼地方？」

衞亦琛不理他，對林沖道：「阿沖，先把錢收起來吧。」

林沖應道：「知道。」

說完在附近找來一根鐵枝，便在地上掘了個洞，然後把盛着鈔票的皮包放在洞內，再用泥土把皮包埋起來。

雷比得見了，心中暗笑，心想：「你以爲你們有命享用這錢嗎？」

衞亦琛對雷比得道：「這筆錢太多了，帶在身上不方便，辦完正經事才回來拿吧！」

雷比得又發出冷笑，然後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衞亦琛道：「若果我就這樣對你說，你未必會相信我，這樣吧，我親自帶你們去找唐家偉吧！」

雷比得道：「好，坐我的車去吧。」

＊　＊　＊

當下，六個人一同坐上雷比得的車，然後由衞亦琛帶路，便向唐家偉藏身的石屋而去。

接近九時，衆人在衞亦琛引領之下來到郊區一條村莊，當下衆人相繼下了車。

另一探員李棠把車泊好。

雷比得已急不及待，粗暴的對衞亦琛道：「臭小子，考慮一下你有多少條命，否則別再耍花樣。」

衞亦琛道：「正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既然我收了你們的錢，我怎會耍花樣？再說你們四個人有四把槍，我們只有兩條命。」

王榮冷笑道：「你知道就好了。」

雷比得道：「唐家偉眞的在這條村？」

「放心吧，唐家偉眞的躲在這條村其中一間的石屋內。」

雷比得道：「量你也不敢耍甚麼花樣，帶路吧。」

當下衞亦琛帶路之下，衆人在村中的小路上一路前行，由於這條村的居民不多，所以也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不多久，衆人來到唐家偉藏身的石屋正門前。

雷比得忙命人藏身在門邊，同時四人準備拔出身上佩槍。

雷比得把衞亦琛推到門前，輕聲道：「快叫唐家偉開門。」

衞亦琛點點頭，然後伸手拍門，雷比得四人已把佩槍握在手中。

衞亦琛把門拍响不久，屋內傳來唐家偉的聲音：「是誰？」

衞亦琛道：「我是阿琛，開門吧！」

唐家偉不虞有詐，果然把門打開，見了衞亦琛，喜道：「阿琛，那件事查得怎樣？」

衞亦琛尚未答話，雷比得四個人連忙閃身而出，一齊用槍指住唐家偉，齊聲喝道：「別動，我們是警察。」

唐家偉見狀，登時嚇得呆住

了。

雷比得四人一湧而上，迅速把唐家偉制服，然後推入屋內，屋內的楊芷君與凌少文見了也大吃一驚。

陳超與李棠也以槍指住衞亦琛與林沖，陳超喝令道：「你們也進去！」說着把兩人推入屋內，李棠連忙把大門關上。

衞亦琛見他們不友善，心有不憤，道：「你們幹甚麼？」

王榮奸詐一笑，道：「一看你就知道。」

唐家偉眼光恨意極深的瞪着衞亦琛，道：「衞亦琛，你出賣我？」

衞亦琛聳聳肩，道：「對不起，爲了錢我才這樣做。」

唐家偉怒極，恨恨的道：「我信任你，你竟見利忘義？」

衞亦琛正想說話，雷比得沉着臉叫道：「給我住口！」

衞亦琛只好住口。

雷比得更瞪着衞亦琛，忽然一拳便向他臉上打去，然後怒道：「你這雜種，玩弄我？敲詐我？莫說三百萬，一千萬也可以答應你，因爲你根本沒有命享用。」

衞亦琛被打得嘴角流血，一抹嘴角血漬，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雷比得臉上呈現殺氣，道：「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說着用槍指住他的頭。

衞亦琛道：「你想殺我們？」

「你終於弄清楚了。」

「你好沒有信用。」

「信用？」雷比得笑得很愉快，道：「你以爲我會這麼順利給你三百萬嗎？」

衞亦琛臉有悔意，道：「我太信任你了！」

雷比得手槍在他頭上一指，得意地道：「你兩個是甚麼角色？憑甚麼跟我鬥？」

林沖道：「我早就聽人說過，警察靠得住，母豬會上樹，原來警察眞是靠不住的。」

王榮也笑得很愉快，道：「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

這時探員陳超和李棠拿出手銬，欲上前把衞亦琛及唐家偉鎖上。

雷比得忙阻止道：「別上手扣。」

李棠道：「爲甚麼？」

雷比得道：「上了手扣手上就會留下痕跡，殺了他們的話，上頭就會知道是我們鎖起來殺的，你想惹麻煩嗎？」

李棠恍然道：「不錯。」隨即收起手扣站在一旁。

唐家偉恨恨的瞪住雷比得，道：「你好卑鄙。」

雷比得笑得很得意，道：「不錯，我的確很卑鄙，待會我開槍把你們都殺掉了，然後寫份報告，說你們同流合污殺了杜森三個人，我拘捕你們，誰知你們反抗、襲警，所以我們被逼用槍把你們殺掉以自衞，事後會有誰懷疑？」

衞亦琛怒極，道：「雷比得，你果然夠絕。」

雷比得仍很得意，道：「這叫無毒不丈夫。」

衞亦琛道：「你要殺我們，就因爲你怕罪行被我們揭發？」

「當然，而且唐家偉是殺杜森的疑兇，只要把唐家偉殺了，杜森這件案就會告一段落，我從此也就可以安枕無憂了。」雷比得道。

衞亦琛道：「你這樣做，是承認了杜森父子和馬飛是你殺的？」

雷比得道：「承認又如何？不錯，杜森父子和馬飛的確是我佈局殺的，下手殺他們的就是王榮。」

衞亦琛恨恨的道：「你們簡直是警隊的渣滓。」

王榮笑得很開心，道：「只管罵吧，現在不罵，恐怕以後永遠也沒有機會罵了。」

唐家偉有點激動，叫道：「我跟你們無冤，爲甚麼要陷害我？」

雷比得道：「我們總要找個替死鬼的，因爲那批鑽石太誘惑了，所以只好怪你太倒霉了。」

衞亦琛道：「雷比得，你好絕，竟然佈了個瞞天過海的局來殺人，然後嫁禍他人，自己則逍遙法外。」

雷比得道：「你也不差，可以說有點聰明，居然查到杜森是我佈局殺的。」

衞亦琛道：「這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王榮道：「疏而不漏？不見得吧？我們不是從天網漏了出來嗎？」

衞亦琛無話可說。

王榮又道：「我們佈這個瞞天過海局，本來天衣無縫，你到底怎樣查出我們佈局殺人的？我倒有興趣想知道一下。」

衞亦琛道：「本來我也想不到，但你千不該，萬不該，你竟然帶四個人打了我一頓，還恐嚇我別插手這件案，事後又湊巧地在電視上看見你的尊容，我才知你是警察。」

王榮道：「難道這就給你看出破綻？」

衞亦琛道：「既然你恐嚇我別插手，這就可以証明杜森的命案與你有關，後來知你是警察，就想到這件命案是警察佈局殺人，因爲普通人是不可能佈這個局的，只有警察因利乘便才可以佈這個局。」

雷比得道：「那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個局是怎樣佈的？」

衞亦琛道：「當然知道。」

雷比得得意一笑道：「是嗎？不妨說來聽聽，看看你有沒有推測錯。」

「我進過杜森三個人被殺的書房，發覺房內的擺設有點古怪。

「杜森的書房有一個大組合柜和一個書柜，正常情形之下，大凡柜應該貼牆擺放才對，但是杜森書房裡面卻離牆一尺擺放，形成書柜與牆之間有一條一尺闊的空隙，照我估計，杜森是不會這樣佈置一個房間的。」

「你的確有點聰明，不錯，我根本與杜森認識，我事前有心殺杜森奪取那批鑽石，於是我設計了一個局，首先騙杜森我懂風水，我叫杜森不要將兩個柜並排貼牆而放，應該把書柜拉出，在書柜與牆之間留一條空隙，有錢的人多數極信風水，所以杜森依我的話去做。」

「所以這就留下了一個破綻。」

「那你又如何想到杜森是我殺的？」

「我見了那度空隙之後就想到了。」

雷比得神情得意地道：「繼續說下去吧，我對你的偵探頭腦也很感興趣。」

衛亦琛道：「你事先知道杜森同唐天希之間將會有一宗非法交易，你為了想奪得那批價值不菲的鑽石，於是你就派手下事前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偷偷進入杜森的書房，然後躲在書柜後的空隙，當日，杜森同唐家偉完成交易，唐家偉留下鑽石，帶着一千五百萬元走了，就在這個時候，事先躲在書柜後的人就走出來把房內的杜森父子和馬飛用裝上滅聲器的手槍殺了，奪得那批鑽石之後，兇手再躲進那空隙內，事後命案揭發，全世界的人都會懷疑唐家偉是兇手，於是你們就嫁禍成功了。」

雷比得道：「情形的確是這樣，可是你又知不知，王榮在書房殺了人之後，又怎樣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案發現場，而又不被發現？」

衛亦琛道：「很簡單，杜凱倫揭發命案之後，其實王榮仍躲在房中，杜天龍事後報警，首先到場的是軍裝警察，是不是？」

雷比得道：「不錯，但王榮又如何不被軍裝警員發現？」

「這也很簡單，通常軍裝警員到場之後，是不會接觸現場任何東西的，也不會搜查任何地方，只會第一時間封鎖現場，以及守住書房的入口，試問那些軍裝警員又怎會發現仍躲在書柜後的王榮？」

雷比得道：「你也說對了，繼續說下去吧。」

衛亦琛道：「軍裝警員封鎖現場之後，就等候所屬區份的探隊前來調查，當日當值的，偵緝組就是你們這班狼狽為奸之徒，接到報告之後，立刻趕到現場，然後一班人進入案發的書房，當時由你帶隊，你到場後，立刻調走案發現場的軍裝警員，於是，書房內的一班人就全都是你們一班自己人，這個時候，兇手王榮就從書柜後面走出來，你們一班都是同流合污的，房內忽然多了一個人，根本任何人也不會留意，就這樣你們若謀殺了人，就沒有人知道了，只有唐家偉一個人替你們負起了這個謀殺罪名。」

雷比得冷笑道：「你的確有點聰明，但很可惜，這個世界上不容你這種聰明人生存下去！」

唐家偉神情激動，大叫道：「杜森父子和馬飛眞是你們殺的？」

雷比得的笑容很燦爛，道：「一點也不錯，這又如何，待會我送你們去見杜森父子和馬飛，好讓你當面怪責杜森，問他為甚麼把唐天希交易的事告訴我。」

唐家偉道：「杜森跟我叔叔交易這件事，他為甚麼要告訴你？」

「因為杜森太謹慎了，他恐怕事機不保，所以給我十萬元，若有甚麼風吹草動就叫我多照顧，所以就把交易日期、地點和時間告訴了我，杜森那間別墅平日是沒有人住的，平日只有一個老工人打理和保管，於是我派王榮在半夜潛入了杜森的書房躲起來。」

衛亦琛咬牙道：「你為了要得到那批鑽石，所以就起了殺機？」

雷比得笑得雙眼瞇成一線，道：「總之就是錢作怪，明白嗎？」

衛亦琛不屑地一笑，道：「雷比得，你也算坦白，竟然全部承認了你的卑鄙行為。」

雷比得笑道：「無所謂，告訴了你們，總好過你們死後一無所知。」

凌少文怯怯地道：「你……你想怎樣？」

雷比得仰天笑道：「想怎樣？我想送你們上西天。」

雷比得又仰天大笑，笑聲過後，才道：「你簡直是白痴一名，你以為我殺了你們會有罪嗎？待會我殺了你們之後，就進廚房拿菜刀呀、木棒呀，和其他利器丟散在地上，事後我就說你們用這些武器拒捕兼襲警，我們是自衛殺人，合法殺人，殺的又是殺人兇手、通緝犯，我們會有甚麼罪？」

楊芷君驚惶中說道：「你們做了這麼多傷天害理的事，不怕有報應嗎？」

雷比得與王榮又齊聲大笑。

雷比得笑道：「報應？甚麼報應？」

王榮也笑得很開心：「你們不知道我們已發了大財嗎？報應沒有，夜夜笙歌，醇酒美人倒是有

的。」

唐家偉一臉大無畏之色，挺胸道：「肉在砧板上，要殺就殺吧！」

雷比得、王榮、李棠、陳超四人臉上殺氣暴現，四枝槍對着四人，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此時，忽然有人大叫一聲：「全部不要動，給我放下武器。」

聲音自樓梯上傳下來。

雷比得等人大吃一驚，四個人不約而同抬頭望向樓梯，這一望，四人面色立時變青起來，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雷比得把雙眼瞪得大大的，失聲道：「是楊警司！」

原來屋內通往樓上的樓梯處，廚房內、雜物房等隱蔽處，忽然有二十多人衝了出來，這些人有軍裝警員、便衣探員，全都以槍指住雷比得等人，其中有三個探員手握手提攝錄機在進行拍攝。

重案組警司楊海光一面威嚴的從樓梯而下，一整面容，向雷比得大喝道：「還不棄械投降？」

雷比得四人唯有把槍放下，並且高舉雙手。

眾探員一湧而上，四人束手就擒，並被扣上手扣。

楊海光瞪住雷比得，正色道：「雷比得，你剛才進屋時的情形，以及你們所講的一切做案經過全被我們暗中拍攝下來，並已錄了音，鐵証面前你有甚麼話說？」

四人如鬥敗了的公雞，垂頭喪氣，雷比得更全身冒出了冷汗。

衛亦琛、唐家偉、林冲、楊芷君及凌少文開心莫名，五人開心得擁抱在一起，唐家偉終於還我清白，與楊芷君一起熱淚盈眶。

衛亦琛離開眾人懷抱，走到雷比得面前，一副輕佻相，對雷比得道：「雷幫辦，眞不好意思，原來你們全部又中了我的圈套！」說完哈哈大笑。

雷比得被氣得臉上脹紅，雙眼仇恨極深的瞪住衛亦琛，咬牙道：「你……」

衛亦琛忙笑道：「別說話，你現在每說一句話，將來都是呈堂証供，小心一點。」

雷比得氣得快要爆炸了。

唐家偉再度擁抱衛亦琛，心情有點激動，道：「阿琛，這次全靠你的幫忙，眞不知如何感激你才好。」

楊芷君喜極而泣，道：「琛哥，多謝你，如果不是你，我們就慘了，我們眞不知如何報答你。」

衛亦琛道：「報答我很容易，只要阿偉以後脫離黑道就是了。」

唐家偉道：「我早就脫離黑道了。」

衛亦琛道：「這個好極，還有，將來你們的孩子要叫我做乾爹。」

唐家偉與楊芷君流露出幸福的笑容，齊聲道：「好。」

衛亦琛笑道：「既然好，你們結了婚之後，就要努力生產了。」

唐家偉忽然面露憂色，道：「但我們有錢結婚就無錢買新居。」

衛亦琛在他耳邊道：「我敲詐了雷比得三百萬，抓到眞兇之後又有五十萬賞金，我現在是個三百五十萬小富翁了，分四分之一給你吧。」

唐家偉道：「我怎好意思要你的錢？」

衛亦琛道：「不義之財而已，得來太易，別介意。」

唐家偉笑道：「那我不客氣了。」

* * *

楊海光已下令把雷比得等人押出石屋，然後走到衛亦琛面前：「衛先生，今次全靠你才可以破了這宗案，我代表全香港市民及警務署多謝你。」

衛亦琛笑得合不攏口，道：「楊警司別客氣嘛！」

楊海光道：「你是今次行動的主角，待會跟我一起回警署，我替你開個記者招待會。」

衛亦琛連忙耍手擰頭道：「不不不，我不習慣這種場面，可免則免了。」

楊海光笑道：「由你現身說法對記者講比較適合嘛！」

衛亦琛道：「你就對記者說，眞兇是你們警方抓到的。」

楊海光道：「這怎可以，這次行動功勞全歸你，警方豈能跟你搶功勞？」

衛亦琛還想推搪，唐家偉笑道：「阿琛，你害甚麼羞？」

衛亦琛道：「誰說我害羞？」

* * *

一干人等返回警署。

警方果然替衛亦琛開了個記者招待會。

由於案情曲折離奇，所以吸引了很多記者出席。

記者招待會由楊海光警司發言開始，並介紹了破案功臣衛亦琛，衛亦琛頓時成了焦點人物，鎂光燈向他閃個不停，電視台的攝影機也以他為拍攝對象。

衛亦琛當着眾多記者講破案經過：「在這次事件中，我為了要了解內情，設法結識死者之一的一個女兒，後來經常在一起，誰知我未婚妻誤會了，我苦無解釋機會，我未婚妻一家誤會我拋棄舊愛，另結新歡，一家都憎恨我，還當我罪人一樣，這段時間，我身心受盡創傷，直到現在，我仍然深愛我未婚妻，我不能失去她，現在藉這個機會，我希望我未婚妻終於能明白一切

，諒解我……」

＊　＊　＊

衛亦琛與林冲心情太興奮了，離開警署之後，便到劏車場，掘出那三百萬元，然後帶回家。

兩人回到家之後，特別梳洗一番，理了個新髮型，又穿起畢挺西裝，買了束鮮花，便一起到陳思玲家中，好向思玲及家人好好解釋一番。

兩人西裝畢挺的來到陳家門前，衛亦琛興奮的伸手按門鈴，豈料門鈴一直響個不停，但卻無人應門。

二人心下奇怪，何以屋內無人？

兩人正在納悶之際，毗鄰單位有一婦人大概聽門鈴久响無人應門，便開門看個究竟。

那中年婦人見二人站在陳家門前，說道：「找誰？」

衛亦琛回轉頭來望着那婦人，正想說話，那婦人已比他先開口，道：「你不就是陳思玲的男朋友阿琛嗎？」

衛亦琛道：「張太太，是我。」

婦人張太太道：「你們來找思玲？」

衛亦琛道：「不錯。」

張太太道：「他們一家去了飛機場啦！」

衛亦琛道：「去飛機場幹甚麼？」

張太太道：「你爲甚麼不知道？思玲今天和那個艾力的美國華僑回美國結婚，陳太太和正雄送行去了。」

衛亦琛聽了，頭上轟一聲，耳中嗡嗡作响，全身彷似冰冷下來，大叫一聲道：「你騙我？」

張太太皺眉道：「我爲甚麼要騙你？」

林冲忙道：「他們乘幾點鐘班機？那家航空公司？」

張太太道：「聽陳太太說，他們乘國泰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機六點半就要起飛了。」

衛亦琛一看腕錶，已將近六點正，忽然發狂一般，拔足便走，林冲則隨後跟着。

＊　＊　＊

衛亦琛與林冲坐上計程車，一路上，衛亦琛不斷催促司機加油趕往飛機場，司機見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倒也很合作，一路上在馬路上飛馳。

計程車經過一輪飛馳之後，於六時二十分抵達飛機場的候機處。

衛亦琛打開車門便瘋狂奔進候機室，林冲在後面跟得氣喘吁吁。

二人在候機室苦苦尋找，卻那裡能找到陳思玲的踪影？

衛亦琛異常傷心，他絕望了，他知道從此再也見不到心上人了。

他又看看腕錶，時鐘已是六時三十分，他絕望之餘，唯有登上瞭望台。

在瞭望台向停機處望去，只見陳思玲乘坐的班機已開動了引擎，引擎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吼向着跑道進發。

衛亦琛的眼眶紅了，心也碎了，手上拿着的鮮花也掉在地上。

林冲的心也往下沉。

飛機在跑道上滑行，然後機頭向上一抬，整架飛機便升上天空，這一去，帶走了衛亦琛的希望，也撕碎了衛亦琛的心。

在淚水的模糊中，他目睹升起的飛機漸漸消失，他感到自己彷彿已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一份子。

衛亦琛偷偷抹去眼淚，强忍心中痛楚，痛苦中擠出一點笑容，道：「阿冲，陪我去喝酒尋開心。」

林冲道：「本來我約了人，去就去吧！」

衛亦琛道：「你約了甚麼人？」

林冲似有點不好意思，道：「約了杜凱倫。」

衛亦琛更是感慨良多，道：「你跟她拍拖？」

林冲點頭。

衛亦琛强忍心中之痛，也强忍快將奪眶而出的淚水，拍拍他的肩頭，道：「杜凱倫雖然是富家千金，但沒有千金小姐的脾氣，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你要好好珍惜。」

林冲點頭道：「我會的。」

衛亦琛的淚水終於掉下來了，但不讓林冲看見，低下頭，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而行。

林冲從後跟着，說道：「我陪你去喝酒解悶吧！」

衛亦琛聲如哭泣，道：「我一點也不悶，你去赴約吧！」

林冲道：「我怎能撇下你不理？」

衛亦琛頹然的坐在一張長椅上，然後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

林冲坐在他身邊，心情也極不好過，甚至也不知該說些甚麼話才好。

衛亦琛啞着聲音，道：「我平日是不是說謊太多了，所以思玲一家不信任我？」

林冲道：「你平日雖然說謊，但都是一些無傷大雅的。」

「但我已徹底失去她。」衛亦琛語氣絕望地道。

林冲在安慰他，道：「既然她對你忘情，你就忘記她吧！」

衛亦琛神情悲苦，抽泣道：「忘記她？這麼易嗎？我十八歲跟她相戀到現在，她還是我初戀情人，你以爲我沒有感情的嗎？」

林冲長長嘆了一聲，只覺人生變幻無常，不久之前，衛亦琛與陳思玲之間還愛得如膠如漆，但誰能

料到，短短的時間，一對有情人卻天隔一方！日後相見，恐怕已成陌路人了。

暮色四合，瞭望台上的燈光甚昏暗，衛亦琛處身昏暗的燈光下，只覺更傷感，似有萬箭穿心的感覺。

他思潮起伏，說甚麼也忘不了過去的歡樂與幸福的日子，良久，他緩緩站起身來，正想離開瞭望台。

他心靈已受盡創傷，脚步是那麼的沉重，走了幾步，不其然抬頭一望，忽見瞭望台的入口處站着三個人，昏暗的燈光下，他依稀認得三個人是陳思玲、陳母及陳正雄。

他知道這是幻覺，揉了揉眼，便繼續前行，豈料前方忽然有人大叫道：「阿琛！」

他以爲身處夢境，林冲卻興奮地叫道：「是阿玲！」

衛亦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模糊中，但見陳思玲熱淚盈眶，接着向自己快步奔了過來，他連忙張開雙臂相迎。

陳思玲滿面淚水的撲在衛亦琛懷中，哭道：「阿琛，我錯怪了你。」

衛亦琛也不問因由，心情激蕩地把她擁抱在懷中，興奮的道：「阿玲，我好掛念你，我不能沒有你。」

陳思玲邊哭邊道：「我何嘗不掛念你？只是覺得被你欺騙了，絕望之餘才跟艾力去美國罷了。」

陳母也道：「阿琛，眞對不起，我們一家誤會了你。」

林冲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奇道：「你們如何知道誤會了阿琛？」

陳正雄微笑着把一份報紙交給林冲。

林冲打開報紙，是當日的晚報，只見報上的頭條新聞報導了衛亦琛破了杜森命案的消息，報上還登了衛亦琛的照片。

林冲恍然道：「幸好你們有報紙，否則阿玲坐上飛機，阿琛就痛苦了。」

陳思玲情深款款的望着衛亦琛，道：「琛哥，你眞行，兇手給你抓到了。」

林冲道：「好了，現在雨過天晴，我約了人，我先走，你們慢慢纏綿吧！」

陳正雄道：「一起吃飯慶祝吧！」

林冲道：「不，我趕時間。」

衛亦琛道：「快去吧，不然渡海輪等得不耐煩了。」

陳思玲道：「趕時間就乘搭地下鐵路吧，還搭甚麼渡海小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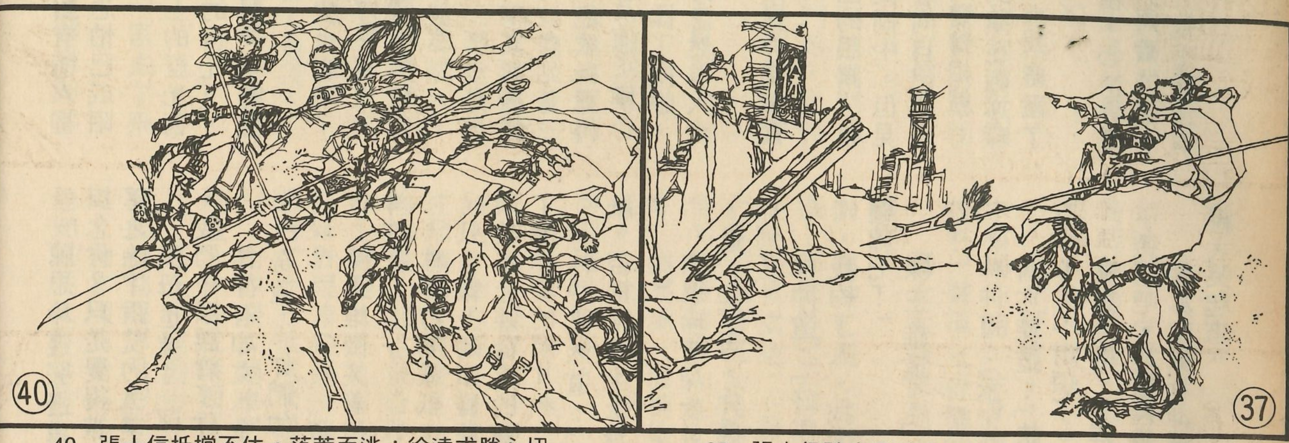
衛亦琛與林冲聽了，忍不住相視大笑起來。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五

圍常州（二）

張龍 · 編繪



37 張士信聽完呂功說的情況，未動聲色，直到第三天一切布置完後，才帶領士兵來到徐達營帳外面叫罵：「徐達老賊，你害了我二哥，速來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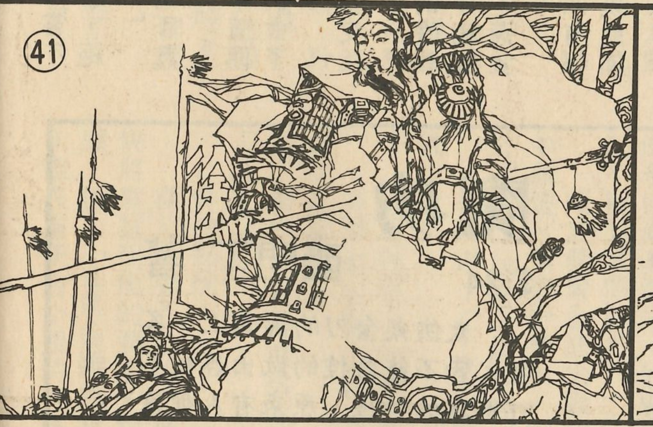


38 徐達知道張士信是來解常州之圍的，便命郭英、趙德勝繼續困城，自己率鄧清、廖永安迎敵。



39 張士信縱馬擧槍直取徐達。兩人交戰了十幾個回合，未分勝負。廖永安、馮國用見狀策馬上前助戰。

40 張士信抵擋不住，落荒而逃；徐達求勝心切，率領部下追趕。



41 張士信且戰且退；徐達涉河淌水緊追，不覺追到山下，他抬頭一看，兩邊亂石林立，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不是有進無出的牛塘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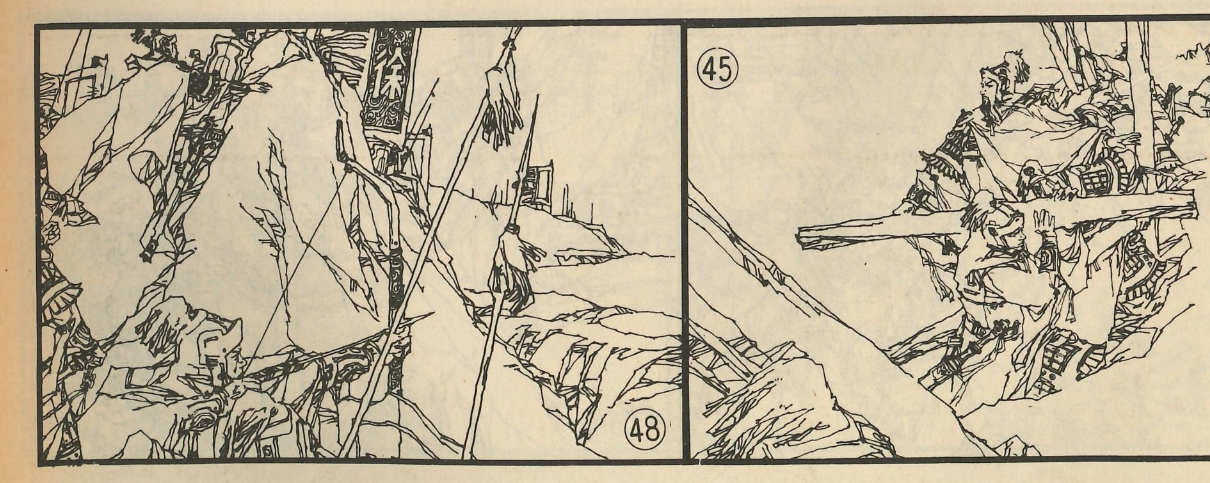
42 徐達忙傳命停止前進。忽然，轟的一聲巨响，亂箭和石塊雨點般地飛將下來。



43 徐達急令兵士後撤，但已經來不及了，鄧清報說後面谷口已被吳兵堵死。



44 徐達爲了穩定軍心，召集部將說「先不要驚慌，是我一時大意，中了敵人的奸計。眼下先就地構築戰壕，然後再想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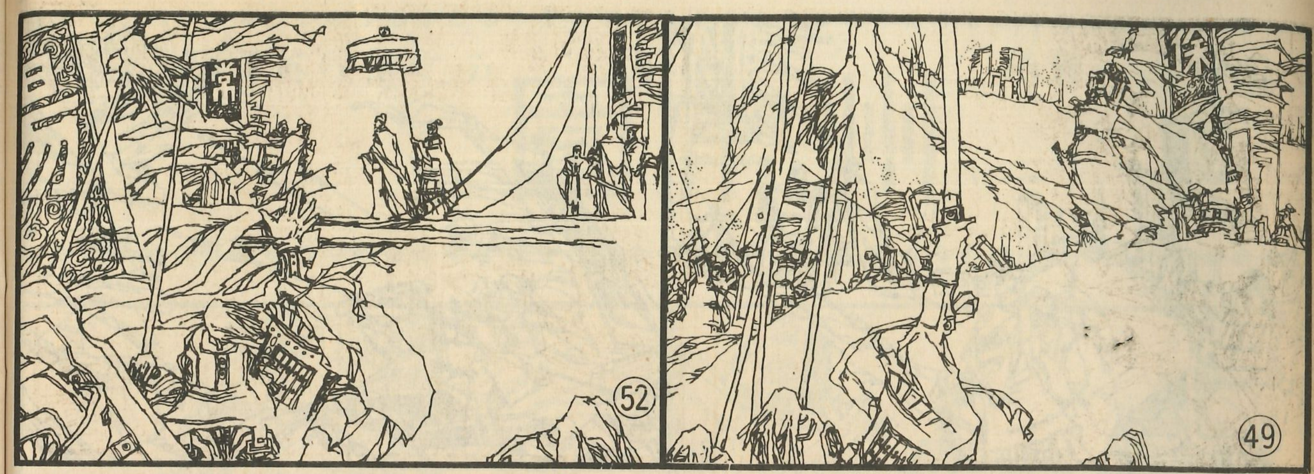
45 徐達身先士卒，領兵挖戰壕，築工事。



46 突然一個副將急匆匆地來報告說，鄧清趁機劫了糧草投奔張士信去了。徐達一聽勃然大怒，罵道：「叛將鄧清太可惡了，糧草可是我軍的命根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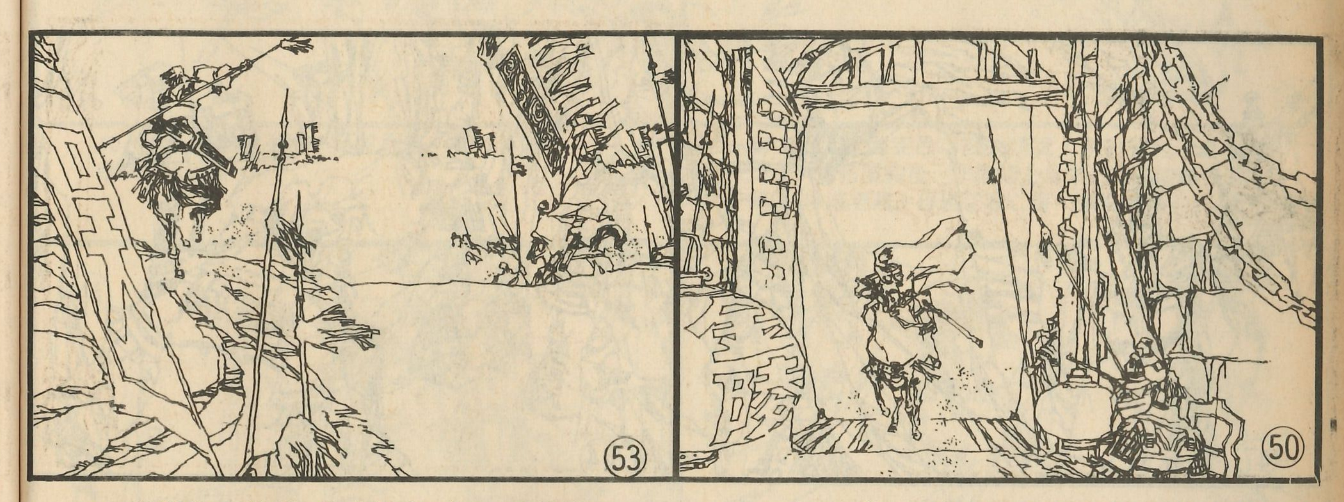
47 那個副將見徐達有些焦急，馬上說：「元帥息怒，鄧賊雖劫了些糧草，但餘下的糧草尚能支撑半月。」

48 徐達一聽，心裡才有了底，又命令士兵把壕溝加深，中間還叠起些一丈多高的土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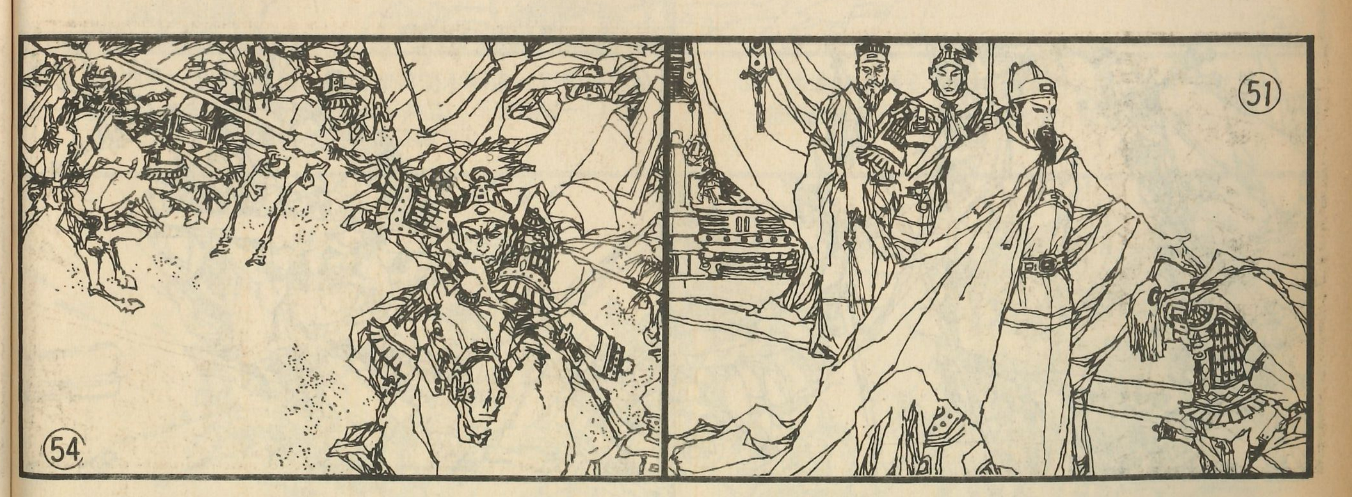
49　徐達見士兵不解其意，便說：「挖深溝，一可防敵人用太湖的水來淹；二可在高處觀察敵人。半月之內，郭將軍、趙將軍一定會前來救援。」

52　朱元璋喜出望外，馬上出城迎接，見了常遇春就說：「常、湯二將軍一回來，徐元帥就有救了。」接着就把徐達被困之事說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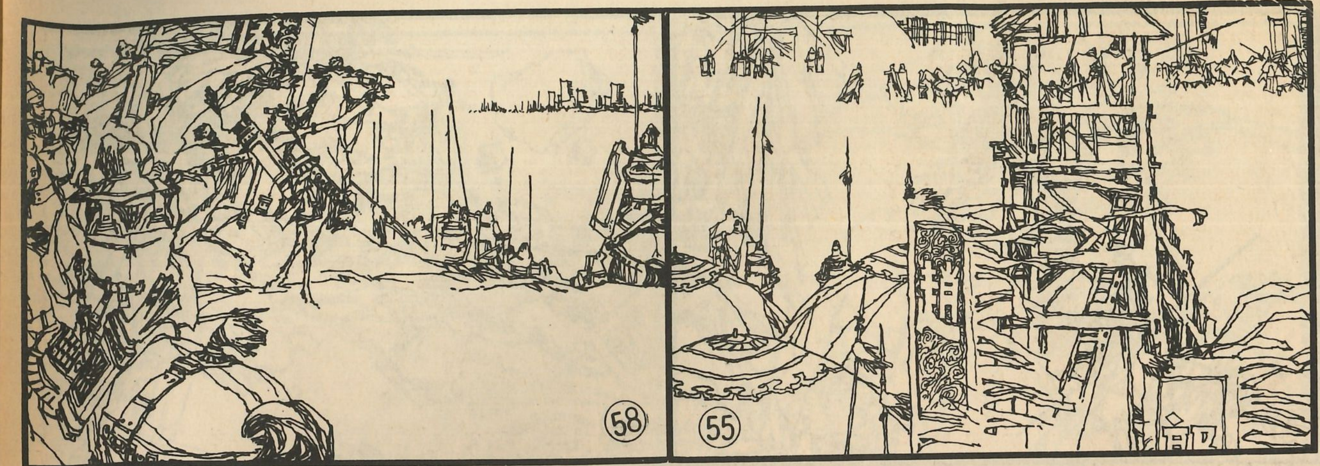
50　却說郭英、趙德勝得知徐達被困的消息後，並沒有直接從常州撤兵去替徐達解圍，而是派人連夜奔赴金陵報告朱元璋向他求援。

53　常遇春二話沒說，便率精兵五萬，以吳良爲先鋒，從南面去攻牛塘谷的西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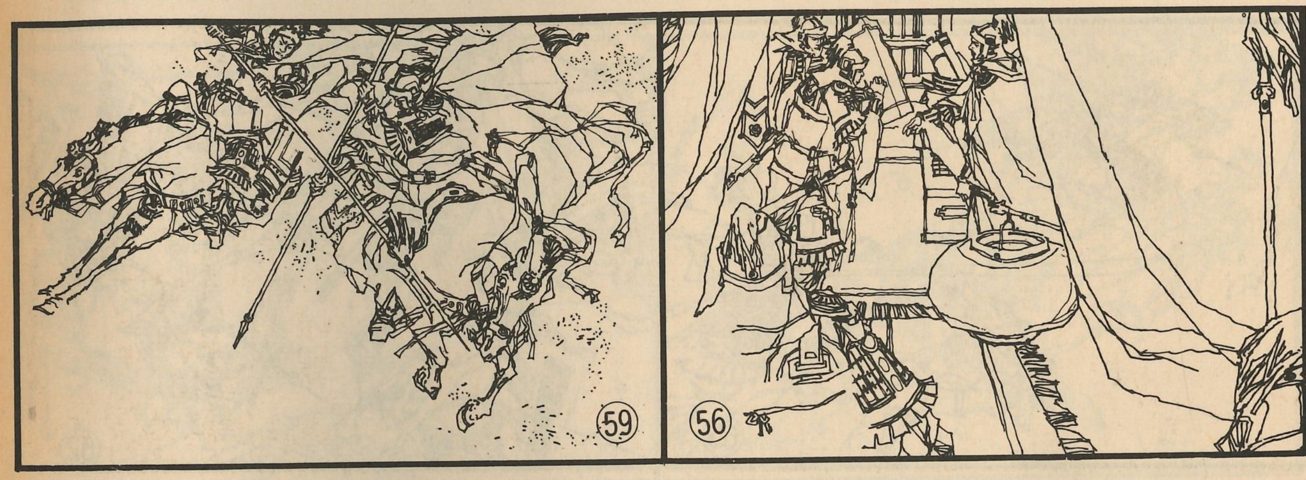
51　朱元璋知道徐達被圍困在牛塘谷，非常焦急，因爲各路將領都在外打仗，金陵無人可派。正當朱元璋無計可施之時，來人報告：「常遇春、湯和等凱旋。」

54　朱元璋又命湯和率兵五萬，以廖永忠爲先鋒從北面攻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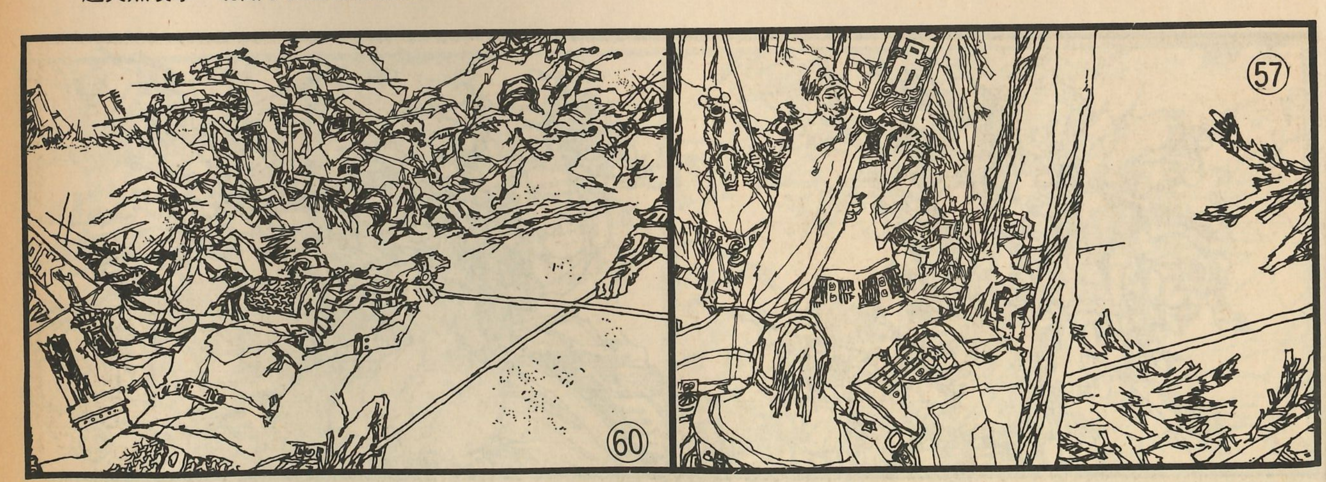
55　常遇春、湯和日夜兼程，兩天的工夫就到達牛塘谷附近與郭英、趙德勝會合了。

58　這日張士信聽說常遇春、湯和來援徐達，便對部下說：「來者必有勇將，諸將萬不可大意。」接着命令鄧清、張虎死守東西谷口，自己迎戰常遇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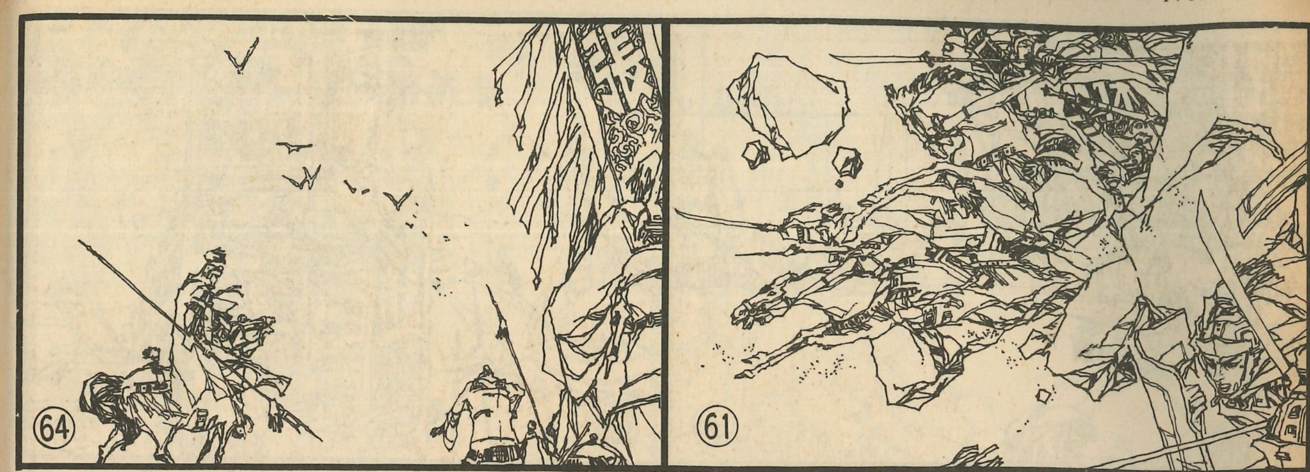
56　郭英說：「張士信野心不小，圍困徐元帥，又同呂珍內外夾攻，趁夜劫我營寨。我輩遵照徐元帥之命，緊圍常州不放，又恐有失，特來聽命將軍。」

59　常遇春和張士信交手了十幾個回合不分勝負。常遇春强行往牛塘谷殺去，張士信派兵阻擋，在後面拼命追殺。他們剛到牛塘谷，早在這裡埋伏的郭英發起突然攻擊，切斷了張士信的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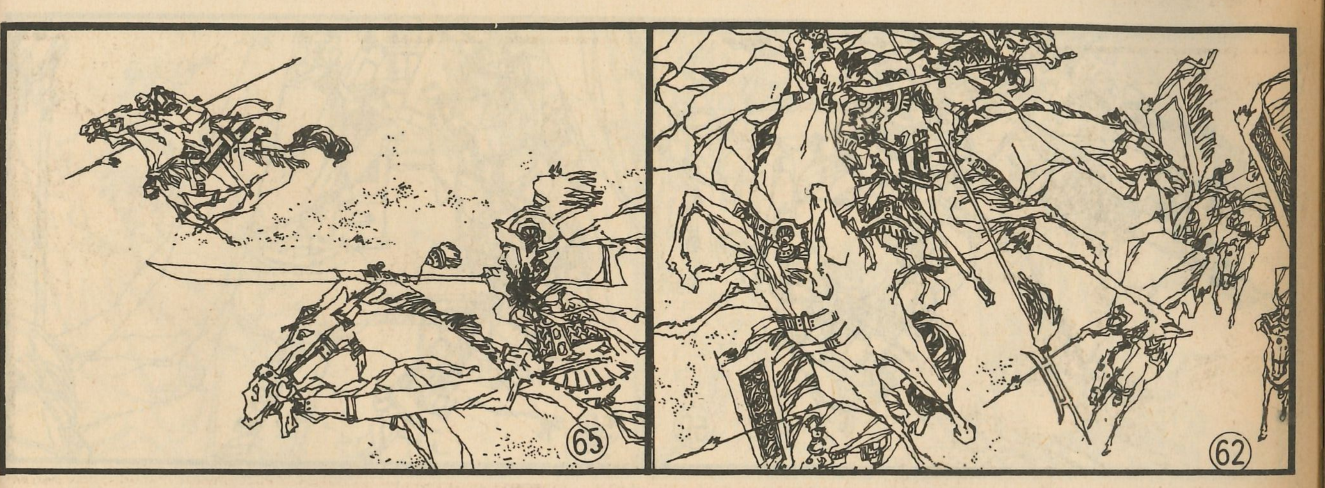
57　常遇春聽罷，便讓郭英、趙德勝用一部分兵力繼續圍困常州，自己率領餘部到牛塘谷埋伏起來，專候張士信。

60　張士信大驚，連連嘆息：「徐達得救了！」說罷命令後撤，但爲時已晚，霎時間，牛塘谷四周展開了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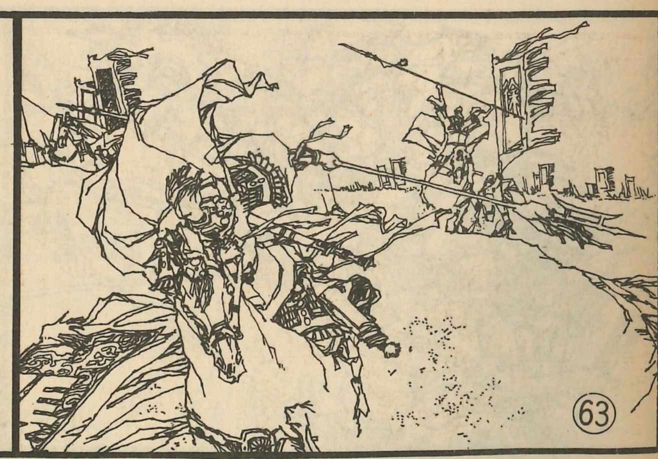
61　這時，被圍困了十多天的徐達，聽見外面鑼鼓齊鳴，殺聲震天，馬上命令兵士扔掉輜重車輛，填了壕溝，毀了土崗，率領部下衝殺出來。

64　張士信見大勢已去，便避開徐達，帶着少數隨從逃離了牛塘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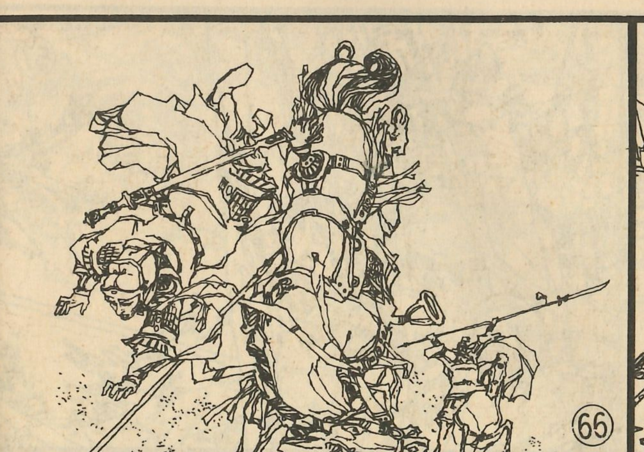


62　徐達一馬當先，率衆兵直取張士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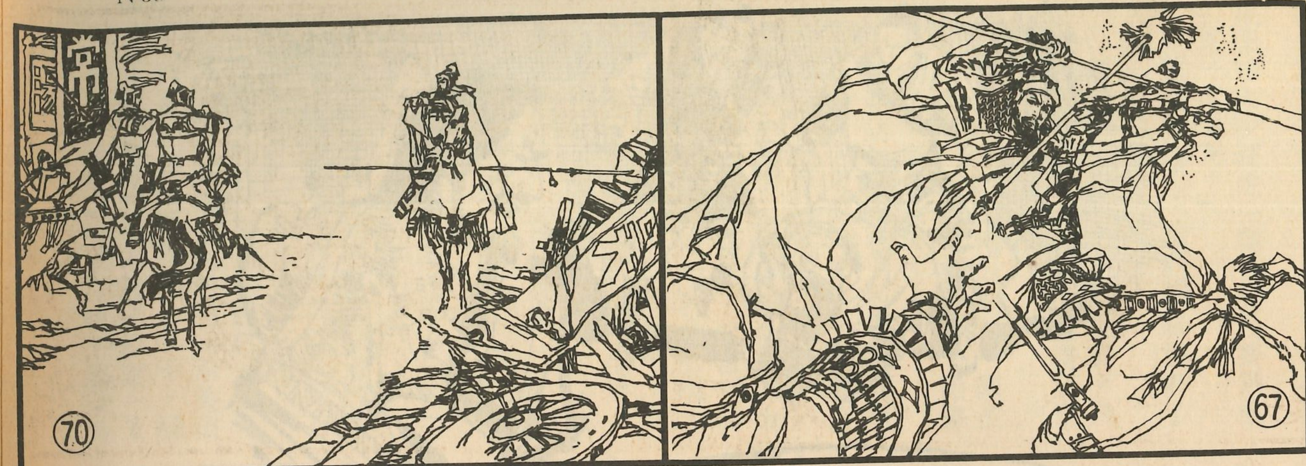
65　徐達找不見張士信，忽然看見鄧清狼狽逃竄，便催馬緊追不捨。



63　張士信腹背受敵，連遭攻擊，東、西谷口都被衝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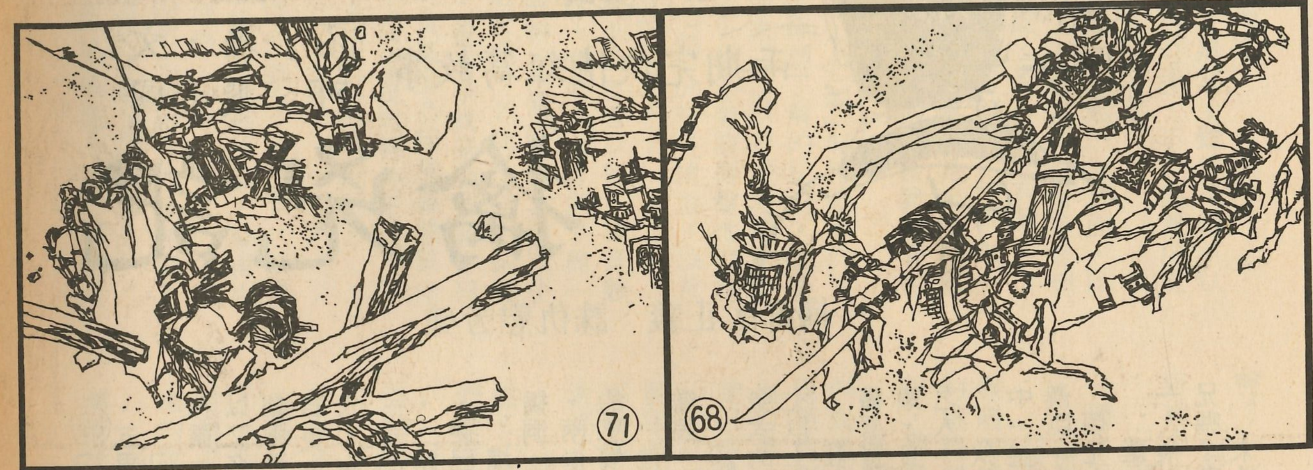


66　鄧清策馬跑到一座斷了樑的石橋邊，突然馬失前蹄將他摔下。徐達罵道：「鄧清奸賊，你在鎮江兵敗被俘，我不忍殺你，使你爲將，你反劫我糧草，該當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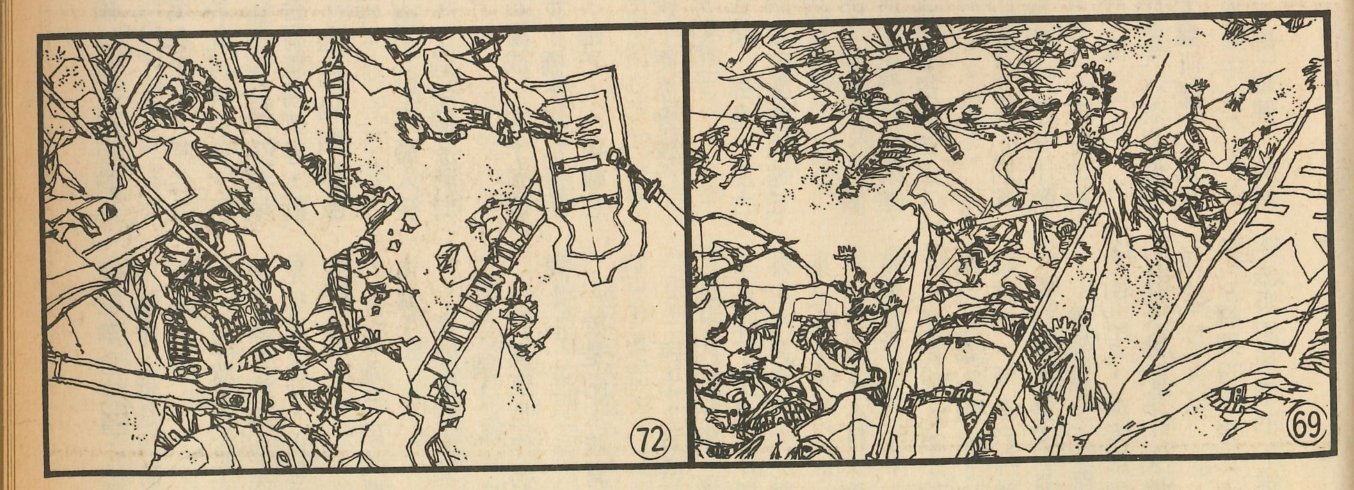
67　鄧清轉身向徐達投一刺槍，徐達一擋，鄧清的刺槍被打落在地。

70　這時，東、西兩谷已完全打通，常遇春滙同湯和一起來見徐達。徐達拱手而謝：「多謝二位將軍解救之恩。」常遇春、湯和拜道：「以元帥的大德，老天爺都會保佑的！」



68　鄧清見事不妙，撒腿就逃。徐達催馬跨前揮手揚刀，把鄧清砍成兩斷。

71　徐達扶起常遇春、湯和。士兵清掃了戰場。徐達見常州城裡的呂珍久無動靜，便命令常遇春佯攻，試探呂珍部署。



69　徐達殺了鄧清，繼續追擊吳兵。

72　次日清晨，常遇春從南、北、西三面發起進攻，故意放鬆了東面。

（待續）

兩期完俠情短篇故事

石磊·文
可飛·圖

擒兇記

摘奸匡正義　誅仇慰芳魂

「蛇莊」在壩橋以西，相距約三、五里之遙。

「壩橋」橫跨壩水之上，原名長存橋，因唐人多於此折柳餞別，所以又名銷魂橋，唐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便是詠的這裡。

狄漢臣離開「震天劍」邵菊人後，一路縱轡疾馳，不過半個多時辰，便已到達壩橋。

壩橋係以巨石築成，有十五個橋洞，全長約百步，橋下壩水嗚咽，兩岸垂柳搖曳，確予人一種離愁的感觸。

他過了壩橋後，便控轡緩行，喬裝一副瀏覽風景的樣子。

「蛇莊」業已在望，那是一座古堡式的建築物，四週的圍牆高達五丈以上，顯得極為雄偉。

莊門雖然洞開，却有五、六個横眉豎目的精壯漢子在門口往來蹀躞，目光炯炯，注意着每一個出入之人。

狄漢臣在莊門前下了馬，向其中一個精壯漢子抱拳道：「在下狄漢臣，專誠來赴貴莊二少莊主之約，煩兄台代為通報一聲。」

誰知他的話剛說完，忽見莊內一人飛奔而至，大聲叫道：「是狄兄嗎？歡迎歡迎！」

來的正是「蛇二郎」鍾健，狄漢臣抱拳含笑道：「承鍾兄寵召，敢不應命，祇是拜訪來遲，還請鍾兄海涵！」

「豈敢！狄兄太客氣了！」鍾健顯得異常熱絡地笑道：「小弟久不見狄兄來訪，正想專誠去太乙谷促駕呢！」

「承鍾兄如此厚愛，在下何以克當！」

鍾健微微一笑，作勢肅客道：「狄兄，請！」

狄漢臣也作勢謙讓道：「鍾兄請！」

於是兩人並肩而行，走進「蛇莊」。

一路上，狄漢臣游目四望，對「蛇莊」內的結構，感到非常詫異，全莊除了中央一片房舍尚稱堂皇之外，四週靠墻脚的房子，矮得須人躬身而入。

鍾健並未將狄漢臣引往大廳，而是返往他的住處。

落座後，有小使獻上香茗，狄漢臣抱拳一拱道：「在下初次來寶莊拜訪，理應去拜識令師夏侯前輩，還請鍾兄賜予引見！」

鍾健道：「家師於數日前往玄衆山訪友，迄未歸來，所以未請狄兄往大廳獻茶，失儀之處，還請見諒！」

隨即吩咐侍立一側的小使道：「去叫厨房備酒，送到此地來，順

便招呼大少莊主一聲，說我要為他引見一位朋友。」

狄漢臣道：「咱們談談就好了，鍾兄何必費心！」

鍾健道：「厨房一切現成，只是劣酒粗餚，不成敬意，還請狄兄擔待哩。」

說話間，忽聽門外响起一陣沉雷似的笑聲，一個豹頭環眼，熊腰虎背的中年漢子掀簾而入。

鍾健站起來為雙方引見，狄漢臣抱拳道：「久聞蒲兄大名，如雷貫耳，以後還請蒲兄多多指教。」

這中年漢子正是鍾健口中的大少莊主——蛇大郎蒲永，聞言咧嘴一笑，道：「你要俺指教？哈哈，俺只會逗弄長虫，這你要學嗎？」

狄漢臣見這蒲永，雖是生得一副雄偉相貌，但人却渾得可以，不禁啼笑皆非道：「蒲兄說笑了。」

鍾健似是見怪不怪，毫不在意。

一會兒酒菜全上，三人分賓主落座。

酒過三巡，狄漢臣試探着問道：「蒲、鍾二兄與尚兄他們，是否時相過從？」

鍾健淡淡一笑正欲說話，蒲永已敞開他那沉雷似的嗓門，冷笑道：「你是說尚俊那幾個臭小子，嘿，他們老瞧俺蒲永不起，總有一天，俺要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別以為俺是好欺侮的！」

狄漢臣見這蒲永雖然渾得可以，却也直爽得可愛，不似鍾健城府深沉，一臉狡獪之色。

他對鍾健，從第一次見面，印象便極惡劣，不過當時他曾發奇想，燕小玲之死，是否與他有關？

再加以這次黑風谷發生之事——吹竹聲，半截蛇屍，這些都使他聯想到鍾健，因為鍾健是弄蛇的好手。

鍾健與「小七劍」有甚麼深仇大恨？這是他極想了解的秘密，也是他這次專誠來「蛇莊」拜訪鍾健的原因，談笑間，他曾旁敲側擊地探詢鍾健與「小七劍」的交往情形，以及對「小七劍」的觀感。

但鍾健不是支吾以對，便是顧左右而言他，倒是蒲永提供了他一些可貴的資料，「俺師弟和甚麼『小七劍』倒是蠻好，尤其是那個甚麼『俏紅綫』，還常來找俺師弟呢！只是……」只是甚麼？因被鍾健笑叱着阻止了，蒲永沒有再往下說，不過却增加了狄漢臣的懷疑。

* * *

狄漢臣回到了太乙谷，已是「夕陽無限好」的薄暮時分，皇甫少華見面便埋怨，道：「狄兄，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姬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這兩天都坐卧不安！」

狄漢臣笑笑道：「邵姑娘人呢？」

「現在在我爹書房中，小弟告訴她去。」

「既在和老伯談話，也不急在一時。」

「情形怎麼樣？」

「幾位老前輩很沉得住氣，着我暗查這件事。」狄漢臣莫可奈何的皺皺雙眉苦笑道：「少華弟，你說，我該怎麼辦？」

皇甫少華道：「依小弟看來，四位老人家雖是請狄兄暗中調查，我想他們決不會袖手旁觀，一定另有打算，何況以狄兄的聰明才智，定已成竹在胸了！」

狄漢臣嘆了口氣道：「四位老前輩舐犢情深，不會袖手旁觀是意料中事，只是少華弟把在下估計得太高了！」

「啊，姬姐來了，」皇甫少華笑道：「你們兩位談談吧！小弟為你們張羅茶水去。」

邵艷姬姍姍走了過來，向狄漢臣點點頭道：「狄兄，辛苦你了！」

狄漢臣淡淡一笑道：「邵姑娘，你來得正好，在下正有很多話和妳說，咱們到客廳去談吧！」

兩人在客廳落座後，狄漢臣便將他去「蛇莊」的一些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邵姑娘緊緊鎖着雙眉，聽完狄漢臣述後，說道：「你是已確定黑風谷之事，並非『蛇莊』之人所為？」

狄漢臣道：「現在還不敢確定，因為在下對蒲永這個人還不太了解。」

邵艷姬道：「此人心直口快，呆頭呆腦的，說的話倒有幾成可信。」

「謝謝邵姑娘的指點。」狄漢臣道：「在下略事拾掇，還得進城一趟。」

邵艷姬問道：「是否去寒舍？」

狄漢臣道：「不，在下想去見燕小玲的爹。」

邵艷姬愕然道：「你不會疑心是他幹的吧？小妹得先提醒你，燕老伯可是不懂武功的啊！」

狄漢臣道：「這個在下聽說過，在下去見他，只不過是想多方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而已。」

在燕小玲被謀殺的眞相未大白之前，他自不願將和燕翼謀的糾葛，坦白告訴邵艷姬的。

邵艷姬幽幽地道：「為小妹等人之事，給狄兄增加這多痲煩，小妹感到萬分不安，希望狄兄諸多保重！」

皇甫少華恰巧端着茶走了進來，見狄漢臣站起來要走，不禁訝道：「狄兄，喝口茶，你又想去那裡了？」

狄漢臣歉然道：「在下還得去

趙長安，謝謝你，少華弟，回來咱們再詳談吧！」

＊　＊　＊

午後不久，狄漢臣單人獨騎，又回到了古都長安，勒馬停在北城一座氣勢雄偉的巍峨宅第之前，抬眼望去，只見門楣上「范陽家聲」四個斗大的金字，似顯得黯然無光。

他飛身下馬，將馬拴在繫馬樁上，向兩扇敞開的紅漆大門昂首走去。

門內有一個中年壯漢走過來含笑問道：「請問公子，找誰呀？」

狄漢臣抱拳道：「貴主人可是姓燕的，台甫翼謀？」

中年壯漢笑道：「不錯，這長安方圓百里，大概還沒有不知道敝主人的名諱的。」

狄漢臣「哦」了一聲說道：「這在下倒是失敬了。」

中年漢子似亦沾到主人聲名遠播的光彩，眉飛色舞道：「不知者不罪，公子欲見家主人，可有拜帖？」

狄漢臣道：「在下遠至三湘而來，客中未備拜帖，勞駕代為通報一聲，說三湘狄漢臣求見就可了。」

中年壯漢疑惑地將狄漢臣上下仔細打量了一下，問道：「公子以前可曾見過家主人？」

狄漢臣笑笑道：「你照在下說的通報上去，自然就知道了！」

「好吧！那就委屈公子請在此稍候了。」

約莫過了二盞茶光景，才見一個年約五十的清秀老者，急步走了出來。

負責通報的中年壯漢追隨在清秀老者的身後。

這個清秀老者正是燕家總管駱桑，他走到狄漢臣面前，目光炯炯地凝視了一會，才含笑低聲道：

「你便是狄漢臣賢侄？」

狄漢臣寒着臉冷冷的說道：

「在下正是狄漢臣，尊駕可是……」

駱桑不願讓家丁知道他的底細，忙道：「駱桑，狄賢侄遠來辛苦，此非談話之所，咱們到裡面去詳談。愚叔為你領路……」

狄漢臣冷笑一聲，便隨着駱桑走向內廳。

燕翼謀早已立在階前相候，見狄漢臣走進來，便含笑叫道：「狄賢侄，一路辛苦了！」

狄漢臣嘿嘿冷笑一聲，道：

「在下雖是千里奔波，倒是自由自在，只可憐家父那三年牢獄之災，受盡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

燕翼謀臉色澀澀地接道：「賢侄，請不要說了，這一切，都是愚叔的罪惡，賢侄既已找到此地，愚叔自會還你一個公道的！」

狄漢臣冷冷的說道：「不是口是心非吧？」

燕翼謀突然色變，但旋又長長嘆了口氣，道：「孩子，隨你怎麼樣想吧，愚叔是待罪之人，不願計較這些了。」

駱桑續說道：「有甚麼話請到廳裡坐着慢慢說不好嗎？狄賢侄請！」

燕翼謀這間大廳，確是堂皇富麗，氣象萬千，狄漢臣目光森冷的環掃了一下，然後在一張紫檀高背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俟家丁獻過香茗退去後，燕翼謀才問道：「賢侄此番長途入陝，是否專為愚叔而來？」

狄漢臣冷聲道：「你說家父遭受三年牢獄之災，難道就此罷了不成？而且，你不僅捲走三叔的全部財產，還忍心將三叔的獨生愛女小玲擄走，致使三叔氣急成瘋，如今已折磨得不成人樣，你還有人性嗎？你……」

燕翼謀痛苦的說道：「孩子，你儘管罵吧，愚叔是罪有應得，實在愧對你爹和你三叔！唉！小玲這孩子又……」

「這都是你害的！」狄漢臣怒道：「你眞是個自私自利的萬惡魔鬼，只顧個人享受，不管別人家破人亡！」

燕翼謀道：「孩子，不用多說了，您想如何處置愚叔，就請你動手好了！」

狄漢臣冷笑道：「你別想用這副可憐相來打動我，如非我臨行時家父諄諄告誡，找回小玲就好了，不準向你們尋仇報復，嘿，我眞想鬥鬥橫行三湘七澤的『斷魂鏢』和『神行鬼手』呢？」

說完，突然凌空一指，遙遙點去，突然聽得「咪咪」一聲猫叫，接着一團白影自對面屋頂滾了下來。

也未見狄漢臣如何作勢，僅見他的身形晃了兩晃，已去將那團迅速墮下的白影接住，且已回到原位，前後只一刹那工夫，眞是快如閃電。

從狄漢臣坐處到對面屋頂，中間還隔着一個很大的天井，兩地相距至少在二十丈開外，行動快速尚在其次，「神行鬼手」駱桑或能勉為其難，但那凌空一指的隔空打穴，能在這樣遠的距離絲毫不爽，而且所用勁力拿捏得恰到好處，這就有點跡近玄奇了，儘官燕、駱二人過去都是黑道中的巨魁，且都有一身超羣的武功，也不禁遽然色變。

狄漢臣却若無其事地面含微笑，正輕撫着一隻蜷卧在他雙腿上的純白色小貓，自語道：「這隻小貓眞可憐了！」

駱桑已按不住滿腔怒火，厲聲喝道：「狄漢臣，你炫露這一手，是存心戲弄我們？還是在威脅我

們？」

狄漢臣從容地微笑，道：「隨你怎麼樣想吧！」

燕翼謀深深吸了口氣，平靜了下激動的情緒，然後向駱桑輕聲喝道：「老五，你怎麼跟孩子嘔氣。」

隨又轉向狄漢臣說道：「賢侄，令尊不念舊惡，只有越增加愚叔內心愧疚，唉！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狄漢臣也不覺慨然，微嘆道：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唉，可惜賢侄來得太遲了！」

「哦？」

「愚叔以前的一切罪惡，都因小玲而起，她雖非愚叔的親骨肉，但愚叔實在太喜愛她了，才不顧一切將她擄走，為了她以後的日子過得舒適，才劫走一批鏢銀，致連累令尊受了三年牢獄之苦，這十數年來，愚叔對小玲已付出了全部愛心，想不到，想不到反而害了她。」

燕翼謀哽咽道：「我好恨，老天如果有眼，罪魁禍首是我燕震南，不應該讓一個無辜的孩子承受不幸！」

駱桑這時已心平氣和，嘆了口氣道：「愚叔十餘年修心養性，想不到事臨頭，仍然勘不破『氣』字這一關！」

略停又續道：「賢侄可知小玲被害之事？」

狄漢臣點點頭道：「到長安就知道了！」

駱桑道：「小玲之死，使你二叔傷心欲絕，依你二叔的脾氣，便不顧一切的要替小玲復仇。」

「你們已查知謀害小玲的兇手是誰？」

「這還用查？」駱桑肯定的道：「小玲平日的遊伴就那幾個人，除了他們，還會是誰？」

「他們？他們是誰？」

「『長安三劍』和『潛龍堡』的幾個小畜牲！」

狄漢臣道：「不見得吧！聽說小玲和他們合稱『小七劍』，感情非常之融洽。」

「這很難說，人心隔肚皮，」駱桑說到這裡，老臉也不禁一紅，囁嚅良久又道：「如果他們感情眞的融洽，活着的六個小畜生，就應該替小玲復仇，然而，他們僅在小玲出事的那一天，虛情假意的來祭了一番，便匆匆的去了，始終未提替小玲報仇之事，由此可見他們之間感情並不融洽，或因某種原故，導致他們對小玲下毒手。」

狄漢臣搖搖頭道：「你們這種憑空推斷，實在是一件太可怕的事了！」

駱桑很不服氣的道：「賢侄又怎能斷定愚叔是憑空推斷，而非事實呢？」

狄漢臣面色凝重的道：「不瞞二位說，在下已來長安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沒有即時來拜訪二位，就是因為聽到小玲被害消息，想先查個水落石山，給小玲報了仇，然後再找二位清算舊賬！」

他端起茶來，淺淺的啜了一口，又道：「但據在下這段時間的深入了解，似與二位所說的略有出入，『長安三劍』和尹堡主的幾個子女，並非不想給小玲報仇，只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為盛名所囿，而且久安尊榮，雄心盡泯，不願子女為他們製造事端，致使數十年累積英名毀於一旦……」

燕翼謀冷冷一笑道：「不管怎麼說，小玲被害，他們絕不能置身事外，因為小玲是經常和他們在一起的。」

狄漢臣點點頭道：「這個在下了解，那麼依你的意思呢？」

燕翼謀凄涼的嘆了口氣道：

「愚叔半生浪跡江湖，雖然幹的都是有干國法的沒本生意，但並未攢積分文，都用以賑濟了貧苦。小玲雖非愚叔親骨肉，但自她牙牙學語，即隨在愚叔身邊，愚叔也將整個愛心放在她身上，我們之間，已建立了相依為命的父女感情。

「賢侄，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你要為你父親和你三叔雪忿，愚叔願引頸就戮，但他們謀害了小玲，愚叔却不願輕易放過，一定要報復，即使落得挫骨揚灰，亦是在所不計，希望賢侄等我們替小玲報了仇再清算舊賬。」

這番說話，確使狄漢臣深深的感動，燕翼謀和駱桑，都和他父親是一盟在地的異姓兄弟，雖然燕、駱對他父親不義，但殺人不過頭點地，何況自己臨行時，父親一再吩咐不准尋仇，可見父親早已諒解，現在親眼看到這位燕二叔為小玲之死而悲慟欲絕的樣子，心中的一團忿恨，已因之而化為烏有，而情不自禁地低呼一聲：「二叔！」

他這一聲「二叔」，却像團烈火般溶化了燕翼謀臉上凝結的寒霜，與奮得戰聲說道：「孩子，你已原諒二叔和你五叔了？」

狄漢臣這時反而感到靦覥起來，低聲道：「小侄不敢！」

駱桑也異常興奮的道：「賢侄和你二叔慢慢的談，愚叔去吩咐廚下備酒，今天咱們叔侄得好好的喝幾杯。」

狄漢臣忙阻止道：「五叔請不必費心，小侄想知道一件事後，還得趕往太乙谷去呢？」

燕翼謀道：「太乙谷為世外桃源，賢侄可是寄居在皇甫谷主家裡？」

狄漢臣便將拜識皇甫長虹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然後正色道：

「小侄想知道黑風谷的事是否二位叔父所為？」

燕翼謀聞言一楞道：「黑風谷？黑風谷又發生了甚麼事情？」

狄漢臣又將黑風谷所發生之事，以及他搜查黑風谷，赴「蛇莊」訪蛇二郎等一切經過，很詳細的說了一遍，不過隱瞞了他對燕、駱二人的猜疑，他此次來訪，就是疑心黑風谷那幕扮鬼的勾當，出自燕、駱二人嫁禍之計，此時聽燕翼謀否認，而且鑒貌辨色，並非假裝，他也不禁感到迷惑了！

片刻的沉默過後，狄漢臣又很懇切的說道：「二叔，五叔，小玲之死，雖是極大的不幸，小侄仍希望二位叔父能够冷靜下來處理這件事，一個失當，很可能釀成一場不相干流血慘劇，反而讓眞正謀害小玲的兇手逍遙法外，則小玲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了！」

燕翼謀沉聲道：「愚叔會妥善處理此事的，同時也希望賢侄多多協助！」

「小侄是不會置身事外的，二叔請放心！」狄漢臣說完，便起身告辭了。

狄漢臣含笑道：「二叔請千萬不要介意，小侄之所以寄居太乙谷，是暫時不願讓人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這樣對小侄的偵查兇手行動比較方便一些。」

「賢侄如此一說，愚叔倒是不便勉強了！」

＊　＊　＊

狄漢臣離去後，燕翼謀突然哈哈笑道：「那孩子雖然精明，到底江湖經驗太嫩，隨便騙騙就騙過去了！」

駱桑正色道：「二哥，小弟覺得那孩子說的話很有道理，咱們確實應冷靜處理此事！」

燕翼謀冷笑道：「五弟，你可是動搖了？」

駱桑道：「小弟怎敢！」

燕翼謀說道：「現在不是冷靜不冷靜的問題，因為，人已經被咱們囚禁起來，擒虎不易，縱虎更難，如果讓『長安三劍』和『潛龍堡』知道了，會和咱們干休嗎？」

駱桑道：「二哥，咱們一錯可不能再錯啊！」

燕翼謀突然面現殺機，獰聲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蛇神』夏侯勤也不是個甚麼好東西，讓他去背這個黑鍋，也不算是傷天害理。」

駱桑道：「二哥，你不能再多多考慮嗎？」

燕翼謀斬釘截鐵般應道：「愚兄已經決定了，今夜午時毀掉他們，五弟如有礙難，愚兄決不勉強！」

駱桑苦笑道：「二哥，你不必拿話激我，咱們兄弟已是一根綫上的兩隻蚱蜢，誰也逃避不了，二哥如何決定，小弟是不會違拗你的！」

燕翼謀神色一弛，含笑道：「五弟，二哥永遠不會忘了你！」

於是，兩人交頭接耳，密商今夜行動細節。

＊　＊　＊

狄漢臣離開燕翼謀家後，一路控轡緩行，他腦子裡有很多疑問，都未找到答案，所以使他陷入苦思中。

十月天色，日短夜長，這時雖僅申時，但長安城中已是萬家燈火了。

「哎喲！救命呀！」

狄漢臣正在想得入神，却被這聲驟然的呼叫，着實的嚇了一跳，凝目望去，原來是在一家飯館門前，一個身材魁梧的堂倌，正握拳捋袖的嚇唬一個瘦骨嶙峋的矮小老化子。

圍觀的人雖有十幾個，但都袖手不管，狄漢臣甚感憤憤不平，勒住馬飄身而下，走到堂倌面前，疾伸姆、食二指，捏住堂倌正揚起的拳頭，沉聲叫道：「人家這麼大年紀，靠乞食為生已够可憐了，你還欺侮他？」

堂倌捋起袖子露出的小臂虬筋栗肉，顯得孔武有力，但他使盡了吃奶的力量，也未掙脫狄漢臣的兩指，這才知道遇了高手，不禁發急道：「客倌，小的並沒有揍他，只不過嚇唬嚇唬他呀！」

狄漢臣冷哼一聲道：「人家討飯是不得已，你肯給就給，不肯給就好言打發他走，為甚麼要擺出這副窮兇極惡的樣子唬嚇人家！」

老化子一見有人出面，又頓時精神起來，大模大樣的上前指着那堂倌的鼻子道：「你這小子就會欺負我老人家，一蒸籠饅頭百十個，你不給，我老人家不怪你，可是我老人家摸摸，聊以解饞，你就是這副兇相，哼……」

堂倌是找着了道理，急道：「客官，你看那老化子隻手，一籠雪白的饅頭，他這個捏捏，那個捏捏，在每個饅頭上都留下五個黑指印，誰還敢買，顯然他是故意和小店過不去，塌小店的台！」

狄漢臣轉頭問老化子道：「是嗎？」

老化子咧嘴一笑道：「公子不如好人做到底，乾脆買下那籠饅頭給我老化子，看他小子還有甚麼好說的。」

狄漢臣心知受了老化子的捉弄，眞是啼笑皆非，不過他是胸襟很闊達的人，也就一笑置之，放開堂倌的手臂道：「那籠饅頭就算我買下了，你店裡可有酒來？」

那堂倌登時精神一振道：「有！有！客官請裡面坐，馬就交給小的好了。」

狄漢臣將馬韁交給堂倌道：「多加點料，好好餵牠！」

一場鬧劇結束了，圍觀的人也哄然而散。

老化子突然低聲道：「小五劍今夜子時有難！」說完，走到饅頭處，抖出一隻大布袋，將一籠饅頭悉數裝入袋中，也不言謝，匆匆地走了。

狄漢臣聞言一驚，暗自恨道：「原來燕老賊完全是一片虛情假意，自己眞是糊塗，竟然被他瞞騙了！」

繼而仔細一想：「不對，方才老化子並未說小五劍被困在何處，怎能斷定是在燕家呢？」

誰知他想找老化子問個清楚時，就這片刻時光，老化子已走得沒了影子，他自艾自怨道：「蠢材，蠢材，假如小五劍眞是不幸被害，我的罪過就大了！」

他怏怏地走進飯館，隨便要了一瓶酒和幾樣下酒菜，却因心中有事，無法下咽，悶坐了一會兒，腦子裡突然靈光一現，便大聲招呼結賬備馬。

＊　＊　＊

在威遠鏢局大廳，總鏢頭「金劍銀旗」司馬嵐正陪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英俊年輕人交談。

這年輕人正是狄漢臣，他微皺着眉頭問道：「老前輩，你對『花子幫』的情形可熟悉？」

司馬嵐道：「是關於那一方面的？是人？還是事呢？」

「人！」狄漢臣道：「五短身材，瘦骨嶙峋，年約花甲，有兩顆大門牙，一雙鬥鷄眼，老前輩可認識？」

司馬嵐哈哈笑道：「原來狄老弟說的是他呀，此老是關洛道上的一位怪傑，滑稽核突，遊戲風塵，複姓端木，單名一個楓字，一身輕功已達來去無影的神奇境界，當今武林中，似尚無出其右的，所以博得個『無影神龍』的雅號，老弟怎會突然問到他呢？」

狄漢臣便將剛才在飯店前所遇之事告知，然後道：「不知道老前輩是否有辦法找到那位端木前輩？」

司馬嵐道：「難，難！此老行踪如天際神龍，假使他不想見你，即使將整個長安翻轉過來，也不一定能够見得到他，如果他想見你，就用不着去找他，他也會……」

話尚未完，忽從廳外夜空中傳來一陣嘻嘻哈哈笑聲道：「老化子就會自行來到，是也不是，達官老爺。」

微風颯然，廳中已多了個又瘦又矮的老化子，正是狄漢臣在飯館門前所見、司馬嵐口中所說的「無影神龍」端木楓。

司馬嵐已笑着站了起來抱拳相迎，狄漢臣已深深一揖道：「晚輩初涉江湖，有眼不識泰山，還請端木老前輩包涵！」

端木楓嘻嘻笑道：「不認識人並不犯罪，沒有甚麼包涵不包涵的，倒是那袋子饅頭，老化子還得謝謝你啦。」

司馬嵐笑道：「端木兄，最近一位從南方來的友人，給在下帶來兩罈猴兒酒，尚未開封，不知端木兄是否有此興趣？」

端木楓笑道：「你不覺心疼，就只管搬出來，我老化子永遠都有興趣，問客殺鷄，這算那門子的待客之道？」

司馬嵐眉頭一皺道：「就算在下心疼吧！」

端木楓嚷嚷道：「那可不行，現在我老化子的酒癮已經被你的猴兒酒吊上了，還是慷慨的拿出來的好，不然的……」

「不然的話就偷，是也不是？」

「知道就好了，到那時候可別怪我老化子心黑手辣，一個人獨享了！」

司馬嵐哈哈一笑，招來一名局丁，吩咐通知廚房，火速準備下酒菜餚，送到書房去。

隨即請端木楓和狄漢臣到書房去。

司馬嵐自書架頂端，端下一隻青花磁罈，輕輕拍開封泥，登時滿室芳香。

端木楓饞涎欲滴地一連乾了十幾巨杯，才滿意的嘖嘖讚道：「好酒，好酒。」

司馬嵐道：「瞧你這副饞相，好像已三年不知『酒』味似的。」

端木楓也笑道：「老化子雖是從無一日離酒，但像這種猴兒酒，恐已有十幾年沒有品嚐過了。」

狄漢臣這時端起酒杯，向端木楓一舉道：「端木前輩，晚輩借花敬佛，敬你老一杯。」

乾杯之後又道：「今天承端木前輩指示迷津，惜晚輩愚頑，忖測不遠，還請老前輩明白指示。」

端木楓沉聲道：「燕翼謀過去一切，雖然毀多於譽，倒不失為俠義本色，可是這次處理小玲被害之事，完全不問青紅皂白，任性而為，未免太偏激了！」

狄漢臣道：「前輩莫非疑心『小五劍』被擄，是燕翼謀所為？」

端木楓道：「事實如此，並不是老化子瞎疑心，不僅此也，而且還知道燕翼謀要在今夜子時殺害那五個小娃兒，替燕小玲祭靈！」

狄漢臣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這等重大的事，前輩怎不早

說！」

端木楓呵呵笑道：「小兄弟，你也沉不住氣，現在還不過戌初呢？要救人時間還充裕得很呀！」

狄漢臣聞言，臉上不禁一熱，訕訕地道：「晚輩救人心切，出言孟浪，還請前輩多多擔待！」

端木楓道：「老化子從不計較這些。小兄弟，坐下來，老化子還有更重要的事告訴你呢！」

司馬嵐道：「端木兄，燕翼謀欲在今夜處決這幾個年輕人之事，想該是極之機密的，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的詳細？」

端木楓微笑道：「因爲老化子是同謀啊！」

司馬嵐也笑道：「別打哈哈啦，我知道你和燕翼謀根本攀不上關係，就是你想參與同謀，人家還未必肯答應呢。」

端木楓乾了一杯酒，然後正色道：「不瞞二位說，老化子雖承江湖朋友送了個『無影神龍』的匪號，只不過是浪得虛名，其實老化子既無法比擬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也未學過隱身術，更談不上無影，老化子所以知道此秘密，是受了一位朋友的重托，才將老化子牽入了這場是非的漩渦……」

狄漢臣心中一動，接口道：「前輩那位朋友，可是燕家總管駱桑？」

端木楓點頭道：「正是你小兄弟的駱五叔，是他挽住老化子出來將這機密轉告你，並暗助你一臂之力，俾能救人！」

狄漢臣心裡不由感到一陣難過，他自和駱桑見面，便印象欠佳，全未假以詞色，想不到這位五叔却在暗中維護，怎不使他慚愧，感動！

端木楓目光何等銳利，業已洞悉狄漢臣肺腑，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不必難過，人總有失眼的時候，何況你並無大錯，現在老化子要告訴你另一秘密了。」

狄漢臣尷尬地嘆了口氣道：「晚輩在洗耳恭聽。」

「這是有關燕小玲被謀害的另一樁秘密……」端木楓話聲未落，狄漢臣已經急不及待的追問道：「前輩，是誰謀害了小玲的？是誰殺害了小玲的？」

端木楓望望窗外天色，說道：「現在天色已不早，我只能簡略的告訴你，同時還希望你不要打岔。」

喝了一大口酒，潤潤喉道：「這秘密是咱們花子幫一位香主昨夜告訴老化子的，今晚駱桑去找老化子幫忙，因爲時間急促，沒來得及說，正好現在告訴你，稍停，咱們去營救五個小娃兒時，你就可以告知燕翼謀眞相，或可免去一場不必要的格鬥。」

略停，問狄漢臣道：「小兄弟，可認識『踏雪無痕』苗元？他是『蛇莊』的一名武師。」

狄漢臣點頭道：「晚輩和鏢局夏師傅遊小雁塔的時候，曾見過他一次，小玲之死和他有關？」

端木楓道：「他雖非行兇主謀，却是唯一的幫兇，哈哈！酒雖然可愛，但對一個無量而又貪杯的人，確是太可怕了！」

司馬嵐聽得一愣，道：「端木兄是否已經醉了？」

端木楓雙眼一翻道：「怎麼？一罈未完就心疼了，告訴你吧，老化子量大如海，此生尚未領略過醉酒的滋味是怎麼樣的。」

司馬嵐笑道：「端木兄既未酒醉，爲甚麼又說起酒話來了？」

端木楓道：「你的意思是老化子正在說着主兇和幫兇，突然一轉又談到酒的可愛可怕，以爲是我在說酒話？你也太低估老化子了，告訴你吧，說酒話的不是我老化子，而是那個『踏雪無痕』苗元，他昨夜和咱們花子幫一位香主共飲，幾斤老酒下肚，便迷迷糊糊的吐露了一件萬惡的謀殺秘密！」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嘖嘖嘴又道：「燕小玲之被害，起源於愛的糾紛，也是她自己始作蛹，結果落個先姦後殺的悲慘結局。」

狄漢臣悲憤的道：「前輩，殺小玲的可是『蛇二郎』鍾健嗎？」

端木楓沉聲道：「是鍾健和苗元二人，鍾健先姦污燕小玲，然後由苗元將她殺害，並將屍體懸在鐘樓簷角！」

他說到這裡，雙眼突然暴射出兩道冷燄，恨聲道：「老化子活了幾十年，新奇的事兒也見過不少，倒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惡毒的殺人手法。」

司馬嵐道：「是甚麼惡毒手法，竟令得端木兄如此的驚奇！」

端木楓一連喝了三杯猴兒酒，使激動的情緒略爲平靜後才道：「他們這種殺人的方法，老化子倒有點羞於出口，苗元事前已準備好一種長不盈尺的雨傘節毒蛇，候鍾健污辱燕小玲盡興，便將毒蛇之頭伸進燕小玲的人生關口，然後用火一燒毒蛇尾巴，毒蛇負痛，拚命前竄……」

狄漢臣這時已被氣得咬牙切齒，面色鐵青，虎地站了起來，獰聲道：「好兩個萬惡無恥的賊子，我狄漢臣如不將你們挫骨揚灰，誓不爲人！」

端木楓跟着站了起來，面色凝重地拍拍狄漢臣肩頭道：「小兄弟，你又沉不住氣了，老化子既已淌了渾水，就不會袖手旁觀，你先坐下，老化子還有話說。」

狄漢臣恨恨地坐下後，司馬嵐感到萬分迷惑地道：「端木兄，你說了半天，在下却是越聽越糊塗，聽說他們『小七劍』中，就數燕小玲的造詣最高，不管此傳言是否屬實，能名列『小七劍』，武功絕不會稀鬆平常，這是可斷言的，在下却不明白她怎會輕易被人姦污殺害？」

狄漢臣暗忖：「是呀！我怎麼未想到這些問題？果然，薑還是老的辣！」

端木楓淡淡一笑道：「這不怪你不明白，因爲老化子說得顚三倒四。事情是這樣的，有兩個年輕人同時愛上了燕小玲，一個是南城『離火劍』的兒子『小霸王』尚俊，另一個就是『蛇莊』的『蛇二郎』鍾健了。

「一開始時，燕小玲和他二人相處得都很融洽，雖然鍾健很少和『小七劍』聚在一起，但小玲却常常抽空溜到『蛇莊』去找鍾健談心。

「『蛇神』夏侯勤雖然對『色』之一字深惡痛絕，但那是指不正當的行爲，所以他並不阻止門下弟子婚配。後來，不知怎的燕小玲突和鍾健疏遠起來，常十天半月不去『蛇莊』一次，即是見了面，也是冰冷冷的，態度大變，和以前笑語相迎，完全判若二人，因此使他陷入極端痛苦之中。

「他自小既與蛇爲伍，養成了一種狹窄、偏激的個性，心想既不能永遠佔有她，就應該毀掉她，主意既決，便和與他臭味相投的苗元商議，俟燕小玲再來『蛇莊』時，暗將『蒙汗葯』下在茶裡，燕小玲果然中計，一任他們二人擺佈……」

司馬嵐「哦」了一聲，狄漢臣却仍鐵青着面孔，沒有任何表情。

端木楓歇了一口氣，又補充道：「關於這件事，據說夏侯勤始終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他也是個胸襟狹窄，而且極爲護短之人，所以咱們處理這件事要極端謹愼小心，當然這並不表示咱們怕他，而只是不欲使事態擴大，造成無謂的傷亡！」

狄漢臣冷冷的道：「依前輩的意思，咱們應該如何謹愼處理？」

端木楓笑笑道：「小兄弟，別盡往岔道上想，你固然咽不下這口氣，我老化子也不是肯隨便低頭的人，走吧！現在亥時已將盡，咱們先不要誤了救人大事！」

＊　＊　＊

午夜。

星稀月暗。寒風砭肌。

兩條黑影，如流星趕月般，在櫛比的屋頂上，併肩向西飛馳。

「前輩可知囚人之處？」是狄漢臣的聲音。

「就在燕翼謀書房的下面，那座書架便是通往地下室的暗門，按鈕在書架的內側。」是端木楓的聲音：「小兄弟，千萬不能意氣用事，燕翼謀縱然處事失當，只要我們挽救及時，沒有鑄成大錯，也不要使他過份難堪，因爲他的出發點是爲枉死的愛女報仇，雖然找錯了對象，但他的心情是值得同情的。」

「前輩請放心，晚輩知道該怎麼樣處理的。」

「很好，這樣老化子就安心了！」

片刻馳奔，燕翼謀那座巍峨巨宅已然在望。

「小兄弟，你只管潛進去，裡面有駱老五的人接應你，外面有老化子代你照應，千萬要記住老化子說的話，不能意氣用事。」

「晚輩記下了，事完後，在那裡和前輩見面？」

「仍在威遠鏢局！」

話完，兩條黑影突然分開。

狄漢臣飛身翻上了燕宅的高牆，伏下身子凝眼下望，牆內是一片花畦，除了一些傲霜的菊花仍在挺秀外，其餘花樹都只剩下禿枝，在寒風中發抖。

一條碎石小道穿花畦而過，幾隻似小犢的異種狠犬，在碎石小道上往來巡邏着。

他在牆上伏了一會兒，眼看那眉月已掠過中天，却仍然一籌莫展，他實在想不出能不被狠犬發現的辦法，不禁感到焦急起來。

「啪！」是種墮物的聲音，聲響極微，離狄漢臣至少在五丈開外。

幾頭狠犬異常警覺地掀動鼻子，朝發出響聲的方向嗅了嗅，便都悶聲不響地撲了過去。

狄漢臣心知是老化子弄的手脚，他自然不會放棄這種機會，縱身一躍而下，眞似一片落葉般的了無聲息！

他落地後毫不停留，幾個飛縱，越過這片空曠的花畦，接着一式「孤鶴冲霄」，飛身上了巨宅屋頂，容那幾頭狠犬發覺，吠叫着反撲過來，他早已竄過幾重屋脊，縱落在一座天井裡面。

「來的可是狄少俠！」暗影中閃出一個中年漢子，低聲的問。

狄漢臣也低聲道：「在下正是狄漢臣，尊駕如何稱呼？」

中年漢子道：「在下車紹禹，奉駱總管之命，在此接應狄少俠。」

「哦！有勞了，他們現在那裡？」

「敝主人和駱總管已往地下室，在下爲狄少俠領路。」

狄漢臣緊跟隨在車紹禹身後，低聲問道：「他們已下去多少時候？」

「約莫頓飯光景。」

狄漢臣心中一陣緊張，道：

「已有頓飯光景?」

「是呀，子時不到，就和駱總管一道下去了，很奇怪，敝主人今晚神情顯得異常歡愉，一掃近半月來的陰霾神色，駱總管反而愁眉深鎖，好像大禍臨頭般……」

狄漢臣感到事態嚴重，不願他再囉嗦不休：「車兄，貴主人的書房在那裡，可有人看守?」

「啊!快到了，穿過前面那座敞廳，往右拐，走廊盡頭便是了，只有一位護院武師。」

「承教了，在下先走一步。」

狄漢臣不待車紹禹話完，已如一陣旋風般，越過了車紹禹，向前貼地捲去。

他擔心小五劍的安全，此時眞是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就跨入地下室。

穿過敞廳，往右拐轉到走廊，抬目一看，這條走廊約莫十數丈長，盡頭是一座二層的樓閣，閣樓上燈火通明，因閉着窗，看不清裡面的情況，底層下也有燈火，但都昏暗暗的，門前有一個跨刀的壯漢，像幽靈似的不停地往來蹀躞。

他心切救人，對眼前一切無暇多想，仍然像旋風般向前捲去，當那位護院武師發覺時，兩下相距已不足三丈，他絕不容對方有出聲機會呼叫，抬手一指點去，制住了護院武師的穴道，然後縱竄過去，將護院武師受制之身體輕輕放倒在地。

這時，車紹禹追了過來，見狀大驚道：「狄少俠，你殺了秦師傅?」

狄漢臣搖搖頭，道：「在下僅制住了他的穴道，不妨事的，車兄就請留在外面，隱在暗處給在下打個接應便是。」

說完，一晃身捲入書房之內。

這間書房佈置得極爲雅緻，但狄漢臣此刻毫無心情欣賞，他走到書桌前，找着桌旁的暗鈕按了一按，只聽得一陣極輕微的「軋軋」之聲，靠在牆的一隻書架緩緩的移了開來，露出一個往地下室的暗門。

拾級而下，是一條地道，地道中掛着幾隻燈籠，光線雖然昏暗，但已足夠照明之用。

地道盡頭是兩扇緊閤的紅漆大木門，狄漢臣這時感到心跳加劇，他並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擔心五個被囚年輕人的生死，因爲這兩扇木門一開，生死立判。

他深深吸了口氣，自腰間解下軟劍，一脚向大門踢去，只聽得「呀」的一聲，敢情兩扇大門只是虛掩着。

門內是一個極其豪華的大廳，廳內燈火輝煌，却不見一個人影。

他不禁一怔，遊目四顧，見大廳兩側排列着六道門戶，四面牆壁上，掛着巨幅達摩禪師的畫像，畫像前擺着一張供桌，鮮花供果，香烟繚繞，一派寧靜氣氛，那像是個行兇的地方。

「也許是那六道門戶裡面才是囚人的所在!」他心裡想着，同時也將六扇門戶一一推開，這時才眞正感到驚訝了，原來六個房間佈置得一般華麗，桌上茶壺裡的茶水猶有微溫，顯然人剛離去不久。

他不禁疑念頓生，暗忖：「難道這是個陷阱?」

愈想愈覺得所疑不差，這一切顯然都是駱桑預設的圈套，說不定連老化子端木楓都是和他們同流合汚……

他想到這裡，忽聽身後有人低聲呼道：「狄少俠!」

他突然轉身，見呼叫他的正是那奉駱總管之命，負責接應他的車紹禹，登時憤怒塡膺，軟劍一挺，指着車紹禹喝道：「照直說，人囚在那裡?這是不是駱桑的陰謀?」

車紹禹微微一笑，道：「狄少俠，請不要動怒，那五個年輕人原來確是軟禁在這裡，不過事情的演變確是太突然，不止在下莫明其妙，連駱總管也大感意外呢!」

「嘿!少耍花招，他們現在那裡?」

「都在閣樓上，連俠丐端木前輩也在座呢!」

兩人回到書房，車紹禹先恢復了通往地道的書架，然後在桌底按下另一個暗鈕，「軋軋」聲中，這次移開的是左側靠牆書架，書架後面就是一張直登閣樓的扶梯。

狄漢臣縱身上樓一看，登時怔住了。閣樓中央擺着一桌豐盛的菜餚，在座的除了燕翼謀、駱桑外，還有「無影神龍」端木楓，以及在黑風谷失踪的「小五劍」尚俊、邵百齡，艾佩佩，艾一鳴和尹聰。

這時，在座的老少八人都站了起來，駱桑却尷尬地笑道：「賢侄，這次不止你被你二叔戲弄了，連愚叔我也被耍了猴兒，來來，快點入座，酒菜全未動，我們都在等你啦!」

狄漢臣見小五劍個個身配長劍，服裝整齊，而且臉上都含着笑意，不禁鬧了個滿頭玄霧，雙眉一挑道：「你們到底弄的是甚麼玄虛?」

端木楓皺着眉頭大聲嚷道：「小兄弟，你先入座再慢慢談好不好?你看這滿桌子的酒菜，能看不能吃，眞要將老化子饞死了!」

小五劍被逗得笑不可抑，齊聲道：「狄兄，快請入座吧，有甚麼不明之處，燕老伯自會告訴你的。」

燕翼謀也呵呵笑道：「你還生愚叔的氣，嗯!」

狄漢臣心裡確實很不舒服，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不便再僵持，於是默然不語的走到預先爲他留下的座位坐了下來。

燕翼謀敬過一巡酒後，感慨萬千的嘆口氣道：「我燕某在江湖上混了數十年，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可全處理得得心應手，而且也問心無愧，只有兩件事使燕某耿耿於心，終生愧疚……」

端木楓哈哈笑道：「大丈夫是非分明，燕兄不掩己非，實在難得!往者已矣，還提它則甚?五個年輕人在府上備受優待，等於做客，依老化子看來，他們也不會放在心上的。」

「小霸王」尚俊道：「端木老前輩說得很對，晚輩等也很了解老伯的心情，何況令嫒和晚輩等相處得情同手足!」

端木楓笑道：「燕兄，聽到了嗎?他們這一輩的人呀，可較咱們那一輩的胸襟豁達得多了。」

燕翼謀搖頭苦笑道：「不管怎麼樣，燕某總覺得難以釋懷，再說，對他們幾位的家長也無法交代呀!」

端木楓一拍胸口道：「老化子這淌渾水反正趟定了，這方面由老化子出面疏導、化解就是了!」

狄漢臣對眼前情景，完全一頭霧水，事情的演變實在是太突然了，使他感覺撲朔迷離，不禁萬分疑惑地向端木楓問道：「端木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端木楓笑道：「怎麼回事?最好還是由你二叔慢慢告訴你，老化子只能告訴你，他和五個孩子的事，已化戾氣爲祥和，一切都成明日黃花，現在咱們急須要商量的是如何替燕姑娘報仇，而不致引起夏侯勤老兒護短作梗……」

駱桑接口道：「端木兄，在下倒有一個計較，不知是否可行?」

端木楓道：「有甚麼鬼主意，不妨先說出來讓大家聽聽啦!」

駱桑道：「在下的意思是偸學『夜審潘洪』故事……」

端木楓道：「又是裝神扮鬼?」

駱桑道：「不!這次是舊罎裝新酒，內容完全不同，但效果則一，不過大前題還是先說服夏侯勤!」

端木楓正色道：「老化子暫且相信你這罎新酒是仙醇玉醪，勉爲其難的承擔說服工作，但老化子不敢保証準會成功!」

燕翼謀道：「以端木兄的聲望擔任說服工作，已是事半功倍，何況你們還有『同行』之誼。」

「同行之誼?」端木楓不禁一怔，但很快便回味過來了，哈哈笑道：「好呀，姓燕的，老化子爲你拚命賣力，你不揀好聽的說倒也罷了，反戲弄我老化子沒蛇耍，罷罷，這檔子事老化子不管了，沒得費力挨駡!」

燕翼謀笑道：「失言失言，燕某願認罰三杯!」

端木楓道：「不成，你挖苦了老化子，結果還賺得酒喝，這太不公平了。」

燕翼謀道：「依端木兄之意呢?」

端木楓道：「最少也得罰上一打!」

燕翼謀笑道：「這燕某豈不是更佔便宜了嗎?」

端木楓妙語連珠，只逗得小五劍笑不可抑，狄漢臣雖是滿懷心事，也不禁爲之解頤。

這一頓酒由子夜喝到曙光曦微，除了狄漢臣因心裡有着一個疑團不能釋懷之外，氣氛極爲輕鬆、和諧。

天明，端木楓便領小五劍離開了燕家，狄漢臣也欲告辭，却被燕翼謀留住了，他挽留狄漢臣的理由是：「賢侄難道不想解開你心中之謎?」

* * *

晌午時分，「蛇莊」到了一位訪客——「無影神龍」端木楓，夏侯勤將他請入內室，「蛇大郎」蒲永獻茶退下。

夏侯勤笑道：「你這老叫化好幾年都不到我這長虫窩來了，我還以爲你被閻老五召去了呢?」

端木楓尷尬一笑道：「老化子這幾年來遠遊川黔，栽了個不小的觔斗，若不是巧遇青城山李太虛那牛鼻子，我老化子這條窮命，恐早已埋骨異鄉了，成了閻老五的座上客了。」

夏侯勤掀髯笑道：「想不到『無影神龍』老化子也會栽觔斗，這倒是奇聞了，想必對手是位奇人異士，仙俠之流。」

端木楓苦笑道：「是兩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夏侯兄，你蟄伏長安數十年，可聽說過『奪命三刀』胡秋嗎?」

夏侯勤道：「哦!是他，我不止認識，而且還是莫逆之交呢!」

端木楓道：「夏侯兄覺得那位胡老兒爲人如何?」

夏侯勤道：「倨傲粗暴，亦正亦邪，最爲人所詬病的是護短，我和他訂交之後，也曾竭誠規勸過他……」

端木楓笑道：「依夏侯兄說來，胡老兒是一無是處了?」

夏侯勤正色道：「不然，胡秋有個最大的長處是不好色，對一班貪淫好色之徒，深惡痛絕。這也是我和他訂交的主要原因，端木兄不會是憑空無故談到胡老兒吧?」

端木楓道：「當然不是，老化子方才說的兩個年輕人，一個叫毛

眉，一個叫包銳，都是胡老兒的心愛弟子，夏侯兄願不願聽老化子這段丟人現眼的經過？」

夏侯勤笑道：「你老叫化既不怕宣揚自己的醜史，我也正好藉此解解悶，又何樂而不爲之呢？」

端木楓忽然又拿蹺道：「不成！老花子的喉嚨現在澀得很，你得先讓老化子潤潤喉……」

夏侯勤笑笑道：「我早知你老化子到『蛇莊』來準得訛上一頓，所以我早也準備挨你敲一竹槓了。」

說完，雙手一拍，敢情蒲永早已在廳外等候了，這時他領着幾個壯漢走了進來，揩桌抹椅，頃刻間酒菜齊備了。

端木楓毫不客氣，一把抓住酒壺，連聲「乾啊，乾啊！」一連乾了十幾杯，才嘖嘖嘴望着夏侯勤，道：「你幹嘛不喝？」

夏侯勤道：「別裝腔作勢了，還是快說你栽觔斗的光榮經過吧！」

「好吧！」端木楓沉思片刻，似在回憶着當時情景，緩緩的道：「大約是三個月前的事，老化子從灌縣趕到成都，途經郫縣，這時已過午夜，天空一鈎眉月，萬點繁星，因白晝酷熱，晚上涼風習習，最適宜趕路，從郫縣趕到成都，只不過三數十里路，在老化子來說，不過個把時辰的脚程，卻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把時辰的路程，幾乎使老花子永遠無法到達了。」

夏侯勤笑道：「這敢情好，我這頓酒也可以省了下來。」

端木楓不理睬夏侯勤打趣，喝了口酒又道：「老化子正乘着午夜涼快，施展輕功穿過郫縣的時候，突見前面數十丈處有兩條黑影一閃而逝，我老化子雖平日常以輕功自詡，也自嘆不如，當時便起了好奇之心，也可說是好勝之心所致，想看看到底是甚麼出類拔萃之人物，脚下一緊，便循着黑影消逝的方向追去……」

夏侯勤道：「大概那兩條黑影被你這條『無影神龍』的『神龍』追丟了？」

端木楓道：「誰說不是，老化子當時嗒然若喪，心裡好生難受，便無精打采的往回走，心中卻仍在琢磨那兩條黑影的來歷。

「這時，卻突然聽到兩聲極微弱的呻吟，就像人在臨死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一般，心中不由一動，便循着那微弱的呻吟聲找去……」

夏侯勤也聽出興趣來了，忙問道：「可找着了？是不是那兩條黑影在幹傷天害理的勾當？」

端木楓搖搖頭，沒有作答，卻端起酒猛喝了一口，又拿起竹筷，夾了塊風鷄在嘴中慢慢的咀嚼，好像根本忘了他還在叙述故事，神情甚滑稽。

夏侯勤知道他在故意賣關子，便站起身來含笑道：「老叫化，你一個人慢慢喝，我到外面去一趟。」

端木楓聞言一愣，道：「你去那裡？」

夏侯勤道：「你栽觔斗的醜事已草草收場，我也得去看看我的孩子們了。」

端木楓懂得夏侯勤所說的「孩子們」，是指他飼養着千萬的蛇羣，也了解夏侯勤此舉只是逼自己就範，不禁咧嘴一笑道：「玩蛇的終究是鬧不過養蛇的，夏侯兄，老化子算是口服心服了，完全服了你了！」

夏侯勤重又落座，笑道：「誰希罕你服不服的，你既不願說下去，我又何必勉强你？」

端木楓技窮搖搖頭，道：「老化子很快的便找到呻吟之處，那是在一座紅漆門廬的外面……」

夏侯勤急道：「那人傷勢如何？」

端木楓道：「傷得很重，大概是被重手法所傷，七竅都往外淌血，老化子見生機全斷，便補了一指……」

夏侯勤嘆口氣接道：「既未斷氣，你怎能將人家往枉死城中送，可見你老化子的心也够殘忍的了！」

「殘忍？」端木楓呵呵笑道：「老化子當時如非心裡有事，還眞想弄去燉起來，飽享一頓口福呢？」

夏侯勤笑道：「人又不是狗，老叫化我看你是醉了。」

端木楓雙眼一翻，大聲道：「本來就是一條狗嘛，誰跟你說是人！」

夏侯勤笑道：「你這老化子眞該死，一條死狗也値得這樣舖張叙述？」

端木楓也笑道：「這叫做平鋪直叙呀！」

夏侯勤道：「不要打哈哈了，還是揀要點說吧！」

端木楓點點頭道：「老化子當時在想，這條狗很可能是那兩個夜行人幹的，但他們爲甚麼要對一條狗下毒手呢？不用說，一定是非奸即盜，怕狗吠聲驚動了主人或街坊，所以老化子決心在附近仔細搜索一番，想不到老化子猛一抬頭，竟見這座紅漆門廬的左牆角上，用白粉畫着一隻三角形標記……」

夏侯勤道：「角尖向上還是向下？」

（筆者按：過去江湖朋友做案，爲了關照同道，都留下個明顯的記號，白粉畫的三角形是最普通流行的記號，只要在江湖上混過幾天

，大概都懂得這種記號，江湖朋友稱之爲「定貨」，尖端向上表示做案的人是獨往獨來的武林高手，如果尖端向下，就表示做案的人能力不濟，希望同道的支援，至於不够資格畫三角，而只能畫個圓圈記號的，便是等而下之的撬門挖洞，鼠竊狗偷之輩了。）

端木楓道：「當然是向上囉，所以老化子不敢再遲疑了，一長身，縱身上紅漆門廬，往內一看，這戶人家倒是深宅大院，於是屏息靜氣的向內搜查，剛翻過三重院落，忽見一處窗戶，透出昏黃燈光，而且房中傳出『嗯嗯』的悶哼聲，老化子當時氣往上衝，知道遇上了下五門的採花勾當了……」

夏侯勤也顯出很緊張的道：「你既未看到，怎能斷定是……」

端木楓道：「老化子當然看見了，當時雖生氣，想想還是不要魯莽，於是躡到窗下，用手指在窗紙上點破一個小洞，一看之下……」

夏侯勤急問道：「怎麼樣？」

端木楓道：「兩個年約二十七、八的男人，正在輪姦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

「氣死我也！」夏侯勤一掌拍在桌子角上，將一隻堅硬的楠木桌角拍斷，連桌的杯盤也震得跳了起來，酒了老花子一身酒，瞪目喝道：「你老叫化子不會宰了那兩個萬惡的淫賊？」

端木楓搖頭的苦笑道：「我老化子能宰了他們，就不會栽觔斗了！」

夏侯勤恨聲不絕地道：「後來呢？」

端木楓道：「老化子當時幾乎把胸膛都氣炸了，一聲大喝，『萬惡淫賊，快出來受死！』房裡燈火隨聲而滅，約莫片刻，『克察』一聲，窗戶被砸碎了，一張圓櫈從裡面扔了出來，其實老化子已飛身上房等着，那兩個淫賊隨着那圓櫈飛出窗外，見老化子等在房頂，便也雙飛身上房，其中一個指着老叫化子喝道：『臭叫化，你敢攪散毛爺的好事，是活得不耐煩了。』

「隨着那另一個說道『：銳弟，這臭叫化留他不得！』話完，各自腰間解下一柄金光奪目的軟刀。」

夏侯勤接口道：「原來你說的兩個淫賊，是胡老兒的一雙孽徒，老叫化，咱們走！」

端木楓一愣道：「去那裡呀！」

夏侯勤面色陰沉道：「到四川去找胡秋理論去，我倒要問問他，爲甚麼調教出這種淫徒而不予以清理，簡直連我夏侯勤的臉皮都讓他丟光了！」

端木楓哈哈笑道：「看你那副燥急的樣子，沒有聽完老化子的叙述，你怎知胡老兒沒有清理門戶！」

夏侯勤目注端木楓道：「你是說胡老兒已將兩個孽徒正了門規？」

「不錯，幾乎被胡老兒寸磔而死。」

夏侯勤長長的噓了口氣，道：「好！總算我夏侯勤沒有交錯了朋友！」

端木楓道：「你還要聽我老化子丟人砸鍋的故事？」

夏侯勤道：「結果都知道了，不說也罷。」

端木楓神秘一笑，道：「不說就不說，不過我老化子提醒你，前車可鑑，你可得多多愼防！」

夏侯勤笑道：「謝謝關心，夏侯勤自信還不致那麼昏庸！」

端木楓一口喝光了杯中餘瀝，擦擦嘴，站起來抱拳告辭道：「打擾打擾，有機會再來拜訪！」

夏侯勤也抱拳笑道：「最好別來得太勤，『蛇莊』可連續招待不起。」

＊ ＊ ＊

「賢侄，擄劫小六劍之事，一開始你駱五叔就不以爲然，小玲被害的那一天，愚叔就想不顧一切的給小玲報仇，也是被你駱五叔勸住，他要愚叔將這件事交他處理，欲查殺害小玲的眞兇，可是時間一晃又是半月，仍然是毫無頭緒，愚叔已實在忍無可忍，這時你駱五叔才勉强答應，不過，他有個要求，只能先軟禁他們，一方面仍在外面繼續偵查，同時也暗中偸聽小五劍的談話……」燕翼謀嘆了口氣，又道：「愚叔爲小玲之死，心中悲苦已極，萬念俱灰，神智也昏昏沌沌了的，若非你駱五叔精明幹練，愚叔定鑄成大錯無疑！」

駱桑笑道：「如今事過境遷，二哥，不必自責自苦了！」

狄漢臣緊鎖雙眉道：「你們既已查出了眞兇，已洗清了他們五位的冤枉，爲甚麼還故弄玄虛，讓小侄來救人呢？」

燕翼謀微笑道：「這是你駱五叔的主意，他見識過你凌空打穴的手法，隔五、六丈遠居然能制住一隻小白貓穴道，認穴之準，內力之强，在當今武林之中足可傲視羣雄，所以他心機一動，便想趁着這個機會，測驗你江湖經驗的深度……」

狄漢臣笑向駱桑道：「五叔，小侄是否應付得法？」

駱桑頷首笑道：「虎父無犬子！」

一陣哈哈，震散了滿天疑雲惑雨。

＊ ＊ ＊

傍晚時分，端木楓又來燕宅，

且和燕翼謀、駱桑、狄漢臣三人，仍在那間閣樓上，四人密談了約半個時辰便又匆匆的離去。

* * *

小陽春日的前一天，「蛇神」夏侯勤接到一份請柬，具柬人是皇甫長虹，大意謂太乙谷百花盛放，特備酒餚，邀請百里方圓內武林同道共賞，並謀一醉。

「避塵客」皇甫長虹雖很少在江湖上露面，但他的清譽，却頗爲夏侯勤所崇拜，兩下居處雖相隔匪遙，却始終緣慳一面，他接到皇甫長虹的請柬，自是歡欣萬分，決定準時赴約。

* * *

小陽春日，太乙谷經過一番整理，更顯得花團錦簇，潔淨無瑕，和谷外寒風凜冽，一望荒涼相比，確不啻是人間仙境，海上蓬萊。

皇甫長虹的寓所，也經過一番刻意修葺，如今已煥然一新，而且還在住所後面的空地上，因陋就簡的搭蓋了一座很大的敞廳。

午牌時分，皇甫長虹柬邀的客人都已繼續到齊，計有：

「震天劍」邵菊人和一雙子女「追風拿月」邵百齡和「紫衣玉女」邵艷姬。

「離火劍」尙子謙和他的唯一愛子「小霸王」尙俊。

「無刃劍」艾艮弼和一雙兒女「玉面虎」艾一鳴，「劍紅影綠」艾佩佩。

龍首山「潛龍堡」堡主「劍梭雙絕」尹雁南和愛子「怒海潛龍」尹聰。

「無影神龍」端木楓。

燕宅主人燕翼謀和總管駱桑。

「蛇神」夏侯勤和大弟子「蛇大郎」蒲永。

威遠鏢局總鏢頭「金劍銀旗」司馬嵐和鏢師「摘星手」夏無痕。

終南派掌門人「無極子」勝一淸是個全眞老道。

眞是羣雄畢集，盛况空前。

花樹下到處設有桌椅，以供來賓歇足賞花。

負責茶水的，都是精挑細選口齒伶俐的精壯漢子。

主人皇甫長虹愉快週旋於賓客間。

奇怪的是狄漢臣和本谷小主人皇甫少華却未見露面，當然這並不影響賓主的歡娛，因爲知道原因的，心中有數，不知道原因的，也並不在意。

酒筵擺在新搭蓋的敞廳一端。另一端空着，中間隔着一層厚厚的棉簾。

午正，負責招待的精壯漢子，畢恭畢敬的延請來賓入席。

筵開數席，大家依序入座後，却空着中間一席的首座，夏侯勤不由暗暗納悶，他想：終南派執西北一帶武林牛耳，該派掌門人「無極子」尙且不能坐上中間席的首座，不知虛位以待的是個甚麼樣了不起的人物？

賓主雖都入座，却並未端上酒菜，因爲這時大家聚集一起談興反而漸濃。

夏侯勤和端木楓同坐一桌，疑惑的問道：「端木兄，是否還有賓客未到？」

端木楓道：「還有一位老前輩，你沒有看到中間那席的首座還虛着麼？」

夏侯勤冷冷地笑着，道：「嘿！這位『老前輩』的架子倒是大得很啊！」

端木楓只淡淡的笑了一笑，沒有接腔。

午時將盡，才見一個壯漢匆匆跑進來，躬身向皇甫長虹道：「稟谷主，仲孫姥姥駕到！」

夏侯勤心頭猛震，頓時感到渾身不自在起來，暗忖：師嬸自禁「蛇谷」十年，從不與外界往來，今天怎的也趕來湊興，成了皇甫長虹的上賓？

同時，皇甫長虹得到傳報，却含笑而起，抱拳高舉道：「勞諸位久候，在下去迎一位武林前輩進來，即刻馬上開席。」

說完，匆匆離開敞廳，神情間

顯得對來人極爲恭敬。

夏侯勤看在眼中感到極爲舒坦。

片晌過後，敞廳門口出現一位白髮蒼蒼，臉色豐腴紅潤，上身穿着一件藏青團花棉襖，下繫一條同色百褶長裙，手拄蛇杖的老婦人，皇甫長虹執禮甚恭地緊隨在白髮老婦身後。

廳中之人一見白髮老婦現身，都同時站了起來，以表示敬意。

白髮老婦滿面笑容，頻頻點首道：「不敢當，折殺老身了，諸位趕快請坐。」

當她目光觸及夏侯勤時，頓時暴射出兩道炯炯寒芒，臉色一沉，冷聲道：「你好！」

夏侯勤雙目不敢平視，緩緩低下頭去。

白髮老婦很快的又回復了和藹可親的笑容，在虛懸的首座坐下來，大家這才跟着紛紛坐下。

皇甫長虹一聲吩咐：「上菜！」，登時山珍海錯，水陸雜陳，一旁侍候的壯漢，已在白髮老婦進廳前拍開酒罎封泥，將酒杯一一斟滿。

皇甫長虹這時以主人身份，端着酒杯站了起來，先向首座的白髮老婦人彎了彎腰，然後含笑道：「諸位同源，今天是冬至一陽生小陽春日，本谷因佔地理之利，氣候和煦，百花怒放，在下不敢獨享，特備薄酒粗餚，柬邀同源蒞谷共賞，同時也趁此機會，了結一樁小輩所結的寃仇，好在雙方師長都是武林中有名高人，相信決不會有所祖護，但爲了絕對公正，特恭請隱居『蛇谷』的『白髮仙娘』仲孫前輩俠駕光臨主持，現請諸位同源舉杯，咱們先同敬仲孫老前輩三杯，聊表敬意。」

皇甫長虹的一番話，使得夏侯勤坐不安席，滿腹狐疑，三杯酒敬過後，他懷着悚然的心情走到「白髮仙娘」席前，雙膝一屈道：「徒侄叩候師嬸金安！」

「白髮仙娘」一抬手道：「難爲你還記得起我這個老婆子，回座去吧！」

夏侯勤只覺得師嬸一抬手之間，有一股奇大的力量將自己身體往上提起，根本無法抗拒，不禁大駭。

「謝謝師嬸恩典！」又深深的一揖，才退回到自己座位。他實在無心吃喝，總覺得今天的場面奇特，好像處處都是衝着他而來的，腦子裡思潮起伏，突地靈光一現，想起老叫化子前幾天在「蛇莊」講的故事，顯然是有意暗中點醒自己，而自己竟然皆不覺，想到這裡，不由顫抖不安起來了。

他很想問問端木楓，偏偏這時端木楓已端着酒杯到別桌去敬酒，不禁恨得牙癢癢的，暗罵道：「老叫化，總有一天夏侯勤欲使你吃足苦頭的！」

酒至半酣，「白髮仙娘」突然大聲道：「諸位請稍停片刻，老身現在欲代敝祖師爺清理門戶！」

接着一揮手道：「啓簾！」

那道障在敞廳中央的棉簾，緩緩向兩邊分開，半截空廳中却多了四個人，兩個站着，兩個却委頓躺在地上。

站着的兩人，一個是狄漢臣，另一個是皇甫少華本谷的小主人。

躺在地上的兩人，一個是「蛇莊」中「蛇神」夏侯勤的愛徒「蛇二郎」鍾健，另一個是「蛇莊」的武師「踏雪無痕」苗元。

兩人目光炯炯，滿面獰色，祇是無法出聲動彈，顯然是被制住了穴道。

「白髮仙娘」豐腴紅潤的臉上，這時已罩上一層寒霜，伸手將夏侯勤招到桌前，沉聲斥道：「你看到了沒有，那兩個狼狽爲奸的東西，一個是你徒弟，一個是你莊中武師，兩人竟然幹出萬惡淫爲首的勾當，而且天良盡喪地將被汚辱的姑娘，以極卑鄙殘酷方法置之死地，夏侯勤，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夏侯勤定定神道：「如果屬實，徒侄願領祖師最嚴厲的家法，不過徒侄對事實眞相有點懷疑！」

「白髮仙娘」笑答道：「你是懷疑老身？」

夏侯勤躬身道：「徒侄怎敢懷疑師嬸妳老人家！只是……」

「沒有證據和口供是不是？」白髮仙娘冷笑聲道：「老身已去過那被害姑娘的墳上，破棺驗屍，從腐爛屍體的肚子裡，取出一條雨傘節死蛇，而且也去了一趟『蛇莊』，取得了兩個惡徒的口供，他們都已經承認了，你可是還要問問清楚？」

夏侯勤冷汗直流，俯首低聲道：「師嬸平生正直無私，徒侄自然不敢再問了！」

「白髮仙娘」面色稍緩道：「老身雖然自禁十年，寸步未離蛇谷，但對方圓數百里的武林動態，仍然是瞭如指掌，近年來你力爭上游，頗有進境，老身是非常高興，只是因此疏於管教門下，加以你有個護短的毛病，致養成門下的狂妄，目空一切，和你鄰近的一班武林朋友都看在你的份上，不願結怨成仇，才有今天這個結果！你能辭其咎嗎？」

夏侯勤躬身道：「徒侄知罪，願領家法！」

「白髮仙娘」一指躺在地上的鍾健和苗元道：「孽徒鍾健，天生凉薄，加以奸人苗元的掇撥，自然甚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只是未想到卑鄙惡毒到如斯地步！」

「長安三劍和尹堡主的男女公子因此受到極大的嫌疑，幾乎釀成浩劫，雖經狄少俠和丐俠先後的介入，總算查出了眞兇，但他們俠義心腸，恐你暴發護短的脾性，一言不合，肇致更多的傷亡，才商量出今天這個辦法，原本是請德高望重的終南派勝掌門主持其事，相機說服你合作，恰好被老身知道，因事關本門聲譽，才要求皇甫谷主，並商得勝掌門同意，由老身出面主持，現在孽徒鍾健和奸人苗元均被執在此，你對此處置有甚麼意見？」

夏侯勤道：「徒侄乃待罪之身，豈敢置喙，一切悉憑師嬸處理。」

「很好，你先歸座。」

「白髮仙娘」突然面色一沉，殺氣騰騰大聲喝道：「設靈！」

一切都已事先準備妥當，頃刻間便爲燕小玲佈置了一座莊嚴華麗的靈堂。

「行刑手那裡？」兩個懷抱薄刃單刀的大漢應聲入廳，肅立靈堂兩側。

「狄少俠和皇甫少俠請給兩個賊子解開穴道後歸座。」狄漢臣和皇甫少華如言施爲後，走到小六劍桌前落座。

苗元面色如土，渾身篩糠似抖個不停，已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兩人穴道雖解，但武功全被「白髮仙娘」廢去，所以顯得疲憊不堪，連站着也很見吃力。

「行刑！」

兩聲凄厲刺耳的哀號聲過後，燕小玲靈前供桌上，端端正正的擺上兩顆鮮血淋淋的人心……

* * *

狄漢臣回湘途中，耳旁仍然繚繞着燕翼謀和邵艷姬臨別的囑咐。

「孩子，你先回去，愚叔和你五叔摒擋一切後，隨後就會趕去給令尊和你三叔請罪……」

「漢臣哥，回去將我們的婚事稟告令尊堂後，盡快擇個吉日來接小妹啊！」

（全文完）

雪嶺梅嬌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雪山破廟遇眞兇　天網恢恢罪難逃

上文提要： 峨嵋神尼看着陳淵成長，知他忠誠磊落疼愛之極，早已有意將自己千萬中挑選來的兩個心愛女徒，配其一給陳淵爲妻，朱梅內向溫柔，天嬌刁蠻野性，陳淵暗中稱她爲惡妞。豈料，天嬌心中早有陳淵，盼了幾年，相見之下已深愛，悄悄去大和尚處盜來療傷聖葯給他，療治被自己刺傷的手臂。三人同伴上路去尋找眞兇，一路上，惡妞却變成多情溫柔女……

手尾？留下了甚麼手尾？

陳淵可不能不加倍小心了，河洛劍客竟也是他本門的弟子，人家出道久了，武功歷練，自然都要勝他一籌，何況屋中的另一人，只見那雪地上的足印就知道，必也了得。

好在雪太大了，北風在呼嘯，只要加上小心，就不怕被屋中人發覺，而且這杳無人烟的荒野，做夢也想不到屋後會有人來。

隨聽那河洛劍客道：「其實你也太多慮了，若有甚罪證落在那老兒手中，當年你也不會官復原職，再又作總兵了，何況已十多年了，有道是朝中有人好作官，當年他在其位，尚且扳不倒你，何況現今，更何況人已死了，死了百了，你還擔心甚麼。」

果不如神尼所料，殺死朱梅老爹的，雖非這總兵，却是他所指使。

只聽那低沉的聲音說道：「你知道甚麼，我所說的罪證，乃是我官復原職後失去的，除了那老兒，再不會有他人和我作對的。」

「那我更不明白了。」河洛劍客道：「那老兒手無縛雞之力，不識武功，而且分明怕了你，說甚隱居，分明是躲藏起來，可知怕你不放過他，怎會有罪證落到他手中？究竟是甚麼罪證，令你寢食難安到這個地步？」

那總兵嘆了口氣，道：「對你說了也不要緊，我那罪證一旦被他送上去，到了三司衙門，我不被誅九族，也會被誅三族。」

「造反！」

「差不多了。」那低沉的聲音說道：「你必然知道，那長沙王的下場？」

陳淵只能從那縫隙中，看到河洛劍客，一直在低着頭生火，現在，屋中的火盆已燒得旺了，只見他側過面來，面露驚訝，說道：「長沙王滿門抄斬，八十六口連襁褓中的嬰兒也被斬首，當年凡是與長沙王有往來的，眞個人人自危，我如何不知，原來你……」

「別說了。」那低沉的聲音道：「之所以我寢食難安，不料我小心收藏，收藏的那麼嚴密的東西，竟然失去了，想來想去，再沒別人……」

只見那河洛劍客點了點頭，說道：「你猜疑是那老尼所爲？確也有理，當年不但被她從你的刀下救走那姓朱的老兒，而且還傷了你，當今天下，能破得你那五虎斷魂刀的人，當眞是屈指可數，那老尼既把那老兒的女兒收歸門下了，自然擔心你仍不死心，再向他尋仇，是以……那老尼江湖人稱神尼，否則，你豈能從她劍下逃得性命，取去

你的罪證，不過是示警而已。」

「但令我日夜提心吊膽，寢食難安。」

「我明白了，」只見那河洛劍客從火盆邊站了起來，說道：「之所以，你們被她知道人是你所殺的，故爾要我來替你報仇……」

「是永除後患。」那低沉的聲音道：「武當弟子，正派名門，她也絕不會猜疑是你所爲。」

只見那河洛劍客緊鎖了眉頭，說道：「誰教我受了你的大恩，明知這老尼難惹，也不得不助你一臂之力了，總算你坦白，對我毫不隱瞞，正因如此，你想想，那會料到竟有那麼巧的事，那老兒的女兒偏在那時尋了去，我怎敢不趕快離去，我雖不把一個小妞放在眼裡，但若斬草除不了根，倒被她認出我的眞面目來，那還了得，再說，你只對我說，要我找回落在他手中的東西，我那知是那樣重要的罪證，再說，你去一見就知道了，我受你之託，怎會不忠你之事，是眞搜查遍了，而且，是暗中先已搜查遍了，後來，才放起一把火來。」

「你……放起火來？」

「躭心甚麼？」河洛劍客道：「深夜荒山，更兼大雪，若是山中另有人居，我也不會在這裡落脚，把方圓數百里的邛崍山搜查遍了，虧你也還是老江湖，怎麼會不明白，既然那罪證如是重要，那老兒一見火起，還會不趕快取出來麼，再說，那罪證若落在老兒手中，也不取出，大火也會毀滅了那罪證，還有，待殺了那兩個老兒，把屍體抛入火中，豈不連屍體也毀滅了，豈不乾淨？」

有一會工夫，才聽那低沉的聲音道：「你說得雖是，但我不得回那失去之物，仍不安心，故爾要你帶我親去搜查一遍，偏是天公不作美，本來雪已停了的，那料又下了起來，而且更大了。」

「沒法兒了，」河洛劍客又坐下來了，說道：「你心急也沒用，大雪不停，休想入得了山，坐下來吧，却是我忘了問你，你怎知那老兒隱居在這山裡？」

那人坐下來了，現在，陳淵看得見了，好一個魁梧又威嚴的漢子，年約五旬，說道：「你不是說我也是老江湖麼？這老兒隱居匿藏起來，果然不易尋找，但欲知峨嵋優曇已把那老兒的女兒收歸門下，可就有綫索可尋了，但直到那妞兒已長大了……」

只見他直搖頭，而且面露苦笑，繼續說道：「十多年，好長好長的十多年，我在峨嵋山下，幾條路口，都派出了人，峨嵋山上，也只有峨嵋優曇才收了女弟子，自是不難查訪出來的，甚至那廟裡的和尚，尤其是那年輕的，峨嵋山中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弟子，還會不交相談論麼，不過，十多年，守候了十多年，才守候到那名叫朱梅的女弟子下山來。」

「我明白了。」河洛劍客說：「你的人跟踪她，於是，終於找到她爹，才知其實就在近處。」

「既然我也會在江湖上闖蕩多年，我手下的人，當然也是老江湖了，何況都知道峨嵋優曇難惹，她的女弟子既然下山，自也武功超羣，故爾莫不小心翼翼，從不曾被她發現。」

河洛劍客道：「何況躭心會把老的引出來，這也就是我遠遠見到雪地之上來了一個姑娘，手中捧着個酒罈，就知來的是誰了，那敢再遲延，那知，那妞兒來得好快，令我來不及把屍首抛入火中，其實，那雪太大了，遇熱也成了雪水，地上房上的雪也溶了，房屋雖着了火，如何旺得起來，其實很快就熄滅，抛去火中，也是滅不了屍的，是以，還在老遠，聽得那妞兒呼喚爹，我心下倒先着了慌，忙忙走了。我眞躭心……」

河洛劍客的眉頭緊皺了起來。

「你忙忙走了，那妞兒又沒見到你，你躭心些甚麼？」

「你忘了，她是神尼的弟子，若認出她爹死於武當劍下……」

只見那人面上閃出一抹邪笑，道：「你放心，那妞兒多大點年紀，何況一見她爹慘死在雪地上，必然悲痛欲絕了，豈會認得出是死在甚麼劍法下……」

陳淵那還會再往下聽，北風在怒嘯，那瀰天的大雪，竟也發出盈耳的聲响，屋中人武功再高，也難發覺出他來，何況絕想不到大雪荒野，屋後竟然有人。

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仍循原路，從那雜物堆中，鑽了過去。可就不能不小心了，那堆砌的雜物若倒塌下來，必然驚動屋中的兩人。

那知，他才鑽出，才一脚伸出，非小心不可，屋中兩人一個沐猴而冠，老江湖，武功必然了得，另一個更是早已出道，名震江湖的同門，是以脚先頭後，眼睛瞄着身後。

啊唷！驀覺脚上一緊，脚脛上被甚麼纏住了，不敢出聲，忙不迭蛇行而前，既怕驚動屋中的兩人，也怕那雜物倒塌，甚至不能發出聲响來，但雖然吃了一驚，但也知是怎麼回事。

不由他不彎身蛇行，從雜物的縫隙中滑行出去，咬緊了牙關。

總算沒有發出聲响了，雖然放下了心中大石，脚脛上却已劇痛如折，果然又是那該死的惡妞洪天嬌，呔！竟然只穿着褻衣，手中一條

長繩兒，一頭纏在他的脚脛上，一頭在她手裡，他才看得明白，那天嬌姑娘一揚手，挫腰一抖，陳淵的身子便離了地，脚前頭後，叭的一聲，把他扔到前院的雪地上，新雪鬆軟，而且太厚，大半個身子，幾乎已埋入雪中。

幸是那雪又厚又鬆軟，但仍跌得他眼冒金星，尤其是左臂上的傷未癒，又劇痛起來，不知傷口是否又迸裂了。

大雪瀰空，他從高空跌下，更令地上的雪花飛濺，一時之間，那還能看得清，而且，跌下時又是頭下脚上，連頭也埋在雪堆裡了，不僅眼不能見，而且，滿嘴是雪，那還說得出話來，甚至感到窒息。

天嬌姑娘不知那來那麼長的一根長繩，長有數丈，一抛之下，那繩竟仍握在手中，却把他抛到前院的雪地裡，少說有七八丈遠。

陳淵氣極怒極，甚至連咬牙切齒也不得，那滿嘴雪，吐不出，倒溶化了，不僅灌入他喉中，而且劇烈嗆咳，加上高處抛落，重重跌在地上，再加上臂傷劇痛入心，竟暈了過去，僅覺他被拖行，但瞬已失去知覺，甚麼也不知道了。

若他不是怕雪水灌入肺中，慌忙閉了呼吸，尚不致暈厥的。

到底他內家功力深厚，只是一時失去知覺而已，他被一聲帶哭聲的尖叫驚醒了，是朱梅姑娘的叫聲，其實是哭聲，帶着惶急更悲痛，叫道：「他……他死啦！天嬌姊姊，妳妳……妳殺了他！」

沒有應聲，陳淵已能覺出一隻手伸了過來，他知道，這一定是洪天嬌伸過手來，試探他的鼻息。

他心中怒極恨極了，他屏着呼吸，眞像死了一樣，他自己也感覺得到，臉色也一定蒼白極了。

「啊呀！血！」只聽朱梅的哭聲叫道：「妳妳……殺了他，妳眞殺了他！」

血！難道他的傷口又迸裂了？

「我……沒有呀！」天嬌姑娘的聲音，眞令他難以相信，那聲音不但惶急，而且顫抖。

「妳妳，你殺了他！」朱梅姑娘重複說，聲嘶力竭，「血！他一身是血，我不信他殺了我爹，因爲……因爲我知道，我自己才知道，他是個好人，一個正人君子，只是救我，並沒侮辱我，而妳，却一口咬定他殺了我爹，妳一路之上，磨折人家還不夠，是非不分，眞相未明，妳竟……竟穿心一劍……」

朱梅姑娘大哭起來，陳淵倒迷惑了！血？他怎會一身是血，天嬌姑娘用穿心一劍殺了他？

「我……難道不是醒了，而是……死了！」

他大吃一驚，想睜開眼來，那知，尚未睜開眼來，忽覺有人撲到他身上來，把他的頭緊摟在懷裡，可就睜不開眼來了。

只道是朱梅姑娘，那知竟是天嬌姑娘，竟會是這個惡妞兒？

正因陳淵怔住了，是以反倒毫不動彈。

眞令他驚奇，這惡妞，傷了他，磨折他，鎮日用劍指嚇他，適才，更把他抛出數丈，跌落在雪地上的惡妞兒，這是怎麼回事？竟然也哇地一聲，大哭起來，眼淚流了他一臉，流入他眼中，因此他更睜不開眼來了。

而且，把他摟得那麼緊，把他的頭壓在她胸上，不僅令他不能動彈，而且窒息，忙不迭把一口眞氣沉下丹田，用腹部來呼吸，自然也不能開口，不能出聲。

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只聽這惡妞哭道：「我沒殺你呀，你怎麼死啦，我只是……以爲你逃走了，一見你出現，就縛住你，把你抛在雪地上……」

且慢，陳淵心想，當眞，只是把他抛在雪地上，何曾一劍穿心，那瞬間，他已看得明白，她手中只有那長繩，何曾有劍，但滿身是血，血從何來？

而且，怎麼只有左臂疼痛，從那麼高的高空跌落下來，即使左臂上的傷口沒迸裂，也震動了，但心口上那有一些兒疼痛？

不不，他不是死了，當然不是，不然怎會覺得左臂上的痛楚來？

只聽那天嬌姑娘哭得好傷心，越哭越傷心，不僅他心中奇怪，簡直驚愕，那朱梅姑娘也停止哭泣，也怔住了，顯然傷心更惱怒，那麼溫柔的姑娘，竟然惱怒起來，一定是她跺了一下脚兒，說道：「妳哭甚麼？妳殺了人家，倒哭，貓哭老鼠，妳妳……妳哭得再傷心，我也不會原諒妳！」

「我沒有。」天嬌姑娘把他摟得更緊了，不是說，而是哭喊：「我已說過了，我沒有呀，我怎會殺他。我等了他幾年啦，日盼夜盼，日等夜等，好不容易等到他來了，我怎會……怎會殺他呀！」

陳淵若是睜得開眼來，必然大吃一驚，驚得瞪大了眼睛，但朱梅姑娘的眼睛却一定瞪得大極了，因爲聽得她說道：「妳……妳說甚麼？等他？日等夜等？等了……等了幾年啦？」

「如何不是等了幾年啦。」天嬌姑娘哭訴道：「那時，妳年紀還小，妳不懂，我可懂得，爲甚麼師傅讚他，在我們面前，無時、無刻，老是讚他，讚他多英俊啊，武功劍術又多高强，妳可會聽師傅讚過人麼？沒有，是不是，那麼，爲甚當着我們讚他？」

「那時，妳年紀小，妳不懂，我懂，聽師傅讚得多了，久而久之，日裡夜裡，甚至在夢裡，有時，甚至一閉眼兒，就見到他了，後來，甚至不用閉眼兒，我也見到了……」

「不不……」是朱梅的聲音，不哭泣了，而是驚愕，說道：「人家一直在武當，從沒下過武當，壓根兒就沒來過峨嵋，妳怎會見到？」

不再是不能出聲，也不再是睜不開眼來了，而是不敢出聲，不敢睜開眼來了，甚至不敢動彈一下，不能，不能讓她們知道他沒死，否則她們就不會說下去了，他甚至連臂上的痛楚也忘了。

兩個姑娘都這麼美絕人寰，神尼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的美人兒，都在爲他而哭泣，那心下如何不甜甜的，不，簡直是甜蜜蜜。

「現在，妳可明白啦。」是耳邊的聲音，不是耳語，而是天嬌姑娘在他耳邊說，因爲，她把他的頭緊壓在胸上，滿是淚痕的面頰，緊貼在他額上。

「我明白甚麼？」是朱梅姑娘惱怒的聲音。

「爲甚我惱了猿伯，爲甚九老洞的猴兒，一見我就逃跑，因爲牠們騙了我，我總以爲那雲裡霧裡，他，終於來啦，怎不心兒跳，喜極了，那知，若不是猿伯，就是那些該死的猴兒，如何不是被牠們騙了。」

「啊！」朱梅姑娘說話怎麼聲音怪怪的：「我明白了，原來，妳……以爲……師傅把妳許配了他。」

「原來妳雖長大了些，仍然不懂，仍不明白，難道妳忘啦，不僅我日盼夜盼，師傅又何嘗不在日盼夜盼，盼他前來，妳忘了師傅會說過，不久，就會多一個人來一同居住了。她對我說過，不祇一次，師傅對我說：天嬌，妳會喜歡他的，他呀！眞英俊，豪氣干雲，天下雖大，再找不出第二個來了，論武功，妳們兩人加起來，都不是他的對手。

「我知道，師傅也已把劍術傳給他了，那是當然，因爲他已盡得他那雜毛師傅，那枯木老道的眞傳，何況又得到師傅的指點，除非是妳，才會蠢到不知師傅的心意。」

在天嬌姑娘懷中，多溫暖啊，眞是甜蜜蜜，他雖不知朱梅姑娘是否明白，他却早已知道了，甚至連天嬌姑娘尚不明白，不知道之前，他早已知道了，她們都是神尼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走遍天下，爲他挑選出來的佳偶，只不過要他挑選其中一個而已。

不！爲何竟會不由他選擇，神尼竟已屬意於天嬌姑娘，這兇霸霸，一點兒不解溫柔的惡妞呢？雖然較之朱梅姑娘，她美得更艷麗，眞像多刺的玫瑰花兒，而不是秀麗得出塵的溫柔的朱梅姑娘呢？

「不！」

那知，溫柔的朱梅姑娘，竟大叫一聲，不僅他，不僅天嬌姑娘，必然連朱梅姑娘也吃了一驚，是以，隨即柔和了些，不過冷極了，說道：「師傅的心意不是如此的，因爲……因爲師傅更喜歡我，而且……而且，妳若眞以爲師傅把妳許配了他，爲何妳用劍傷了他，恨不得殺死他，對他那麼兇霸霸，磨折他……」

陳淵感到天嬌姑娘的面頰離開他額上了，她怎麼了？不言不語，似乎怔了怔？

啊呀！糟透了，朱梅姑娘突然大叫一聲，大叫一聲「不！」令他大吃一驚，驚悸得他心頭一震，他那還能提得起那口氣來，自然也屏不住呼吸了，身子一定也震顫了一下，他可是在天嬌姑娘懷裡，被她緊緊摟住，如何會感覺不出來。

這這……這是做甚麼？天嬌姑娘一聲不响，挪出臂來，而且，伸手入他懷中，隨即，一口長長的、如蘭的呼吸，噴在他臉上。

啊！當然，她知他沒有死，而他也明白了，爲何會滿身是血！

他明白了，那不是血，而是藏在懷中，他捨不得吃的朱菓破裂了，破裂的朱菓，和血漿一般無二，兩枚比拳頭略小的朱菓破裂，透過衣衫，那是多大的一灘血漿，何況他暈了過去，怎不像心口湧出來的鮮血，怎不以爲他已死了！

她一定知道他沒死，知道那不是血了，但怎麼她不出聲，仍然，雖然只有一隻手臂，仍然摟住他？

只聽那朱梅姑娘的聲調雖然柔和了，但却哀聲帶哭，說道：「你明知他沒有殺死我爹，因爲他的劍在妳手中，便是寶刃，劍不沾血，但我見妳嗅了又嗅，一定也嗅不出血腥來，初時我傷心過度，不明白妳爲何嗅那劍，直到妳傷了他後，妳又向那不沾血跡的劍上，又嗅了一下子，我見妳的眼睛登時亮了起來，才明白妳爲何嗅那劍身了，初時，我也相信了妳說的，以爲眞是他殺了我爹，那時，不但妳明白，我也知道，他並非兇手了。」

陳淵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不明白天嬌姑娘爲何仍假裝不知他沒死，仍然摟住他。

多溫暖的懷抱，不，他可不是貪圖那懷抱的軟玉溫香，而是要聽下去，天嬌姑娘當然知道他長長地吐了一氣，雖然她的面頰不再貼在他額上，那口氣，反倒噴在她臉蛋兒上了，那熊熊的火光之下，映得

紅艷艷的臉兒。

既然天嬌姑娘已知他沒死，爲何還要裝假，他的眼睛已睜開了一條縫兒，那紅艷艷的臉兒，就在他眼前。

眞令他驚奇，惡妞兒竟然不發惡，再不是那麼兇霸霸了，任由朱梅姑娘一口氣說下去。

那朱梅，那麼溫柔的姑娘，竟然越說越有氣，顯然以爲他眞死了，再不用顧忌了，咬了咬牙兒，說道：「你問我有異樣的感覺沒有，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如何會不知道，我已一再對妳說過，沒有呀，而妳，却一口咬定人家侮辱了我，不信我是清白的，不信人家是誠篤的君子……」

噯唷！陳淵大吃一驚，才說惡妞兒不再發惡，那知，陡然間，又發起惡來，竟不知她爲何如此惱他恨他，竟在他臂上狠狠地擰了一把，而且偏擰在他的傷口上，她爲他偷取來的藥，端的是療傷聖藥，若不是已生肌合了口，否則早已迸裂，何況她這麼狠狠的一擰。

朱梅姑娘發出一聲喜極的驚呼，說時遲，天嬌姑娘原來摟着他的另一隻手，不但抓住他，霍地外揚，而且屈腿一脚踢出，恰踢在被她翻轉過身來的屁股上，陳淵已是痛入心肺，壓根兒就沒站起身來，早連拋帶滾，滾到了朱梅姑娘的脚邊。

那原是一瞬之間，喜極的朱梅本能地慌忙把他抱入懷中。

是眞的痛極了，那麼深的傷口，雖沒迸裂，可痛得他四肢也癱軟了，皇天在上，他眞沒假裝，不但痛得臉色白了，而且額上也見了汗珠。

那朱梅把他摟入懷中，喜極，也心痛極了，陳淵反倒大是不忍，忙道：「朱姑娘，我眞沒事，只是……一時……暈厥而已。」

「快別出聲！」朱梅無限愛憐地替他擦去額上的冷汗，外面北風在呼號，大雪瀰天，他額上竟冒冷汗，不由她咬緊了牙兒，說道：「妳！師姊，妳也太狠心了！」

親親熱熱的天嬌姊姊，竟成了師姊，可知她惱在心頭。又急道：「你眞沒事麼？但這血……」

「那是朱菓。」陳淵忍住痛，要她安心，忙道：「妳送去給我的朱菓，我……捨不得吃，藏在懷裡，破裂了。」

「啊！」

朱梅閉上了眼兒，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那天嬌姑娘那有眼兒看，朱梅竟連羞也忘了，兀自抱他在懷，兩人也互望了一眼，不，一時之間，都望着對方，不轉眼兒。

忽聽那天嬌姑娘狠心地哼了一聲，啊呀！兩人才驚覺了，羞得朱梅放開懷抱，掉開頭，天嬌姑娘已背轉過去。

都不明白，先前以爲他死了，抱着他哭得那麼傷心的天嬌姑娘，突然又惱了起來，惡妞又發起惡來？可不是狠狠地一跺脚。

陳淵仍坐在地上，心頭一凜，那朱梅姑娘更成了驚弓之鳥，只道她又發起惡來，心下着慌，橫跨一步，擋在陳淵身前。

那知天嬌姑娘連身子兒也沒轉過來，仍然背對着兩人，說了，竟然……竟然話聲不但冷冷的，而其竟然聲帶幽怨。說道：「哼！原來妳人小鬼大，只道妳仍然天眞得甚麼也不懂，敢情都瞞不過妳。」

朱梅的眼兒睜大了，楞了楞，說：「天嬌姊姊，妳說些甚麼啊？」

「妳說得不錯，我早已嗅出那劍上沒有血腥，早知他不是殺妳爹的兇手了。」

「那你……」朱梅姑娘更驚訝，眼兒睁得更大了，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天嬌姑娘仍然背對着他們，也不容她打岔，繼續說道：「而且，我也知道他是誰了，我一見那劍就知道，因爲師傅對我說過，我不但一見就認出那是越女劍來，而且……而且，那書上有名兒，正是我日盼夜盼，盼了多年的人兒，我……我啊！當時眞怒極，也駭極了，他他……竟脫去了妳的衣裳！」

朱梅的臉兒緋紅，映着火光，更紅透了，好在她也背對着陳淵，說道：「但你知道，你已知道，他是爲了救我呀！」

「初時，我只見他也衣衫不整，如何不怒極，後來……後來說甚麼我也不相信，他竟會把你……脫去了你的衣裳，抱你在懷中，竟然……竟然不動心。」

「啊！」朱梅姑娘羞澀地，低低地啊了一聲，低低的說：「原來，妳是……爲了這個。」

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陳淵也在心裡啊了一聲，多年了，她日盼夜盼，盼他前來，雲裡、霧裡、夢裡、令她多喜悅，又多少失望，而他，來了，却是脫去了朱梅師妹的衣裳，何用選擇，朱梅，這可愛的、人見人愛的姑娘，豈能再嫁他人？

啊！冥冥之中，這不是早有註定麼？這不是姻緣早已註定麼？

啊！原來她是爲了這個，惱他、恨他，不但傷了他，而且，恨不得殺了他！

但陳淵却一點兒也不惱她，也不再恨她了，雖然傷在她劍下，雖然她磨折他，雖然先前縛住他的脚踝，拋他出那麼遠，跌得他一佛出

世，二佛涅槃，甚至暈了過去，但現在，他一點兒也不惱她，恨她了，因爲，那是愛呀，爲了愛極而生的妬嫉。

現在，他明白了，明白她爲何反覆無常，爲何今日在峨嵋山中，一見他傷口迸裂，竟惶急成那個樣兒，毫不忌諱，伸手入他懷中，爲他療傷裹傷，當然也明白了，爲了傷了他，倒又連夜跑去爲他偷盜那療傷的聖藥。

他再也覺不出臂上的痛楚來了，現在，只感到心裡甜蜜蜜的，眞是蜜蜜甜。

現在，他再不覺得朱梅姑娘最最可愛了，雖然眞是可愛，因爲這惡妞兒之惡，原來竟是爲了愛他，愛之恨，才恨之切，因是，她越是惡，也越更可愛了。

也因爲緩過了那口氣來，也許是心中生愛，愛也生出力量了，他站起了身來，說：「原來，原來……」

不不，都這麼美，都那麼可愛，天嬌的惡，朱梅的溫柔，教他如何能取捨，甚至惡的也惡得更感人，那是痴心，痴情的恨惡呀，且慢取捨，忙道：「現在，當務之急，朱姑娘的殺父仇人，原來得來全不費工夫，遠在天邊……」

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兩個姑娘都大吃一驚！

遠在天邊，豈不是說：近在眼前？眼前只有他，難道，眞是他殺死了朱梅的爹！

正是要兩個姑娘都大吃一驚，且拋開兒女的私情，那天嬌姑娘啊了一聲，朱梅姑娘面容登時慘變。

陳淵點了下頭兒，讚道：「兩位姑娘不但劍術了得，而且武學淵博，竟已看出，朱姑娘的爹是死於一劍穿心，那正是武當獨步武林的穿心一劍……」

竟然掀眉，眉兒又斜飛入鬢，而且揚了頭兒，竟然……呔……竟然得意。

惡妞兒登時惡向膽邊生，朱梅姑娘一低頭，一聲嗆郎，已拔出劍來，劍光映火光，閃出一片寒濤。

陳淵竟如不見，却對天嬌姑娘道：「適才妳以爲我畏罪逃走不是？好教妳得知，原來那雜物堆後有一道小門，通往別院，眞是神差鬼使，朱姑娘的爹死後有靈，那兇手確已遠走高飛，竟然又回轉前來，而且還同指使他的人同行，恰在我們來到，進入這殿堂之後，那兩人也跟踵來了……」

陳淵從殿門口往外瞧，見大雪不止，瀰空的大雪橫飛，甚至連數丈外的廟門亦不可見了，呼嘯的北風，像是在嚎啕，是以不怕那兩人會離去，會聽到他們的話聲，就像他一鑽過那雜物堆，就再也聽不到兩人的話聲一樣，是以不急，也不躭心。

啊！兩個姑娘手中劍垂了下來，都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當眞？」天嬌姑娘道：「你……你怎不早說。」

「妳那容我說得出口來。」陳淵苦着臉兒，道：「我才伸出脚來，已被妳縛住，扔到外院中了，之後……」

朱梅姑娘切齒道：「那你……還等甚麼？還不帶我們前去……」

「擒住他們。」天嬌姑娘道：「問他，爲甚殺死朱老伯？」

陳淵掄了掄左臂，不由皺了眉頭，嘆了口氣，道：「兩位姑娘放心，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天嬌姑娘可又瞪了眼，跺脚道：「你還掉文兒。」顯然已明白他爲甚掄那受傷的左臂，道：「你也不用躭心，咱們不用你出手。」

想到爹的慘死，殺父的仇人就在左近，溫柔的朱梅姑娘那還能溫柔，早已淚流滿面，也跺了下脚兒，陳淵忙道：「不瞞兩位姑娘，殺死朱姑娘爹的人，竟眞是……不肖的武當弟子，只不過主使的另有其人……」

却也不敢怠慢，當下把所知的，以及聽到的，都對兩個姑娘說了，道：「原來神尼早已猜到是甚麼人了，朱姑娘的爹爲官清正，也別無仇家，早已猜出便是當年在棧道之上劫殺朱姑娘父女之人，只不過不敢肯定，是以不曾對兩位姑娘明言，先前我無意中發現那雜物後另有別院，不料，不用前往成都，那兇徒不但去而復返，而且連主使的人也送上門來……」

天嬌姑娘情烈如火，倒比朱梅更心急了，那還聽他說下去，當先搶出殿去，陳淵叫道：「洪姑娘小心，那河洛劍客……」

朱梅姑娘却早隨後跟去了，陳淵心下大急，他的劍仍在天嬌姑娘手中，現下不僅臂傷未癒，而且手無寸鐵，一個河洛劍客已非等閒，還有一個沐猴而冠的總兵，武功必也不弱，兩個姑娘雖是神尼的弟子，却都少了歷練。

但那敢怠慢，忙也跟了出來，那知只是前後脚，那天嬌姑娘好快的身手，已鑽過那雜物堆了，即使是朱姑娘，也只瞄到一點身影，瞬已不見了。

兩個姑娘都輕功卓絕，而且身形小巧，鑽行起來，自然遠比他輕易。

他心下大急，不僅關心兩個姑娘，而且躭心，如何不急，忙不迭也一頭鑽入。

那知，他的頭尚未鑽入，驀覺後領一緊，竟是連帶後頸，被一隻

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不僅後頸疼痛，而且衣領勒住了他的喉頭，豈僅不能出聲，而且窒息得暈旋。

不僅被人拖了回去，而且高高舉了起來，啊呀！抓住他，舉起他來的，竟是一個高大又魁梧的大和尚！

「放開我！」

陳淵的喉頭被勒得緊了，其實只有聲，惶急又驚恐的叫聲，那能成話！

原來他尚未看清是被甚麼人提了起來，當眞，他也不是無能之輩，何況激怒，早駢指如戟，他上身雖不能動彈，下身却能就勢一蕩，猛地一扭身子，向抓住他的手腕上點去。

哦唷！那知，人家和尚非但沒放開手，他倒指痛如折！

頸脖痛，而且窒息，指劇痛，也牽連得臂傷也劇痛起來，令他差點又暈了過去，但仍然清醒，又急又怒，又驚恐。

那和尚拖他回去，舉起他來，舉到他前面了，竟然端詳起他來，竟然……竟然點了點頭，說道：「好小子，果然是個好小子，瞧不出，你年紀輕輕，指上倒眞有點功夫。」

他也可以更看清了，那大和尚一張紅噴噴的臉，既不兇惡，更不邪惡，而且沒怒容，若有，倒像是喜容。

他終於喊得出聲了，因爲他猛可裡一扭身子，身在半空，却也能用上他渾身的力量，嘩的一聲裂帛響，和尚抓住他的頸的手，雖然沒鬆動分毫，却把衣衫撕裂了，他也能喘過氣，發得出聲來了。

「放開我！你爲甚……抓住我。」

只聽和尚道：「這裡沒你的事了，有那老尼姑出頭，不怕那兩人飛得上天！」

陳淵一怔，老尼姑，可是神尼，難道神尼也來了，心中頓現了希望，大叫一聲！

「和尚！放開我！」

那和尚一聲呵呵，却比他更響了，簡直令他震耳欲聾，說道：「你叫得再大聲，那老尼姑也救不了你，小子，只要你乖乖聽話，就只有甜頭，沒有苦頭。」

「你你！」陳淵大急，叫道：「你要帶我去那裡了！」

原來那和尚話聲未了，已把他挾在脅下，在迎面撲打的大雪中，飛馳起來。

迎面撲打而來的大雪，已塞滿了他的口，那還喊叫得出來！

欲知後事，請看下集白髮神尼。

（完）

上文提要： 樂天游劫牢失敗，又轉回秦府，等候縣裡捕快或秦家的人押解楚夫人時，伺機救走，等到晚上，不見人出來，便潛入秦家，打探動靜，喬裝僕人，伺機威脅秦獨秀，可惜被他們捉住，不久脫困，將秦獨秀的兒子秦寶生脅持作人質，交換楚夫人母、子、女三人，秦獨秀不敢不從，樂天游和楚夫人三人跟着總管劉百豪帶出大門外面，仍未到安全地點，手裡拿住秦寶生，尚未放人……

樂天游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彭城恨

瞭解嫁禍緣因　盜取受賄證據

楚慕思接口道：「遠弟，別亂出主意！樂叔叔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樂叔叔自會想到下一步該怎樣辦！」

樂天游向慕思姐弟笑笑。「慕遠，你的心情樂叔叔很明白。放心吧，縱使上刀山下油鍋，樂叔叔也會傾盡全力，救出你爹，討還清白。」

一頓，轉對楚夫人道：「嫂夫人，眼前咱們必須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再從長計議。」

楚夫人頷首道：「樂叔叔所說極是。可是，一時之間妾身也想不到有那一個地方可供咱們安頓下來。」

楚慕思突然道：「娘，咱們可以到吳姥姥家暫住啊。」

楚夫人被女兒一言提醒，喜道：「怎麼想不起吳姥姥那裏。對，咱們可到吳姥姥那裏暫住一時。」

樂天游道：「嫂夫人，吳姥姥是甚麼人？」

楚夫人道：「是慕思她爹的奶娘，數年前，慕思她爹見吳姥姥已七老八十，便在城南外二里處買了一座小莊子，讓她跟兒孫搬到那裏去，自立門戶享幾年清福，吳姥姥起初不願搬出去，要老死在秦家，幾經勸說，吳姥姥才肯帶了兒孫搬到那座莊屋居住，慕思她爹不時去看望她，吳姥姥也經常回來做這做那的，若不是妾身假裝生氣，要她歇着，誰也拿她沒有辦法。」

慕思接口道：「娘，女兒很想念吳姥姥。她最疼女兒跟遠弟，她已有十天半月沒來了，不知姥姥她身子還像以前般硬朗不？」

樂天游道：「那咱們馬上去吳姥姥那裏。」

「好哇！」楚慕遠仍不脫小孩心性，拍掌道。「又可以吃到吳姥姥烹煮的桂花蓮子八寶鴨了。」

楚夫人看着，本想責備兒子幾句——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談吃的，但又不忍，嘆口氣，說道：「遠兒，由你帶路。」

楚慕遠說走就走，當先走出樹林子，往城南那個方向走去。

一路上，樂天游都小心留意是否有人暗中跟着，但却察覺不到。

＊　＊　＊

吳姥姥對於楚夫人母子、女半夜來訪，既驚詫又歡喜。

活了幾十年，甚麼事沒有經歷過，吳姥姥憑其直覺，猜到主人家必是出了甚麼事。「夫人，府中發生了事情？」

楚夫人自丈夫被捕，關入縣牢後，一直隱忍壓抑着自己的情緒，這時候，再也忍不住了，撲在吳姥姥的身上，泣道：「老爺……被人誣陷，關在縣牢內，屋子也被官府封了。」

吳姥姥雖已七老八十，身子挺硬朗的，聽楚夫人那樣說，恍似晴天響了個霹靂，震動了一下，却挺得住，摟住楚夫人，像哄小孩子一樣。「夫人，別傷心，老爺爲人正直，宅心仁厚，樂善好施，城裏那個不稱讚。老爺作福積德，自有神鬼護佑，不會有事的。」

楚夫人泣道：「姥姥，咱母子女三人如今有家歸不得……」

吳姥姥輕輕拍着楚夫人的肩背，柔聲道：「夫人，還有老婆子這個家，有老婆子在，您跟少爺小姐只管住下去。」

楚慕思道：「姥姥，咱們正想在妳這裏暫住幾日。」

「小姐，這莊屋本就是老爺買的，別說暫住的話，就算這裏是另一個家吧。」吳姥姥說。

樂天游在旁聽着，看出吳姥姥是個爽朗，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說話間，吳姥姥的兒子媳婦自灶間端了一鍋香米粥，幾碟小菜出來，放在桌子上，招呼楚夫人他們快吃。

吳姥姥慈愛地扶着楚夫人走到桌前坐下。「夫人，身子要緊，這個時候更加要保重啊，知道嗎？」

楚夫人點點頭，拿起湯匙吃起來。

樂天游與慕思姐弟已老實不客氣，吃起來了。

他們實在餓了，特別是樂天游。

看着楚夫人三人跟樂天游吃得津津有味，吳姥姥口裏嘆氣。

這時候，天已開始亮了。

吳姥姥吩咐兒子到屋外去看着，留意附近是否有可疑的人出現，要媳婦去做家務煮豬菜餵豬。

吳姥姥一家養了一窩豬崽子。

看看楚夫人吃得差不多，吳姥姥才說道：「夫人，官府到底憑甚麼罪名捉拿老爺，將他關在牢裏？」

楚夫人聽吳姥姥又提起那回事，想到丈夫在牢中不知受多少苦，不由又悲從中來，好一會，才壓抑下心裏那股悲痛，咬咬牙，說道：「眞是禍從天降。那一天，縣衙的方總捕頭突然帶了大批公差捕快，聲勢洶洶的將屋子圍起來，聲言要將咱一家捉拿到衙去治罪。老爺料不到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慌忙帶人到大門前問個清楚明白，那個方總捕頭對老爺說，官府於日前剿滅了一股山賊，捉拿到爲首的幾個山賊，審問之下，幾個賊匪供出老爺暗中勾結他們，圖謀作反，因此，他奉命帶人前來楚家，抄拿咱們全家。老爺力辯無辜，被人誣陷，那個方總捕頭就是不聽，下令公差捕快動手拿人。老爺不甘心糊裏糊塗背上那個罪名，動手抵抗，並吩咐老僕仁伯要咱們三人火速收拾細軟，帶領下人自宅子的右側小偏院那邊逃脫，他帶領幾個護院及家丁力阻公差捕快之緝捕，結果，咱們三人帶了十多個僕婦丫環及下人衝殺出去，不過，仍有幾個下人家丁被殺或是被擒，後來，老爺跟幾個護院家丁也先後被擒。妾身逃脫後，唯恐連累無辜，吩咐那些丫環僕婦，家丁下人各自去投親靠友，暫且不要跟着妾身三人，幸好妾身預早安排，要不，那一晚被官府圍捕妾身三人時，他們一定會遭殃。」

吳姥姥聽着，氣憤得握拳咬牙，怒冲冲地道：「好可惡的賊子，喪盡天良，誣陷老爺造反！若叫我老婆子遇上，不將他們身上的肉一口口咬下來，怎消得了心中怒氣！」

一頓，接安慰楚夫人。「夫人，像老爺這樣的大善人，天有眼，會保佑他的，終會洗脫罪名，一家安居樂業的。」

楚夫人抹去臉上的淚水。「要不是樂叔叔冒死出頭相救，妾三人早已被秦獨秀那惡賊押送到縣衙，跟老爺一起問斬了。」

吳姥姥立刻向樂天游納頭便拜。「樂大俠，請受老婆子三拜，叩謝大俠救援家主妻小之恩。」

樂天游料不到吳姥姥來此一着，慌忙離坐，硬是將吳姥姥扶起來。「姥姥快請起來，別要折殺樂某，樂某跟楚兄乃知交好友，他如今出了事，樂某應該那樣做的。」

吳姥姥被樂天游扶着，拜不下去，急得她直頓脚。「樂大俠，老婆子年老體衰，就是拚了一條老命，也救不了老爺！老身只能夠拜謝樂大俠你救助主母及少爺小姐之恩德，你若是不受，老婆子……一生一世也不安樂！」掙扎着要拜下去。

樂天游只好向楚夫人求助。「嫂夫人，請叫吳姥姥別這樣，樂某受不起啊！」

楚夫人知道樂天游說的是眞心話，勸說吳姥姥。「姥姥，妳老人家就別叫樂叔叔爲難吧，別要勉强他，快坐下來吧。」接對一雙兒女道：「思兒、遠兒，還不扶姥姥坐下來。」

慕思、慕遠答應一聲，雙雙走前去，左右摻着吳姥姥扶她坐下。

吳姥姥知道勉强不來，只好作罷，在慕思姐弟的扶持下，在一張櫈上坐下來。

樂天游恐怕吳姥姥再說甚麼感激的說話，忙對楚夫人道：「嫂夫人，可知道那幾個賊子關在那裏？是否縣牢內？甚麼姓名？」

楚夫人道：「聽那個方總捕頭

說，幾個賊匪關在縣牢內，至於那幾個賊子姓甚名誰，妾身只聽到方總捕頭說，其中一個姓洪，是賊首。至於是否屬實！那就不清楚了。」

坐在櫈子上的吳姥姥忽然站起來。「夫人，老婆子越想越不忿氣，待老婆子到縣裏去跟那些狗官理論，說甚麼也要他們放了老爺，要不，還有天理！」

一頓，豁出去道：「就算拚了老婆子這條老命，在所不計。」

楚夫人慌忙按她坐下去。「姥姥，千萬別這樣，妳若有甚麼三長兩短，老爺會責怪妾身的。聽我說，這件事有妾身三人跟樂叔叔去辦，一定可以救出老爺，洗脫老爺的罪名。」

樂天游也接口道：「姥姥，你就算拚了一條命，也救不了楚兄的，反會令到楚兄及嫂夫人心裏不安。你老人家放心吧，一切包在樂某身上。」

吳姥姥仍然意有不釋。「老爺待老婆子一家那樣好，老婆子若是不出點力，怎對得起老爺。」

驀地，她雙眼一睜，疾聲道：「老婆子想到一個可以救出老爺的辦法了。」

楚慕遠馬上問：「姥姥，甚麼辦法，快說出來聽聽。」

楚夫人跟樂天游、楚慕思頓時拿眼看着吳姥姥，不過，眼中都有疑惑之色。

吳姥姥認眞地道：「夫人，老爺待老婆子一家恩重如山，老婆子說甚麼也要救出老爺。老婆子打算叫若林到縣衙去，替老爺頂了那個罪名，不就可以救出老爺了嗎？」

楚夫人不等吳姥姥說完，馬上說道：「姥姥，千萬使不得！那不但救不了老爺，還會害了若林！再說，老爺也不會同意。」

樂天游雖然不知吳姥姥口中的「若林」是誰，猜想可能是他的兒子，接口勸說道：「姥姥，那些陷害楚兄的人，志在逼害楚兄，他們不會相信妳的話的，這個辦法行不通。」

「爲了救出老爺，說甚麼也要試試。」吳姥姥固執地堅持。

楚夫人裝出生氣的樣子。「姥姥，若不聽咱們的話，咱們馬上離去，不再留在這裏。」

吳姥姥聽楚夫人那樣說，才打消了那個念頭。「夫人，老婆子聽你們的就是。」

楚慕思道：「姥姥，千萬別作傻事，要不，咱們一輩子也不安樂。」

吳姥姥一把將楚慕思摟入懷中，含淚道：「小姐，姥姥沒用，救不了你爹，姥姥心裏很不安。」

楚慕遠偎入吳姥姥懷中，咬着嘴唇，強忍着不讓眼淚流出來。「姥姥，妳放心，我一定會救出爹！」

楚慕思握着拳頭道：「無論如何，也要查出是誰陷害我爹！洗脫爹的罪名！」

＊　＊　＊

一覺醒來，已經是午後。

由於昨晚一晚未闔過眼，天亮後，樂天游跟楚夫人三人都很疲倦，在吳姥姥的勸說下，四人躺到床上睡一會，那知道一覺醒來，已睡了大半日。

樂天游忙從房間走出外面，前廳沒有人，禁不住心頭跳動了一下，急步往屋外走去。

走出屋外，一眼看到楚夫人站在院子內的一棵李樹下，一顆提起來的心才放下來。

他擔心楚夫人三人背着他，冒險去救楚中雄。

「嫂夫人，兩位姪兒呢？」樂天游邊走前去邊問。

楚夫人偏首看一眼樂天游。「思兒姐弟仍在房中睡覺，樂叔叔不多睡一會？」

樂天游在樹下站住。「起來不見你們，嚇了一跳，以爲嫂夫人跟兩個姪兒偷偷跑去救楚兒。看到嫂夫人在這裏，樂某一顆心才定下來。」

楚夫人嘆口氣。「就憑妾身三人，怎救得出他倆的爹，妾身才不會笨得自投羅網，讓那些狗官、奸人一網打盡！他們之所以仍不敢對中雄怎樣，唯一的原因就是還未捉到妾身三人，因而有所顧忌。」

「嫂夫人明白這一點，樂某就放心了。」樂天游確是大爲放心，楚夫人曉得這樣想，那就不會做出傻事來。「嫂夫人，可有想到，是甚麼人會陷害你家？」

楚夫人眨眨眼。「城內，只有秦家一直暗中跟我家作對，那日，秦獨秀又率衆將妾身三人擒下，欲將妾身三人押解到縣衙。妾身剛才思前想後，只有秦家嫌疑最大。」

樂天游頷首道：「嫂夫人，樂某也是這樣想。縱使秦家不是主謀，亦必然有關連！要不，他們才不會替官府出頭，將你們擒下。」

跟着，他又道：「有一點樂某想不明白，秦獨秀將嫂夫人及兩個姪兒擒下後，爲何不將你們立刻押解到縣牢去，却將你們押回府中關起來！」

楚夫人咬牙切齒道：「秦獨秀之所以不將妾身等押到縣牢，是想從妾身的口中逼問出楚家一件家傳寶物——七寶青玉解腕刀！」

樂天游還是第一次聽聞世間上有一柄叫七寶青玉解腕刀的，問道：「嫂夫人，那是一柄怎樣的刀？」

楚夫人道：「那是一把解腕尖

刀，只有七寸長，刀把及刀身上鑲了七顆金剛寶石，黑暗中，發出眩人眼目的七彩光芒，刀把乃象牙所造，其上精雕細縷了花紋圖案，刀身不知用甚麼所鑄，呈青玉色，鋒利無匹，吹毛可斷。聽中雄說，那刀是西域波斯進貢給朝廷的一件寶物，不知怎的，流落民間，中雄的曾祖偶爾得之，視爲拱璧，一直傳到中雄這一代，算起來已有三代了，楚家一直珍而藏之，秘不外宣。不知怎的，秦獨秀竟然知道我家收藏了那把寶刀，逼妾身交出來，若交出便放了妾身三人。妾身當然矢口否認，我才不會上他的當。結果，他奈何不了妾身，却威脅妾身，要將妾身三人押到縣衙收監。妾身依舊不爲所動。」

樂天游忽然道：「嫂夫人，樂某猜想，若在那柄七寶青玉解腕刀上做文章，或許可以查出是甚麼人陷害楚兄！」

楚夫人遲疑了一下。「樂叔叔，妾身不知那把刀收藏在那裏，只有中雄一個人知道。」

樂天游忙道：「並不需要拿出那把七寶青玉刀，樂某這就去試試看。」

「去那裏？」楚夫人問。

「秦家。」樂天游道。「秦獨秀勾結官府，縱使不是主謀，也必然知道內情。」

「樂叔叔，千萬小心！」楚夫人叮囑一句。

樂天游點點頭，離開莊屋，趕去秦家。

＊　＊　＊

秦家的大門半開着，左右站着兩個帶刀壯漢，橫眉豎目的，膽小一點的，都不敢走近去。

事實上，一直以來，沒有多少個人膽敢走近秦家大門前的。

因此，對於樂天游的出現，四個守門大漢感到詫訝，八道兇惡的目光一齊射在樂天游的身上，本來垂下的右手一齊按在左腰的刀把上。

樂天游向那四個漢子掃了一眼，沉聲道：「站着幹麼？還不快去叫秦獨秀出來！」

四個漢子頓時「狗眼」一翻，兇神惡煞般，其口一人喝道：「大膽！竟敢在此撒野，直呼我家主人名諱。」

那四個漢子都沒有見過樂天游，所以不知他是誰。

樂天游嘻笑一聲。「狗仗主人威！叫不叫隨你們！不過，樂某人知道你家主人欲得到的一把寶刀的下落，爾等再不回報，樂某一走，可別後悔！」

四個大漢互相看了一眼，仍是那個說話的傢伙開口說道：「甚麼寶刀，說來聽聽！」

「混蛋！還不快去請秦爺出來。」門內有人喝叫。

隨着喝叫聲，一人出現在大門前，樂天游一眼便認出，那晚他走入秦家那座小樓內，看到的四個人當中的一個。

那個說話的大漢忙垂手向那人道：「是，萬副總管。」

原來那人是萬海。

「姓樂的，原來是你。」萬海看着樂天游，皮笑肉不笑的。「昨晚才逃脫，今日便有膽找上門來，萬某實在佩服你的膽量！」

樂天游咧嘴一笑。「龍潭虎穴，樂某也闖過，秦家不過是狗窩狐穴，樂某有甚麼不敢！」

萬海被樂天游一句「狗窩狐穴」說得臉上有點掛不住，仍然極力按捺住(他有自知之明，憑他的能耐，根本奈何不了樂天游，說不定還會吃大虧)，怒聲道：「狗嘴長不出象牙，萬某才不跟你這種人逞口舌之利，你還是小心點，不怕來得走不得麼？」

樂天游哈哈一笑。「姓萬的，你不會沒有聽聞過『來者不懼，懼者不來』這句老話吧？」

「好大的口氣啊！不怕風大閃了舌頭？」門內突然出現一個人，兩步走到大門前，在萬海的身旁站住。「姓樂的，是你！」

樂天游看着那人。「秦獨秀，想不到吧？」

說話間，又有兩人出現在秦獨秀的身旁——原來是錢風跟劉百豪。

「姓樂的，是甚麼寶刀？」秦獨秀開門見山。

「七寶青玉解腕刀！」樂天游直看着秦獨秀。

秦獨秀神態即時起了變化，疾聲道：「七寶青玉刀？」

樂天游嘴角帶笑。「正是。」看到秦獨秀一臉緊張之色。

秦獨秀用力吸口氣，壓下心裏的那股激動。「你想怎樣？」

「來個交易。」

「說來聽聽。」

「你是否勾結官府，陷害楚中雄兄？」樂天游道：「若不是你，又是誰？」

「姓樂的，秦某的話你相信？」秦獨秀奸猾地笑笑。

「樂某自會判斷。」

「秦某怎知那把七寶青玉刀在你手上？」

「刀，確實不在樂某手上！」樂天游道：「但樂某却知道其所在，至於你信不信，樂某不在乎。」

「怎樣交易？」

「你先說。」

秦獨秀猶豫了一下，才說道：「陷害楚中雄的，是……本城守備蘇大人。」

樂天游直視了秦獨秀好一會，才說道：「樂某並不知道寶刀的所在。」

他不敢肯定秦獨秀的話是否屬實。

秦獨秀眉梢一剔。「秦某也是胡謅的。」

「如此，誰也沒佔誰的便宜。」樂天游轉身便走。「告辭。」

「姓樂的，還想走？」錢風身形一動，欲撲前去，却給秦獨秀阻止了。

樂天游回首一笑。「昨晚也困不住樂某，倒要看看你還有甚麼手段、能耐！」

秦獨秀呵呵一笑。「姓樂的，終有一日，秦某教你知道厲害！」

樂天游道：「樂某隨時等着。」跟着轉回頭，大步而去。

看着樂天游一直走出街口，劉百豪終於忍不住，說道：「秦爺，爲何對姓樂的說實話？」

秦獨秀一笑。「鷸蚌相爭，得利的是不是漁人？」

劉、錢、萬三人眨眨眼，同時翹起大拇指。「秦爺好妙的主意，佩服、佩服！」

秦獨秀哈哈大笑起來。

* * *

離開秦府門前，樂天游並沒有回吳家，還直往守備衙門走去。雖則秦獨秀對他說是胡謅的，他仍然要去守備府查探一下。說不定，秦獨秀說的是眞話。

守備衙門前站了兩個軍兵，從守備衙門前經過的行人寥寥可數。大概，凡是官府衙門，一般的百姓都是敬而遠之的。

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

樂天游本來想直闖守備衙門的，後來改變主意，決定旁敲側擊，查探守備蘇大人是否主謀。

他在守備衙門外面守候了一會，便看到一個管家模樣的中年人走出來，心念一轉，決定從那中年人的身上下手查探。

樂天游暗中跟着那個中年人往大街上走去。

走入大街，樂天游快步趕上那個中年人，出其不意地一手搭在他的肩膊上，扣住了他的肩井穴，同時低聲說道：「不要聲張，要不殺了你！」

那中年人陡覺右肩上一痲，半邊身子發軟，吃一驚，扭頭一看，一張陌生的臉孔上，雙眼閃射出駭人的煞光，嚇得打了個哆嗦，本已罵出口的話刹時咽住。

「乖乖的跟我走！」樂天游推着那中年人往前走。「別怕，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不會傷害你。」

那中年人哆嗦着，好不容易才說出話來。「你……想怎樣？」一直往前行。

「只想問你幾句話。」樂天游邊推着那中年人往前走，邊留意附近的行人，察覺不到有甚麼人特別注意他們。

走到一條橫巷前，樂天游推着那中年人走進去。

穿過那條橫巷，前面有一塊空地，其中有幾間破爛不堪的房屋，一個人也沒有，正合樂天游心意。

推着那中年人走入一間破敗的房屋，停在側面的一堵破墻缺口內，樂天游傾耳靜聽了一會，確定附近沒有人，才放開扣住中年人肩膊的手。「怎樣稱呼？」

那中年人驚懼地看着樂天游。「李培。」

「在守備衙門幹甚麼的？」

「管家。」那中年人李培忽然强硬起來。「你若是對我……守備蘇大人一定不會放過你！」

樂天游狠聲道：「別唬我，區區一個守備大人，還不在我眼內。」

跟着問：「替守備出主意，獻計謀的是那一個？」

李培眨眨眼，「這樣問是甚麼意思？」

「這個意思！」樂天游一拳擊在李培的肚子上，同時一手捂住他的嘴巴。

李培痛得整個人像煮熟了的蝦子般，全身猛地弓起來張口大叫，嘴巴被堵，叫不出聲來，一張臉時青時白。

樂天游兇狠地道：「我問，你答，要不，有苦頭你吃！」看到李培連連點頭，才放開捂住他嘴巴的手。

李培捂住肚子喘了幾口大氣，臉色才好了點，却仍然直不起腰來。

「還不答我剛才的問話？」

李培全身震了一下，慌不迭道：「替蘇大人出謀獻計，處理文書，參與機密的，是侯師爺。」

「名字。」

「侯蔭生。」

「是否住在守備衙門內？」

「不是。」

「住那裏？」

「守備衙門斜對面那條街巷頭一所屋宅。」

「城中楚家被指謀反那回事，可有聽聞？」

李培猶豫了一下，看到樂天游充滿殺機的雙眼盯視着他，慌不迭道：「這麼大件事，怎會沒有聽聞。」

「關在縣牢的幾個山賊，可是蘇守備捉回來，親自審問的？」

「當然是！」李培似乎又神氣起來。「守備大人冒死剿滅了那股山賊，誰不豎起大拇指誇讚，升遷是遲早的事！」

樂天游哼了一聲。「有甚麼了不起？幾個小毛賊，我一個人便對付得了！」脚下暗運內勁，足下踏着的一塊方磚像蛛網般爆裂開來。

李培看着，一張臉又白了。

「你最好不要騙我，要不，你會像我足下的磚塊那樣！」樂天游足下內勁陡催，那塊本已爆裂開來的磚塊「波」地一聲，爆濺起一蓬粉屑。

李培看着，駭得不由自主打了個寒顫，口裏連聲道：「句句屬實……怎敢騙你。」

「這件事，就當沒有發生過！知道嗎？」樂天游沉聲道。

「知道，知道。」

「你走吧，記着別對人說！」樂天游從懷中拿出一塊兩三兩重的銀子，塞入李培的手中。「你收了我的銀子，最好別讓蘇守備知道，要不，他饒過你才怪！」

不等李培有反應，樂天游已從那個缺口閃了出去，留下李培拿着那塊銀子在發呆。

* * *

侯師爺——侯蔭生直到掌燈時分，才從守備衙門走出來，一搖三擺地往家裏走去。

那個管家李培沒有對樂天游說謊，侯師爺確是住在守備衙門斜對面，約十丈開外的那條街巷的頭一座屋宅。

大概喝了幾杯吧，搖搖晃晃走着的侯蔭生嘴裏哼着粗俗的小調，走到屋宅門前，脚步踉蹌了一下，幾乎跌倒，打個噎，一手扶着門框，一手在身上掏鑰匙。

好不容易將鎖住大門的銅鎖打開，侯師爺幾乎是隨着那兩扇推開來的大門跌進屋內。

往前連蹌了兩步，總算將身子穩住，正欲轉身關上大門，兩扇大門却自動關上了。

侯師爺頓時嚇得汗毛倒豎，酒也醒了幾分，一個「鬼」字剛自唇間吐出來，却硬生生地被一隻巴掌堵塞回去。

他駭得雙腿一軟，雙眼睜得老大，只看到門前黑暗中，有兩點炯炯的寒芒，驀地褲襠濕了——嚇得尿尿，雙腿再也支持不住身子，軟倒下去。

可是，却沒有倒下去，心裏更加震駭，雙眼一翻，暈死過去。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屋內已亮起燈光，一個人坐在他身前，他自己則倚坐在一張椅子上，頭臉及上半身的衣衫濕漉漉的，才驚覺到，自己是被眼前那人用水潑醒過來的。

眼前那人露出一口森森白齒，朝侯師爺咧嘴一笑。「嘿嘿，膽子這樣小，怎幹傷天害理的事？嘖嘖，一定是幹了很多歹事，才會那樣驚恐！」

「你……是誰？」侯師爺想說，却說不出話來，頓時顯得恐慌焦急。

「你的啞穴被我點了。」那人說：「你若答應不大叫，便點點頭，我馬上解開你的穴道。」

侯師爺忙不迭點點頭。

聽了那人開口說話後，侯師爺心裏「定」了很多，會說話的當然不是鬼魅。只有人才會說話。

「你若是叫，我便捏碎你的喉嚨！」那人目射煞光，出手解開侯師爺的啞穴。

侯師爺打了個寒顫，抖聲道：「你……是誰？」這一次終於發出聲音。

「別管我是誰！」那人沉狠地說：「你只要老老實實答我所問便成！」

侯師爺張口欲說，那人搶先道：「我知道你是誰！蘇守備的文案師爺侯蔭生！我找的正是你！」

聽那人那樣說，該是樂天游。

他是在天剛黑下來的時候，自屋宅的後面天井翻墻而入，潛入屋內的。

「要……問些甚麼？」侯師爺心裏在打着轉。

樂天游似乎看透他的心思。「別耍花樣，要不，你是自尋死路！」

侯師爺身子抖了一下。「晚生不敢。」

「聽着！」樂天游眼中煞光暴射。「楚中雄被誣指謀反那件事，是否蘇守備主謀？」

侯師爺全身震抖一下，翻翻眼，囁嚅地道：「晚輩……不知道。」

樂天游一手捏住侯師爺的喉頭，惡狠狠地道：「你敢再說一聲不知道，就捏碎你的喉嚨。」手上力道微加，侯師爺頓時面紅耳赤，張大嘴巴艱難地喘着氣。

「哼哼，你參與機密，出謀獻策，敢說不知道！」樂天游低沉地厲聲說。捏住侯師爺的手放鬆了一點。

侯師爺頓時大大地喘了口氣，接着胸膛急促地起伏了幾下，才啞着聲道：「是……」

「是甚麼？」樂天游喝問。

「是蘇……大人……主謀。」

「可有他陷害楚中雄的証據？」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有……有！」

「在那裏？」

「在……晚生辦事的簽押房內。」

「是甚麼証據。」

「一張二百兩金子的銀票的收據……的另一半。」

銀票收據的另一半，怎能成

為証據？」

「上面有付銀人的姓名及蘇大人的簽押。」

「甚麼人給蘇守備那張銀票？」

「是……」侯師爺才說出一個「是」字，大門突然轟地一聲巨响，倒塌下來，一根合抱粗，只有三尺長短的大木柱隨着倒塌的大門直飛入屋內，跟着是一陣箭雨！

轟的一聲，那根短木柱不知飛撞在甚麼物事上，發出一陣破碎聲。

樂天游於大門倒塌的刹那，立時像夜貓子般，迅捷地往橫斜竄開去，饒是那樣，仍然被一支箭矢射穿衣袖，擦傷皮肉。

坐在椅上的侯師爺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之後，便沒了聲息。

樂天游才橫竄到左邊的墻下，正欲跳起身來，瓦面上一陣唏里嘩啦暴响，木瓦紛墮中，地上發出重物砸落地上的轟轟聲。

樂天游緊貼在墻脚下，雙手揮舞，不敢移動分毫。

黑暗中(桌上的油燈已因桌子被砸塌而熄滅了)，樂天游看到砸落地面上的物事，原來是比海碗還要大一倍的石塊。

只不過眨眼間，整間屋子的瓦面都通了天(開了天窗)。

樂天游雖然用雙手護住頭面身子，仍然被紛紛飄落的塵灰洒得一身都是。

接下來，他還未來得及拿定主意該怎樣做，一陣山崩地塌聲中，四面的墻壁崩塌倒下。樂天游若不是當機立斷，反應夠快，那霎間斜拔起來，只怕已被崩塌的墻壁砸中，壓在墻磚下面。

刹那之間，一座屋宅倒塌了一大半。

斜拔起來的樂天游仍然被折墮的桁木砸在身上，幸好只是擦傷了一些皮肉，但却幾乎找不到落脚點。

原來，「通了天」的瓦面隨着倒塌的墻壁，樑柱，倒折塌墮。

「嗤嗤」激响聲乍响，數十支飛矢曳着火光，流螢般攢射向騰掠在空中的樂天游。

緊接着是一片矛影，於火箭下面攢射向樂天游。

樂天游於兩層——上火箭下短矛攻擊下，恐怕應付不了，勢難倖免。

樂天游身陷險境，難免心驚魄動。

驀地，他的身形陡地往上騰升起來。

幾支火箭幾乎是擦着他的足底激射過來，說險，可說險過在刀刃上打滾！

下面人羣看着，禁不住發出一陣脫口而出的喝彩聲。

事實上，樂天游那陡然凌空上升的身法，妙不可言，亦驚險刺激萬分。

但是，却有兩個人知道，樂天游之所以能夠逃過箭矛穿身之厄，全靠一樣及時射向他脚下的一件物事——一塊瓦片。

那兩個人一個是樂天游，另一個是指揮手下射殺樂天游的蘇守備。

那塊瓦片於箭光矛影激射中，射到樂天游的脚下，讓他及時在瓦片上一點，借力騰掠起來，險險避過那一劫。

「甚麼人？給本大人滾出來。」蘇守備於樂天游身形騰掠起來的刹那，偏首向右邊不遠處的一處瓦檐上暴喝。

他發現那塊瓦片就是從那裏射出的！

那處瓦檐上即時冒起一條人影，往蘇守備那邊揮手擲出一樣事物。

蘇守備看到那擲來的物事黑忽忽，圓溜溜的，恐防是甚麼火藥暗器，急忙疾叫一聲：「小心！快閃避開去！」

他自己已當先橫竄開去。

手下軍兵聽他那麼說，頓時着慌地閃避開去，一時間亂了套。

「快往這邊掠過來。」屋檐上那條人影呼叫一聲。

語聲嬌脆。分明是個女的。

人在空中的樂天游凌空兩個翻滾，身形一展，斜掠向那條人影所在的屋檐上。

這些變化，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情。

「放箭！」斜竄開去的蘇守備瞥到樂天游往人影所在的屋檐掠去，急喝一聲。

可是，那條人影却先一步飛快地揭起屋檐上的瓦片，雪片般飛擲向可以放箭射向樂天游那兩面的軍兵。

「呃」、「喔」連聲中，接連有幾個軍兵被飛來的瓦片射中，倒下，其他的慌不迭閃避，那還顧得了放箭。

樂天游有如一隻蝙蝠般飛掠到那條人影所在的屋檐上，疾聲道：「唐姑娘，是妳。」

「樂兄，快走！」那「人影」果然是唐寧。

「賊子，那裏走！」人隨聲到。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颼」一聲飛掠落樂、唐兩人所站的屋檐上，一槍搠向唐寧。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守備蘇大人——蘇全忠。

看來，他不單止曉騎射之技，身手及輕功都不俗。

唐寧急閃，嗤的一聲，短槍槍

尖在唐寧的左衣角上刺出一個洞來，差點便擦傷她的皮肉。

唐寧驚出一身冷汗來，飛起一脚，踢向蘇守備的左手肘。

樂天游看到蘇守備使的是一雙短槍，他自己擅使一樣三截槍，可說同是使槍的行家，不由精神一振，喝一聲：「好槍法！」身形斜欺過去，一招分鬃手，左手逼住蘇守備的右手槍，右手去攫奪其左手短槍。

蘇守備確是有眞功夫，身形半旋，不但脫出樂天游那招的範圍之外，雙槍招式倏變，右手槍如流螢般飛點樂天游的左眼；左手槍倒刺向唐寧的腰脅！

「好功夫！」樂天游矮身偏首，堪堪避過蘇守備那一槍，正欲乘機進招，人影閃掠中，四五條人影飛掠落瓦檐上，各按方位，將他跟唐寧圍堵起來。

瞧那四條人影的輕功身法，身手不會差到那裏去。

樂天游身形斜閃，避過一人自他左背刺來一矛，接空手接下蘇守備一招穿雲槍，隨即身形一旋，左手一招一闔，那根刺向他胸脅部位的短矛恰好自他腋下穿過，被他的手臂挾住。

那人吼喝一聲，奮力回抽，那裏抽得回短矛，驀地，他被一股驟然而至的大力推得跌倒下去！

却原來樂天游於那人一抽不動的刹那，為了閃避從右邊刺來的尖矛，只好奮力(其實已暗運起六七成內勁)往前一衝，颯一聲，那根短矛貼着他的背衣刺過，而那個抽不回短矛的傢伙那裏禁受得起樂天游那一衝，硬是被衝得跌倒下去！

樂天游閃電般飛起一脚，踢向那個一矛刺空的傢伙的身上。

一道閃芒即時斜刺裏飛點向樂天游那飛踢出去的左脚，逼得樂天游急不迭收回左脚，但却從那個被衝跌的傢伙手中，奪過那支短矛。

逼得樂天游收回脚的，原來是蘇守備。

他的槍法頗厲害。

一矛在手，樂天游將矛作槍用，樂天游槍法疾展，硬是將夾攻唐寧的兩個傢伙逼退開去，搶到唐寧身前，將她護住。「唐姑娘快走！樂某擋截住他們！」

唐寧却不走。「樂兄，要走一起走。」

樂天游急得火燒眉毛般喝道：「妳先走，別替我擔心，憑他們，還留不住樂某！」

「姓樂的，本大人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口出狂言！」

就這猶豫之間，蘇守備跟四個手下又將樂、唐兩人圍堵起來。

別小看了蘇守備的四個手下，他們都有一身功夫。乃是蘇守備的四個親兵。

屋檐下面，那些兵丁手上的燈籠火把，照得附近一片光亮。

瓦檐上被火光反映，沒有那樣黑暗，樂天游總算看清楚蘇守備的樣貌。

蘇守備全忠粗眉突目，大鼻頭，頷下留着密疵疵，不到一寸長，像鋼針般的短髯，相貌雖然不敢恭維，但一雙突眼却精光閃射，一看便知道不是易與之輩！

蘇守備也在打量着樂、唐兩人，一雙突眼溜轉着，更教人覺其醜陋。

「你就是樂天游？」蘇守備居然認出樂天游。

這倒教人奇怪了，樂天游從未見過蘇守備，今晚才是第一次照面，他怎會認出他？

那只有一個可能：有人將他的行踪告知蘇守備，他自然知道他是誰。

唯一知道他會去找侯師爺的，只有那個管家李培。

一定是李培出賣他。

「正是樂某。」樂天游毫無懼色。

「那女娃是誰？」蘇守備一雙突眼在唐寧的身上溜轉。

唐寧抿抿嘴。「不告訴你。」

蘇守備眼一翻，哼了一聲，跟着官威十足地道：「姓樂的，你好大膽！竟敢與官家為敵，犯上作亂，還敢拒捕殺官！不怕誅九族？」

樂天游臉不改容，冷冷道：「蘇守備，別給樂某堆砌罪名，樂某不吃這一套。倒是你！貪贓枉法，誣陷楚中雄謀反罪名，哼哼，你犯的罪可重啊！」

蘇守備雙眼陡睜，兩顆眼珠子幾乎突脫出來。「姓樂的，你滿口胡言，可知道誣陷本官，是一條死罪？」

樂天游道：「樂某有証據！」

「赫！」蘇守備渾身一震，一雙眼珠突出大半。「賊子，那來的証據？」

樂天游道：「樂某逼侯師爺交出來的！」

蘇守備突然放聲大笑。「賊子，本官在宦海打滾了這些年，甚麼沒有見識過，你別唬本官了，本官從不作枉法之事，你那來的証據？」

樂天游道：「一張二百両金子的收據！上面有你的簽押。」

蘇守備臉色驟變。「笑話！本官從未有一張收據在侯蔭生手上，他那來的一張收據？死賊，本官要將你拿下來，治你罪！」

一頓，接大聲喝道：「親兵們，若那死賊拒捕，格殺勿論！」

四個親兵及一衆軍兵呼應一聲，震動夜空。

樂天游於這時間，附耳對唐寧說了幾句話。

唐寧猶豫了一下，才點一下頭。

蘇守備喝一聲：「給本官拿下那惡賊！」

四個親兵吆喝一聲，撲向樂天游。

樂天游喝一聲：「來得好！」手上短矛急展，但見矛影霍霍，閃芒四射，將那四個親兵逼退回去。

樂天游隨即疾欺向蘇守備，矛影幻閃間，將一個斜刺裏截擊他的親兵搠在瓦面上。

蘇守備暴喝一聲，雙槍飛舞，猛攻樂天游。

另外兩個親兵亦揮刀撲斬樂天游，只剩下一個親兵跟唐寧動手。

樂天游以一敵三，依舊從容不迫，並沒有落在下風。

蘇守備恨不得一槍搠死樂天游，眼見一時間奈何不了他，恨得咬牙切齒，吼叫連聲，槍槍皆往樂天游的身上招呼。兩個親兵則盡力牽制住樂天游，好讓蘇守備有機可乘。

可是，樂天游一矛在手，如虎添翼，一根短矛施展得風雨不透，無懈可擊。

那邊廂，唐寧跟那個親兵交手十招不到，便佯裝不支敗退，引那親兵不知不覺間退到那列房屋的另一頭。驀地賣個破綻，一脚將那親兵踢倒，滾下屋檐，她立刻身形一掠，飛掠向二丈過外的一棵樹上，待到地上那些軍兵吶喊着撲向那棵樹下，欲將她截住，她已經自樹上掠起，掠到另一列房屋的瓦面上，如飛而去，眨眼間，已失了踪影。

樂天游仍跟蘇守備及兩個親兵纏鬥。

似乎，他沒有意思馬上溜走。

因爲，從眼前的情形看來，他有能耐可以脫身。

到底他在打甚麼主意。

蘇守備一心只想擊殺樂天游或是將他擒下，却沒有想到他和那兩個親兵根本奈何不了樂天游。

可是，樂天游想制住蘇守備也不容易。

陡地，他於一招逼退蘇守備三人的同時，騰躍起來，身形一折，掠向屋檐的另一邊。

莫非他想溜了？

「賊子那裏走！」蘇守備厲喝一聲，縱身掠起，掠撲向樂天游。

兩個親兵亦急展身形，追掠前去。

驀地，樂天游凌空一個倒拔，短矛閃射向掠撲過來的蘇守備。

蘇守備料不到樂天游會來個回馬槍，驚得怪叫一聲，雙槍急封。

那知道樂天游那一招只是虛招，槍勢在那刹那倏變，改往下斜戳。

蘇守備驚覺上當，欲變招或是閃避，已來不及，千鈞一髮間，硬是將身子擰了一下，只聽「噗」一聲，他的左腿側被樂天游的短矛刺中！

蘇守備痛得大叫一聲，跌倒下去。

兩個親兵即時撲到，雙刀疾斬向樂天游，硬是將樂天游逼得回槍招架。

若不是那兩個親兵及時撲到，蘇守備的身上肯定多一個血洞。

「鏗錚」連聲中，樂天游藉着刀矛交擊反震之力，凌空翻掠起來，往對面的屋檐掠去。

「截住那賊子，不要讓他逃了！」掙扎着從瓦面上跳起身來的蘇守備向兩個親兵嘶聲喝叫。「一定要截住他！」

兩個親兵急縱起來，追撲樂天游。

「下面的飯桶，還不放箭？」蘇守備扯着喉嚨朝下面的軍兵喝叫。

下面的軍兵發一聲喊，急不迭發箭射向掠向對面屋檐的樂天游。

才掠出瓦檐的樂天游陡地如隕石飛墮，疾往下面墮落去！

射向他的箭矢盡皆射空。

下面的軍兵即時起了一陣混亂。

原來，樂天游墮落地上，短矛飛舞，有如虎入羊羣，當者披靡，紛紛倒地，其他的軍兵嚇得走避不迭，手上雖然執着弓箭，却不敢發射，恐怕傷了自己人。

事實上，在那種混亂及擁擠的情形下，弓箭確實派不上用場。

還好，倒地的軍兵只是被樂天游點倒或是刺傷，沒有人喪生。

其實，是樂天游手下留情。

他不想背上殺害官兵的罪名。

待到蘇守備跟兩個親兵跳落地面，樂天游已經跑得幾乎沒了影子，蘇守備急得用脚亂踢那些軍兵的屁股，嘶聲喝道：「追呀，快追！一定要追到他，決不能讓他逃了！」

那些軍兵吶喊着朝樂天游掠去的方向追去。

蘇守備咬着牙，在一個親兵的扶持下，兇狠地道：「好可惡的賊子，讓本官捉到，不將你剝皮抽筋，難消心頭那口烏氣！」

那個親兵道：「大人，別氣怒，你腿上的傷可要敷點藥？」

一言提醒蘇守備，頓時呻吟地叫起來。

那個親兵忙扶他坐下，拿出傷藥，替他敷上，包紮好。

樂天游翻墻進入唐寧的房子內，便知道唐寧還未回家。

他有點着急不安。

他跟唐寧約定，各自脫身後，在她家裏見面的。

這個時候，唐寧應該回家的了。

她會不會在路上遇到意外？

她是否拿到那件東西？

樂天游在亂思胡想。

守備衙門裏面一直沒有特別的動靜，唐姑娘不會在守備衙門內失手被擒吧？

原來，他在擺脫了軍兵的追逐後，並不是馬上趕到唐寧這裏，繞了個彎，回到守備衙門前，守在附近，看着兩個親兵扶着蘇守備返回衙門，之後，又等了約一頓飯工夫，看不到裏面有甚麼特別的動靜，才趕來唐寧的住處。

要是唐寧在守備衙門內失手被捕，一定會有動靜的。

唐寧潛入守備衙門幹甚麼？

原來那是樂天游的主意。在瓦面上，他附耳對唐寧說話，是請她盡快脫身，由他纏着蘇守備等人，好讓她潛入守備衙門內，偷取侯師爺所說的那件証據——那張蘇守備受賄的收據。有了那件証據，他就可以用來洗脫楚中雄的罪名。

他是在靈機一觸，想到蘇守備調派了大批軍兵及親兵欲擒殺他，守備衙門內必定空虛，防守不嚴，正好乘虛進去偷取那件証據，才請求唐寧冒險潛入守備衙門。

唐寧起初擔心他一個人脫不了身，才會猶豫，看到他那雙滿是懇求之色的眼光，才答應他。

本來，他不想唐寧代他冒險的，無奈那個時候正是最難得的好機會。若他脫身去偷，又怕唐寧一個人應付不了蘇守備及其手下，所以，他才懇求唐寧代他去冒險。

對唐寧，他心裏滿是感激。

不，感激中還有幾分喜歡她。

越等下去，樂天游越加不安。

天色已快亮了。

就算是走回來，這個時候也經已走回來了。

他再也忍不住，翻出墻外，往守備衙門掠去。

守備衙門一片沉靜，樂天游顧不了那麼多，自左面潛入衙門內。

衙門佔地頗大，後面是居住的地方，前面是辦理公事的地方。樂天游在裏面走了一匝，到處都黑沉沉的，沒有一點燈火。

這表示守備衙門內上下人等，都已躺在床上睡了。

不過，仍然有人沒有睡。

那是在守備衙門內巡察的一隊軍兵，只有五個人。

樂天游決定向那五個巡邏的軍兵查問。

他匿在那隊軍兵必經之處附近一個隱蔽的地方，待那隊軍兵巡過，立刻悄沒聲地從匿處竄出來，一指點倒走在最後那個軍兵，如是者一個個點倒了五個軍兵。

跟着，他將其中一個軍兵拍醒，用取自那軍兵腰上的刀擱在其鼻樑上，沉聲道：「別叫！」

那軍兵張開眼來，看到眼前擱着明晃晃的利刀，嚇得雙眼翻起，喉嚨咕咕叫，却不敢叫出聲來。

「快說，之前是否有一個女子被你們擒下！」

那軍兵嘴唇搐動了一會，才發出聲音：「沒……有。」

「不想活了？騙我？」樂天游惡狠狠地道。

「沒有……騙你……求你不要殺我。」那軍兵恐慌地看着樂天游。

「蘇守備睡在甚麼地方？」

「中院……左廂房。」那軍兵喘口氣，大概爲了取信樂天游而放過他，喘口氣後又急急說道：「蘇大人不在……」

「不在那裏？」

「不在衙門內。」

「去了那裏？」

「聽說去了秦府。」

「秦獨秀那裏？」

「是。」

那軍兵「是」字才出口，樂天游已點了他的暈穴，馬上長身而起，掠向院墻那邊，翻出外面，一溜烟般往秦府所在的那個方向掠去。

*　*　*

秦府裏面燈火明亮。

這個時候，還亮起燈火，秦府內肯定有事。

秦府確實發生了事情。

就在秦寶生所住的那座小院子前，秦寶生赫然被蘇守備制住，一手扣住秦寶生左肩膊，右手短槍抵在其喉頭上，地上，倒着兩具屍體，是那兩個親兵，蘇守備的身上有兩處地方淌着血，神色猙獰。

丈許兩丈外，站着秦獨秀跟錢、劉兩人，還有十多個護院及壯漢，一個個握刀執棒，其中五、六個手上舉着火把，將那片地方照得一片光亮。

「蘇大人，快放開吾兒！」秦獨秀滿臉殺機。「秦某言出必踐，放你離去。」

「不，若不將姓唐的那個女賊自本官衙中偷取的東西交還，本官不會放了你的寶貝兒子！」蘇守備嘶聲道。

「爹！快將那東西交還給蘇大人吧！」秦寶生全身抖顫，驚駭得臉無血色。「你要救孩兒啊！孩兒不想死！」

秦獨秀臉上的皮肉顫搐了幾下，厲聲喝道：「畜牲，住口！」

秦寶生沒有住口，哀聲叫道：「爹啊，孩兒是你親生的兒子啊，你不會忍心爲了那件東西，不管孩兒的死活吧？」　（未完‧四）

上文提要：鐵千舟一時查不出殺子女的凶手，根據表面迹象決定攻打五毒教，兵分三路進發許昌。豈料，五毒教並不迎戰，不攻自退，文清章設宴欵待，表示要雙方解釋誤會言和，文清章還說出鐵府案發當日，自己沒去安陽而身在莊家莊，但鐵千舟並不信他之言，言語間衝突，雙方便打起來。文清章却從自己府中地道遁去，鐵千舟循地道追尋……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脂寒劍

眼見不平事 插手查眞兇

穿過庭院，便是大廳，只見正中放着一張大圓桌，杯碟已擺好，正面大牆上裱着一幅巨畫，上面畫着一位面貌清癯之老者，手拈草藥。巨畫之前，是一張虎皮交椅，大廳佈置簡單，但却有一股威儀，教人踏進來便不敢放肆。文清章肅手道：「諸位請入座。」

五毒教陪客的，除了上官雄、司馬英之外，尚有一位喚陸瑛之總堂主，那陸瑛未待客人坐好，便下令上酒菜，幾位少女，手持酒壺，自帳後踏着蓮花碎步，走了出來。

文清章道：「小弟備有山西杏花村汾酒、貴州茅台，還有波斯酒，這波斯酒只剩下一小罎，鐵兄一定要試試。」

鐵千舟道：「那波斯酒，鐵某已喝過多次，甜滋滋的，全不帶勁，鐵某素來不感興趣，咱們還是來杯白酒吧！」他說話時，郝睿不斷向他打眼色，鐵千舟驀地醒悟：「不好！我怎地這般糊塗？五毒教以下毒著稱，萬一……」

只聽沙摶浪乾咳一聲：「姓文的，你少來這一套，咱們又不是來喝酒的，大丈夫敢作敢爲，有甚麼手段，何不一古腦施展出來？」

文清章道：「看來諸位是擔心酒內放毒！嘿嘿，你們也太小看了文某了，文某若要下毒，還用得了下在酒中麼？恐怕剛才在大門外已躺下一大堆了！」

沙摶浪高聲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以爲咱們會害怕下三濫的毒物？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司馬英冷冷地道：「原來你們都不是善類，早知如此，咱們亦用不着設宴了！」

文清章輕哼道：「不許亂說！鐵兄既然不敢喝酒，小弟也不勉强，就上菜吧！」

沙摶浪道：「依我看，菜也不用上了，速速把手段抖出來吧！」

文清章怒道：「鐵兄，貴屬之言，能否代表你？文某一直忍氣吞聲，可不是害怕你們，只是不想誤會加深而已！再咄咄逼人，五毒教決不會坐視不理！」

鐵千舟道：「鐵某相信你我之間，並無誤會！你自己做過甚麼事，心中比誰還清楚！」

文清章沉聲道：「好！如此請鐵兄說個明白，就算小弟伏屍此處，也教我當個明白鬼！更希望鐵兄道明來意！」

「我今日來討回公道的！」鐵千舟吸了一口氣，續道：「犬子及小女被殺之仇，今日非向你討回公道不可！」

文清章一愣，隨即怒道：「鐵兄說甚麼話？文某幾時殺死令郎及令嬡？」

「你不必抵賴！犬子是死在毒蝎掌之下的！試問武林中，除了你之外，尚有誰能使此等毒掌！」

文清章急道：「你有証據証明，全部中的是毒蝎掌！須知許多毒掌之外徵都差不多！」

鐵千舟冷笑道：「你以爲鐵某是魯莽之人，不問清楚，便會勞師動衆來問罪？」

文清章道：「但文某事實上沒有殺過你子女！」

沙摶浪道：「從來兇手除非已至山窮水盡之地步，都不會坦白，憑你一句話，咱們便空手回去？」

文清章沉聲問道：「鐵兄，令郎令嬡是何時遇害的？」

「小女九月十八日出閣，她是在十八日凌晨遭人殺害，至於犬子則是該日上午遇害！」

「再問一句，令郎令嬡在何處遇害？」

鐵千舟不由沉吟起來，沙摶浪快口答道：「三小姐是在她香閨內被害，而大少爺則在敝帮總舵後山……」他話未說畢，文清章已放聲大笑起來，沙摶浪不由怒道：「你笑甚麼？」

「三小姐在她房內遇害，大少爺在貴帮後山被殺，文清章膽子再大，也不敢在那裡行凶！」

鐵千舟冷笑地道：「這可難說得很！別人不敢，你可有此能耐及膽量！」

文清章悶哼一聲：「你子女中的都是毒蝎掌？」

鐵千舟只好實說：「小女中的是劍傷，犬子中的則是毒蝎掌！」

「當時是否有人在場？」

「雖然無人在場，但犬子負傷回家，所描述之兇手特徵，與教主一般！」

「眞是死無對証！」文清章道：「文某的確沒有殺人，貴帮硬要將罪名派到我頭上來，文某不願當糊塗鬼，希望帮主將詳情告知，以便申辯！」

沙摶浪道：「除非你能提出証明，當時你在貴教之內。証人若只是五毒教的人，當然無人相信。」

文清章遲疑地道：「當時文某不在敝教之內，小弟還是前天才回來的！」

沙摶浪哈哈大笑：「教主總算老實！」

文清章怒道：「文某不在敝教之內，便能証明我是殺人兇手？這是甚麼歪理？」

沙摶浪道：「那你在何處？是否有人証？」

文清章道：「文某去河北找位朋友，但未踏進安陽半步！」

鐵千舟冷冷地道：「文教主去河北何處？找誰？若想申辯，尚盼坦誠相告，免得屆時有人說鐵某借故出兵！」他看文清章動態，心中已有了計較。

文清章沉吟了好一陣子方道：「總之，文某不曾去過安陽，且是次過河，一個人也未殺過。」

鐵千舟冷森森地道：「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教主不肯坦誠相告，教人怎能相信？」

文清章苦笑道：「天下事當眞難說，事無不可對人言，此亦未必！小弟自有苦衷，鐵兄何必苦苦相逼！」

「你不坦白，除非兇手是你的朋友！」鐵千舟步步緊迫：「到底誰是主謀，誰是從犯？」

文清章道：「小弟身受被誤會之苦，不想朋友亦因此受累，蓋以他人之力，實無法抗拒貴帮大軍！帮主若是不信，小弟亦無話可說！」

沙摶浪一把將酒席掀翻，喝道：「既然如此，還有甚麼話好說？」

文清章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狠狠地道：「好！好！你們鐵船帮既然要恃强凌弱，五毒教若不與你們周旋到底，以後也難在江湖立足！弟兄們，今日咱們是被迫之下應戰的，本座態度如何，你們有眼可見，但人家既然不信咱們，難道咱們便讓人割宰不成？」

陸瑛道：「佛爭一炷香，人爭一口氣！不管如何！也得跟對方周旋到底！」鐵船帮咄咄逼人的態度，惹起五毒教上下之反感，是故陸瑛話音剛落，便是一片響應之聲。

沙摶浪道：「好得很！沙某正想找人打架，既然你們願意奉陪，那眞是天從人願……」鐵千舟看看雙方已如箭在弦，乃發出一道嘯聲。

文清章毅然喝道：「弟兄們，上！」他首先發難，標前幾步，揮掌向鐵千舟擊去。

鐵千舟正中下懷，道：「你不找鐵某，我也要找你了！」他對文清章之毒掌，始終有戒心，不敢硬接，斜閃一步，抽刀應戰！

文清章回首對陸瑛道：「陸老弟，今日不是鐵船帮亡，便是我亡，拚了吧！」

奇怪，陸瑛應了一聲，便轉身走出大廳，鐵千舟心頭一動，急道：「大家小心，五毒教要施展他們之壓箱本領！把藥含上！」

文清章乘他說話分神，一口氣攻了七八掌，大廳內登時飄盪着一股淡淡之腥氣。鐵千舟含着解毒丸，冷笑道：「文教主，你還有甚麼手段？碰着鐵船帮之兄弟不怕毒，你便得倒霉了！」

此刻外面已傳來一陣喊殺聲，而上官雄和司馬英亦率着手下，向沙摶浪、高雲鋪等人厮殺，俄頃，只見陸瑛跑了進來，道：「教主，

他們人多，咱們是否需改變計劃？」

文清章毅然道：「仍使第一套計劃，沒有本座命令，不許改變！」陸瑛尚在猶疑，文清章急喝道：「還不快去傳達命令！」

陸瑛道：「請教主三思，咱們若使第一套計劃，損傷必大，而且未必能阻擋得住……」

文清章厲聲道：「快去！不必多說！」陸瑛不大服氣地快步下去了。他說話分神，鐵千舟已趁機扳回劣勢，刀光霍霍，盡是進手式。他之形勢尚好，沙搏浪等人因爲以寡敵衆，是以岌岌可危。

鐵千舟心中十分焦急：「不知他的第二套計劃是甚麼？必定是十分厲害的招數……但文清章爲何偏而不用？」他偸眼一瞧，沙搏浪等人形勢更加惡劣，不久又發嘯催促援兵，同時加緊進攻！

文清章雙掌注滿眞力，一對手掌泛着青黑色之氣，廳內氣味更加難聞，他一直想與對方拚掌，但鐵千舟却避重就輕，不與對方硬碰。

「鐵兄眞是惜命呀！但你再拖下去，只怕手底下的五名大將，會葬身於此了！」

鐵千舟不吭一聲，暗中伸手戴上鹿皮手套，文清章見狀就拚命反攻，迫對方立即對掌。鐵千舟抵擋不住，不斷閃避，文清章如影隨形，絕不放鬆。

鐵千舟索性改變戰術，到處游動，左一刀右一刀，偸襲圍攻他手下的五毒教之徒，同時不斷空出手來，去拉左手之套，如此一來，行動又慢了。

文清章雙掌如山，急印而出，鐵千舟不及招架，倉猝之間，飛起左腿一掃，一位五毒教之徒閃避不開，應聲斜飛過來。

那漢子恰好横在鐵千舟身前，說時遲，那時快，文清章雙掌已至，「蓬」地一聲，全擊在那漢子身上！但聞他怪叫一聲，身子如斷線風箏般，往後倒飛，鐵千舟及時閃開一邊。

文清章見誤殺了自己手下，勃然大怒，足尖一點，再度飄前，右掌挾風印去：「鐵千舟，你有種的便跟老子對一掌！」

這剎那，鐵千舟已經準備妥當，沉腰坐馬，抬起戴着鹿皮手套的左臂，迎了上去。剎那之間，兩掌接實，只發出「波」地一聲輕响，罡風四濺中，但見文清章身子快速後退，怪叫一聲：「鐵千舟，你使詐！」

鐵千舟揮刀撲前，哈哈笑道：「所謂兵不厭詐，你也怪不得我！其實你使毒掌，和我在手套中用點心思，彼此彼此，誰也怪不了誰！」原來他手套中三隻手指中間兩道縫隙，暗藏尖器，雙方肉掌接實，尖器便刺穿了文清章之右掌，眞氣外洩，再也動不得毒掌了！他不能發揮毒掌之功能，還有甚麼可恃？

文清章不愧是一教之主，在此情況下，心知不能取勝，只好東閃西避，形勢與剛才恰好相反，但沙搏浪等人之處境，並沒有好轉。

忽聞文清章尖嘯一聲，只見他身子倒飛，直向暗廊射去。鐵千舟喝道：「往那裡跑？」

文清章道：「姓鐵的，你有種的便跟我來！」他雙肩一聳，人已消失在暗廊內。鐵千舟不知裡面是否有埋伏，一時之間，不由猶疑起來。

就在此刻，裡面突然傳來三道炮响聲，五毒教的人相顧愕然。上官雄道：「教主爲何下令撤退？」

司馬英道：「先退再說！」他向手下打了個招呼，率先向內堂奔去，剎那之間，跑得乾乾淨淨。鐵千舟尾隨而上，暗廊上突然响起一片機刮聲，暗器横飛。鐵千舟忙不迭倒退。

金鮫堂堂主高雲鋪道：「帮主，咱們越過屋頂進去，豈不簡單！」鐵千舟頷首，高雲鋪首先躍上屋頂，不見有埋伏，乃向下揮手。衆頭領上了屋頂，居高臨下，只見鐵船帮的人已攻進了庭院，五毒教弟子四處逃竄。

鐵千舟喝道：「擒賊先擒王，不必跟這些嘍囉計較！」

沙搏浪已由另一頭躍落地上，院子裡不見一個人，乃揮手道：「老高老金，咱們分頭找一找！」

高雲鋪道：「還是先等帮主定奪！」

鐵千舟在屋頂上高聲道：「還等甚麼？快搜！不許放過文清章！」回頭又對後面的手下道：「分一部份人，繞到後門去，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放過一人！」他亦跳落院子裡，想不到五毒教如此不堪一擊，不由顧盼自豪，不斷吆喝手下加緊搜索。

過了兩盞茶工夫，金舞楊回來報告：「帮主，咱們到處找不到文清章之踪影！」

「唔！豈有此事，外面的弟兄亦無人發現他麼？」鐵千舟邊說邊往內堂走去：「其他人呢？」

「大部份還在後門跟弟兄們廝殺！」

鐵千舟大踏步到內院，金舞楊道：「據知這便是文清章、上官雄和司馬英三家人之居所。」

「上官雄和司馬英也不見麼？」

「正是！」金舞楊恐有變，閃身走在前面，鑽進月洞門，裡面之佈置與外面大不相同，雖不能說美侖美奐，亦極具精緻的了。

十來間臥室，眨眼間已走遍，果然不見一個人影，金舞楊道：「帮主，看來咱們未至之前，文清章那廝早已安置好他的家人了。」

「安置於何處？」鐵千舟冷笑一聲：「快找人進來搜查，一定有地窖或通往外面之地道。」金舞楊應聲出去，過了一陣，便有一羣鐵船帮的人進來，鐵千舟要他們分散到各房，用硬器敲打地板，他自己則由後門出去，只見五毒教弟子躺了一地，只剩下少數人在苦苦支撐。

鐵千舟沉聲喝道：「住手！」敵我雙方均停了下來，但鐵船帮的手下仍將五毒教徒圍着，鐵千舟負手慢慢走前：「你們教主已溜了，你們還幫他賣命？」

那些人一聲不吭，郝睿喝道：「文清章躲在那裡，誰說出來，咱們便放他離開，否則，後果如何，你們自己知道。」

鐵千舟接道：「五毒教以毒物荼毒武林，聲譽不好，你們替他賣命，有甚麼光彩？再說文清章臨危逃脫，棄手下於不顧，這種人值得替他賣命麼？」

一個漢子答道：「這一切都是你們逼的！五毒教在武林中聲譽雖然不好，你們鐵船帮手段卑鄙，也好不到那裡去！」

「放肆！」郝睿指着他道：「咱們手段如何卑鄙，你且說來聽聽。」

「文教主根本沒有殺過鐵千舟子女，他本想消滅我五毒教，找個藉口，也犯不着這般惡毒！」那漢子戟指道：「你有種的，便該打出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旗號！」

鐵千舟怒道：「鐵某爲人如何，還輪不到你來評論！文清章殺我子女，有証有據，容不得他抵賴，你們到底供不供他的去向？再不開腔，便莫怪我辣手無情了。」

衆五毒教弟子面面相覷，其中一個結結巴巴地道：「咱們也不知道……」

鐵千舟續道：「誰會知道？上官雄、司馬英及陸瑛三人呢？」

「咱們也見不到他們！」

鐵千舟道：「既然如此，留你們何用！殺！」鐵船帮帮徒又動起手來。

一個五毒教弟子惡狠狠地道：「鐵千舟，你聽清楚，咱們若施第二套計劃，今日你們也不知要死多少人了！文教主沒甚麼不好，就是太過婦人之仁了。」

鐵千舟心頭一動，住手問道：「你們第二套計劃，有何厲害之處？」

「咱們已佈滿了毒物及毒藥在四周，只要一聲令下，全部施放出來，試問有幾人能逃過大難？」

鐵千舟冷哼一聲，頭也不回地走了，他返回內院，碰見高雲鋪，乃問道：「搜到地道否？」

「找到了，屬下正要去找你！」高雲鋪帶着鐵千舟到內院中的一間書房，只見書櫃已被推開在一旁，下面露出一個洞口，黑黝黝的看不到盡處：「帮主，第一批人已下去一盞茶工夫了。」

鐵千舟道：「拿着火把跟我下去！」高雲鋪親自提着一把火把，首先跳了下去，鐵千舟隨後而下，地道曲折，走了一陣，前頭有人回來，鐵千舟急問：「找到踪影否？」

「啟稟帮主，咱們已找到出口，在許昌城外，還未找到人！」

「快帶路去！」鐵千舟催促手下急走，彎彎曲曲地又走了好一陣子，方至盡頭，只見上面有個洞口，陽光直接照了下來，待他們爬上去，原來是在墳場裡，墳場在山坡上，居高臨下，遠處有不少村子。

鐵千舟吸了一口氣，道：「再去搜索！」他知道文清章等頭領若不除掉，得到一座空盪盪的五毒教總舵，未能得到其地盤，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文清章還未死。

高雲鋪道：「沿途沒有見到他！」

鐵千舟道：「見到他，要他來見我！」他又由原路返回五毒教總舵。

白子華和凌展雲又去了何處？

＊　＊　＊

白子華在過黃河時，與凌展雲及張建乘一艘渡船，小舟在波濤駭浪中顛簸，三人却在船上攀談起來：「兩位大哥高姓大名？小弟似在鐵船帮內見過……嗯，小弟姓白名子華。」

凌展雲含笑道：「白少俠咱們是認識的，在下凌展雲，這是敝友張建兄！」

「原來是武林四秀之一，凌兄大名久仰矣！」白子華面露興奮之色，道：「今日能認識兩位，實乃三生有幸，嗯，兩位欲往何方？」

凌展雲笑容不改：「少俠要去之處，也正是咱們要去之處，若不厭棄，願聯袂同行！」白子華欣然答應。

及岸，白子華忍不住再問：「凌兄眞的要去許昌？」

「正是，小弟想得知結果，少俠爲何不與鐵帮主同行，如此不是更加直接，說不定還有機會親刃仇人！」

白子華垂首道：「小弟也作如此想，但他不肯！」白子華忽然問道：「凌兄，可認識杜一非否？」

張建笑道：「咱們是好朋友，莫非少俠也認識他？」

「是的，當年在江南見過他，一見如故，可惜之後未有緣再見，

兩位若見到他，請替我問候，並代邀他到寒舍玩玩。」

凌展雲問道：「少俠認爲五毒教文清章是兇手麼？」

白子華眉頭一掀：「小弟心中有數，但還是想先聽聽兩位之高見。」

張建道：「以某之見，文清章應非兇手。」

「哦？小弟願聞其詳，以解茅塞。」

「很簡單，易地而處，你會在這時候去安陽殺人麼？」張建侃侃而談：「文清章是個聰明人，他該知道，在他五毒教實力還不足與鐵船帮頡頏，此時刺激他，對五毒教有何好處？」

白子華道：「但如此却可刺激鐵帮主，令他鬥志消失，心寸大亂。」

凌展雲含笑道：「假如小弟是文清章者，絕不會使用毒掌，以免惹火上身！少俠是聰明人，其實這些道理都該明白，唯一可能是當局者迷而已！」

白子華沉吟道：「道理既然如此顯淺，鐵帮主更該明白，他爲何要如此興師問罪？」

張建哈哈笑道：「少俠天縱聰明，應該比咱們更加清楚！嗯，有些話只宜意會，不宜言明！」白子華臉色大變，久久不能言。

凌展雲輕拍其肩膊：「少俠不必耿耿於懷，武林中甚麼奇怪的事，不會發生？還是寛懷吧，時機一至，一切自然豁然而明。咱們此去一是無聊，二是想証實一下自己之看法是否正確。」

說着話，已進入了鄭州城，張建道：「咱們先到五毒教分壇，打探一下消息。」白子華自告奮勇去了，過了一陣，又見他回來，張建忙問：「情況如何？」

「帮主他們今早便已南下，直赴許昌了，據悉五毒教鄭州分壇之弟子，並沒有怎樣抵抗！」白子華用徵求之語氣問：「兩位兄長，咱們追下去如何？」

凌展雲兩人自無意見，當下買了三匹馬，放馬急馳，白子華恨不得插翅飛進許昌城，可惜馬匹耐力有限，沿途歇息幾次，晚上也只能在野外歇宿。

次日，三人進了許昌城，五毒教總壇已被攻破，凌展雲不願意在此時出現，乃與張建至大漢酒家午飯。白子華是個聰明人，也覺得鐵千舟行動有疑，是故不赴五毒教總壇，先在附近調查了解實情，待他到大漢酒家，凌展雲和張建已吃得杯碟狼籍。

「如何？雙方死傷嚴重否？」張建一口氣提了幾個問題：「文清章有否承認自己是兇手？」

白子華反問：「小弟想先聽聽兩位兄長之看法。」

凌展雲一邊着店小二重整杯碟，又點了幾個小菜，一壺酒，邊道：「文清章不但不會承認自己是兇手，恐怕五毒教也沒有盡力抗拒，而且小弟估計，他已溜了。」

白子華長嘆一聲：「人謂薑是老的辣，誠不吾欺！凌兄只大小弟兩三歲，見識遠在小弟之上，眞教人佩服！」

張建道：「實際上，情況如何？」

「小弟最奇怪的是五毒教居然不放毒物，也不施毒，丟下三四十具屍體，餘者全溜掉了，據知還不知去向！」白子華道：「小弟先回來跟兩位打個招呼，吃過飯，我想去找鐵千舟，向他問個清楚。」

凌展雲道：「少俠說話須婉轉一點，鐵千舟可不是好惹的。嗯，兩位準備到何處投宿？」

張建指着斜對面一爿客棧道：「咱們就住在那裡！」凌展雲不想因白子華而招來鐵船帮之注意，因此結了賬，便與張建先赴客棧。

白子華匆匆裹了腹，下樓信步去五毒教總壇，鐵千舟正好在吃飯：「子華，你到了麼？吃過飯麼？」

「吃過了，帮主，報了大仇否？」白子華故意裝作不知道地問：「文清章承認他是兇手麼？」

鐵千舟輕哼一聲：「那廝畏罪潛逃了！不過，就算他逃到天脚下，老夫也要將他碎屍萬段，發洩心頭之恨。」

「眞是可惜！」白子華沉吟道：「那廝跑去何處？可有線索？」

「他由地道溜掉，咱們正全力搜索中！」鐵千舟心頭一動，忖道：「我家有地道，他家也有地道，這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以前替我建築地道的工匠，不會在後來也替他建吧！」想到此，他心頭怦怦亂跳。

白子華低聲問道：「帮主，你在想甚麼？」

「子華，你不要到處亂跑，以免落在五毒教手中，屆時老夫處事便棘手了。」

白子華長身道：「帮主，晚輩自會小心，但我也不打算住在這裡！嗯，我住許昌客棧，若有消息，請帮主派人通知一下！」鐵千舟聽他改變稱呼，不知爲何，心中忽然有了種失落感，乃惘然地揮揮手。

白子華離開了五毒教總壇，因鐵千舟之態度，更覺凌展雲分析得極有道理，心中不禁暗問：「他是把兒女之大仇放在首位，還是認爲擴大其勢力範圍更加重要？唉，當一帮之主，已夠辛苦夠煩的了，欲

在武林稱霸，那更無快樂可言，眞不知他怎樣打算。」

忽聞有人輕聲道：「那不是白子華老弟嗎？」

白子華心頭一動，緩緩抬起頭來，目光一及，大喜若狂地奔前：「杜兄，你想煞小弟了！昨天小弟正與凌兄談起你。」

原來那人正是杜一非，他「游手好閒」，到處閑逛，風聞鐵船帮攻打五毒教，便趕來看熱鬧，誰知來遲一步，徒呼奈何，不料在此遇到白子華，當下問道：「凌展雲也來了嗎？」

白子華興緻勃勃地道：「杜兄來得正好，小弟也正要去找他倆哩！」兩人聯袂到古風客棧，找到凌展雲和張建，便在隔壁開了一間房。

凌展雲見到杜一非亦喜不自勝，問道：「杜兄怎會來此？」

杜一非笑道：「小弟剛從江南來，兩位也來了，眞出乎意料，小弟是無事可做，到處閑逛。」

張建答道：「咱們兩個何嘗不是到處閑逛，因有熱鬧可看，是故趕來了！嗯，怎地不見鳳姑娘了？」

「她去探親，大概再過一兩天便會趕來！」杜一非問道：「鐵船帮因何會與五毒教起衝突，兩位是否知道？」

凌展雲含笑指指白子華：「此事問他最清楚了！」白子華一經提起，悲從中來，雙眼紅濕，便將始末告訴杜一非，凌展雲與張建亦在旁插腔補充。

杜一非眉頭一掀，問道：「三位對此事有何看法？兇手是否文清章？」

白子華快口道：「咱們正想聽聽杜兄之意見。」

杜一非道：「有點奇怪的是，文清章如何混進鐵船帮殺人，而且一點不露行跡？至於殺鐵元乾，傷畢尚武，追殺白老弟的蒙面黑袍人，除了身材及能使毒掌之外，還有甚麼証據証明此人是文清章？」

白子華道：「能使毒蝎掌的，武林中除了文清章之外，未聞他人，杜兄請繼續分析，小弟洗耳恭聽。」

杜一非反問：「你們認爲都是同一個人幹的嗎？」

張建微微一怔，亦反問：「難道杜兄認爲兇手不止一人？」

杜一非不正面答覆：「身材矮瘦的人不少，練有奇門邪功毒掌的人亦不鮮，至於聲音尖細，極可能是怕暴露身份，故意揑腔說話，此亦可能是一個組織或幾個兄弟分頭幹的！」

凌展雲道：「有此可能，不過黑袍蒙面人武功却不差，若是兄弟，咱們應該猜得到，蓋武林中有此情況者並不多。」

「還有一個問題，若兇手是文清章，他爲何不一掌便取鐵元乾之生命，而讓他逃到鐵船帮，這當中必有個原因，只是咱們尚未勘破。」

白子華道：「也許他故意以此來激怒鐵船帮。」

「不對！因爲這樣做很危險，可能會暴露其身份，這又有違他蒙面揑腔說話之目的。」

此言一出，衆人一時之間，又無話可說。本來凌展雲還覺得此事本來簡單，很快便能水落石出，但經杜一非這樣一分析，便改變了看法，乃沉吟道：「杜兄，依你之見，兇手是如何潛進內堂殺人的？」

「最大之可能乃兇手本來便已在鐵船帮總舵內……」

張建快口道：「不可能，賀客住在中院，而中院與內院之間，尚有屏障，且有不少鐵船帮的人把守，縱使兇手能瞞過守衛之耳目，成功地混進去，也未必能成功地逃離現場，而不爲人知。」

杜一非正容道：「我的意思是兇手本來就在內堂，這就不存在你所說的困難了。」

白子華亦反對：「此更不可能！能出入內堂的，全是鐵千舟經過挑選，並考驗過的人，絕對能夠信任！」

「守衞又如何？」

「同樣可靠！守在內院外的人已十分可靠，三五個能夠進內的，便更是鐵船帮主之心腹！平時，一般香主與堂主，亦難有機會走進內院；而住在內院的，全是鐵千舟之家人！正因爲如此，才教小弟百思不得其解！」

「那天是鐵家的好日子，難道在內院吃酒的人，全是鐵千舟的家人？」

白子華結結巴巴地道：「這個小弟當日倒忘記問鐵幫主……不過不要緊，小弟可以去問他！」

凌展雲道：「不急！鐵千舟子女被殺，那是千眞萬確的，爲人父母者不管他是英雄是梟雄，是凡夫走卒，是皇親國戚都好，肯定會傷心！但鐵千舟是個人物，他借此機會消滅五毒教，你千萬不要拆穿其眞面目，否則……」

白子華身子一抖：「鐵帮主不是這種人吧！」

杜一非含笑問道：「你認爲他是甚麼人？仗義疏財、急公好務、不求名利、鐵骨錚錚好漢？」

這樣一問，白子華又語塞了。過了半晌，方聽他喃喃地道：「我甚麼都不管……小弟心上人被殺，這仇一定要報！我一定要查出兇手，將他碎屍萬段！」凌展雲等人都

十分同情他。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問道：「白老弟，你是怎樣認識鐵家二小姐的？」

「小弟第一次見到清宇妹，是在兩年多前，於我家一位親戚的壽宴上，小弟那親戚跟清宇之師門有點淵源，那一次鐵船帮主自己沒出席，派他三位女兒和兩位女婿代他去。」

「就此一見鍾情？」

白子華臉上微微發熱：「宴會之後，清寰大姐隨夫婿回夫家，斯時清珠尚未出嫁，清宇和清珠則回安陽，小弟因爲要北上巨鹿，探視一位父執，是故聯袂同行……」

張建又問：「這是你約她的？」

「不是，是在路上碰上，後來一談，因爲問路，故此同行三四天……她給小弟很深之印象，回去之後念念不忘，終於忍不住，跑到安陽，在鐵船帮外面呆呆等了半個月，方碰到她陪母親去城隍廟上香，以後小弟便偷偷約會了幾次，終爲鐵千舟知道。」

白子華說至此，嚥了一口口水方續道：「後來鐵千舟把小弟喚去，起初小弟有點害怕，但爲了得到清宇，我單刀赴會，鐵帮主在書房內跟小弟詳談了一夜……」

張建再問：「談些甚麼？」

「除了問小弟身世之外，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鐵帮主之閱歷豐富，見識過人，使小弟得益不少，最後他才送小弟到客房，臨走時丟了一句話：『你明天便回家，請你父親派人來提親！』」

說至此，白子華目光大盛：「當時小弟當眞大喜若狂，就像叫化子拾到大元寶般，連聲多謝，鐵千舟大笑而去，小弟絲毫不覺羞慚，只樂得一夜合不上眼，次日離開之後，兼程趕路回家。」

凌展雲接問：「令尊贊成你們這段姻緣？」

白子華道：「家父起先並不贊成，後來見小弟意堅，方無可奈何答應的，但也提出一個條件：成親以後，不能常與鐵船帮來往！」

凌展雲訝然問道：「令尊爲何反對？」

「他私人跟鐵千舟的交情還不錯，但家父怕惹麻煩！鐵千舟野心勃勃，將來必會得罪不少同道，家父不願因此而弄到雞犬不寧。」

凌展雲含笑道：「但我看鐵千舟對你似乎是另眼相看，很賞識你哩！」

「小弟不否認，不過小弟亦立定主意，娶了他家二小姐以後，必定乖乖呆在家裡，不會去管他們鐵船帮的閑事，說老實說，若非清宇妹的關係，小弟對鐵船帮也沒甚麼好感！」白子華忽然轉頭對着杜一非：「杜兄，小弟有一件事求你，盼你能答應！」

杜一非微微一怔：「你有鐵船帮作靠山，還有甚麼事需要到我？」

「除了杜兄之外，無人能幫得了小弟。」

杜一非又是一怔，沉吟道：「你且說來聽聽，只要杜某做得到的，自無推辭之理。」

白子華道：「小弟想請你代調查，我未婚妻之死因及兇手。」

杜一非又考慮了一陣方道：「此事杜某只能答應你四個字：盡力而爲！可不敢再有其他承諾！」

白子華喜道：「行！有你這句話，小弟便放心了。」

「不過杜某還有一個條件。」

「請說！」

「在我調查當中，你不可跟在左右，以免太引人注意，但亦不可離我太遠，須保持聯系。」

白子華又一口答應了，他轉頭又望着凌展雲。凌展雲含笑道：「你不必再費口舌，既然杜兄已答應你，凌某也不會坐視不管。」白子華大喜，連聲多謝。

白子華帶着幾分滿意心情離開古風客棧，他既然已答應杜一非的條件，便得遵守。且不說他去許昌客棧歇宿，杜一非和凌展雲立即展開研究，只覺此案疑點重重，不過有一個共通的看法，便是三人一致認爲，文清章十之八九不是殺人凶手，也非黑袍蒙面人。

＊　＊　＊

鳳千千終於趕來了，她到達時，已是華燈初上，是故四人一齊至大漢酒家吃飯。鳳千千先了解了有關鐵船幫跟五毒教衝突之起因及結果。酒過三巡，白子華趕來了，他坐在旁邊的座頭上，不斷向他們打眼色。

杜一非心中有數，暗中催他們吃快點，然後匆匆結賬離店，返回客棧不久，白子華也來了，張建忙問道：「是不是有了好消息？」

白子華道：「天黑之前，鐵千舟已先帶了心腹離開許昌城了！」

凌展雲急再問：「可知他去了何處？」

「小弟只知他往南方跑，但大部分人員，仍然駐紮在城內，不過看樣子，明天必然還有部分人會離開。」

杜一非負手在房內踱步，道：「依理推測，鐵千舟必因探到文清章之下落，才會匆匆帶人追下去。可知他帶了那幾個人？」

「除了郝睿之外，便是其侍衛，這些侍衛只是沒有領導才能，事實上武功一般都在香主級之上！至於三位堂主，則仍留守許昌。」

凌展雲道：「假如沒有確實之

方向，咱們想追鐵千舟，也已來不及了，老弟，你可否替咱們跑一趟五毒教總壇，暗中再打探一下？」

白子華道：「小弟倒不嫌麻煩，只擔心他們不肯說。」

杜一非道：「且不急，咱們兵分兩路，白老弟你若問不出頭緒來，亦請再跑一趟，咱們一組往南追，另一組且留在此處，明天若他們有移動，便暗中跟着他們，如此便萬無一失了。」

當下就此決定，白子華急急離開，杜一非道：「凌兄及張兄辛苦了，追趕鐵千舟便由小弟及鳳姑娘負責，兩位則請明天跟着沙搏浪等人。」

白子華終於回來了，開門見山地道：「無人知道。」

張建詫聲問道：「無人知道鐵千舟之去處？這豈不奇怪？嗯，說不定他們連你也提防，故意不告訴你。」

白子華苦笑道：「小弟也不清楚。」

杜一非道：「大概不是提防白老弟，而是他們眞的不知道，或者鐵千舟曾有告知某人，並交代過不許向任何人洩漏。」

凌展雲道：「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咱們決定如何進行下一步計劃。」

杜一非沉吟道：「仍依原定計劃進行！」

＊　＊　＊

鐵千舟和郝睿他們去了何處？原來他們收到消息，文清章曾在許昌城南十餘里外的一條小村出現過，因知他身邊只有兩位死士，是故鐵千舟爲恐打草驚蛇，只帶了郝睿和侍衛，輕裝南下。

到了那條喚扈家橋的小村，已交亥時，小村死一片寂靜，只有風聲，不聞人語，得到消息的是一位叫莫石的幫徒，他先跳下馬，道：「幫主，文清章匿居那棟土屋，就在這村裡當中。」

鐵千舟道：「你帶路，把人散開，守住土屋四周，老郝你跟我進去。」當下把馬拴在村子外面，十來個人立即分頭進村。

一路上毫無阻攔，鐵千舟心中不禁暗暗得意：「文清章啊文清章，你到底翻不出老子的掌心。」當靠近那土屋時，突然响起一陣狗吠聲。

郝睿知道行踪將要暴露，急道：「快！」他首先標前，一脚踢開木門，另一個侍衛老楊亦撞開窗櫺跳了進去，屋子裡一片驚呼聲。鐵千舟緩緩走了進去，舉起一把火摺子，一手放在刀柄上。

一位侍衛將小廳桌上的白蠟點亮，此刻，兩廂的房門已被撞開，房內各住着一個漢子，衣衫不整，臉上一片驚愕，郝睿喝道：「快報上名來。」

左首那個看來年紀較大，亦較老練，抬頭道：「咱倆是兄弟，俺喚楊茂林，舍弟喚楊茂源，不信的話，可問問鄰居。」

「就你兩個住在這裡？」

「咱倆均未成親，父母又都已過世，光棍對光棍，再沒有別人了！」

郝睿冷笑道：「快把文清章交出來，萬事皆休，否則有你們好受的。」

鐵千舟回頭喝道：「你們到處搜一搜，順便抓幾個村人問一問，對對口供！哼，你倆本就是五毒教的人，還敢不認？老子若不是得到消息，又怎會半夜上門『造訪』！」

楊茂源道：「咱們世居於此，你要問也問不出你們欲知的事。」

鐵千舟向手下打了個眼色，莫石首先上前，劈劈啪啪地，各在他們臉上摑了三四巴掌。

楊茂林昆仲一聲不吭，郝睿道：「給我狠狠地揍！」兩個侍衛立即動起手來，只打得楊茂林昆仲在地上打滾。「再不招供，便活活打死！」

話音未落，只聽莫石忽然叫了起來：「這廝果然是五毒教的人！」衆人目光一及，只見他剛才打人的右掌，又紅又腫，那兩個侍衛吃了一驚，連忙住手看自己的手，頓時覺得奇癢無比，也都怪叫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楊茂林和楊茂源倏地自地上跳了上來，鐵千舟急喝道：「小心！」只見楊氏兄弟雙掌齊揚，拋出幾把七彩繽紛的粉末。

鐵千舟邊倒退，邊發出兩把飛刀，「殺！」楊氏兄弟已倒飛進房，鐵千舟傳令外面的人小心攔截。

就在此刻，但聞「轟隆」聲响，頭頂上勁風颯然，衆人忙向旁跳開，樑上摔下了好幾塊大石，莫石走避不及，被砸中了大腿，倒在地上，一個侍衛冒險去拉他，又一陣機括聲响，弩箭、長刀四處亂飛。

鐵千舟邊舞刀邊道：「快離開這屋子！」他首先衝出天井，再拔身躍上屋頂。淡淡的月光下，只見遠處有一道青影，橫空掠去，他眼尖認出那是文清章，急道：「文清章在此，快追！」一句話未說畢，他人已橫飛三丈，落在旁邊一棟大屋上，再向前急追。

郝睿和幾個侍衛此時亦逃出機關重重之土屋，尾隨鐵千舟狂追，鐵千舟不愧是一方之雄，全力以赴之下，已將距離拉近兩三丈。「文清章，何不停下來，跟鐵某決一死戰！」

（未完・四）

上文提要：白吃老頭誘走王屋散人，轉回來帶江青嵐到一處石壁，弄開石門，裡面有鐘乳，是一座佛堂，兩側坐着十二個僧人的金身，原來是達摩禪師的嫡傳門人，江青嵐依照「紫羅十二式」刻在石壁上，和老頭先練上幾遍，一招一式都記住了。蘭兒吃了「護心丹」尚未醒來，老兒探手入懷，取出「絕情針」解葯，還有從姜氏兄弟得來的「千年人參」，一併交給江青嵐，爲蘭兒治傷……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療傷使用千年參　神功逼出絕情針

江青嵐心中暗想，這位老前輩，當眞有點嘮叨，你自己說出來不就是了？幹麼一件件問着，好像考試似的，於是又搖了搖頭道：「老前輩，還是你說罷！」

白吃老頭含笑說道：「你打開來瞧瞧！」

江青嵐只覺入手沉甸甸，打開花布小包，裡面是一隻雕刻精緻，鑲着珠寶的紫檀小木盒，盒蓋之間，還有一枚純金小門，正好把木盒鎖住。光瞧這紫檀木盒已有如此考究，盒內所貯當是極爲名貴之物。

江青嵐小心翼翼的拔開金門，盒蓋便自動徐徐開啓，裡面黃綾舖底，寶光四射，赫然是一對羊脂白玉雕成的龍鳳玉鐲！

江青嵐瞧得又驚又喜，啊道：「龍鳳玉鐲！老前輩莫非也是從燕山雙傑身上取來的？」

白吃老頭笑道：「哈哈！這回你猜對了，我老頭是受人之託，還得立時送還你大表哥呢？」

江青嵐聽得更是驚奇，他居然連自己的身世都非常熟悉。他說「受人之託」，自己姨父是統握軍符的督帥，不可能和白吃老頭有甚交往，大表哥一個貴冑公子，平日裡很少出門，更不可能和他相識，那末他敢情是自己恩師八臂劍客展老夫子的朋友？

想到這裡，一面蓋上盒子，仍舊用花布包好，雙手遞還，一面喜道：「老前輩原來還是家師的老友，晚輩不知不罪，多多原諒！」

白吃老頭接過之後，依然揣入懷中，嘻的笑了一聲道：「你是說八臂劍客展大俠？哈哈！我老頭久聞大名，尚未識荊哩！」

江青嵐聽糊塗了，他不認識自己恩師，那麼他所說的「受人之託」，又是受了何人之託呢？除了展老夫子之外，自己實在想不出什麼人來！「老前輩那又是什麼人央託你的？啊！你老人家的名號，還沒告訴晚輩哩！」

白吃老頭呵呵笑道：「你用不着問，日後自會知道，老頭子叫什麼名字，連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他頓了一頓，話風一轉，咧嘴笑道：「咳！小伙子，我老頭給你找到的小媳婦，可不錯罷？人品武功，全都不弱。上次你負了傷，人家在魏郡，失魂落魄，哭得眼淚鼻涕的到處找了你好多天。光憑這點，就瞧得我老頭子心中大受感動，這回你得好好看待她才對！」

江青嵐玉臉一紅，正容笑道：「老前輩休得取笑，蘭兒天眞無邪，晚輩只是把她當作小妹子看待而已！唉！晚輩……晚輩……」

白吃老頭驚奇的道：「小伙子，你怎麼啦！吞吞吐吐的，難道說你不喜歡她？」

江青嵐微微嘆息的道：「晚輩實有難言之隱！」

白吃老頭搖着頭道：「你們年輕人的事，可眞把我弄糊塗了！」

接着又哦了一聲，笑道：「小伙子，我明白啦！你是說你已經有了情侶是不？你不妨說出來給我老頭聽聽！」

江青嵐一張俊臉不由脹得通紅，囁嚅說道：「晚輩身世，老前輩全已知道，實不相瞞，晚輩在府之日，有一位替姨父掌管內記室的紅線姑娘……」

白吃老頭突然雙眼睜得滾圓，「哦」了一聲！

江青嵐却繼續道：「她艷若桃李，凜若冰霜，晚輩刻骨銘心，私心愛慕，已非一日，那知她竟是一位深藏不露，身懷絕技的風塵奇女。數月之前，夜入田府，盜出田王枕邊金盒，消敉了兩城戰禍，她就留書而去，臨行還託她師兄黑大俠，以七星劍相贈。晚輩這次就是爲她而來，天涯海角，誓必把她找到！」

白吃老頭聽得連連點頭，雙眉緊皺的道：「紅線女俠，我老頭也曾聽人傳說，不過她盜盒之後，悄然引退，贈君七星劍，茫茫天涯，又何處去找？小伙子，你何必作繭自縛，自找煩惱？還是聽我老頭相勸，死了這條心罷！」

江青嵐被他一語說到深處，只覺迴腸九轉，情淚漪漣，悽然答道：「老前輩金玉良言，當頭棒喝，怎奈晚輩海枯石爛，此心不渝！果如老前輩所說，她斬斷情絲，存心規避，晚輩也只好削髮爲僧，終身不娶，藉酬紅粉知己。」

白吃老頭聽得臉色陡然一沉，道：「咄！年輕人當眞糊塗，虧你還是聖賢門徒，讀書之人，居然要爲情犧牲，難道忘了『不教有三，無後爲大』？」

他不待江青嵐回答，呼的站起身來，從腰間解下七星劍，擲到江青嵐身邊，沉聲道：「好！小伙子難爲你一片痴心，我老頭就勉爲其難罷！你眞要找尋紅線，等峭山事了，我有兩句詩句，你記着就是！『自古人間推百善，好從拱木覓青燈』。」

江青嵐驀然聽得眼前一亮，趕緊跳起身來，喊道：「老前輩請留步！」

正待追踪奔出，只聽遠處飄來白吃老頭的聲音：「祇要心志堅定，斷無不可如願之事。」

江青嵐腳下微微一停，立即往門外追出，到了石壁夾縫盡頭，往下一瞧，白吃老頭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祇要心志堅定，斷無不可如願之事！」

言猶在耳，這聲音好熟！自己好像在那裡聽過？

啊喲！自己眞糊塗！他陡然想起自己在崔文蔚別墅療傷，有天晚上，倚窗獨坐，摩挲着七星劍，怔怔出神之際，不是窗外有人低聲說着：「祇要心志堅定，斷無不可如願之事」嗎？

這……這……他……

江青嵐恍然大悟，這白吃老頭，原來正是崑崙大俠黑摩勒所喬裝！

不是嗎？他上崖時使的就是崑崙身法「雲龍三折」，後來又說他從師只有十年，他師傅自己也曾見過，他對自己的身世瞭如指掌，尤其他那不時的咧嘴作笑，自己和他再一次見面時，就是如此模樣……如今想來，他言行之中，早已露出許多漏洞，只是自己粗心，沒有注意罷了。

哦！他說峭山事了，要自己記着兩句詩：「自古人間推百善，好從拱木覓青燈。」這簡直給自己打啞謎。

他一路思潮起伏，踏着山縫間的碎石，又回到石窟之中。地上還放着三個小磁瓶，一包千年參王，和自己一柄長劍。

蘭兒身上絕情針尚未起下，自己還是先替她治好傷再慢慢想罷。

當下俯下身去，把七星劍佩好，然後收起磁瓶，取過那包千年參王，往右側石室中走去，蘭兒雖然服下白吃老頭——黑摩勒的「護心丹」，但那只是護住心臟，不使傷勢繼續惡化的靈藥，並不能治療傷勢，是以穴道雖已解開多時，人還是昏迷不醒。

「絕情針」！這名字好生惡毒。還是拿什麼脆鋼製成，打中人身，便會震成數段，黑大俠要自己用「離合神功」的合字訣，把它從傷口吸出？自己「離合神功」只有三成火候，是不是有效呢？他方才說東說西，語焉不詳，連自己問也來不及。

心中想着，緩緩的走近石榻，俯下身去，在她渾身緊紮的兩堆肉球下側，仔細察看那幾個比針孔還小的細洞，準是「絕情針」穿過的痕跡。

要從傷口把斷針吸出？那……江青嵐一陣猶豫，因爲那是必須把上衣解開，方能施展。但姑娘家這個地方，豈能隨便容人碰得？自己雖把蘭兒當作小妹子看待，即使她是自己親妹子，總也男女有別……

他瞧着平日天眞嬌憨的蘭兒，此時雙眼緊闔，臉如金紙，捨了把斷針吸出，實無他法。

「絕情針，好歹毒的暗器！」

他口中喃喃自語，突然劍眉一

剔，下了決心，暗想，「此時此地，我不救她，還有誰能救她？」

當下把那包千年參王，放到石榻之上，然後伸出雙手，去解她那件渾身緊紮，一排密扣的上衣，當他手指觸到蘭兒綿軟的嬌軀之上，心頭禁不住一陣顫抖，激烈狂跳！雖然他心中絲毫沒有邪念，但這是他破題兒第一遭，替一個年齡相若的異性寬衣解帶。

要知古時候的女性，平日衣着，爲了要掩蓋她們的玲瓏曲線，大都十分寬大，長裙曳地，所以用上「寬衣解帶」，這四個字來形容，當眞妙到毫巔！

如果蘭兒也穿着這種古裝，那麼江青嵐的緊張情緒，也許會好一點，但蘭兒穿的，是武林中人特製的夜行衣靠，夜行人爲了行動要俐落迅捷，衣服必須密扣緊紮，全身包得極緊。

這就苦了江青嵐，他雙手微顫，一粒粒要從豐滿的胴體上解開扣子，可眞不容易，尤其雙手接觸到那對鼓騰騰的玉球上面，只覺血脈沸騰，心頭狂跳，雙手抖動得幾乎不聽指揮，一張俊臉熱烘烘地，額角上汗水沁出！

他收攝心神，雙手略爲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解去，這一排鈕扣，由下而上，直解得江青嵐一身大汗，他輕輕的吁了口氣。

夜行衣靠的上衣，是解開了，可是他又作難起來，因爲呈現在他眼底的，還有一層極具誘惑的緋色抹胸，裹着一對圓滚滚的玉球。

如果以「玉山高並兩峯寒」這句詩來比喻雙峯，那麼這緋色抹胸，就如一層輕雲，橫遮春山，越是峯巒隱約，越覺得神秘誘惑。

江青嵐年近弱冠，情竇已開，這一瞧使得他心頭小鹿再次狂跳，他實在沒有勇氣再去鬆解這件褻衣，但事到如今，不解也由不得你。

他閉上眼睛，鎮定了一回，壯着膽，解開衣襟上的小扣，眼前立時呈現出一個晶瑩如玉，豐盈勝雪的半裸胴體。

這回他有了先前的經驗，小衣襟雖然敞開了，但他倒還能鎮定，目不旁視，往她乳下「腹結」穴上瞧去。果然在滑膩如脂的皮膚上，有着幾點黑影。

他不再多看，也不敢多看，伸手把她嬌軀扶起，背倚石壁坐定，自己也在石榻上和她對面坐下，盤膝瞑目，右掌逐漸前伸，按在她光滑如玉，柔膩如脂的針孔之上，這下，掌緣抵住了那對渾圓堅挺而富有彈性的玉球。

新剝鷄頭微微顫動，江青嵐渾如觸上了電流，全身不自然地顫抖起來，別說「離合神功」了，就是普通內家調息，像這樣呼吸急促，心跳氣浮，也無法施展。

江青嵐自然懂得這個道理，趕緊吸了一口氣，凝神澄志，過了一會，才算把心神收攝，這就立即運起「離合神功」，小心翼翼的由掌心吐出一縷眞氣，往蘭兒「腹結」穴上透入，然後掌心微凹，緩緩吸氣，把已經攻入穴道中的眞氣，向外吸引，手掌也逐漸離開。

就在自己手掌剛一離開蘭兒身體，陡覺蘭兒全身一震，「嚶嚀」了一聲，江青嵐趕緊睜開眼睛，只見蘭兒還是雙目緊閉，慘白的臉上，業已綻出黃豆般汗珠。

低頭一瞧，自己右手掌心，果然黏着十幾段三四分長，比頭髮略粗，纏有血絲的斷針，不禁大喜過望，「離合神功」當眞有如此妙用，把斷的「絕情針」吸了出來。

她那聲呻吟，敢情斷針吸出之時，極爲疼痛，才使她綻出汗珠兒來，心中一陣憐惜，連忙舉起衣袖，替她輕輕的拭去汗水，然後依舊把她嬌軀扶着睡下。

跳下石榻，吁了一口大氣，取過花布包裹，打開之後，裡面還有一隻長方形的鐵皮盒子。江青嵐出身侯門，當然知道這是關外專裝貢參的盒子，有時盒裡還裝滿產地的泥土，使參枝依然和沒有出土時一樣。抽開鐵蓋，果然滿盒都是膏潤如脂的鬆土，中間橫卧着一枝粗如兒臂，紋理細緻的巨參，一股清香，直滲心脾。

連忙抽出七星劍，切了厚厚一片，劍鋒過處，流出一縷白色乳漿，這種天材地寶，浪費了未免可惜，就用舌尖舔了一舔，等白漿不再流出，仍舊放入土內，蓋好鐵蓋。

那知自己只舔了這末一點參漿，便覺雙目明亮，精神陡振，心知這千年參王果然效用如神！

這就把切下的一片，放入口中，嚼爛之後，輕輕撥開蘭兒銀牙，哺了過去，又度了一口眞氣，順手把自己長袍替她蓋上，側身在石榻上坐下，眼睜睜的望着蘭兒。

過了好一會，只聽她腹中咕咕作響，身子也蠕動了一下，微微睜開眼來，那雙虛弱無力的眼神望了望自己，又闔了上去，這回香息輕微，已然沉沉睡去。

江青嵐守在她身側，不敢驚動，這一睡，差不多睡了兩個多時辰。

蘭兒臉色逐漸好轉，口中「嗯」了一聲，倏地睜開眼來。

「啊！蘭兒你醒來了？」

江青嵐坐在榻旁，一見她睜開眼睛，心中一喜，趕緊湊過頭去，低聲問着。

蘭兒乍醒之餘，瞥見自己躺在一間石室之中，卧榻旁還坐着一個

面龐極熟悉的英俊少年，心頭小鹿一陣狂跳！「你……你這是幹什麼？」

她嬌軀一挺，正待翻身坐起，驀地發覺自己小衣業已被人解開，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粉臉驟變，玉腕揚處，「啪」的一聲，正好摑上江青嵐左頰。

「你……你這惡賊，誰是你蘭兒？」

她重傷初愈，一個翻身，沒有坐起，這一用力，頓覺渾身酸軟，那裡還支持得住，又往榻上倒去。

江青嵐頰上雖然挨了一掌，但打得並不太重，不過人却怔了怔，她果然不是蘭兒。那麼是柳琪？

他見她掙扎了一下，又往後倒去，不由連忙低聲說道：「你不是蘭兒？你是柳姑娘？姑娘千萬不可誤會，妳昨晚身中毒針，剛才起下，重傷初癒，千萬安心靜養，此中情形，容小生慢慢奉告。」

柳琪姑娘剛才情急之下，摑出一掌，已經用出全身氣力，此時掙扎了幾下，却軟綿綿的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心中慢慢想起自己爲了追踪「龍鳳玉鐲」，一路跟着兩個矮胖賊人，後來他們投入破廟，自己躍上圍牆之時，只覺胸下一麻，旋即失去知覺，他說自己身中毒針，剛才起下，似乎不假，但一想到自己女孩兒清白之軀，被他……

她想到這裡，一陣憤恨，晶瑩淚珠順着臉頰汨汨而下，恨聲說道：「惡賊！我身中毒針，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你……我……我以後怎樣做人？」

要知天下男人，十個當中，有九個半是怕女人眼淚的，多少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大豪傑，屈服在幾小滴淚水下的，可眞不勝枚舉。

柳琪這一嚶嚶啜泣，却把這位小書生哭得心頭大起恐慌，瞧着她那副梨花帶雨，楚楚動人的嬌態，一時手足無措，囁嚅的道：「柳姑娘妳……妳千萬不可誤會，小生幼讀聖賢書，怎敢逾越？只是爲了救人，一時從權……姑娘明鑒，小生如有絲毫越禮，天誅地滅，不得……」

柳姑娘聽他結結巴巴的說着，一臉誠摯，不像有心輕薄，芳心稍寬，這就不待他說完，攔着問道：「你叫江青嵐？」

江青嵐連忙應道：「小生正是江青嵐，數月以前，和姑娘曾有一面之緣！」

柳琪聽他提到那晚薛府後園，自己尋仇之事，驀地想起他那招「青龍探爪」，按在自己玉乳之上，今天又被他解開小衣……不由臉上一陣紅暈，恨恨的道：「你是仇人的徒弟！」

江青嵐道：「姑娘，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當年家師和令堂動手，不過劍傷右臂，家師劍上既不淬毒，那會立即倒地畢命，其中恐怕另有緣故，而且家師也爲了此事，受到掌門大師伯的譴責，從此隱姓埋名，退出江湖。」

柳琪哼道：「他退出江湖，就能了事？」

江青嵐正容道：「姑娘母仇不共戴天，自是人之常情，但其中既有曲折，姑娘應該查問清楚，再談報仇。

「而且因爲此事，又引起秦嶺崆峒兩派失和，小生不才，願意協助姑娘，查探當年眞正兇手，爲恩師和解此一誤會。」

柳琪瞧他侃侃而言，英姿颯然，眨着眼睛問道：「你此話當眞？」

江青嵐正容道：「小生久有此意，以釋兩派爭端，那晚開罪姑娘，耿耿於懷，更是始終未釋。」

柳琪忽然低歎了口氣，幽幽的道：「這事我原也有點懷疑，師傅曾說當日趕到之時，我母親正中劍倒地。她老人家檢查之後，只不過被尊師劃傷右臂，確沒中毒。可是身上又別無傷痕，她老人家自然認定是尊師殺害的了，你說要幫我追究眞兇，怎麼查法？」

江青嵐呆了一呆，道：「此事目前雖無眉目，但只要細心查訪，總不難水落石出。」

柳琪輕輕哼了一聲，忽然她好像想起什麼事來，側臉問道：「你是不是也爲了追踪『龍鳳玉鐲』來的？」

江青嵐點了點頭，柔聲的道：「這事說來話長，姑娘此時重傷初癒，不宜多耗精神，還是休息一會再說罷！」

柳琪自幼失去雙親，由三眼比丘沈師太扶養長大，沈師太個性冷峻，平日對柳琪雖極愛護，可沒有什麼溫言愛撫。這時她覺得江青嵐溫柔體貼，關心自己傷勢，心中一甜。再偷眼一瞧，他一張俊臉滿是關注之色，尤其那雙朗澈如水的目光，誠摯深情的瞧着自己。不由臉上一陣紅暈，嬌軀扭動了一下，嗔道：「我不累，我要你說咯！」

江青嵐瞧着她這份神情，不由暗暗好笑，蘭兒稚氣未除，嬌憨天眞，她却善羞宜嗔，另有一種嬌態。如果現在讓她們兩人站在一起，不用開口，自己也準能分得出來。

柳琪道：「喂！我問你的話，還沒說呢！」

「啊！啊！」江青嵐瞧着想着，怔怔出神，給她一叫，不由俊臉一紅，「啊」「啊」連聲，竟然說不出話來。

柳琪也給「啊」紅了臉，瞧他失魂落魄的模樣，想笑出來，又忍住

了，裝出生氣的道：「人家問你是不是也爲了追踪『龍鳳玉鐲』來的？」

江青嵐又哦了一聲，才把自己聽到大表哥迎親途中，丟了玉鐲，自己無心在酒樓碰上黃河三寇，聽他們用江湖切口交談，引起疑心，接着白吃老頭引自己入林，竊去寶劍，以及在路旁酒肆目擊情形，及追踪燕山雙傑，發現柳琪在廟外負傷，自己當時誤把她當作蘭兒，及使出「彈指金丸」驚退兩人，抱起一瞧，人已昏死過去。

柳琪哼道：「難怪一見人家醒來，就趕緊叫着蘭兒。哼！你又不是眞正爲了救我，我才不承你的情呢！要是早知道是我呀，你會抱着當寶貝才怪！」

江青嵐心中一愣，她怎地無緣無故生起氣來？當下笑道：「先前小生只當是蘭兒，後來想到可能也是姑娘。」

柳琪小咀一披，道：「鬼才相信，你一心掛念着蘭兒，蘭兒，那會想得到我？」

她說得氣鼓鼓的，分明有點酸味！

江青嵐尷尬的笑了笑，道：「因爲後來尊師沈老前輩趕來，說姑娘是她徒兒，湊巧析城山的遲老前輩也相繼趕到，說是她的女兒，所以小生也弄不清到底是姑娘還是蘭兒？」

柳琪還是哼道：「我師傅她老人家又不像你，老是惦念着蘭兒，會把人看錯，啊！後來呢？」

江青嵐笑道：「說實在，姑娘和蘭兒長得一模一樣，他們兩位老人家全都弄不清楚，這就打了起來。」

接着就由三眼比丘和天狐共爭女兒和弟子說起，白吃老頭如何假扮自己引走王屋散人，一直說到如何循着枯井尋上絕壁，就不再往下說去。

柳琪聽得十分入神，見他突然住口，不由催着說道：「後來呢？怎不快說？眞急死人！」

江青嵐遲疑了一下，只得把白吃老頭走後，自己如何替她起下「絕情針」，如何餵她「千年參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柳琪先前聽他說到餵自己服下「護心丹」，已經無限羞澀，這時再聽他說到用「離合神功」吸出斷針，再餵自己「千年參王」。女孩兒家給一個男人口對口餵藥，敞開着內衣療傷，更羞得一張粉臉宛若大紅緞子，雙手緊蒙着雙眼，却又捨不得不聽，直等江青嵐說完，她還兀自不敢放開手來。過了一會，她突然問道：「蘭兒很美是不是？她一定和你很好，你才這樣想她。」

江青嵐笑道：「小生不是說過她和姑娘生得一模一樣嗎？」

柳琪放開蒙着眼睛的雙手，披嘴道：「我生得醜死啦！那有人家美？喂！我問你，她和你很好是不是？」

江青嵐正色道：「姑娘不可誤會，蘭兒稚氣未脫，又十分好玩，小生只是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罷了！」

這會柳姑娘聽得有了笑容，笑容掩蓋住了還有點蒼白的臉色，更顯得楚楚動人，她眨着大眼睛，似嗔非嗔的道：「姑娘，小生，像唱戲似的，聽得多麼彆扭！你叫蘭兒什麼，就不會叫我什麼？」

江青嵐楞了一楞道：「蘭兒就是她的名字啊！姑娘……」

柳琪披披嘴哼道：「哼！你還要叫我姑娘姑娘的，分明瞧不起我！我沒有爹，也沒有娘，所以沒有人會疼我，大家欺侮我，你也欺侮我好了！」

她越說越氣，眼圈兒一紅，盈盈欲涕。

江青嵐人雖聰明，他那裡猜得準女孩兒家的心事？這會當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囁嚅着道：「小生不知什麼地方開罪姑娘……」

柳琪別過頭去，急道：「你瞧不起我，你故意氣我！你把人家當妹子看待，我就不配做你妹子？」

江青嵐這才恍然大悟，當下低聲笑道：「只要姑娘願意，小生自然也把你當妹子看待！」

柳琪回嗔作喜，却得意的道：「哼！你這就不是眞心，我可沒有這麼好福氣，你眞要把我當妹子，幹嗎還叫我姑娘？」

她頓了一頓，又道：「喂！蘭兒叫你什麼呀？她是不是叫你嵐哥哥？我也叫你嵐……哥哥……好不？」

她最後幾個字，說得比蚊蚋聲還輕，恐怕只有她自己聽到。

江青嵐瞧她又喜又羞的神情，心中不禁一蕩，玉臉也熱烘烘起來，但又不忍拂逆，只好低低的叫了一聲：「琪妹！」

「嗯！」柳琪芳心一陣甜蜜，羞得抬不起頭來，連小鹿也卜卜地跳個不停，這是她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喜悅。

她記得從第一次見到他，就對這個仇人之徒有了異樣感覺。今天才知道這異樣感覺，原來竟是愛苗，暗暗地滋長在自己心田之中，何況自己連清白之軀，都給他瞧到了，除非……

但自己女孩兒家，這話如何說得出口？她躺在石榻之上，粉臉脹紅，甜蜜的笑容，始終沒有平復。

「啊！琪妹，妳覺得肚子餓不？黑大俠還替我們準備了三天乾糧，這時快申時啦，我一天一晚沒

吃東西了！」

江青嵐這時靜下心來，突然覺得腹中飢餓，心想柳琪也許餓了，這就問了一聲。

柳琪微微搖頭，說道：「我不想吃，嵐哥哥，你一天一晚沒吃東西了，還不快吃？」

江青嵐笑道：「妳不想吃東西，方才又說了這許多話，重傷初癒，體力未復，還是好好休息一陣罷！」

柳姑娘這時當眞柔順得有若綿羊，果然依言闔上秀目，一會工夫，便香息輕勻，酣然入睡。

江青嵐也打開紙包，把乾糧吃了個飽。忽然發覺和食物包放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製造奇特的火筒，中有機簧和引火之物，比夜行人所用火摺子更要靈便，用時只需一按機簧，便將筒口油芯引燃發光，柄上還有一條極細的銅鍊勾住，匠心獨運，甚是精巧。

那正是黑摩勒來時在隧道中照地圖用的火筒。心知是他怕入晚之後，洞中黑暗，特地留給自己，心中不由十分感激。收起之後，就到洞外石壁上找到水源，喝了幾口水，才回轉石窟，在石榻前面席地坐下，運起功來。

第二天清晨，柳琪已能起身，但仍是不勝嬌慵，渾身乏力，尤其一搦柳腰，酸痛異常；但她還是强忍着跨下石榻，要嵐哥哥扶她到大殿上去走動走動。

江青嵐瞧她弱不禁風的樣子，心頭生出無限憐惜，一面就把殿上十二位紫羅大師的來歷故事，一字不漏，娓娓講着。

直聽得柳琪十分高興，輕掠雲鬢，甜笑着道：「嵐哥哥，紫羅十二式有這麼好法，那你就教我咯！」

江青嵐皺了皺眉，道：「妳身體還沒好呢，這套掌法威力太大了，等妳復原之後，再練不好嗎？」

柳琪扭頭道：「明天我們就得下山啦，你不肯教，那就算了。」

江青嵐笑道：「琪妹，妳別生氣，黑大俠說，凡入此門，即爲有緣，我豈會吝於傳授，實在妳還沒復原……」

柳琪櫻唇一噘，攔着道：「你肯教，不會先講解給我聽，等我好了再練習就是。」

江青嵐只好讓她坐在地上，自己坐在她的旁邊，然後從第一式起，逐式講解。

柳琪一面靜心諦聽，一面又和石壁上的畫像相互對照，直等江青嵐講完，才婉然笑道：「嵐哥哥，這套掌法眞好，比師父教給我的『散花掌』還厲害得多呢。啊！嵐哥哥，你說我這次受傷值不值得？要是我前天沒受傷，你就不會帶我到這兒來咯！」

江青嵐瞧她一顰一笑，當眞和蘭兒一模一樣，心中想着，不由多看了幾眼。

柳琪被他看得粉臉一紅，嫣然笑道：「我不來啦！你老是盯着我瞧幹嗎？」

說着就從地上站起身來。那知她傷勢還沒全好，人未站穩，陡覺一陣昏眩，就往後倒去。江青嵐心中一驚，趕緊伸手接住，一個嬌軀正好跌入自己懷中，低頭一瞧，柳琪嬌喘連連，慵弱乏力，不由急道：「琪妹妹，妳怎麼了？」

柳琪把頭埋在嵐哥哥懷裡，頓了一頓，低聲說道：「不要緊，嵐哥哥，你讓我靠一陣就好。」

柔若無骨的嬌軀，軟綿綿地貼在胸前，從她身上散發出來一陣陣少女特有的幽香，慢慢地鑽入他的鼻孔，使他不由自主的雙臂一環，緊緊把她摟住。

這時她可以清晰聽到他心弦强有力的跳動，他也可以感覺到她軟玉溫香的身子，有點輕微顫抖，不知是他摟得太緊了些兒？還是她情不自禁？那麼輕輕地「嗯」了一聲。

江青嵐驀地一驚，連忙鬆開摟着她的雙手，玉臉脹得通紅，囁嚅的道：「琪妹，妳覺得好些了麼？昨天黑大俠還說，只要起下斷針，再服上一片千年參王，就可痊癒，我瞧妳還沒全好，要不再服上一片？」

柳琪仰起紅馥馥的粉臉，搖着頭道：「不，我精神很好呢！就是四肢沒有力氣，慢慢就會好的。千年參王天材地寶，多糟塌了，豈不可惜？」

江青嵐低聲道：「本來麼，妳重傷初癒，就得好好休息才對。再說乾糧也只能吃到明天，我們就得趕下山去。」

柳琪依然把頭靠着他寬闊的肩膀上，幽幽說道：「嵐哥哥，我眞不想下山呢，這樣安安靜靜的住一輩子多好？」

江青嵐笑道：「妳別孩子氣了，住在這種地方，吃的東西呢？」

柳琪眨了眨大眼睛，惋惜的道：「就是這樣才不好咯！」

中午，江青嵐舀了泉水，和柳琪一起吃過乾糧，又切了一片千年參王，要她服了，好好休息。千年參王功能起死回生，她一連服下兩片，臉色立時就和好人一樣，精神也完全恢復。

只是腰肢却依然酸痛如折，坐功調息，眞氣始終無法運行，江青嵐替她解開衣帶，推宮活血了好一陣子，還是無濟於事。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包大膽探得的情報，神珠的秘密是東張發現的，蓬萊堡三張都已來了，但始終找不到三張的人影，豆腐、百花、包天、三個和尚、錦衣衛、南巴、北趙四下奔竄，尋人尋寶。三張却匿在墳場，却逃不過南巴臥龍堡的人追逐，只好矢口否認：沒有得寶……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丟神珠挑起混戰　匿廢園力鬥脫險

宋小飛正容道：「沒興趣。」

「神珠魔戒，武林之寶，你難道不想要？」

「想得很。」

「想就採取行動呀！」

「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不能奪人之所愛，更不想成爲衆矢之的，變成別人攻擊的活靶子。」

包打聽大搖其頭道：「這是甚麼狗屁道理，俺聽不懂，既然不想要，又何必三更半夜的跑來鷄鳴山？」

豆腐大俠慢條斯理的道：「奇珍異寶，人人夢寐以求，本俠不是白痴，豈有不愛之理，我的意思是應以正當的方式取得，不可强取豪奪，東張既已捷足先登，本俠只好自怪命薄福淺了。」

浪子總算聽明白了，轉對吳小雲道：「公主高見如何？」

百花公主瞟了宋小飛一眼，字斟句酌的道：「豆腐言之成理，本公主基本上同意他的原則。」

「不準備下手力爭？」

「現在無此打算。」

「將來呢？」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宋小飛有意拿包大膽窮開心，笑道：「浪子，怎麼樣？下去鬥一鬥東張、北趙吧？」

包天下意識的摸一下自己的後腦勺，嘻嘻苦笑道：「嘻嘻，我自己是塊甚麼料，心裡明白得很，只會賣情報，不會打架，可能連東張、北趙的一招都接不下便變成肉包子、碎豆腐、玫瑰絲了。」

三人置身事外，高談闊論，東張、北趙之戰則如狂風暴雨，來得急，去得也快，已接近尾聲。

東張三俠不貪功，不戀戰，只求盡快脫身，且戰且走，且走且戰，交手數十合後，已將戰線拉長，逐漸擺脫糾纏。

詎料，神珠的號召力委實太大，斜刺裡又殺出兩批人來。

一批是江洋、喬勇、侯建和黃鐵虎。

一批是應文、應賢、應能三個假和尚。

張人龍不簡單，技高莫測，爐火純青，與人鳳、人豪組成一個鐵三角，逢人就攻，遇陣就衝。

錦衣衛攔不住，截不下。

朱允炆等人也拿他沒轍。

眼看着東張三俠夜鷹狡兔般奔下山去。

* * *

事情並未結束。

應該說好戲剛剛才開始。

南巴追了下去。

北趙追了下去。

建文帝朱允炆、錦衣衛指揮黃鐵虎以及所有在鷄鳴山上的武林人物，大家目標相同，行動一致，從

四面八方追向東張三俠。

東張並不想入合肥，本欲取道北上，逕返蓬萊，怎奈追兵太緊，範圍太大，形成兩翼包抄，三面夾擊的局面，在無路可走，無可選擇的情況下，被逼進合肥城。

等於掉入陷阱。

成了甕中之鱉。

南巴、北趙馬上調兵遣將，把合肥城全面封鎖。

* * *

南巴純粹是爲了神珠魔戒。

北趙却野心勃勃，神珠固然志在必得，廢帝朱允炆北趙也決心在此撲殺，甚至，更有將南巴的勢力一網打盡的雄心壯志。

想完成這些事，要有足夠的實力做後盾。

北趙的實力足夠！

除了本身上百名的高手外，又有皇上的密令在身，由錦衣衛指揮黃鐵虎出面，將合肥城的衙役捕快全部調集起來，另外又急調來三千精兵，悉歸北趙擎天堡主趙玉璞統一指揮。

兵貴神速，天沒亮便完成部署。

也就是說，合肥城已落入北趙掌心之中。

* * *

然而，事情透着古怪，正要收網捕魚，突然發現魚兒不見了。

東張三俠不知去向。

建文帝朱允炆行止不明。

大搜竟日，找遍了合肥城，始終未得一音半訊，未見一影半踪。

莫非飛上了天？

還是鑽入了地？

北趙不到黃河心不死，搜索的脚步更快、更緊、更細密、更深入。

* * *

東北角上。

離城不遠。

有一座廢園。

據說曾是元末一位蒙古大將軍的府第，明將常遇春攻入合肥時，曾在此宅發生慘烈的肉搏戰。最後蒙古將軍兵敗自殺，全家妻小僕奴也跟着自盡殉難。

不久，便傳出了鬧鬼的風聲。

有人聽到，有鬼魂長哭終宵。

消息不脛而走，城裡的人皆視作兇宅鬼屋，偌大的一座府第遂成爲無主的空屋，經過幾十年的風吹雨打，容顏已變，盛況不再，牆倒屋塌，滿目荒涼，鄰人過門而不入，娃兒們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廢園、兇宅、鬼屋，正好是藏身的絕妙好所在。

裡面當眞有人藏匿，一共是三個人。

不是東張三俠。

而是廢帝三僧。

不過，建文帝朱允炆已經脫下僧衣，換上一件破舊不堪的藍色大褂，頭上戴了一頂充滿油垢的氈帽，彷彿是丐幫中人。

廢帝住廢園，恰如其份。

雖然是巧合，對朱允炆而言又何嘗不是一種無情的諷刺。

住進廢園，這已是第二天了，又見夕陽西下，又到晚膳時分，只有這位跛脚皇帝獨自一個人枯坐在西跨院內的一張石櫈上。

沒有晚餐，亦未見應賢、應能二僧。

驀然，一陣輕快的脚步之聲傳起，大院子裡出現兩個人。

一個小販，手裡還提着一隻籃子。

一個拾荒者，肩膀上斜掛着一隻竹簍。

都是僞裝的，實則乃前朝大臣葉希賢、楊應能兩位大人是也。

葉希賢的竹籃內有酒有菜，君臣三人就在跨院內席地而坐，共進晚餐。

朱允炆邊吃邊說道：「你們去了整整一天，可曾找到張人龍？」

楊應能停箸道：「臣與葉大人以販售零食，撿拾廢紙廢物爲名，走遍了合肥城的大街小巷，一直沒有東張三俠的訊息，好似入海的泥牛，斷線的風箏。」

朱允炆心事重重的道：「難不成早已遠走高飛，逃之夭夭？」

葉希賢不以爲然。「這是不可能的事，燕王朱棣有密旨給趙玉璞，黃鐵虎據此調集了無數兵馬捕快，早將合肥城徹底封鎖，不但東張走不了，咱們也出不去，眼前合肥已變成一座危城，緊張萬分。」

應文和尚朱允炆心頭一震，道：「是否見到了巴堡主？」

楊應能道：「見到了。」

「南巴的情形怎樣？」

「同樣處境艱困，情勢危急。」

「把話說清楚一點。」

應賢和尚葉希賢躬身應了一聲是，道：「由於北趙聲勢太大，南巴不得已只好採取守勢，在可能範圍之內盡量避免正面衝突，打算集中全力來對付東張，爭奪神珠魔戒。」

朱允炆頷首道：「對，爭奪神珠乃當務之急，只要有魔戒在手，就不愁打不倒叛王朱棣，重登九五之尊。你們有無交代巴堡主，可與東張談判結盟，可以花錢購買，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偷，可以搶，不論採用何種手段，朕一定要得到魔戒神珠。」

應能和尚楊應能道：「聖上的旨意已轉告南巴，巴堡主願全力以赴，萬死不辭。」

「好，好！」朱允炆滿佈愁容的臉上綻出笑容，道：「另外還有兩

個人也要大力爭取。」

「請聖上明示。」

「一個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另一人又是那位?」

「百花公主吳小雲。」

「皇上聖明，這二人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若能效忠吾皇，必是兩員猛將，勝過千軍萬馬。」

葉希賢接口道：「話是不錯，只是這兩個娃兒生性高傲，又不喜過問君國大事，可能不易網羅。」

建文帝朱允炆滿懷信心的道：「這不是問題，只要授之以名，誘之以利，肯付出令人動心的大代價，再大的難題也不難迎刃而解。」

「聖上的意思是……」

「可以招宋小飛為駙馬，將平燕公主嫁給他。」

「吳小雲又如何安排?」

「嫁給我兒瞻圭，冊封爲妃。」

高，高招！

妙，妙計！

朱允炆眞不愧爲曾是帝王之尊的身份，見地果然入木三分，高人一等。

古往今來，天曉得有多少英雄好漢就是在別人授之以名，誘之以利的情形下，把自己的性命交出來，成爲別人爭權奪利的忠狗、工具。

朱允炆是個跛脚皇帝，所以下的餌也特別大。

那個男子不想成爲駙馬爺?那個女子不想封后、封妃?

英雄難過美人關。

巾幗難過英雄關。

豆腐大俠將如何應付?

百花公主又如何處理?

不論如何，二人無意中已捲入這一場君國大事的漩渦中，想要置身事外，恐非易事。

應能和尚楊應能很欣賞朱允炆這種安排，擊掌讚賞道：「吾皇卓見，憑平燕公主與瞻圭皇子的姿色氣度，宋、吳二俠保證會望風輸誠，拜倒在陛下座前。」

的確是條絕妙好計，儘管已經下台一鞠躬，不再是帝王之尊，但他仍是朱家的血脈，仍有萬貫家財，十萬雄兵，就常情常理常事而言，應可十拿九穩，無往不利。

只可惜在時間上晚了二十多年。

如果當年在燕王朱棣尚未兵臨城下之前，就以權位名利、俊男美女來「釣人」，來廣結善緣，又何至於一敗塗地，倉皇而逃?

是以前太笨，太蠢?

還是現在變得聰明了?

這樣的計謀，朱允炆亦頗自得，爽朗的聲音道：「兩個涉世未深的娃兒，就不信能逃出寡人的手掌心，兩位大人找個機會不妨先跟他們談談……」

一語未畢，有人截口道：「談甚麼?天大的事也是空談。」

另一人繼道：「因爲你們三個假和尚很快就會成爲死和尚。」

發話者是黃鐵虎、江洋。

人在東房上。

西房頂上也有人，是喬勇、侯建。

地面上的人更多，已一湧而入，有錦衣衛，也有捕快衙役。

應賢和尚葉希賢力持鎮定的道：「我們又不是和尚，各位認錯人了吧?」

喬勇好跋扈，大呼小叫道：「反穿皮襖，你他媽的少裝羊，你們的話老子全聽見了，今天就認命吧，到陰曹地府去陪那位蒙古大將軍！」

話至此處，便未再多言，四人一齊跳下來，跟三僧動上了手。

* * *

珍寶齋。

是一家銀樓。

距狀元樓僅僅隔着兩條街。

華燈初上，人來人往，有三個客人走進了珍寶齋。

其中一人的衣著十分講究，藍色的織錦緞長袍，嶄新、畢直、黑色的皮靴擦得亮光閃閃，一頂從波斯來的禮帽，更加襯托出他紳士富豪的身份。

另二人則是僕從打扮，緊跟在主人的身後。

三人的臉上都經過特別的化裝，任誰都看不出會是東張三俠。

住的地方也很大膽，就在狀元樓的後面。

無巧不巧，南巴的大本營也在狀元樓。

看似冤家路窄，實則咫尺天涯，正是張人龍高明的地方。

這在兵法上是有根據的：置之死地而後生，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

也不知東張來珍寶齋幹甚麼，打了一個轉兒便出來了。

邁着紳士們慣用的八字步，悠哉遊哉的、若無其事的往回狀元樓的路上走。

半路上從橫巷內冒出一個楞小子來，是南巴卧龍堡的巴十八，不知是喝醉了酒，還是故意使潑撒野，抽冷子往張人龍的身上一撞。

一撞之力不輕，張人龍的反應也夠快，驚叫聲中一屁股坐下去。

可是，他起身之後却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連聲對巴十八道：「對不起，對不起。」

誰說禮多人不怪，鬼扯，禮而無節就會出問題，理當道歉的是巴十八，張人龍以爲紳士就該多禮，反其道而行，巴十八當然會犯嘀咕。

何況巴十八是有備而來，用力

甚猛，換了普通人物，那一撞少說也會飛出去一丈二三，而張人龍只是栽坐在地，更加使他疑竇叢生。

但是，巴十八並未表露出來，道：「那裡，該說對不起的是在下。」

話一說完，轉身就走，三步併作兩步走，來到一處空曠的地方，撮口爲嘯，南巴諸俠不一時便迅速攏來。

卧龍堡堡主巴德道：「甚麼事?」

巴十八道：「東張出現了。」

二堡主巴正道：「在那兒?」

巴十八道：「在轉角那邊，大概很快就會到這裡。」

六堡主巴通道：「赫，東張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今何時，此何地，竟敢招搖過市逛大街?」

巴十八道：「他們三個人俱已改頭換面，所以才敢公然露面，四處亂逛。」

卧龍堡堡主巴德不敢怠慢，火速做了一番部署。

沒多久，東張三俠果然大搖大擺的從附近經過。

巴德睹狀大喜，振臂一呼，南巴諸俠立如潮水般淹過去。

張人龍還想繼續僞裝下去，視如不見，方向一偏，從一旁繞過去。

巴德一個箭步搶到前面來，道：「張兄，別再裝了，尊駕的行藏已敗，還是面對現實吧！」

蓬萊堡堡主張人龍裝聾扮啞的道：「這位老英雄在說甚麼，小老兒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巴十八上前三步，粗聲大氣的道：「奶奶的，少裝蒜，我問你，可是姓張?」

張人龍搖頭否認道：「老漢不姓張。」

「叫張人龍?」

「更離譜了。」

「家住山東蓬萊?」

「老漢乃山西定襄人氏。」

「你他媽的眞會演戲，來此作甚?」

「做買賣。」

「做甚麼買賣?」

「珠寶、南北貨。」

始終對答如流，彬彬有禮，最後這幾句話越聽越像山西腔，把巴老六巴通給弄糊塗了，小聲道：「大哥，有可能十八兒眞的弄錯了。」

巴德是個老江湖，早有成計在胸，下令道：「寧可錯殺百人，不可放走一個，給我拿下，搜！」

「遵命！」

「得令！」

衆兒郎如狠似虎，爭先恐後，立即付諸行動，準備拿人搜身。

事到如今，再也裝不下去了，東張三俠倏地發出一聲長嘯，雙臂猛一抖，平空拔起丈許高，欲作空遁，不願力拚。

南巴所爲何來，豈容東張稱心如意，巴德、巴正、巴通、巴三、巴六、巴十八六人一條心，一個動作，騰空截殺，硬拚數招，硬生生的將東張三俠逼落地面，掌對掌，拳對拳，硬碰硬的幹上了。

* * *

此地熱戰正酣，廢園那邊亦無冷場。

跨院太小，施展不易，早已從小院打到大院裡來了。

江洋、喬勇、侯建、黃鐵虎等人殺機滿臉，全力施爲，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決心要爲主上除去後患，使這三個假和尚成爲死和尚，好讓北京城的永樂帝安安穩穩的做皇上。

可是，朱允炆、葉希賢、楊應能也不是省油的燈，二十年的卧薪嚐膽，二十年的埋頭苦練，已練得一身驚人絕藝，論功力、講修爲，足可躋身第一流高手之列而無愧色。

果然，攻守有序，進退井然，錦衣衛雖然施出了渾身解數，却未能佔得絲毫上風。

問題是，彼此衆寡懸殊，能否長保不敗，甚至進而殺敵致果，實未可樂觀。

* * *

東張、南巴之戰已進入高潮。

南巴志在必得，即使血流成渠，屍積遍地，也非要把魔戒神珠弄到手不可。

神珠魔戒，武林瑰寶，東張同樣看得比性命還重要。頭可斷，血可流，寶物萬萬不可失，三兄弟雙眼盡赤，臉色鐵青，早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一輪猛攻下來，南巴已連傷數人。

只是，南巴兵多將廣，打退一人，上來兩個，打退一撥，上來兩批，前仆後繼，源源不絕，彷彿狗皮膏藥似的，將東張三俠緊緊黏住，甩不掉，擺不脫。

看來，不鬧出幾條人命是不會收場的。

神珠再現，武林浩劫，一場血風腥雨已是無可避免。

* * *

鬥場是一個公園。

公園的四週密密麻麻的種了許多樹。

樹蔭下鬼影幢幢，埋伏着不少人。

是被打鬥吸引來的。

一見東張在場，便再也不想動了，願爲魔戒玩命，願爲神珠流血！

* * *

西南角上人數最多，是北趙擎

天堡的勢力範圍。

趙玉璞、趙玉瑾、趙玉青、趙玉郎等北趙的主力，已相繼調集齊全，集中在此，大家磨拳擦掌，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傾巢殺出，席捲東張、南巴。

七堡主趙玉郎心浮氣躁，不耐久候，道：「大哥，咱們該採取行動了吧？」

趙玉璞撫鬚輕笑道：「還早，還早。」

「還早？南巴佔了絕對的優勢，東張遲早必敗無疑，等神珠被姓巴的得去就災情慘重了。」

「別急，再等一等。」

「等到甚麼時候？」

「等他們兩敗俱傷，等他們橫屍當場。」

好主意，老江湖畢竟高人一等，當南巴、東張兩敗俱傷，橫屍當場時，北趙便可出而撿便宜，輕而易擧的將神珠魔戒弄到手。

＊　＊　＊

這麼重要的時刻，豆腐大俠宋小飛不會錯過，正安安穩穩的坐在東南角上，荷花池中，一個建在水上、古色古香的小亭內。

還有美人相伴，百花公主吳小雲端坐右方。

浪子包天也來了，坐在左側，還帶來一包瓜子，提來一壺茶。

三個人好不自在，一邊吃着瓜子，一邊喝着茶，不明就裡的人一定會誤以爲是好友在相聚，情侶在談心，對前面不遠處的惡鬥表現得漠不關心。

包大膽朝鬥場中望了一眼，道：「豆腐，你這個人好怪。」

宋小飛愕然道：「怪？那裡怪？」

「年紀輕輕的，一點也不毛躁，冷靜得像是一個老謀深算老奸巨猾的老頭兒。」

「這太籠統，可否擧一個例子？」

「神珠明明就裝在張人龍的口袋裡，你好像無動於衷？」

「浪子，你錯了，本俠不但動心，而且還想得要命，但是，正因爲已經裝在東張的袋中，就是有主的東西，咱家只好死心，如果……」

「如果怎樣？」

豆腐大俠正經八百的道：「神珠若是無主之物，丢在大馬路上，本俠即使頭破血流，也會捨命以爭。」

包打聽道：「魔戒本來就是無主之物，東張是從別人棺材裡找到的，並非蓬萊堡的祖傳之物。」

宋小飛義正詞嚴的道：「既已到了東張之手，就是東張之物，只怪咱們運氣不好，未能捷足先登。」

浪子包天揚眉道：「眞看不透，豆腐原來還是一位君子。」

微微一頓，繼又轉問百花公主吳小雲道：「吳姑娘作何打算？」

百花公主不假思索，立道：「豆腐的見解，本公主完全同意。」

直聽得包大膽一楞一楞的道：「赫，三生石上緣前定，心有靈犀一點通，兩位眞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將來必是人見人羨的恩愛好夫妻。」

本是一句玩笑話，但言者本無意，聽者却有心，宋小飛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吃吳小雲豆腐的好機會，笑容滿面的道：「那當然。」

百花公主的反應則表裡不一，儘管心裡很舒坦，嘴上却大發嬌嗔，一句話罵了兩個人：「討厭！」

＊　＊　＊

東張、南巴捨命以搏，各不相讓，打得難解難分，有如鷸蚌相爭，說不定最後會使漁翁得利。

漁翁就窺伺在側。

還不止一人一派。

但不知得利者是那個？

是北趙？

百花公主？

豆腐大俠？

還是其他的人？

或者爆出冷門？

＊　＊　＊

的確，雙拳難敵四掌，好漢抵不住人多，大戰百十個回合後，面對北趙一波又一波，一輪又一輪的車輪戰法，東張三俠已窮於應付，漸感不支，反擊的攻勢頓減，被迫採取守勢。

在北趙重兵重重包圍之下，撤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再這樣耗下去，看情形神珠魔戒恐將不保，甚至會將三條老命賠進去。

張人豪喘着大氣小聲道：「掌門大哥，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依小弟之見，乾脆給他們算了，犯不着拚老命。」

蓬萊堡堡主張人龍閉口不言，仍一味的閃避巴德、巴正、巴通三兄弟的聯手合擊。

巴三、巴六、巴十一、巴十五、巴十八的攻勢同樣凌厲無匹，張人鳳、張人豪相形見絀，被逼得團團轉，招架尚且乏力，遑論出招反攻。

猛聽巴德洪鐘也似的聲音大喊了一聲：「殺！」

＊　＊　＊

「殺！」

廢園之內，錦衣衛黃鐵虎同樣殺聲震天，一路猛攻强襲，下定決心，逮不住朱允炆，就抬一個死和尚回北京去交差邀功。

江洋、喬勇、侯建等人早已亮出了傢伙，刀劍齊出，棍棒交揮，

朱允炆、楊應能、葉希賢苦撐二百合，這時已是强弩之末，傷痕纍纍，狼狽不堪，痛宰錦衣衛，警告永樂帝朱棣的念頭頓消，及時抽身退走，保住老命的主意陡生。

建文帝朱允炆心一橫，牙一咬，忍痛下令道：「咱們撤！」

應賢、應能二僧互望一眼，同聲道：「皇上先走，老臣斷後！」

朱允炆未再多言，叫足十成十的功力，倏忽間「呼呼呼」連攻十三掌，使對面的捕快造成了一死三傷，殺出一條血路來，順勢彈身飛起，上了牆頭。

「你插翅難飛！」

「把命留下來！」

喝聲中，黃鐵虎、江洋首先騰空而起，刀光霍霍，劍氣森寒，上取頭顱，下削雙足，不給這位跛脚皇帝逃命的機會。

緊接着，喬勇、侯建也接踵而上，一樣的攻勢凌厲，一樣的驃悍兇猛，頓使朱允炆處境大險，危在旦夕。

「滾！」

「滾！」

葉希賢、楊應能捨命護主，早將個人的死生置之度外，二人四掌，以空手入白刃的絕技與錦衣衛凌空搏殺。

就利用這一瞬間的喘息，朱允炆已翻落牆外，溜之大吉。

付出的代價可不小。

葉希賢挨了一劍。

楊應能挨了一刀。

眼見建文帝已去，二人不敢久留，虛晃一招，也越牆而過，逃之夭夭。

「追！」

黃鐵虎毫不遲疑，咬着尾巴率衆追下去。

＊　＊　＊

東張三俠並沒有逃。

但，巴德喊殺聲中，攻勢陡地加快了一倍，包圍圈也縮小了三丈，惡鬥已至最後關頭，勝負死生乃指顧間事。

突聞張人龍大叫道：「住手！」

巴德一楞，下令休兵道：「怎麼？張兄可是改變了主意，要老命不要魔戒，願將神珠割讓給南巴？」

張人龍先不答話，取出神珠後始道：「懷璧招災，自古皆然，張某現在想通了，巴兄也未必能擁有它，你們各憑本事去爭，去搶，去奪，去玩命吧！」

猛地一揚手，神珠立朝巴德身後的空中飛去。

這老小子眞高明，這一手夠狠夠毒，張人龍發現暗中有强敵環伺，故意來這麼一招，欲挑起混戰，讓南巴、北趙狗咬狗。

狗咬狗，一嘴毛。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這樣，東張三俠才有活命的機會。

畢竟，有生命才有希望。

不做鷸蚌，說不定還可以反轉過來當漁翁。

果然不出東張所料，神珠一出手，北趙羣俠便如決堤的黃河之水般排山倒海而來。

湧向南巴。

撲向神珠。

張人龍一擲之力，勁道不小，方位又拿捏得恰到好處，在南巴、北趙中間地帶的上空，足有十來丈高，輕功再高的人也夠不着。

於是，爲了爭奪有利的位置，先演出一場慘烈的前哨戰。

本來就有仇，如今再加上神珠魔戒的得失之爭，更如火上添油，寸土不讓，寸地必爭，一交手就是硬仗，一出手就是狠招，一霎時便造成了慘重的傷亡。

＊　＊　＊

神珠上了天，又成爲無主之物，宋小飛心念動處，人已飛出小亭，落在荷花池前，打出一塊豆腐。

豆腐大俠的豆腐功簡直神乎其技，匪夷所思，彷彿變成了有生命的東西，不但會拐彎，復將神珠包起來，往宋小飛這邊飄飄而下。

吳小雲嫌豆腐落得太慢，唯恐變生肘腋，便宜了南巴、北趙，當場露了一手霸王鞭絕技。但聞呼嘯之聲傳處，一條烏溜溜、蟒蛇似的長鞭已應聲飛了上天。

好長的霸王鞭，足有五丈二三，鞭法更是出神入化，變幻莫測，奇準無比的將神珠捲住，「刷」的一聲又收回來。

驚得南巴、北趙臉色大變，箭也似的虎撲而至。

巴德殺氣騰騰的道：「女娃兒，不想死就快放手，就憑你們三個絕對帶不走魔戒神珠。」

趙玉璞不甘寂寞，亦道：「吳姑娘，你還年輕，前途無量，得到神珠，丢了性命，多可惜，只要將魔戒交給老夫，北趙願與公主共死生。」

言語間，袂聲如濤，人影穿梭，南巴、北趙的大軍已到，將荷花池圍了個水洩不通。

百花公主吳小雲取珠在手，瞧一瞧，想一想，面不改色的道：「兩位堡主之言不差，連東張三俠都被迫放棄，本公主何德何能，恐怕也無福消失，這樣吧，本姑娘有一條兩全其美的絕妙好計，也許可以解開這一個死結。」

巴十八疑雲滿面的道：「先說出來聽聽。」

吳小雲笑盈盈的道：「南巴、北趙打一架，勝者得珠，敗者滾蛋！」

（未完‧四）

上文提要：古風和尚聽了白冲跟踪石敬山事後，決定親自往上海先施賭坊去探查眞相，在先施賭坊內，古風和尚想不到竟在此地會見到好友酒伴張天艮，當問起石敬山來此何幹時，張天艮因礙於幫規嚴謹不能對古風言明，只以言暗示，讓古風自己去理解。龍幫公主白鳳姑娘已感到周圍危機四伏，念及兩位兄長之安危，毅然獨自冒雪去找滿天星，以身相許，求他保護兩位兄長……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滿天星仗義護駕　白兄弟安抵龍寨

沒有回聲，而門外却有呼嘯的西北冷風。

白鳳急忙披衣而起，匆匆的走到外間屋，她發覺火盆上正熱着東西，而滿天星已不在小屋了。

白鳳又往屋外，從地上的淺淺雪地上的足印，她發現滿天星走了。

滿天星不是去小船上的，因爲小船在另一個方向。

白鳳知道滿天星往南而去，往南便是去紹興府！白鳳笑了。

只要滿天星出面，她相信兩位兄長應可平安的回到太湖洞庭山。

她當初原是要衝進三光門去拚死的，她那時候以爲一切希望沒有了，她絕望之下，便想到拚命，但她却遇上了滿天星，而且又找到了兩位兄長，只這些恩惠，她便決心把身子交給滿天星。

認眞而言，便是有一天滿天星抛棄她，她也不會恨滿天星無情。

＊　＊　＊

白鳳靠在門上，她任冷風吹上身，她却遙望着南方，口中喃喃道：「滿大哥，你是一條漢子，我不會看錯的！」

＊　＊　＊

是的，滿天星天剛亮便走了，他既然收了一項此生最寶貴的「禮物」，他還有甚麼好說的？上刀山吧，怕甚麼？下油鍋吧，也認了！

他走得很豪壯，也走得很快樂，因爲當他走到門口再往內室床上看，他暗中咬牙，心中思忖：「睡吧，小綿羊，我不會令妳失望的！」

＊　＊　＊

酒肉和尚古風三天後才回到紫竹山，他去了一趟紹興府城，一口氣弄了三十斤陳年紹興酒，那正記紹興酒館的老闆王大口果然聽了老酒鬼張天艮的話，便一紋錢也不收。

王大口如此講信義，古風和尚就應該道聲謝才是。

他沒有，他不但不謝，反而哈哈笑笑，道：「王施主，你已跳出一界了。」

王老闆笑笑，道：「大和尚請解謎。」

古風和尚道：「四界已跳出一界，值得爲你浮一大白呀，哈……」他咕的喝了一口酒。

王老闆也笑，道：「只聽過三界，那有四界？」

古風和尚道：「我的四界另有說詞。」

王老闆道：「大和尚再請解謎。」

古風和尚道：「貧僧四界乃酒色財氣四者也，王老闆已經不取貧僧酒錢，這証明你王老闆已看破銅臭不喜阿堵物，對這種生不帶來死

拿不走的東西已不放在心上了，所以貧僧說你已把四界看破一界了，足可爲你再浮一大白！」

他喝着酒便呵呵笑着回城外的紫竹山觀音寺了。

王大口的口張大了，他不是站在門口喝冷風，他是被古風這話逗樂了……

他早就知道這酒肉和尚與張天艮二人嗜酒如命，要不然張天艮也不會叫他提早把一口特大酒缸裝滿了酒，等着有一天張天艮壽終時，可寢在那個大酒缸裡了。

＊　＊　＊

白氏兄弟二人眞的下了決心，他二人不但苦練那「醉九仙」步法，更在熟悉之後二人對招，果然神奇。

鬱悒的鉛灰色蒼空，刮着冷冷的西北風，寒鴉的啼叫聲更增添幾許沉悶，觀音寺後面，白龍與白蛟二人併坐在廂房台階上，不由的望着遠方。

遠方當然是太湖洞庭山。

那白龍對兄弟白蛟嘆口氣道：「爹的靈柩還未入土，看看百日就將到了，我們仍遠在幾百里外。」

白蛟道：「舅舅應該回來了。」

白龍道：「兄弟，我心中一直想着一個人……」

白蛟道：「誰？」

白龍道：「那位孤獨的住在小河附近山坡的人。」

白蛟道：「那個姓滿的人？嗯，他是一條漢子！」

白龍道：「我們就缺少這樣的血性漢子。」

這兄弟二人正在閒聊着，忽然間一團人影從寺廟角墻掠到後院來。

那是一個年輕人，藏青色的緊身襖褲，外罩一件斗篷，這人，白氏兄弟不認識。

白龍剛要發問，那人已冷然道：「白家兄弟……」

白蛟立刻問道：「你是誰？」

年輕人再問：「白龍、白蛟兄弟就是你二人？」

白蛟再問：「你是誰，我們不認識你。」

白龍見年輕人的右臂在動，動得雖小但震動力大，他便知道，這人來意不善。

白蛟往台階下走，他迎向年輕人。

年輕人再一次問：「你叫白龍？」

白蛟搖頭，道：「我是白蛟，他是我哥白龍，你……你是誰？」

年輕人冷冷的道：「那就對了，我不想找錯對象。」

白龍道：「老兄，你找我兄弟？你怎麼知道我兄弟在此地？」

年輕人面色一寒，道：「別問了，我是來送你兄弟二人上路的！」

「上路？」

年輕人道：「不錯，鬼門關……」

他關字出口，拔身而上，冷焰激流中直往白氏兄弟二人罩過去了。

那白龍立刻大叫：「快閃！」

白蛟身子側倒，他看着就像要倒下去似的，却也巧妙的閃過抹上脖子的一刀。

冷焰斜罩，白龍貼地急閃，却是左袖破了半尺，差幸未切中皮肉。

旋身在半空中，年輕人「咦」了一聲。

年輕人尚未落地，快刀已反手切來了。

白氏兄弟立刻再閃，他兄弟根本沒有出刀回殺的機會，那刀芒已閃躍在二人的身邊。

「咻咻」之聲不絕於耳，白氏兄弟左閃右躲，不自覺的便把酒肉和尚古風傳授的「醉九仙步法」便施展出來了。

兄弟二人難以回手，只有躲閃，十招已過，這種只躲不能反攻的打法，時間一久便會挨刀。

如果這兄弟二人沒學會「醉九仙步法」，他兄弟早就躺在地上了。

那年輕人在三十七刀落空之後，長嘯一聲拔起旋動的身法，只一望去，宛似他馭了一座刀山似的往白龍撞去。

白龍厲吼：「兄弟快閃！」

但閃得還是慢了半步，只聽得「咻」聲裡，白氏兄弟二人往兩側撞去，二人的身上在標血。

年輕人口中再一聲厲吼：「再接這一招！」

顯然，他是非取白氏兄弟二人之命不可。

其實他就是爲了取二人之命才兼程趕來的。

這年輕人正是「無影殺手」方中天。

長嘯之聲响起，刀叢已似裹住方中天的大半個身子，果然殺招無影……

白龍與白蛟立刻再以「醉九仙步法」閃避。

他二人也只有這幾手閃躲功夫，全抖出來了。

「住手！」

這一聲來得突然，而方中天並不住手。

於是一片香噴噴的陳年紹興酒就如同天空落下的瀑布般澆向一片刀芒中。

暴掠急閃，方中天七個觔斗倒着翻，當他落地的一刹間，白龍白蛟抖着兩手鮮血就地滾，那正是

「醉九仙步法」中的最後一步「醉臥福地」。

半空中的酒霧落幕似的消散了，方中天面前三丈遠站着個近乎半百和尚。

是的，「酒肉和尚」古風，背着三十斤陳年紹興酒來了，那漫天的紹興酒三十斤，竟然被他破袋而拋酒得一滴不剩，那光景也把方中天看得一怔。

其實那並不是古風把酒袋弄破的，他還捨不得如此這般的不愛惜他的第二生命——「酒」。

古風是以酒袋打向方中天的一片刀海，並以內力催動酒袋，但當酒洒出來的時候，他的掌力便把酒催擊得漫天酒花了……

古風和尚拋去手中破袋，急忙奔至白氏兄弟身邊。

他只看了一眼，便對白龍，道：「快去治……」

白氏兄弟剛站起來，忽然……

「別治了！」

古風冷厲的看向低叱的方中天，道：「你……來得眞快呀。」

方中天似是一驚，道：「大和尚，你好像知道這件事似的。」

古風道：「不是似像不像，而是根本就知道！」

方中天道：「你知道我來取他兄弟二人性命？」

古風道：「我知道有人要他兄弟死！」

方中天道：「誰？」

古風道：「施主，當然是問你了。」

方中天道：「問我？」

古風道：「不錯，請問施主，替何人操刀？」

此刻，白氏兄弟仍站在一邊，兄弟二人等着方中天說出何人指使殺人。

那白龍心中相當明白，那個指使殺他兄弟二人的人，必然也是指使殺他父親白長江的人。

兄弟二人的眼睛都睜大了。

方中天上下的看了古風和尚一眼，冷笑，道：「你，大和尚，你這個出家人不乾淨。」

「怎麼說？」

「你喝酒吃肉管閒事，比個俗人還俗氣，心不淨氣浮躁，非出家人應有的行爲！」

古風道：「施主，誠在心中生佛，惡在心中有恨，出家人講的是慈悲爲懷，如果你退走，我無殺人意。」

方中天哈哈一笑，道：「我當然會走，而且帶着他兄弟的人頭，大和尚，你打算出手攔嗎？」

古風和尚道：「施主，你刀法洗練而辛辣，放眼江湖甚少見，我實話實說，不錯，大和尚我不能見死不救，我會全力而爲，只不過施主，你尚未說出你爲何人操刀。」

方中天道：「大和尚，如果我說出替何人操刀，只怕連你也要歸西了，你不想喝你的老酒嗎？」

古風淡淡一笑，道：「施主如果說出爲何人操刀殺人，我大和尚死而無怨，便陰司路上也爲施主祈福長壽。」

方中天一怔，他心中在思忖，這個和尚一定不簡單，他爲甚麼拚命保護這兄弟二人？難道他與這兄弟二人之間有甚麼關係？

他沉思，古風盯住方中天，一時的沉默之後，方中天才又道：「大和尚，你與他兄弟甚麼關係？」

古風道：「我們之間的關係，足以讓我爲他兄弟二人拚上這條性命！」

方中天再一驚，道：「你們……甚麼關係……」

古風和尚道：「親娘舅，施主，這關係夠親密了吧？」

方中天重重點頭，道：「夠了，足以令你陪他兄弟死而無憾也無怨了！」

古風和尚道：「施主可以說出受何人指使了吧？」

緩緩的搖着頭，方中天道：「大和尚，我與你不同，我是幹甚麼的你應該明白。」

「殺手？」

「不錯。」

「只管爲人操刀，不問是非曲直？」

「也可以這麼說。」

「只爲銀子而不問公理？」

「不錯！」

一邊的白蛟突然叫吼：「別人出你多少銀子？我們加一倍！」

白龍也道：「我們是甘心的，你只點個頭，我們立刻加你一倍，只要把那個可惡的人說出來，我們自己去找他。」

方中天當然不會說，這就是行規，再多的銀子也不能違反了行規！

他淡淡的道：「三位，你們何苦多費唇舌？今天這個局面總是不會善了的。」

白龍突然忿怒的道：「別人的銀子與我們的銀子是一樣的，你爲何拒絕我們的？」

方中天冷厲的眸光中充滿了殺機。

白蛟突又問道：「朋友，如此我問你，家父壽日當天，是不是死在你的刀下？」

方中天嘿然，道：「你們的問話也太多了吧？」

白龍大叫：「說，是不是你下的手？」

方中天看看這兄弟，心中無限感慨，但他却也無法多說甚麼，他能在此刻承認是他出刀的嗎？

古風和尚道：「施主，如果你不說出受何人出價，爲何人操刀，只怕就是你說的，今日之局難以善了！」

方中天道：「我們確實說了許多廢話，這是我從未有過的事。」

他移動了，移向古風和尚。

古風和尚也動了，一串唸珠自古風的脖子上摘取在他的手中。

古風很少取下那串唸珠，但眼下的敵人太强悍了。

敵人不但要白氏兄弟的命，連他也不放過！

＊　＊　＊

移動之間看似慢，但在突然之間，兩個人化成兩團人影往一起撞去，立刻間，聽得沙沙之暴响，火花四濺，那唸珠與快刀的糾纏中一溜鮮血標濺出來。

眞狠，古風和尚的右上臂連到肘間一道血痕，另外在左上肩也有鮮血出現……

這是搏命，一招之間都想分出勝負。

方中天就想在一招之間抹中古風和尚的脖子，而古風和尚則要出手便套中敵人的右臂，他相信只要套中，必能制住這人。

他不想要方中天的性命，但可逼方中天說出受何人的指使而出刀殺人。

然而，方中天的刀太快了，當人們目光看到刀在方中天左面的時候，他的刀早已在右邊出第二招了……他，果然不愧是個無影殺手！

那古風剛中刀，白氏兄弟大叫着就要出來加入戰圈殺上去了，但古風和尚厲吼：「退開……」

他吼叫着，立刻展開一套身法。

古風和尚展開他的「醉九仙步法」，飄忽不定的在方中天的冷厲刀芒中展開來。

方中天有七十二刀，刀刀落空或被鞭打，方中天的肩背至少被打中七八次，而感到火辣辣的痛。

古風洒熱血，他不得不玩命，方中天也爲這大和尚的武功怪異而吃驚。

這時候方中天才發現古風和尚手中的唸珠非比尋常，因爲他幾次揮刀未削斷，反而差一點被套上手腕。

白氏兄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便在這時候，方中天發了狠，他左手神奇的一把抓牢唸珠，右手利刀已抹上古風和尚的脖子，古風隨之旋身，他不退也不鬆手，他的醉九仙閃得妙，但仍被方中天一刀切開右肩上。

方中天旋脚暴踢，直把古風和尚踢得往外滚去，方中天隨之而上，七刀合一直往尚未站定的古風殺過去。

那是任誰也難以閃躲的一刀，古風和尚甚至也慘笑的欣然面對了……

而這時候寺廟的禪房門口忽然出現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僧，老僧的長眉也聳動了。

看來老僧似要出手了。

「住手！」

好一手暗器，天女散花般直往方中天打去，那暗器還發出「颯颯」尖銳的呼嘯。

方中天的人已彈飛而向古風和尚殺去，但這一聲叫，却令他大吃一驚，再加上暗器的刺耳聲，方中天的尖刀只在古風的面前半尺處一閃而過，他就地平掠，三丈外他才落地抬頭。

「叭叭叭叭」，聽得五聲响，五支星子鏢已相繼打中在寺廟的圍墻上。

星子鏢，當然只有滿天星才使用這樣的鏢，而方中天只一聽聲音便知道是滿天星。

方中天收刀，是因爲他也不想殺人，他出刀只是奉行命令，而滿天星的出現，也許是命令有所改變吧！

方中天想到的也只有這個理由，否則滿天星又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而且急急的出手阻止他？

＊　＊　＊

滿天星飛一般的阻止了方中天，而他並不奔向受傷流血的古風和尚。

滿天星奔到了白氏兄弟二人面前，當他發覺白氏兄弟二人也在流血，他急忙拿出一包傷藥，道：「快治傷！」

那白氏兄弟高興得臉上有了感激之色。

白龍已哽咽的道：「滿大俠，你二次救了我兄弟了！」

白蛟却奔向古風和尚，道：「舅，我爲你治傷。」

古風和尚却指着寺外，大叫：「你別走，你不能走，你還未說出受何人指使呀！」

刀挨多了，人也糊塗了，方中天在看到滿天星人落地，他即刻收刀，彈身便越出寺廟外面，直往紫竹山下奔去，他怎麼會在此刻同滿天星碰面？

方中天當然更不會告訴古風和尚他受了何人的指使，他心中平靜極了。

＊　＊　＊

滿天星見方中天走了，他便開始苦惱了。

他這是妨礙方中天的執行任務，這個責任他是脫不了干係了。

滿天星心中痛苦，他表面却是淡然的，他這一路上奔來，心中是不一樣的，一路上他心中充滿了白

鳳的影子，白鳳的萬般柔情，令他無法拒絕，那少女初夜的珍貴，令滿天星此生難忘，他答應了保護白鳳兩位兄弟的允諾，但滿天星却再也想不到欲殺白家兄弟二人的會是方中天。

滿天星明白方中天是接到命令才出刀的，就如同他每次出任務是一樣。

太出滿天星意外了，他有了愁思。

古風和尚緩緩的走過來了，他走到滿天星面前，一件僧袍已染了半袍鮮血。

「好一手暗器手法！」

滿天星道：「大和尚謬讚了！」

他回頭，發覺有個老僧轉身而回到禪房中，而古風和尚却問滿天星，道：「聽他兄弟說你曾救過他二人，我先謝過了。」

淡淡的，滿天星道：「大和尚，你的義勇更令我感動，否則我便遺恨終生了。」

他這話的意思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不是與白氏兄弟有不平凡的交情，又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

白龍白蛟當然更不會知道他二人的大妹子已與滿天星結了孽緣。甚麼叫孽緣？未正式嫁娶而睡在一起，便是孽緣。

* * *

滿天星看看白氏兄弟二人，道：「可以上路嗎？」

白龍道：「滿兄之意是要送我兄弟回太湖？」

滿天星道：「不錯。」

白龍指着古風和尚，道：「可是我舅舅和尚傷了，我兄弟要侍候呀。」

不料古風和尚却搖搖頭，道：「是你們該回去的時候了，不過舅舅有話對你二人說。」

滿天星看出古風有私話要講，便退到一邊。

* * *

白氏兄弟二人左右扶着古風和尚，却已聽得古風和尚低聲的道：「回去，多多小心石敬山那人……」

白氏兄弟驚訝的道：「石敬山？舅，你沒弄錯吧，石副座是我爹一手提拔的呀，他……」白龍怔住了。

古風和尚道：「如果舅舅沒有醉眼朦朧，那石敬山是個陰毒的人物，你們……是鬥不過他的。」

白龍吃驚了。

白蛟道：「舅，我親見石敬山為了報我爹被刺殺之仇，同三光門激烈搏殺之事，我不敢相信他會對龍幫使壞。」

古風和尚道：「可惜剛才那人未曾說出為誰操刀，他走得也令我奇怪……」

他說完回頭看，只見滿天星背負雙手站在殿堂一角，好像在等着。

他還未轉身，滿天星已慢慢的走過來了。

白龍道：「舅，我們現在就走？」

古風和尚道：「你們死去的爹，他的百日祭就到了，我若沒有受傷，當然會陪你們前往太湖，可是……」

滿天星過來了，他淡淡的對古風和尚，道：「大和尚，我們可以走了嗎？」

古風和尚伸手，他拍拍滿天星，道：「施主，一切託付你了，他日有緣再敘了……」

滿天星微微一笑，道：「大和尚，你放心，他兄弟一切由我擔待，姓滿的送他們回太湖，直到龍幫總舵，如果路上有甚麼不妥，或有人想取他兄弟的命，就先取我的命！」

古風和尚哈哈一笑，道：「滿施主，有你這幾句話就夠了。」

他轉而對白龍白蛟二人，道：「傷勢如何？可要先歇上一天？」

白龍道：「不要緊，我二人還挺得住，舅，你多保重，我們這就走了。」

古風只往寺前揮了一下手，他看看滿天星把白氏兄弟二人帶出寺廟，他嘆了一口氣……

酒肉和尚並未回房中歇着，他走入禪房中，只見那八十老僧正盤膝坐在禪床上。

老僧似已入定，口中却似在嘟嚷甚麼。

古風在老僧面前叩首，道：「師父，害你不能清修，弟子古風罪過！」

老僧未開口，他自懷中摸出一包藥，道：「快把傷口敷藥，功德不能半途而廢，咱們佛家語，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上了藥你就跟着回太湖吧！」

古風立刻把藥取在掌中，又把那年輕小僧叫到禪房，幫着把他身上刀傷塗藥。

古風的傷患不再流血了，他舒了一口氣。

他心中明白，師父才堪稱世外高人，只是人到他這種年紀，好強鬥狠已不再做了。

* * *

古風和尚交代年輕小僧，好生侍候老禪師，然後他取了一根禪杖便往紫竹山下走去。

古風在這麼冷的天，當然忘不了他的酒，他又走進紹興城內的正記紹興酒館了。

王老闆一見古風和尚，笑瞇瞇的道：「喲，大和尚怎麼又來了？莫非酒喝完了？」

古風和尚走上前，還眞嚇了王大口一跳。

王大口驚訝的道：「大和尚的身上有傷呀，你和甚麼人打架了？」

古風和尚道：「和尚不會和人打架的。」

王大口道：「你身上都流血了，還說不和人打架。」

古風和尚道：「和尚不打人，却不能不叫人打我呀，我遇上了一個比喝醉酒的人還糊塗的人，我只好認了。」

王大口道：「你不是剛取去三十斤紹興酒嗎，光啦？」

「酒啦！」

「喲，怎麼洒的？」

「被那個似瘋不瘋的人用刀戳破了我的酒袋，王老闆，我需要酒，你為我找個皮囊裝個十斤就夠了。」

王大口哈哈笑，道：「大和尚，你是張大俠的酒友，失去三十斤酒沒問題，我再為你裝去。」

古風和尚道：「十斤！」

王大口道：「二十斤，我不能叫張大俠罵我小氣。」

古風哈哈笑了，他嘆口氣，道：「王大口，如果我猜得不錯，張天良那老酒鬼必然在你這兒放了不少銀子。」

王大口立刻笑了。

* * *

這是今年第二場大雪了，鵝毛似的雪花不只覆蓋了大地，更壓得人們心中沉甸甸的不舒服，上天不只以酷冷襲擊着萬物，更似末日的將臨，似乎在懲罰着人們。

滿天星與白龍白蛟兄弟三人在小鎭上各自買了蓑衣斗笠披戴在身上，三個人低着頭頂着凜冽的冷風跳上運河渡口的小船。

船上已等候着七八人，渡船剛過了運河，迎面便駛來三輛大車，這三輛大車的車篷緊扣，車前各自坐着兩名大漢，仔細看河岸，三光門的大船靠在岸邊上。

三輛大車順序停在河岸邊，也正巧滿天星與白氏兄弟三人走到第三輛車後面。

「嘩」的一聲響處，後車帘拉開來，有個漢子跳下，他伸手抖抖天上落下的雪花，却也看到了滿天星三人。

三個人斗笠拉低，但這人仍然認出白氏兄弟二人來了。

這個人會是誰？

這個人乃三光門七煞之一的文浩大是也。

兩個月前石敬山率龍幫弟兄殺上三光門，雙方激戰中，白氏兄弟被文浩大追殺過，差點死在文浩大手中，所幸他兄弟命大，被途中趕來相助的阿秀與阿嬋二人救了。

那阿秀叫白氏兄弟在滿天星處養傷而不送他倆回太湖，那當然是汪玉人的安排。

汪玉人要在龍幫與三光門之間撈便宜，人若死了，還有甚麼可以撈的？

* * *

文浩大本來吃定白氏兄弟了，但他反而挨了白龍一刀，這一刀令他一輩子也難忘，他豈會忘了放他血的人？

此刻，他哈哈大笑，雪花飄入他的口中也不在意的笑道：「他奶奶的老皮，你兄弟出現得眞是時候，莫非上天特意把你兄弟送到文大爺面前來了？」

「嗆！」文浩大抽出刀來了。

就在這時候，從前面兩車上也各自跳下兩個人，分別是郭永與巴洪太二人，原來這三人是押着運往內地的魚貨，準備自海上進吳淞入長江的。

三光門就是想借道太湖入長江才與太湖龍幫起了衝突，如今雙方仇恨結大了，三光門的船只有從海上繞道了。

* * *

白氏兄弟當然也忘不了文浩大，他二人互望一眼，各閃出兩大步準備斷殺。

於是前面的郭永吼道：「是龍幫逃掉的兩個小畜牲嗎？哈哈，天堂有路你們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合該爺們出海前先有個好彩頭。」

巴洪太自車上拔出刀來，道：「別囉嗦了，宰吧！」

就在這時候，前面的滿天星忽地轉過身來，他雙目厲芒精射，臉皮緊繃繃的道：「各位想幹甚麼？」

滿天星這一現身，文浩大不認識他，冷沉的道：「你老兄幹甚麼的？保鏢？」

滿天星道：「可以這麼說。」

文浩大看仔細，他忽然哈哈一笑，道：「閣下可知道這是甚麼所在？」

滿天星道：「通邑大道，運河渡口。」

文浩大吼道：「也是三光門的地盤，小子，走鏢的規矩，你不打算拜碼頭？」

滿天星冷然一哂，道：「你們不配！」

他此言方出，巴洪太吼罵道：「不長眼睛的東西，老子宰了你！」

他舉刀，但被郭永攔住。

郭永看看滿天星，左看右看，不由「啊」了一聲，道：「朋友，你只報個姓來！」

「滿。」

「滿。」郭永一瞪眼，又道：「你就是咱們于兄說過的那個會擲飛鏢的滿天星？」

「不錯。」

郭永怒聲大吼：「姓滿的，你可是住在咱們三光門這一畝三分地的勢力之內，你既不是龍幫的人，又不是白家的甚麼親戚，咱們早就把你打聽清楚，你只不過是個孤陋寡歡、不愛熱鬧的怪人，你爲何非要插手我兩家的事？你眞的把三光門看扁了呀！」

滿天星道：「一羣雜碎！」

他這一罵，巴洪太冒火了，他回罵：「放你娘的屁，你又是甚麼東西！」

滿天星雙手平伸，他攔住白氏兄弟，道：「退到一邊去！」

白氏兄弟指着文浩大道：「滿大俠，姓文的刀法十分辛辣，你……」

「退到一邊去！」

這時候趕大車的幾個漢子也冒雪過來了，六個人手上又是鞭子又是刀。

鞭是趕大車用的，但長鞭照樣也打人。

文浩大一聲怪笑，指着白氏兄弟二人道：「你們兩小子別閒着，咱們再續前緣吧，總得殺出個結果來，你們以爲是不是？」

白龍咬牙道：「娘的，誰怕誰呀！」

文浩大豎起左手大拇指，笑呵呵的道：「眞不愧是白長江的兒子，有種，不過，千萬別跑呀！」

他又對郭永與巴洪太道：「這姓滿的小子就交給你二位生炸熟炒清煮了！」

他還眞的分配得妙，另外六人已自動的把路兩端堵住，三支長鞭在風雪之中掄得「叭叭叭」的响，好像是在一邊助威。

郭永暴吼一聲。「殺！」

就在同時間，巴洪太也捲起一片刀芒直往滿天星殺去。

滿天星是不會打算久戰的，他見兩人往他出刀，力拔旋身三丈餘，六支星子鏢分往殺到的郭永與巴洪太二人激射而出。

他在這種距離是十拿九穩的。

果然，傳來兩聲厲嗥！

郭永收刀側退，他的肩胸與大腿根處各中一鏢，有一鏢被他拍落。

那巴洪太的右胸與背上也各中一鏢，痛得咬緊了牙。

只是剎那間的事，只見這二人也是發狠十三章，伸手便拔出刺在身上的星子鏢，兩個人抱刀便又衝殺而上。

「你媽的，吃老子一刀！」

郭永拚命了，而滿天星正欲協助白氏兄弟，只見白氏兄弟並未齊齊出手，而白龍與文浩大交手，看不出白龍有敗象，他放心不少，忽見兩個受傷的人殺來，他便冷笑着抖出袖中尖刀，左手的星子鏢三支，他並不急於出手。

滿天星要白氏兄弟多一些搏殺經驗，這對二人是一件好事。

抖起手中兵刃，滿天星與巴洪太、郭永立刻殺在一起了。三個幾乎走馬燈似的，只聽得叮噹聲响，而滿天星已發出冷厲的怪笑聲。

寒風呼嘯，大雪紛紛，就在這雪地裡，文浩大苦戰白龍竟然無法取勝，而白家另一兄弟却還未曾出手，這令文浩大心中大爲驚惑。

這才不過兩個月時間，怎麼會有如此變化？兩個月他兄弟倆就學了絕藝？可能嗎？

文浩大越殺心越煩躁，而白龍身上帶着傷，但他施展出「醉九仙步法」之後，他出刀的刀法也靈活了，這當然是由於那一套精妙步法的配合得宜。

這光景也令在一邊看的白蛟大爲躍躍欲試，心中高興至極，他也幾乎叫起妙來了。

白龍殺到緊處，身子突然一弓，尖刀反手而上，「咻」的一聲起處，文浩大的脖子上中了一刀，也眞妙，正是上一回他切過的地方，文浩大倒楣透了。

他中刀之後往側閃躲，口中大吼：「圍緊了狠宰啊！」

「殺！」

外圍的六個漢子刀鞭齊上，直往白氏兄弟圍殺過去。

正在與巴洪太與郭永搏鬥的滿天星，發覺六個大漢往白氏兄弟殺去，他不能再猶豫了。

滿天星暴吼如猛虎下山，尖刀撥開郭永的刀，出左腿踢得巴洪太往雪地裡滾去，他的身子已往白氏兄弟二人的地方掠去，人未到便聽得三聲嗥叫，三個大漢各中一鏢拋刀往外逃。

滿天星落地，又是三支星子鏢出手，又見三個大漢中鏢疾退。

他揮動左手，道：「快走！」

白氏兄弟還眞有些捨不得離去，這光景正是他們有利時刻，爲甚麼不殺絕這些人？

但滿天星的話他們要聽，於是二人提刀便走，踩着雪花往大道上走去。

滿天星走在後面，他走了一段回頭看，只見三輛大車仍然停在大道上。

他再看岸邊大船，天下大雪，船上的人早就窩在船艙中取暖了，誰會站在甲板上喝西北風？

那些三光門受傷的人，好像有人往小路上奔去，滿天星當然明白，三光門的總堂口不太遠，大概是去叫救兵了，只不過他心中早就有主意了。

* * *

滿天星帶着白氏兄弟二人，急

匆匆的走了十幾里路之後，便轉入小路往東北方行，這一路直走到天快黑了，他才指着遠處山坡，道：「你們看！」

白龍已笑道：「到滿大俠住的地方了。」

滿天星道：「你們知道嗎？我是怎麼去接你們的？」

白蛟早就悶在心中了，這件事他奇怪，爲甚麼滿天星會找到紫竹山適時的救了他兄弟二人？

他對滿天星道：「滿大俠，我正想不通啊！」

笑笑，滿天星道：「是因爲你們有一位好妹子。」

白龍道：「鳳妹？」

滿天星道：「不錯，就是白鳳，她找來我這裡，請我出手救你們的。」

白龍急問：「她……現在……」

滿天星道：「應該還在吧！」

白氏兄弟走得快，三個人刹時過了小河到那座半山坡的小屋前，果然，小屋中有燈光。

滿天星伸手拍門，開門的人正是白鳳。

白鳳先是看看滿天星，她的臉上半帶紅，再看滿天星身後兩個人，她歡呼的叫了。「哥！」

外面有雪，她不是走出門來而是伸手又拉又抱，她要把兩個兄長拉進小屋內。

滿天星開口了。

「快取厚衣披上，立刻走。」

白鳳吃驚道：「現在？」

「不錯。」

「天下這麼大的雪？」

「咱們走河道。」

白鳳道：「不能先歇一天？」

滿天星道：「一刻鐘也不能！」

白龍對白鳳道：「鳳妹，三光門會來的，我們已在運河渡口打過一仗了。」

白鳳驚訝的道：「三光門太可惡了！」

滿天星發覺白鳳那瞋目忿怒的樣子，令他心中一緊，他以爲白鳳發怒也令他慾念升起，太可愛了。

這時白蛟對白鳳道：「有許多話咱們小船上慢慢的談，你快取厚衣披上咱們這就走了。」

白鳳這才奔回小屋，只不過一忽兒，白鳳對站在門口的滿天星道：「你看，我爲你做的點心滷菜，還有酒，這些是爲你才做的呀！」

滿天星心中更愉快了。

他回頭看看白氏兄弟便走進小屋裡，果然方桌上放了許多好吃的，他笑了。

突然間，白鳳抱住滿天星送上一個香吻，這令滿天星眞的慾火難忍。

滿天星回吻，但他吻了幾下之後，理智的對白鳳道：「別叫令兄們在門外等得太久。」

於是他幫着把吃的喝的全部取過，便跟着走出小屋外面來，白氏兄弟立刻接過，於是四人便關上小屋往附近的小船上走去。

* * *

小船上早被白雪覆蓋得幾寸那麼厚，小艙不大，也只能擠着躺下兩個人。

滿天星取過搖櫓，他把小船順河往上流搖着，他對白氏兄弟二人道：「你二人身上有傷，應在小艙中歇着，先吃些東西吧！」

白龍道：「滿大俠，我二人身上的傷不重，仍然可以出力氣。」

白蛟道：「怎好再叫滿大俠出力，還是……」

滿天星道：「不用，我累了自然會叫你。」

白鳳把吃的放在小艙內，又取了些走到船尾，她十分體貼的把吃的送往滿天星的口中。

她不在乎兩位兄長看到，她已經把身子也送給滿天星了，她不在乎甚麼。

白氏兄弟二人不但不取笑白鳳，相反的，他二人相視而笑了。

他們早就想把滿天星網羅到龍幫了。

* * *

滿天星的決定是對的，當他們走後第二天早上，大雪仍在下的時候，三光門來了三個厲害的人物。

三光門代理門主的古月靈，親率「大天二」任斗與「海裡蹦」武成光二人找來了，他三人這是要滿天星的命的，因爲三人早商量如何對付滿天星的方法，武成光的小小魚網也披在肩上，只等對上面便以網罩住滿天星。

只可惜滿天星早走了，三個人衝進小屋內，見甚麼也沒有，那古月靈氣得把小屋內的一應東西砸得稀巴爛，方才忿忿而去。

* * *

滿天星雖然累了些，但身邊有白鳳陪着，他的精神便也特別的大，小船在兩天之後便搖進太湖了。眞巧，太湖龍幫有一艘快船在附近，白鳳只一看，便呼叫了。

滿天星仔細看看，快船上的一面白旗，那正是龍幫白龍堂的快船。

白鳳呼叫着：「停下來啊！」

快船過來了，滿天星把小舟靠在快船邊，快船上立刻圍來八名漢子，只聽得白鳳道：「是劉副堂主的嗎？」

快船上傳來歡笑，果然劉全出艙過來了。

「大小姐嘛，那三位……」

白龍已拉下斗笠道：「劉副堂主，我是白龍。」

劉全一見，雙掌互拍，歡笑

了。

「天爺有眼啊，少幫主回來了，謝天謝地。」

快船上八名漢子也笑了，他們立刻拋下跳板，伸出竹竿子，那白蛟對滿天星道：「滿大俠，你先上去。」

他這是恭敬，也是要滿天星隨他們回洞庭西山。

白鳳也對滿天星道：「滿大哥，讓我們稍有回報吧，你不會就此而去吧？」

滿天星道：「大小姐，我早已滿足了，你們能平安回來，我也應該回去了，你會諒解我的。」

白鳳幾乎要掉淚了，她伸手去拉滿天星道：「不能去我家喝口茶嗎？」

滿天星眞想去，但他心中有疙瘩，他還不知道如何向幫主汪玉人交代。

想到這件事，滿天星心中還眞苦。

他抬起頭，對白鳳道：「回去吧，我不但不會忘記你，我還要努力的把你據爲己有哩！」

白鳳道：「何不現在？」

滿天星道：「如果現在，咱們的日子就會很悽慘，我不要你痛苦，我只要你快樂。」

白鳳無奈了，她抽噎的道：「那麼，你……快啊，我等着你。」

滿天星的淚水往肚裡吞，他扶着白鳳上了快船，便立刻把小船往回搖去，他不想看到那種分離的場面，有人說相見亦難分亦難，他好像有這樣的感覺。

於是，小船搖得更快了。

白鳳却在船上掩面哭了。

白龍與白蛟多少帶有幾分愧疚之色，他二人當然也想留住滿天星，但他們明白，滿天星是屬於另外一個組合的武士，他有太多的無奈。

人都有無奈，無奈多了，這個人就痛苦了。

滿天星就十分痛苦。

對於他出手阻止方中天刺殺白氏兄弟之事，他就無奈得不知如何交代。

＊　＊　＊

回程應是順流，但滿天星却在小船上搖了三天多，才在第四天過午回到他那住的小屋小河中。

滿天星把小船繫在河岸的柳樹下，便跳上岸往小屋中走去。

「呀」的一聲，小屋的門拉開了，只見一位麗人俏生生、笑瞇瞇的站在門下面。

她正是曾經改扮成阿星的阿柳。

阿柳笑呵呵的道：「你才回來呀，你應該早就回來了，怎麼現在才回來？雪早不降了！」

滿天星愉快的一笑，他走進門，而阿柳却又道：「小滿呀，你得罪了甚麼人？怎麼叫人把你這小屋內的東西砸得亂七八糟的？」

滿天星道：「我猜對了，他們果然來了。」

阿柳道：「他們？誰？」

滿天星道：「三光門。」

淡淡的，阿柳道：「一幫海盜呀，他們太過份了，有機會好生教訓他們。」

滿天星道：「我就是教訓他們，才遭這些人的報復，只不過對我不會有甚麼影响。」

阿柳爲滿天星解去外衣，關上了門，於是……

她嬌柔的輕聲貼緊滿天星胸口，道：「我來了，見屋內很亂，初時嚇了一跳，還以爲你遭受不測，但四處找了幾遍，並未有打鬥現象，想你必是不在家了。」

滿天星道：「所以你就來替我把屋子整理好了，等我回來相聚。」

「是呀，我不替你整理誰爲你服務？我要盡忠職守呀，就像阿星一樣的爲你服務一切呀！」

「我幸運，對於阿星的不幸，我時刻也耿耿於懷，我正打算找個機會爲阿星報仇哩！」

阿柳仰臉，一手抱住滿天星的脖子，便立刻吻上去了，她果然一邊吻一邊下面黏貼又扭動着腰肢。

她的腰細極了。

滿天星就覺得阿柳的腰比阿星的更細，滿天星雙掌握住，幾乎拇指碰拇指。

吻着、黏着，阿柳低聲道：「抱我，小滿呀，我累了，我們爲甚麼就這麼站着？」

滿天星早就累了，他搖船去了五日，他是個鐵人恐怕也要生銹了。

如果不是阿柳來此，他只一進門就會往床上拋去，拉起棉被睡上兩天也不下床。

但此刻，阿柳的柔荑又挑起了他的慾火，滿天星的慾火已壓過疲累，他精神了。

雙手抱住阿柳，滿天星哈哈笑道：「這麼冷的天，我們同被擁睡，多美妙呀！」

「當然美妙，否則我就不來了！」

「你來得太意外了。」

「意外？」

「你不覺得意外嗎？」

「你在說甚麼呀？我不懂。」

笑笑，滿天星道：「不懂就是糊塗，人嘛，難得糊塗，是嗎？」

阿柳笑了，當他被滿天星往床上放去的時候，滿天星也把火盆移到了床前面，他並順手取了一碗酒喝下去。

阿柳這時候坐直了身子，笑道：「你看，應該先吃飽了，喝夠了的，怎麼一高興忘了叫你先喝酒了。」

滿天星道：「我是渴了，也有些餓。」

阿柳拂了她的頭髮，立刻拉着滿天星坐在火盆邊，她爲滿天星斟酒，更爲滿天星送着吃的，她自己也喝酒，這樣才夠情調。

滿天星從阿柳的眸子裡似乎看到了甚麼，他的內心中有着一種震驚，因爲阿柳是不應該來的。

滿天星心中怔忡，他的臉上便突地有些不大自然，而阿柳還以爲滿天星欲上床了，她回以微笑，那是一種帶着幾許挑逗的笑意。

於是，滿天星動了。

滿天星伸手，他一把拉過阿柳，就在火盆邊吻上了。

阿柳也回吻，這種開始總是像大菜之前的一道小菜，滿天星如此，別的人也一樣如此。

阿柳難以忍受這種狂吻，她的身上散發出灼熱的慾火，那種叫人欲仙欲死的慾火升起來了。

滿天星扯緊了阿柳，他親自爲阿柳解去衣裙，小心的放入棉被中。

阿柳的身上並未有甚麼東西，那光滑的肉體就好像一條光滑的魚似的彈動着，捲入那如網的棉被之中了。

好美好誘惑的笑聲從被窩中傳來，滿天星立刻「火大了」，他剝衣服是撕扯的，匆匆的便拉起棉被而倒進去了。

棉被中兩個光赤的男女，就如同變成泥人似的攪和在一起了。

先是棉被的捲扯，然後是淺聲低呼，就在幾經的相互吻撫之後，棉被才像有韻律的波動起來。

太美好的事物都可稱做傑作，好的傑作便是佳作、不朽的佳作。

只不過滿天星與阿柳之間的這種佳作，也只有他二人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太美好了，而美好的時光總是會過去的，當滿天星與阿柳舒坦的超過半個時辰之後，他才放鬆了情緒，往阿柳的身邊滾下來了。

阿柳爲滿天星撫摸着。

滿天星把一大把星子鏢放在他的身邊，那耀亮的星子鏢比天上的寒星還亮，在燈光之下閃閃發光。

阿柳並沒有注意那些星子鏢，她一翻身便騎在滿天星的背上，笑道：「來，我先爲你推拿按摩，你眞的累慘了，我會心痛的。」

滿天星眞聽話，他果然爬下了。

阿柳雙手按住滿天星，她爲滿天星先來一陣推拿，弄得滿天星舒服得直呼過癮。

纖纖的十指又開始在滿天星的背上揑拿着，阿柳把棉被罩披上身，她認眞的爲滿天星按摩，而滿天星却取了一支星子鏢在把玩。

兩個人還發出不相干的哈哈聲。

阿柳笑得有些不自然。

滿天星笑得也很怪，那不是慾火的再升。

滿天星的心中在起疙瘩。

就在阿柳以雙手爲滿天星揑拿到背後命門的時候，她的一手便自頭髮間取下一支亮晶晶的髮簪，那其實是一支閃亮的殺人利器。

汪玉人的十二金釵，每一位都有這種殺人利器。

＊　＊　＊

亮晶晶的髮簪已穩穩的舉起來了。

阿柳的臉上肌肉牽動，她的左手指頭力戳，找上滿天星的命門，右手的髮簪一閃之間便刺過去了。

「轟！」

「啊！」

緊接着滿天星自被子下滾落在床下，他的左手摸着背後，而忿怒的看向床上楞然的阿柳。

「你是奉命前來殺我的？」

「不錯。」

滿天星道：「我却不想死。」

阿柳道：「幫規鐵律，你比我更淸楚。」

滿天星道：「你已失去殺我的機會了。」

阿柳嘆口氣，道：「小滿呀，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那一刻出手？我敢確定你背後不會有眼睛，而我選擇你的命門穴，那是要你減少痛苦，一痛而亡，但你……你……小滿，你怎麼知道的？」

滿天星拉過衣褲穿上，他冷然的道：「阿柳，破綻太多了，我心中太明白了！」

阿柳道：「能告訴我嗎？」

滿天星雙手各握一支星子鏢，他握在掌上有閃光。

淡淡的，滿天星道：「第一，你今天不該來的，我並未爲幫主辦甚麼事，我反而壞了大事；第二，你一身光滑，但秀髮不散，這是與平日大異其趣的，於是我發覺你的髮上四寸長簪有兩支，那尖而利的簪子一旦刺入體內，神仙也活不成。」

阿柳道：「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到我欲刺你？」

滿天星道：「我雖然背上沒有眼睛，但你看我的手上兩支星子鏢，兩道光亮的星子鏢，足以把反光映回來，我就是從這上面發現你取下髮簪，你爲我按摩，怎麼會需要那東西？」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魚、湯刺李闖不成，弄點錢爲南明籌軍餉，賭坊都是匪賊開設或包庇，除了賭款之外，還將擄回來的富戶人家押作賭注，賭美女、小孩、老太婆、老頭，原來賊兵搶過之後，知道還有很多錢不知藏在何處，就把富戶的人作人質，這算是另一種綁票形式，在賭坊作交易，魚得水混水摸魚，除了贏到巨款外，還贏得白芝歸來。小郭、小熊在任大清身上也搜得銀票七千多兩，四人收穫甚豐……

霧夜快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落紅驗帕瞞短處　放浪形骸受唾恥

「李巖、宋企郊、李雙喜等人都這麼說的。」李悔道：「而且龍椅下的龍爪也躍躍欲動，不由大驚，立刻下位。」

魚得水道：「這眞是天意，這種人作了皇上還得了？」

小郭對李悔道：「他作了皇上，你不就是公主了？」

李悔上前就是一個耳光，小郭居然沒有閃過。

小郭道：「你能說他不是你的父親？」

「他是，但我不承認，他作不了皇上，就是作了我也不會作公主，可惜殺不了他，我比你們更想殺他。」

小熊道：「爲甚麼？」

「爲李家祖宗少造些孽。」

魚得水道：「還有些甚麼消息？」

李悔道：「這次鑄的永昌錢，上面的文字又不清楚看不懂，鑄九璽也未鑄成，能不說是天意？」

魚得水道：「李闖到此，就該覺悟了！」

李悔道：「好戲還在後頭。」

「甚麼好戲？」

「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陳圓圓落在李闖手中，且叫吳襄寫了招降書給吳三桂，但聽說吳三桂抗命不從，大軍要來攻打北京。」

湯堯道：「這的確有好戲看了。」

魚得水道：「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不管有甚麼理由，就算拏下北京，只怕也是爲清軍打天下的。」

李悔道：「聽說李闖已殺了吳襄，下令把所有的金銀加緊鑄成金銀餅，用騾馬先行運走。」

湯堯道：「他根本不想抵抗。」

李悔道：「他是一個沒有遠見的賊寇，差不多都是只攻不守，攻下一城一鎭洗劫之後就放棄，所以他成不了大事，李巖等人爲他作的一些討好民衆的小惠，都被他自己弄糟了。『迎闖王，不納糧』是一部份窮人說的，但窮人也不喜歡亂殺亂砍哪！」

魚、湯二人點頭。李悔又道：

「魚大哥，有件事你可能又不喜歡聽。」

魚得水道：「只要是眞話，不好聽也要聽。」

李悔道：「白家父女都在北京，白雨亭很神秘，大概只有李闖和李巖知道他的一切，或者李雙喜也知道，其他諸人絕對不知。」

魚得水道：「怎能證明白雨亭在北京？」

「我是猜的，白芝在此，白雨亭一定在。」

「這可不一定，白芝和其父不同。」

「魚大哥，即使稍有不同，也相差不遠。」

「我看相差很遠，淑女和非淑女基本上就不同。」

李悔知道是在諷刺她，她忍下了，道：「魚大哥，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我本不想說，但又不能不說。」

「如你以爲我不喜歡聽，最好別說。」

「我知道你不喜歡聽，但對你却有益。」

小熊道：「李悔，你爲甚麼要討人嫌？」

李悔道：「何謂討人嫌？」

小熊道：「魚大哥喜歡白芝，你不是多餘？」

「正因爲魚大哥盲目地喜歡她，所以我有話要說。」

湯堯道：「李姑娘，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

湯堯知道魚得水不喜歡聽別人說白芝的短處。

李悔道：「湯大哥，我是爲別人好，別人不喜歡聽我還是要說。」

魚得水道：「那你就說吧！」

李悔道：「我聽到耳語，白姑娘和李雙喜……」

「李姑娘已經對在下說過一次了。」

「但是他們……」

「我老實告訴李姑娘，我和白姑娘也許不久就要成親了。」

李悔道：「魚大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們可能已有了不可告人的關係。」

「呸」地一聲，魚得水在她臉上吐了口唾沫。

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侮蔑白芝，尤其是在他們有了眞正的夫妻關係之後，他以爲李悔在瞪着眼說謊。

「魚大哥……」李悔的身子顫抖得很厲害。

有那樣一個父親，她本就自卑，只希望自己全心全意地對待魚得水，而能得到她付出的一半回報。只不過，她得到的却是殘酷的侮辱。

「魚大哥，你這是交友之道？」

「李悔，我把唾沫吐在你的臉上，就表示我們已不是朋友了！」

「就因爲我剛才那句話？」

「不錯，說謊也該先打個草稿！」

「你以爲我是說謊侮辱白芝？」

「怎麼？你還要狡辯？」

李悔厲聲道：「有人親眼看到她和李雙喜在御花園水榭中擁抱，而且李的手伸入她的……」

「呸！」又是一口唾沫吐在李悔臉上。

兩口唾沫，她却沒有擦去，道：「魚得水，你會自嚐惡果的，你把一個爛貨作了寶貝！」

魚得水一字字地道：「我不妨再告訴你進一步的證明，我們已有肌膚之親，就是小湯出城去送銀票，小熊和小郭二人外出逛街時。試問落紅可否證明她的清白？」

李悔張口結舌，突然掉頭飛奔道：「她不是，她絕對不會是清白之身，你會上當的。」

「李姑娘……李姑娘……」湯堯叫着追出，小熊和小郭未追，因爲他們和魚得水的看法一樣，白芝絕對比李悔正派。

尤其剛才李悔曾打了小郭的耳光，自然恨她。

湯堯未追上，小熊道：「這女人很難捉摸，既知她是賊頭子的女兒，她會不會告密來抓我們？」

湯堯道：「我以爲不會。」

魚得水道：「那就很難說了，我們搬家吧！」

湯堯道：「搬到何處？」

「到白芝所住的地方去。」

現在大家都不能反對，因爲李悔在被辱之下，就難以臆測了，湯堯對李悔有些瞭解，他以爲李悔外表上放浪，事實上那是一種不滿現實的反射，她的本性善良。

* * *

「啓稟軍師爺。」一個小頭目到李巖處報告。

「甚麼事？」

「李姑娘要見軍師爺。」

李巖想了一下，道：「她是甚麼樣子？」

「和以前差不多，衣着並不華麗考究。」

「我是說她的表情和神態。」

小頭目道：「好像一臉怒容，也好像哭過。」

「好，叫她進來。」

李悔見到李巖時，强作笑顏，道：「李大叔，我來向你問安了。」

李巖是何等經驗，李悔越是如此，他越知道她在外面受了打擊挫折，道：「在外遊蕩終不是辦法，回來吧！」

李悔道：「回來幹甚麼？」

「你如要帶兵，大王也可以爲你組一隊女兵，由你統御，況且，大王準備撤離北京了。」

「爲甚麼要撤兵？」

「聽說吳三桂率軍直奔北京而來。」

「他那麼怕吳三桂？」

「你知道甚麼？吳三桂後面還有滿清的大軍。」

「他過去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嗎？」

「吳三桂和滿清多爾袞的大軍數十萬，勢不可當。死守北京也不是辦法，原因是局勢很亂。」

「有甚麼亂？死守不就成了？要困死北京，一年也辦不到。」

「這話也對，至少北京內的存

糧一年是吃不完的，但吳三桂動向不明，何況還有明廷的大軍。」

李悔道：「這叫着搬磚打脚，要不是俘擄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那有這種意外發生？」

李巖道：「在妳爹面前千萬別提這件事。」

李悔道：「我也不想見他。」

「可是大王想見見妳。」

「他見我幹什麼？」

「父女之情嘛！」

「他也知道世上有父女之情麼？他殺了多少人，破壞了多少父女、母女、父子、夫妻以及兄弟手足之情。」

「李悔，妳眞不聰明。」

「你聰明，所以他信任你，但你捫心自問，你眞的聰明嗎？聰明人會助紂爲虐，荼毒生靈嗎？」

李巖嗟嘆道：「自古以來，成大事的人，在最初都不免要造點殺孽，排除一切障礙。」

「老百姓是障礙嗎？」

李巖道：「李悔，妳願不願意見見妳爹？」

李悔不出聲。

李巖知道，她不出聲就等於默示可以見見。

「不過我先再三說明，妳爹這兩天情緒不好。」

「爲什麼？」

「登基遇上怪事，鑄璽及鑄錢都告失敗，任何人都會不快的，因爲人就住在皇城內，却不能順理成章地坐上龍椅大位。」

李悔道：「他能君臨天下，那表示天道泯滅。」

李巖大聲道：「妳不能永遠如此仇視妳父親。」

「李叔要我怎麼樣？要我向他三拜九叩，口稱我主萬歲？」

「妳到底要不要見大王？」

「見也可，不見也可！」

「走吧！我陪妳去見他，別忘了我的話，一切都要馬虎點，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盡如人意的事。」

李巖召來部下耳語道：「請李雙喜小王到大王處見客……」他不能不防李悔一手。

李闖乍見李悔，十分興奮，大聲道：「丫頭，妳終於忍不住，要來看看我這個老子吧？」

李悔道：「是李大叔要我來的。」

李闖道：「怎麼？他不叫妳來妳還不想來？」

「當然！」

「好好！我李闖的女兒，本就該與衆不同，老子不責怪妳，妳出外遊蕩，一定吃了不少的苦頭。」

李悔道：「在外吃苦，比眼看你及部下濫殺無辜的滋味好些。」

李闖大笑，方道：「好丫頭，只有妳敢在老子面前說實話，哈哈……」

李悔道：「你笑什麼？」

李闖道：「以有妳這女兒自豪！」

「吳三桂的大軍即到，你還笑得出來？」

李巖和李雙喜都同時暗暗示意叫她收斂些，不要激怒闖王，李悔裝作沒有看見，因爲她的情緒更壞，她不怕死，甚至死亡對她有吸引力。

她對魚得水本有一種極深的敬慕。

可惜一開始，由於她的所爲太放浪過人，給予魚得水太壞的印象，所以魚得水對她一直是敬鬼神而遠之。

李闖不願聽吳三桂之名，李悔偏偏提他之名。

吳三桂之父吳襄，受命要吳三桂投降，吳三桂非但不降，反而帶大軍撲來，李闖一聽李悔提起，怒極上前就賞一個耳光。

李雙喜立即戒備，怕她向父行兇。

李悔眞有意殺此巨賊大奸，但她還不想死。

她沒有閃避，挨了一個耳光。

「哈……」李闖又狂笑道：「丫頭罵得好，老子打得痛快，丫頭，我打痛了妳是不是？」

李闖伸手去摸她的面頰，李悔閃了開去。

「好丫頭，妳不倔，就不是李闖的女兒！」

李悔道：「我叫過你一聲爹了嗎？」

「似……似乎沒有，小時候叫過。」

「那時不懂事，認賊作父。」

李巖在一邊不斷地皺眉，李雙喜則全神戒備。

李闖又大笑了一陣道：「有賊父必有賊女，痛快！痛快！丫頭，妳回來吧！爹給妳一些女兵，也讓妳過過帶兵的癮頭！」

李悔道：「你想要我叫你一聲爹，就必須從此不濫殺無辜，不要像野獸一樣。」

李闖居然仍未光火，道：「好好，老子以後不殺人就是了，只要妳丫頭能回來讓老子常常看到妳。」

「你眞能不殺人，那並不難。」

李闖的女人何止萬千，非但未生一男，連女兒也只有李悔一人，過去生過也夭折，而李悔却又根本不把他當作父親。

這是不是報應呢？

李悔答應他暫時回來，李闖大喜，叫人備宴慶賀，酒後她把李雙喜叫到暗處道：「李雙喜，我想和你談談。」

「請說。」

「聽說你有個相好的？」

「相好的倒也不止一個。」

「我是說最好的一個。」

「最相好的？」

「是誰呀？能讓你小王子這麼傾心？」

「反正很不錯就是了。」

「怎麼？不敢告訴我？」

「不是不敢，只是對方還希望保密。」

「我現在都已經回來了，你的事又不是國家機密，你難道還不信任我麼？」

李雙喜道：「這件事也算機密。」

「不說就算了！」

「小妹妳不知道，事關她的父親，所以上面交代，不可洩密，不過妳嘛，自然是可以例外的了。」

李悔道：「如不信任，你可以不說。」

李雙喜道：「是白芝。」

李悔故作消閒狀，一點也不驚奇，道：「白芝是誰？」

「她是叟的女兒。」

「叟？他爹叫白雨亭嗎？」

「對！就是他，在中原武林中，堪稱一等一的高手。」

李悔道：「你可眞有辦法！」

「這當然托大王的面子，由於大王寵信白雨亭，他自然願意讓女兒和我親近，這事妳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不會的，我知此事，你也不要告訴白芝。」

「當然！當然！」

「你說的親近，到底親近到什麼程度？」

李雙喜道：「很親近就是了。」

「到底是怎麼的親近法？」李悔道：「你別難爲情，我是你的義妹，而我也是見過世面的女人。」

李雙喜道：「我們已有過夫妻之實了。」

「李雙喜，你吹牛！」

「哈！我吹牛？」

「對！你吹牛。你們有交情我信，要說已經……」

「小妹，我們今天還上過床！」

「在那裡？」

「就在我的住處。」

「你們是第一次？」

「哈！至少也在二十次以上了吧。妳不知道，這妞兒很不同，表面上凜若冰霜，上了床熱情如火。」

「是幾手貨了？」

「第一次是淸白之身！」

「李雙喜，你別專撿好聽的說成不成？」

李雙喜正色道：「我騙妳幹嗎？處女就是處女，我用不着說謊，而且還有『驗紅帕』呢！」取出一紙包，內有一白色手帕，淡淡落紅。

這就是怪事了。

不是魚得水說謊，就是李雙喜說謊。

絕對不可能兩人和她上床，先後都有落紅。

據野史上說，蕭太后（即「四郎探母」一劇中遼國的太后），據說陰毛過膝，永遠是處女。

這說法自然很難使人相信的。

果眞如此，那就是說處女膜破了之後還會再出。

李悔道：「李雙喜，你很珍視這東西？」

「對，一來是她的身份特殊，二來又是天下至美，第三是特別熱情，也就是很有奇趣。」

「什麼叫奇趣？」

「那是床笫間的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李悔相信了一件事，那就是白芝確和李雙喜上過床。

這人和李闖雖無父子血統，却有些相似。

他們都嗜殺，而李雙喜也十分自信，這種人不會以說謊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那必是千眞萬確的。

那白芝和魚得水呢？

魚得水當時說的話正是明白地表示上他們過床。

魚得水也明白表示，白芝是處子。

矛盾就在這兒，這兩人必有一人說謊。

要不然，這兩個男人必然有一人上當受了騙。

在洞房花燭之夜，上當的新郎太多了。

比喻說，古典美人趙飛燕，古書上記載，她昔年「曾與射鳥者私」，也就是和一個射鳥的獵人有染，爲什麼以後入宮和皇上上床，皇上未發現她已不淸白了，也就是非處女了？

皇上所要的女人都是處女，除非特殊情況，例如像唐玄宗那樣，在楊貴妃背後偷吃「零食」和「虢國夫人」（貴妃已出嫁的姐姐）上床。

那是不會苛求什麼的，因爲知道她不是原裝貨。

所以像趙飛燕和皇上第一次就弄了假。

其實一個聰明女人要弄假也是十分容易的。（在古代容易，現代則不易，因現代可以代驗血型，是否是人血也瞞不了人。）

李悔沒說什麼，只讚賞他有辦法，得到了絕色。

* * *

吳三桂的大軍已在九里外。

因天雨，只好暫時紮營，吳三桂却是歸心似箭，在個人的感情來說，他算是古今一大情聖。

在國家民族來說，他是個漢奸

國賊。

這天來了一個密使，被哨兵困住，帶入帳中。

這人大叫：「三爺，老爺子有信！」

吳三桂立刻斥退左右，親自離位讓座。

原來此人三十左右，名叫司徒勝，乃是叟白雨亭的徒弟，司徒勝坐下，道：「家師特派在下來傳遞消息。」

「多謝白老。」

「李自成登基不成，鑄璽及鑄錢也失敗了……」

「他眞想登基嗎？眞是沐猴而冠哪，是如何失敗的？」

「登極那天，他才坐上龍椅，忽見一白衣人站在面前，高數丈，而且龍椅下的龍爪也躍躍欲動，他嚇得離座，再也不敢坐上了。」

吳三桂大笑道：「天意……天意……」

司徒勝道：「鑄錢也不成，文字不顯。」

吳三桂道：「圓圓是不是已落此賊手上？」

「是的，家師本想搶走，但此賊看守極嚴，以五十人看守人質，似知吳將軍寵愛有加。」

「我父及家小呢？是否也落入賊手？」

司徒勝黯然道：「李自成聽說將軍大軍將至，已經把老太爺等處決了。」

吳三桂厲聲道：「我不殺此賊枉爲人子！」

司徒勝道：「李闖似知難與將軍對抗，已打算撤退，現已下令將金銀鑄成金銀餅，用驢車運走，準備撤退。」

吳三桂道：「回去謝謝老爺子，有一天三桂能成大事，一定不忘老爺子的關照和協助。」

「這倒不敢當，家師表示，有些事未能效勞，也頗感抱歉！」

吳三桂道：「老爺子能冒險派老弟來此通風報信，這份情誼我很感激了，不知太子在何處？」

「太子被闖賊封爲宋王，永、定二王也被賊所擒，但均未加害。太子是太監獻給李自成的。」

吳三桂默然。

他此刻在想什麼？是不是在自責，一切皆由李闖及他所引起？如果僅是闖賊攻陷北京，明軍尚可收復，滿清入關，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吳三桂重賞了司徒勝，要他回報老爺子，五日內大軍直闖北京城下，決不有誤。

* * *

魚得水很想白芝。

目前二人已是夫妻，只是未行禮而已。

他不能忘記她的熱情和那種難以描述的奇趣。

這就難怪，李雙喜和魚得水都把她當作活寶貝了。

這天魚得水又是一人在家，白芝來了。

她似乎對魚得水這邊的情況瞭如指掌。

他們像新婚夫婦一樣，儘情繾綣纏綿。

她眞正是女人中的女人，能使男人忘却一切，也不想一切。

由午後未時一直到申時初，她才離去。

魚得水還躺在床上回味那令人陶醉的陣仗。

他眞的無法瞭解這個尤物，如說她是剛剛破身的少女，就不大可能那麼狂熱，百戰不疲。

只不過魚得水却又不忍懷疑她。

他以爲那是對她的最喜歡的男人的特殊表現。

他起來穿衣服，估計湯、熊、郭等也快回來了，但是，她忽然覺得，外院的聲音，不像是他們自己的人。

不錯，他發現了敵踪。

前院三個，後院兩個，是否還有不得而知。

他操刀在手，道：「是何方的朋友？」

院中之人道：「魚得水，出來跟我們走吧！」

魚得水道：「朋友不敢道出身份嗎？」

「我們是闖王的部下。」

「闖王的部下又如何？」

「你和『獵頭湯』行刺過闖王？」

「不錯，你們何以知是我們二人？」

「這你就不要問了，出來吧！」

魚得水以爲，必是李悔告密，兩天不見，八成是李悔回到他爹身邊去了，這也是必然的，他的兩口唾沫，足以使她回到不願回去的地方。

關於這一點，魚得水自悔過份，他知道李悔是恨極她的父親的，但是，他瞪大眼說謊，侮蔑白芝。

魚得水提刀走了出來，這五個人他一個也不識。

動手之下，這些人武功不好也不差，他可以勝他們，但三五十招辦不到，本來他可以逃走，但湯堯等人還未回來。

他們回來遇上，那就更糟，還不如等他們回來一起動手好些。

他想得不錯，事實却又是一回事。

李雙喜出現了，道：「停手！」

五人立刻收起兵刃退下。

李雙喜道：「你和白芝有一段？」

「對！而且還是很迷人的一段。」

「她是我的女人，你知道你犯了大錯？」

「笑話！她本是我的未婚妻。」

「那是以前的事，你們的婚約已經取消了。」

魚得水道：「你怎知我們在此？」

「有人告密！」

「是白芝？」

「不是。」

「是李悔對不？」

「也不是。」

「你不要爲她遮蓋了，我知道是她，她已回到闖王身邊了是不是？我該慶祝他們父女團圓。」

「聽你的口氣，和她不錯。」

「普普通通，因爲她的行爲不像個淑女。」

李雙喜道：「剛才你們在此作什麼？」

魚得水道：「用我的名字來解釋好了！」

「如魚得水？」

「正是。」

「我不信，她只是敷衍你，因爲他們父女尚要利用你。」

「你不必挑撥離間。」

「絕不，白芝把她的童貞給了我。」

「是嗎？那她爲何也給了我？」

「你瞪着眼說謊！」李雙喜取出「驗紅帕」亮了一下。

魚得水的疑竇更深，他不以爲李雙喜會說謊。

魚得水當然也不以爲自己弄錯了。

「好了！」李雙喜收起「驗紅帕」道：「你跟不跟我走？我可以告訴你，到了那裡，你的身份幾乎和我一樣。」

魚得水道：「叫我一個捕頭作賊？」

「你是什麼捕頭？」

「至少也不會去作一個血賊的幫兇吧。」

「好！我要使你心服口服！」他撤刀攻上。

賊將作戰，大多是衝鋒陷陣的野戰，一招一式地却是少見，李雙喜不但能，而且是個一流高手。

他的刀法凌厲，有各家之長。

闖賊手下有不少武林人物，所以學得很雜。

教的人也不敢不教好的，因而李雙喜是個高手。

只不過在魚得水面前，他還是略差一籌。

於是另外五人又上了，李雙喜也沒有攔阻。

賊就是賊，不是武林人物，自不講武林規矩。

魚得水在那五人只攻不守之下，七八十招後有點不大流暢了，這工夫又來了一人，居然是「雲中龍」任大清。

現在，他的身份果然已經弄清了。

「姓魚的，你今天要下鍋。」他一出手，未出二十招，魚得水就挨了李雙喜一脚，守多攻少了。

巧的是今夜湯堯等人迄未回來，又過了三十招，魚得水足足挨了十七八下，最後體力不支而倒地。

都以爲他昏過去了，其中一人正要上前，李雙喜道：「別上當！他最會裝死，這是『梅花操』，是一門天下最能挨打的功夫。」

魚得水知道不成，起而再戰，終被李雙喜連擊兩下，加上任大清的協助，李點了他的穴道。

魚得水剛被弄走，湯堯等人就回來了。

經驗豐富的人一看就知道有人在院中打鬥過，甚至還可以看出大概有多少人，而床上寢具凌亂，枕上有一枚珠花上脫落的金葉子。

「怪事！」湯堯道：「看床上的凌亂，似乎老魚和女人上過床，看到沒有，枕上還有兩根女人的長頭髮。」

小熊道：「魚大哥和誰上了床？李悔？」

「不可能！」小郭道：「魚大哥對她沒有興趣。」

湯堯道：「八成是白芝！」

小熊道：「二人上了床，怎麼又會打鬥而失踪呢？」

小郭道：「會不會是二人玩得開心之後，在院中研究武功，然後再外出逛街？」

小熊道：「研究你的頭，這分明是一件兇險事，你却說成開心事了。」

小郭道：「魚大哥和白芝上床，連珠花的葉子都弄掉了，頭髮也掉落枕上，可見二人在床上的運動十分激烈。」

湯堯瞪了小郭一眼，道：「什麼時候還開這種玩笑。」

小郭心想，本來就是這樣，他們可以在床上玩，別人就不能講。

湯堯道：「會不會是二人在一起時，對方的人或仇人找上門，由於對方人多而只好逃離此處？」

小熊道：「以魚大哥的爲人來說，事態再嚴重，他也不會光顧自己不管咱們，他逃了我們回來遇上敵人怎辦？」

湯堯道：「小熊，這話說得還有點道理，魚得水的確不會自己逃走，這麼說，他就凶多吉少了！」

小郭道：「難道以魚大哥的身手還會被俘擄？」

湯堯道：「老魚了得，但不是天下無敵。」

小熊道：「湯大哥，我們到何

處去找？」

湯堯踱着道：「我也不知道，有一條路，只可惜被老魚給弄絕了，再去找人家，只怕不靈哩！」

小熊道：「你是說李悔？」

「不錯。」

「到那裡去找她？」

「要找李悔，自然是到李自成處去找了。」

小熊道：「萬一魚大哥不是落入匪徒之手呢？」

「那就更不好找了，北京這麼大，怎麼個找法？」湯堯道：「但至少老魚是遇上了高手。」

三人研究了很久，決定去找李悔。

湯堯道：「由於我和老魚行刺過李闖，已被人看見過，我去找李悔，只怕會弄砸了。」

小熊道：「湯大哥！我去。」

湯堯道：「你怎麼說？」

小熊道：「我就說和李悔結義兄妹，有急事要告訴她，但不便告訴別人，你看如何？」

湯堯道：「不太好也不太差，我們要儘快進行，聽說吳三桂的大軍快要到了，北京一亂，就更不好找了。」

小熊道：「對，我們說去就去。」

小郭道：「這麼晚了，已經三更多了吧。」

湯堯道：「不能等到天明，我們走！」

＊　＊　＊

魚得水被擒，他也不是那麼容易制服的人。

本來點了他三處穴道，由一匪徒挾着奔行。

北京地方大，這些人要把行刺闖王的兇手交給李闖，也不想等到明天，他們更知道，吳三桂的大軍快到了。

他們奔行了半個多時辰，突然一聲慘叫傳來，挾魚得水的人被他砸出一丈以外就沒再爬起來。

幾乎同時，由於任大清距他最近，任大清一回頭，魚得水已到了他的右後側，一掌砸了過去。

任大清眞是流年不利，「吭」地一聲，也摔了出去。

李雙喜立刻拔刀撲上，魚得水也以刀迎上。

雖然李雙喜遜於魚得水，但也不是三五十招就能分出勝負的，所以二人拚了三四十招，這工夫任大清又上了。

任大清被砸了一掌，受傷不輕，但他非擒住魚得水不可。

兩人聯手，似乎要擒住他還是辦不到。

魚得水不願久戰，怕惹來其他高手，快攻三刀上了民房，正要越屋而去，迎面站定一人。

此人手持雙鈎，大剌剌地站在對面屋脊上，道：「姓魚的，都叫你『一把抓』，今夜看看是誰抓誰囉？」

這人正是「魔鈎」龐大元，是李闖的近衛。

任大清正是投奔他而來的。

這工夫李雙喜道：「龐兄，你來得正好，千萬別讓這刺客跑了。」三人包抄而上，放手狠攻。

除了這三人合力外，還有五個身手稍弱的。

只不過再加上這五人的干擾，魚得水立刻就陷入了頹勢之中，因爲「魔鈎」龐大元比任大清高明些。

李雙喜狠辣，「魔鈎」龐大元狡詐，任大清玩命，因爲他近來太倒楣，他豁出去也要撈回本錢。

另外五人有時是作拳靶子，爲三人製造機會。

六、七十招之後，魚得水開始挨打。

只不過他是有意地挨掌、挨拳及挨脚的，但不能挨刀及挨鈎。他們每揍他一下，手、脚、頭好像火辣辣地泡在辣椒水中一樣，那滋味很難形容。

有時魚得水製造機會自動讓他們打中他。

李雙喜道：「用傢伙招呼他，別用拳脚！」

到此，魚得水又無計可施，五個高手被他砸傷，任大清又中了他一刀，但不太重，龐大元臂上也被掃了一下。

只有李雙喜僅中了他一掌及一脚，受傷最輕。

最後三人至死不退，魚得水在任、李兩人齊攻之下，中了龐大元一指而倒下，又是沒有辦法的事。

魚得水被押回之時，也正是小熊到大內要求見李悔之時，由於大內太大，偏偏一時又找不到李悔。

於是小熊也被暫時收押了起來。

湯堯和小郭在外乾焦急，以他們二人之力，絕對不敢進入大內，不是膽小，而是怕他們也入陷阱，就無人營救魚得水了。

何況大內遼闊，千門萬戶，不熟的人進入，如入迷魂陣中。

此刻李悔主要的目標在找白芝和李雙喜的証據。

她不甘心被魚得水歧視，所以她不知魚得水已被擒。

魚得水見到了李闖，由於吳的大軍將到，李闖也睡不着覺了，他親自審問魚得水道：「你還有個同黨，一同行刺過我？」

魚得水道：「不錯。」

「你的膽子夠大，老子很佩服。」

「你佩服我，現在你有一次爲大明贖罪的機會。」

「噢！要我爲大明贖罪？你眞敢說？」

魚得水道：「因爲你的罪孽深重。」

「好好，你說，要我如何贖罪，伸出我的頭讓你砍下，獻給江南的弘光小皇帝？」

「不是！以你目前的實力，可以和吳三桂一拚，因爲吳是漢奸國賊，如能消滅吳軍，你可以將功折罪。」

「X你姐！聽你的口氣，就像弘光小皇帝一樣。」

「李自成，是人都有良知，如果滿清統御了大明的江山，你們李姓子孫也會受到塗炭，而你就是千古罪人。」

李自成道：「你要我爲弘光那個小崽子打天下？X你姐！沒有發燒吧？你打聽打聽，弘光那個小崽子是塊什麼料子。江山半壁已失，他還在夜夜笙歌，猛玩女人哪！」

「對！只要你能消滅吳軍，擊退清軍，你就有資格和史大人共同擁立潞王，你李闖就變成千古英雄人物了！」

「X你姐！你可眞會出鬼主意！」

「怎說是鬼主意？」

「明軍都縮到江南，要我獨自和吳軍及清軍對抗，除非我是天下第一號傻蛋，現在我要勸你投降本王，我看你是塊人材。」

魚得水道：「賊性不改，你殺了我也休想如願。」

李闖道：「你說我是賊！我也不怪你，老子本來就是盜賊出身，可是吳三桂是什麼？引狼入室，重色輕國，他是不是賊？」

魚得水無言以對，實在無法爲吳三桂辯解。

李闖又道：「弘光又如何？江山失去一半，還在酒色徵逐之中，他不是賊又是什麼？因爲他享用的正是民脂民膏。懷帝(崇禎)在位十七年，幾乎沒過一天好日子，雖是他寵信閹黨，用人不當，但他披髮投繯之前寫的血書詔，坦承自己的錯誤，老子對崇禎還有點敬意，所以老子斂以柳棺，任平民憑弔……」

這一點，魚得水相信，李自成確是做到了。

魚得水道：「史可法史大人如何？」

李自成道：「一個史可法成不了大事，馬士英阮大鋮那兩個王八蛋，一定會把弘光整垮，不信就看着瞧！」

這一點魚得水也信。

「怎麼樣？老子很欣賞你這把子硬骨頭！」

「既知我是硬骨頭，又怎能要我降賊？」

李自成道：「你可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骨頭硬。」

魚得水道：「有機會我會宰了你，絕不會降你，除非……」

「噢？除非怎麼樣？」

「除非你能放了太子及永、定二王，也放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然後向史大人投誠，爲國效力，到那一天，我魚得水願爲你拾鞋隨鐙。」

「我X你姐！你明知我李闖作不到。」

魚得水就不出聲了。

李闖抬抬下頦，對李雙喜道：「侍候他！」

「是，爹。」

「可別一下打死了他！」

「不會的父王……」「王」字未畢，人已躍起，以千斤墜落在魚得水的胸腹之間，帳下賊兵有的不敢看，別過頭去。

相信又是骨折肉碎，噴血如箭。

「蓬」地一聲，李雙喜的身子在魚得水的身上彈了起來。

李闖的心夠狠毒了吧，都不禁微皺眉頭。

李雙喜之狠，遠超過李闖。

如果他不夠狠，也許李闖就不會喜歡他了吧。

李雙喜的身子彈起再次落下。

這一次落在小腹上，「蓬」地一聲再次彈起。

於是「蓬蓬」聲不絕於耳。

李闖瞪着眼觀看這慘烈的景象，幾乎不信。

他是個大賊，對內功一道不太相信。

現在他不能不相信，人類有一種潛能，一種能挨能忍的潛能，一般人都沒有發揮出來，眼前魚得水即是如此。

在過去，李闖從不以爲一個人能負苛這麼大的下踩之力而不骨斷肉糜的，現在，却活生生地呈現眼前。

魚得水被點了穴道，但他還能以另一種方式承受一個人體彈起落下的重壓。

只不過他在忍受着無比的痛苦。

這痛苦也只有他能忍受，也只有他能負荷。

在重壓下之他的骨頭會奇軟，比彈簧的彈性還大。

也只有這樣才不會受傷。

只不過，他反而故作受傷。

他爲什麼不馬上就故作受傷呢？

因爲他知道，李雙喜久聞他有「梅花操」絕技，只要不擊中「罩門」，幾乎是打不死的。

（未完・七）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M4®
註冊商標

中國吉林

靈芝中之極品——

近日市面有不法之徒，以低劣品質模仿影射本產品，敬請購買時指明 M4® 註冊商標及檢封才是正貨。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強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及5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00 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香港免稅店、機場、西武百貨、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特級野生靈芝只在免稅品店出售。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Fax：(852) 6918344 Tel：(852) 6015715